

施公案

(一)

武侠小说精选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清 不题撰人 著



施 公 案

(一)

(清) 不题撰人 著

目 录

第 一 回	胡秀才告状鸣冤 施贤臣得梦访案	(2)
第 二 回	暗探人头案 公差得消息	(10)
第 三 回	公差请凶僧 守府助贤臣	(16)
第 四 回	观音庵访尼 白水獭告状	(18)
第 五 回	县主判断曲直 民妇言讲道理	(20)
第 六 回	施公审银子 断姜酒烂肺	(22)
第 七 回	瞒银倒罚银 碰死真烈妇	(25)
第 八 回	审决真情用刑具 替前夫申冤雪恨	(27)
第 九 回	捉拿僧尼盗 土地祠判鬼	(28)
第一〇回	诱哄恶人的实言 吩咐重刑讯凶徒	(31)
第一一回	拿王婆结案 僧尼等念经	(34)

第一二回	县衙念经办会 僧尼行香游街	(36)
第一三回	施食台上开法 军民进衙看会	(38)
第一四回	二役复入莲花院 两官再三定宁计	(39)
第一五回	众盗饮酒在高楼 二差定计倒扣门	(41)
第一六回	小和尚实诉 遭难妇有救	(43)
第一七回	状告泥土地 哑巴喊冤枉	(45)
第一八回	告土地人诉苦 哑巴着急难言	(47)
第一九回	地藏庵出异事 尼姑隐匿人头	(50)
第二〇回	审老道追逼首级 转拿人究问真情	(52)
第二一回	判断异事相连 人命又套命案	(54)
第二二回	贤臣判结案 行文斩众凶	(56)
第二三回	判案已毕等回文 断女子亲父收领	(58)
第二四回	螃蟹鸣冤枉 飞签拿老庞	(59)
第二五回	当堂申文详报 判哑巴打手式	(61)

第二六回	清官参透手式 巧判哑巴奇冤	(63)
第二七回	俟天明往审土地 问老者赖亲结案	(65)
第二八回	解开螃蟹情弊 差人访拿凶犯	(69)
第二九回	戚胡子告妻 黑犬闯公堂	(73)
第三〇回	飞贼书房行刺 施公言明大义	(76)
第三一回	庆贺三官唱戏 栋梁巧遇拿“我”	(78)
第三二回	王梁要伏旧路 王栋劝解粗心	(80)
第三三回	义士保贤臣 私访关家堡	(82)
第三四回	风吹檐前瓦 七人告王豪	(84)
第三五回	施公收民状 改姓又私访	(87)
第三六回	王仁巧遇车乔 豪奴识破贤臣	(89)
第三七回	贤臣入虎穴 吊打问口话	(91)
第三八回	回县审豪霸 举监闹公堂	(95)
第三九回	严讯三片贼 细问受害情	(97)

第四〇回	施公修家书 差施忠上京	(100)
第四一回	州文催办事 县尊瞧来文	(104)
第四二回	施公审木柜 戚胡子弃妻	(107)
第四三回	书吏出柜外 施公回县衙	(109)
第四四回	贤臣审竹床 判断告妻案	(111)
第四五回	气恼黄杰士 智擒三水寇	(113)
第四六回	巧折辩服众 救孤寡回家	(118)
第四七回	仗乡绅巧言折辩 差二府追问奸夫	(121)
第四八回	讲论古典服众 一验寒暑明冤	(123)
第四九回	众商人堂前请拜 不白人洗却沉冤	(125)
第五〇回	遵古验寒暑 因节赐旌表	(128)
第五一回	施安报凶信 施公痛义士	(132)
第五二回	水寇孤店贪杯 施忠展翅擒贼	(134)
第五三回	众寇得凶信 会议江都县	(136)

第五四回	杀场斩众犯 骑马闹江都	(138)
第五五回	州县官闻志 捉风审小鬼	(141)
第五六回	州官罚县把门 硬驳众官礼物	(144)
第五七回	传四邻问话 各人报姓名	(148)
第五八回	三衙奉命催审 蛮人心怀忿恨	(152)
第五九回	奸夫与尼对词 判结人头公案	(154)
第六〇回	判明妇人头 回复见州尊	(156)
第六一回	皇恩诏贤臣 回京都引见	(160)
第六二回	三人意懒心灰 商议告归林下	(163)
第六三回	十里亭乡宦饯行 桃花店得信心慌	(165)
第六四回	恶虎庄遇寇 聚义厅报仇	(168)
第六五回	见驷夫驮轿心惊 越墙找寻施县主	(172)
第六六回	镖死武天虬 自刎濮天雕	(174)
第六七回	好汉救贤臣 天霸叙旧言	(176)

第六八回	施忠见二嫂 火烧恶虎庄	(178)
第六九回	贤臣心下疑 侧耳细听音	(181)
第七〇回	顺天府到任 秧歌脚出境	(184)
第七一回	施公准告金 退堂回私宅	(187)
第七二回	贤臣跪提督 陶公求贤臣	(190)
第七三回	撞见陶提督 私放对子马	(192)
第七四回	见书收礼物 面君奏国律	(194)
第七五回	皇上准题本 恩赏一年俸	(197)
第七六回	兄欺弟昧银 告当官灰心	(200)
第七七回	拿火头门斗之妻 因奸情究出陈蛮	(203)
第七八回	当堂审张氏 张氏吐真情	(205)
第七九回	瞎子生心讹诈 清官审断铜钱	(208)
第八〇回	淫妇忘八进衙 母女当堂对词	(211)
第八一回	贪色借年貌 替娶亲得妻	(214)

第八二回	小西来报机密 男女进衙告状	(217)
第八三回	王振吐实话 玉山道真情	(220)
第八四回	翁婿当堂实诉 贤臣问得隐情	(224)
第八五回	二衙役投批 开中门迎接	(227)
第八六回	凶僧抢少妇 锁拿李太岁	(230)
第八七回	关太施英雄 倭刀破双拐	(233)
第八八回	施公回奏圣君 顺天当堂发放	(236)
第八九回	为政有功升仓厂 行路偶遇盗官粮	(238)
第九〇回	访恶霸仓厂除害 行善事罗汉临凡	(244)
第九一回	索御史潞河巡漕 众官员射箭赌钞	(249)
第九二回	施贤臣设计请客 索御史暗恼忠良	(254)
第九三回	索御史惧参请罪 施贤臣假审庖人	(258)
第九四回	至尊下郊祈甘雨 番僧妄想讨御封	(261)
第九五回	张洪教擒拿妖怪 甘忠元控告瀟龙	(266)

第 九 六 回	张洪教暗进雨坛 傻和尚明警世界	 (269)
第 九 七 回	众水怪行雨助威 金甲神持鞭保驾	 (274)
第 九 八 回	惧诏问妖僧谎奏 破邪术天师出班	 (278)
第 九 九 回	张手雷法台驱邪 掷铁牌龙潭致雨	 (281)
第一〇〇回	王灵官拿妖缴令 番僧法坛现原形	 (287)
第一〇一回	施贤臣遵旨求雨 傻和尚闭锁空房	 (292)
第一〇二回	念歌谣助雨济世 种银苗遁迹归山	 (297)
第一〇三回	众仓户巧蒙作弊 施大人复申牌示	 (302)
第一〇四回	奏条陈仓上守法 施大人领命出巡	 (305)
第一〇五回	入京师贤臣陛见 扮客商私访民情	 (310)
第一〇六回	少妇送殡露破绽 恶霸行路逞威风	 (315)
第一〇七回	走漫洼小西取水 逢贼寇贤臣遇灾	 (320)
第一〇八回	众盗寇嘲笑对句 关小西闻信惊心	 (323)
第一〇九回	商家林贤臣被困 三义庙义士发风	 (328)

第一一〇回	施贤臣被绑明柱 关义士独闯贼巢	 (331)
第一一一回	关小西轻冒锋刃 施按院暗惊魂魄	 (335)
第一一二回	小银枪鏖战关太 众绿林箭射施公	 (339)

圣朝康熙年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扬州府江都县，姓施名仕伦，御赐讳不全。为人清正，五行甚陋。系镶黄旗汉军籍费。（东四旗在东城，西四旗在西城，乃为八旗^①。鼓楼就是界限）住鼓楼东罗锅巷内。他父世袭镇海侯爵位。

诗曰：施公为官甚清廉，秉正无私不惧权。

百张呈词一日审，不顺人情不爱钱。

^① 八旗——清代兵制。努尔哈赤所定，原为四旗，后增建满八旗。皇太极时，分设蒙古八旗；后又分设汉军八旗，清统一全国，八旗兵分为京营、驻防两类；京营由上三旗（镶黄、正黄、正白）中选组亲军，侍卫帝室，称郎卫；下五旗（镶黄、正红、镶红、正蓝、镶蓝）的亲军属各王公。京营兵额总计十万。驻防军扎营于各省要冲。施仕伦祖上为汉军八旗将领，他因此荫生出仕。

第一回 胡秀才告状鸣冤 施贤臣得梦访案

话说江都县有一秀才，姓胡，名登举，他的父母为人所杀，头颅不见。胡登举合家吓得胆裂魂飞，慌忙出门去禀县主。跑到县衙正遇升堂，就进去喊冤。走至堂上，打了一躬，手举呈词，口称：“父师在上，门生祸从天降。叩禀老父师，即赐严拿。”说着，将呈词递上。书吏接过，铺在公案，施公静心细阅。上写：

具呈生员胡登举，祖居江都县。生父曾作翰林，告老家居，广行善事，怜恤穷苦，并无苛刻待人之事。不意于某日夜间，生父母闭户安眠。至天晓，生往请安，父母俱不言语，生情急，踢开门户，见父母尸身俱在床上，两个人头并没踪影。生忝^①居学校，父母如此死法，何以身列胶庠^②对双亲而无愧乎？为此具呈，嚎叩老父师大人恩准，速赐拿获凶手，庶生冤仇得雪。感戴无既，沾仁。上呈。

施公看罢，不由点头，暗暗吃惊，想道：“夤夜入院，非奸即盗，胡翰林夫妇年老被杀，而不窃取财物。且将人头拿去，其

① 忝（tiǎn，音舔）——有愧于，自谦之辞。

② 胶庠（xiáng，音详）——《礼记·王制》：“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古时庠序，国之大学。但《文献通考·学校》：“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皆乡学也。”是指地方所办学校。

中情由，显系仇谋。此宗无题文章，令人如何做法？”为难良久，说道：“即委捕厅四老爷^①前去验尸。你只管入殓，自有头绪结断。”胡秀才一听，只得含泪下堂，出衙回家，伺候验尸。

且说施公吩咐速去知会四衙，往胡家验尸呈报。把呈词收入袖内，吩咐退堂。进内书房坐下，长随送茶毕。用过了饭，把呈词取出，铺在案上翻阅。低头细想，踟蹰此案难结。欠身伸手，在书架上拿了古书一部，放在桌上要看过，对证此案，即日好断这没头之事。将《拍案称奇》自头至尾看完，又取了一部，系海瑞参拿严嵩的故事。不觉困倦，放下书本，伏于书案之上，朦朧打睡。梦中看见外边墙头之下，有群黄雀儿九只，点头摇尾，唧唧喳喳不住乱叫。施公一见，心中甚惊。又听见地下哼哼唧唧的猪叫，原来是油光儿的七个小猪儿，望着贤臣乱叫。施公梦中称奇，方要去细看，那九只黄雀儿，一齐飞下墙来，与地下七个小猪儿，点头乱哨。那一个小猪儿站起身来，望黄雀拱抓，口内哼哼乱叫。雀哨猪叫，偶然起了一阵怪风，把猪雀都裹了去了。施公梦中一声惊觉，大叫说：“奇怪的事！”施安在旁边站立，见主人如此惊叫，不知何故，连忙叫：“老爷醒来！醒来！”施公听言，抬头睁眼，沉吟多时，想梦中之事，说：“奇哉！怪哉！”就问施安这天有多久了，施安答道：“日色西沉了。”施公点头，又问：“方才你可见些什么东西没有？”施安说：“并没见什么东西，倒有一阵风刮过墙去。”施公闻言，心中细想，这九只黄雀、七个小猪奇怪，想来内有曲情。将书搁在架上，前思后想，一夜未睡。

直到天明，净面整衣，吩咐传梆升堂。坐下，抽签叫快头英

① 四老爷——县里辅丞，管捉拿人犯，验尸执刑职事。又称四衙。

公然、张子仁上来。二人走至堂上，跪下叩头。施公就将昨日梦见九只黄雀、七个小猪为题标写，说：“限你二人五日之期，将九黄、七猪拿来，如若迟延，重责不饶。”将签递于二人。二人跪扒半步，口称：“老爷容禀：小的们请个示来。这九黄、七猪，是两个人名，还是两个物名，现在何处？求老爷吩咐明白，小的们好去访拿。”言罢叩头。施公一听，说个：“无用奴才！连个九黄、七猪都不知道，还在本县面前应役么？分明偷闲躲懒，安心抗差玩法。”吩咐：“给我拉下去打！”两边发喊按倒，每人打了十五板。二人跪下叩头，复又讨示，叫声：“老爷，究竟吩咐明白，待小的们好去拿人。”施公闻言，心中不由大怒，说：“好大胆的奴才！本县深知你二人久惯应役，极会搪塞，如敢再行罗索，定加重责！”二人闻言，万分无奈，站起退下去，访拿九黄、七猪而去。施公也随退堂。

施公一连五日假装有恙，并未升堂。到了第六日一早，吩咐点鼓升堂，坐下，衙役人等伺候。只见一人走至公堂案下，手捧呈词，口称：“父师，门生胡登举父母被杀之冤，求父师明鉴。倘迟久不获，凶犯走脱难捉。且生员读书一声，岂不有愧？如门生另去投呈伸冤，老父台那时休怨！”言罢一躬，将呈递上。施公带笑道：“贤契不必急躁。本县已经差人明捕暗访，专拿形迹可疑之人，审得自然替你伸冤。”胡登举无奈，说道：“父台！速替门生伸冤，感恩不尽！”施公说：“贤契请回，催呈留下。”胡登举打躬下堂，出衙回家。

且说施公为难多会，方要提胡宅管家的审问，只见公差英公然、张子仁上堂，跪下回禀：“小的二人，并访不着九黄、七猪，求老爷宽限。”施公闻言，激恼成怒，喝叫左右拉下，每人打十

五大板。不容分说，只打的哀求不止，鲜血直流。打完提裤，战战兢兢，跪在地下，口尊：“老爷，叩讨明示，以便好去捉人。”施公闻言无奈，硬着心肠说道：“再宽你们三日限期，如其再不捉凶犯，定行处死！”二差闻听，筛糠打战，只是磕头，如鸡啄碎米一般。施公又说：“你们不用多说，快快去转访要紧。”施公见二役两次受刑，亦觉心中不忍，退堂进内。可怜二人还在下面磕头，大叫：“老爷，可怜小的们性命罢！”言毕，又是咚咚磕头。县堂上未散的三班六房^①之人，见二人这样，个个免死狐悲，叹惜不止，一齐说：“罢呀！起来罢！老爷进去了，还求那个？”二人闻言，抬头不看见老爷，忍气站起，腿带棒伤，身形晃乱。旁边上来四个人，用手挽架下堂。

且说施公退堂，书房坐下，心中想：“昨日梦得奇怪，黄雀、小猪，我即以九黄、七猪为凶人之名，出票差人。无凭无据，真难察访。不得已，两次当堂责差役，倘不能获住，去官罢职甚属小事；怨声载道，而遗臭万年。”前思后想，忽然灵心一动，转又欢悦，如此这般方好。随叫施安说道：“我要私访。”施安听得，不由吓了一跳，口称：“老爷，如要私访，想当初扮做老道，熊宅私访，危及性命，幸亏内里有人救护。而今再去，内外人役，谁不认得？”施公一听，说：“不必多言，你快去就把你穿的破烂衣服取来换上。”施安不敢违拗，只得答应。出书房到自己屋内，将破烂衣服搬出，送至老爷房内。

且说施公将衣换上，拿几百钱带在身上，以为盘费之用。施

^① 三班六房——基层行政衙门差役，分快、壮、皂三班。前面说“快头”就是快班头领。更分六房：吏、户、礼、兵、刑、工。其中的吏，又称书办。

公自到任后，没有家眷，只跟来施安等二人，衙内并无多人，还有两名厨子。施公吩咐晚饭用毕，趁着天黑，好出衙门，以便办事。吩咐施安小心看守，施安答应，随将主人悄悄送出，又对看门皂隶说道：“老爷今日出去私访，不许高声，快快开门。”施公步出，一溜一点而去。

施公正走中间，只见茶坊之内，一些人在灯下坐着吃茶。往里面钻，走堂的见衣服破烂的不像个吃茶的客人，就出言不逊。施公一听，心下不悦，后又叹息：既然私访，再说什么话？只装不闻，说：“走堂的，快拿茶来，要用香片，快些泡来。无论什么点心，只管拿来，吃完照数给你们银钱。”走堂的闻言，就不敢怠慢了。随即端上茶来，并各样点心。施公坐着吃茶，侧耳听那些人言言语语，内中一人道：“你们这县内老爷清正，自到任来，体惜民情，诸事廉敏，一方福星，真真可谓青天！”众人说完，大家走散。施公一见，欠身将茶钱会清出店。夜晚路上人稀，忽然乌云密布，狂风大起，细雨纷纷。甚为焦急，又觉身疼，忽然想起：“我何不到城隍庙里去避雨投宿？”随即迈步前行，一瘸一点来至庙前。瞧一瞧四顾无人，庙门紧闭。那雨密密而下，沉吟叹气，没奈何且在山门之下容身。可喜雨止云散，一轮月光。地湿难行。鼓楼已交三更，只觉身上寒冷，实在满目凄凉。

贤臣只为民情，绝无反悔之处，自知为官与民除害，慎重人命，如何访出真犯，如何结案？耳内忽听交五鼓，堪堪黎明，一夜未眠，渐至天亮。见有往来行人，连忙起身，出了台阶，一溜一点，向街坊上走。把这顶破帽子按了个齐眉，纵然撞着熟人，把头一低而过。留神细访那土豪恶棍，以及那杀人凶犯。堪堪时

交巳刻^①，肚内饥饿，见有个饭店，要进去吃饭，迈步前走。那知掌柜的一见施公相似乞丐，浑身破的，面目漆黑。一声大喝，叫：“那穷人不要进来！”施公一听，即住脚步，带笑回答，叫道：“掌柜的，不必口出恶言，我是照顾你的，并非讨饭之人。我如今会过了钱，然后吃饭何如？”说罢将钱取出交于柜上。于是方端东西来。施公一边吃，一边暗叹，正叹世情之薄，往外观看，见一个半老妇人，走到店前，又哭又喊。年纪约三十余岁，披头散发，脸上青紫。怀抱小儿，两眼流泪，口内数数落落道：“奴家现有千般怨恨，这段冤枉，活活屈死人了！欲去告状，偏偏的县主又病，衙门人拦住。我这屈情，挨到几时伸冤？听说县老爷官清似水，谁知竟不坐堂了。未知病系真假。若是假病躲懒，有负皇恩；不理民词，枉为民之父母！明早我且告去，击鼓鸣冤，如再不准我告，我就一头撞死！”说完，又哭又骂。后面围绕许多人看。施公听见，暗说道：“好叫人不解！一个妇人，他竟敢毁骂官府。但不知所为何情？待我出店跟他去，自得其详。”

且说访拿九黄、七猪二役，回到家中，吃酒商量九黄、七猪的事情，竟无法访缉。子仁说：“英兄，咱二人日期都忘了。你我歇一夜，明日假装乞丐，再于城里关外，日夜巡访。不怕为难事，只怕不专心。”公然闻言，点头道：“既办公事，要自己竭力。”二人酒饭都已吃完，安息一宿。次早起来，即忙改扮停当，同出门去，要访九黄、七猪的消息。子仁说：“今日乃是七月十五日，往年江都县里关外观音院寺，我见办会的不少。我二人现未访着凶犯，何不到此关外莲花院庙中走走？”英公然答应：“使得。”二

① 巳（Sì，音似）刻——指上午九点到十一点。

人一同迈步，直向庙而来。登时到了门首，看一看清门净户，并不办会。二人立了一回，见庙中角门内，走出两个小沙弥来。留心细看，但见大的约有十五、六岁，小些的有十一、二岁，个个生得唇红齿白，即如小女孩一样。一个手拿笤帚，一个手拿斗箕，嬉嬉笑笑，走至山门以下。二差看见，忙忙让开。两个小和尚抬头看见二人身上褴褛，点头叹惜道：“你等可来不着了！往年间我们院里，必做盂兰盆会^①。二位穷大哥，要吃点个斋饭是容易的。今年不能了，我们庙内来些人，倒像闹丧的，因此不办了。你哥儿们既来，也无空回之理。如肯替我们打扫打扫，我自然与你饭吃。”

二差听说，一个来接笤帚，一个来接斗箕，一面扫地，一面同小沙弥讲话。问道：“二位小师父，几时做和尚的？师父叫什么名字呢？”二人答道：“我本是良家子弟，因自小多病，无奈做了和尚。起早至晚烧香、扫地、念经。我师父真利害，他的法号人称‘九黄僧人’。”小和尚说的无心之话，两公差闻言，不由心内一动。英公然向子仁挤挤眼：“九黄”二字对了！又见一人从外挑了一担菜蔬，往庙内送去，还有鸡鸭鱼肉。公然看见，要察访真情，叫声：“二位小师父，我今胆大借问一声。依我想来，此乃善地。不知用此等物何故？既不办会，或是请客么？”小和尚见问，就望着大沙弥连忙扯嘴。小沙弥方交十二岁，那知好歹，先就嘴快说：“穷大哥听我细细说来，千万外面勿要告诉别人！我家师父真真利害，手使单刀，有飞檐走壁之能，结交天下英雄，

^① 盂兰盆会——佛教徒为祭奠祖先所举行的一种仪式。梵文 Ullambana 的译音，意为“救人倒悬”。传说目连母亲死后受苦，佛令他在僧众安居终了之日（夏历七月十五日），供养十方僧众，可救其母。这就是盂兰盆会。

江湖弟兄。今当东请客，故买鸡肉。还有一言，我们庙内缺少烧火之人，二位愿意，岂不是好？”

二差听了此言，正中机关。子仁带笑又问道：“令师想在庙中，我们进去见见，如其果能用我二人，深感大情。”沙弥见问，又低声说道：“我们家师，今日早晨进城，未回庙中，在城里尼姑庵内。七月十五办会，请客演戏，夜晚还放烟火。那女尼是我家师的干妹子，年纪二十多岁，生的美色。家师代他买的庙宇，传授他武艺，跨马抡刀，件件皆能。法名叫七珠姑姑，远近皆知。”大沙弥在旁听见，大喝一声，骂道：“小秃驴！你又混嚼舌！前者师父打谁呢？又说瞎话！叫师父知道，把筋还要打断了你的！”正说间，忽从内里走出一人，凶眉恶眼，粗壮高人之人，大叫一声：“大沙弥，后面的哥儿们叫你！”大沙弥答应，即忙跑进去了。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回 暗探人头案 公差得消息

且说公然见天色将晚，叫子仁到别处吃饭，既得真信，快快回衙。子仁答应：“一同出寺，进城禀报，好结此案消签，也算你我第一的功劳。”说着，满心欢喜。

且说施公从饭店出来，跟随那妇人，窃听哭诉告状的缘故，竟白跟了一回。不得明白。见天色尚早，不便回衙，“何不出城访访，等天晚回衙……”想过，迈步出了城门，可巧正遇二差欣然而来。施公远远望见二差，是乞丐打扮，不由赞叹：“我且躲避，任他过去。”不意二人早已看见，随后跟来。施公进庙，公差紧行，也进了庙中。施公坐在台阶，二人看一看无人，抢步下跪，叫声：“老爷，小的等奉差访拿九黄、七猪，今在莲花院内，访得恶僧九黄与七珠，乃是干兄妹，系苏州人，先奸后拐到此。”施公听说，忧化为喜。又问：“因何名叫九黄、七猪？”二差说：“他徒弟曾对小的说讨：因他师父背后有黄豆大的九个猴子，故名九黄；尼姑因胸前七个黑痣子，故名七珠。恶僧庙内，还有盗寇十二名，无所不为。”从头一一禀明。施公听说，沉吟良久道：“天色不早，你二人随我进城。天黑到十字横街，瞧瞧凶僧淫尼举动。”言罢站起。

二差跟从施公进城。看那军民人等，闹闹吵吵，听那些人议论纷纷：也有说“县主比前任好”的，也有说“耳软听信衙役”

的，也有说“私访爱百姓”的，也有说“县主真真清廉”的。正中一人喊一声说：“你们住口，莫要乱说，仔细县衙人听见，你可吃不了的包子！”施公在众人之内窃听闲话，为的是公案不结。抬头只见一片灯光，人语喧哗，又见挤挤嚷嚷：“到了！到了！”

施公站在众人之中，看见这法台上正对观音庵门，搭了一座高台，台上结彩悬纱，花灯挂满。正面设了一法座，座上一个和尚，浓眉大眼，满脸横肉；头戴佛冠，身搭红衣。口宣佛号，手叠佛印^①，混捏酸款。两边众僧陪座。细看非尽男僧，还有女僧，一旁接音，年纪俱在三十上下。因七月佳节，天气还热，个个光头无帽，身搭偏衫。虽说接音，其中一人，杏眼含春，与凶僧眉来眼去，喜笑颜开，还不住的东张西望，卖弄轻狂。施公看罢，又往台下一瞧，正中设摆高桌，两旁板凳。数了一数，一边九个尼姑，两边共十八位，皆穿法衣，俱是光头脑袋，接打各样法器。年纪俱在二十上下，个个风骚，人人袅娆。虽无脂粉，俱是齿白唇红，面似桃花。虽然俱打着法器，口念佛语，也是视南瞧北，看那满面芙蓉，并无一点道心。贤臣看罢，暗暗点头：“怪不得搅乱江都，原来如此。这正位上坐者，必是九黄。且众尼之中，未知那是七珠？”细看桌子上首，有个打鼓钟的女僧，别有风流，较之众尼，更生美貌。施公看后，暗说：“难怪招惹僧俗乱心！”听见法器连打三阵，天有二更时分，施食放完，许多军民四散。施公同了二差，说：“这九黄、七珠原故，我全知晓。你二人明日先不用进衙门，还到莲花院中，千万小心，引诱小和尚，套问

① 佛印——佛教用语。印，恒定不变的意思。佛教徒奉佛法为最高准则，认为它是永不交易的。故名佛印。

真情；把那十二名盗寇根由访明，回衙定计，以便拿获。”二役答应，于是施公趁天黑回衙。

施安迎接施公进房，净面更衣。酒饭用完，上床安息一夜。至次早，起来净面，吩咐点鼓升堂。施公坐了大堂，众役排班。施公伸手拔签二枝，向下叫王仁、徐茂。二人答应，即上前跪下。施公说：“你火速去把十字街观音庵七珠尼姑请来，本县要办吉祥道场。还到城外莲花院把九黄和尚请来，本县要僧尼对坛。”二人答应，下堂而去。又往下吩咐：去请振守府；又派那些马步三班人役预备。

且说去请九黄、七珠的王仁、徐茂二人，会在一处同行，彼此闲谈县主之事，不觉来到观音庵前，一同步进庵里。那七珠淫尼，正在禅堂内，心中思想九黄和尚情浓，忽听院内走的脚步响动，心下惊疑，说道：“什么人？一定是施主送香来的。”想罢，喊一声：“小尼。”那里答应：“来了。”小尼走入禅房，满面笑迎，口称：“师父，不知呼唤弟子有何吩咐？”淫尼见问，说道：“你快去看看，是谁在那里走的脚步响？”小尼闻言，忙忙跑出，一见二人就问：“你们是那里来的？怎么往里硬闯？我们这是女僧所在，岂可轻易进来么？”二差听说道：“我们是县衙里头儿，你快去告诉令师，我们奉县主之命，来请七珠姑姑，立刻进衙去办吉祥道场。”小尼一听，即回答道：“呵呀！原来是衙役老爷呢！略等一等，我回明家师，回头再来请你进去。”言罢，即转身进禅房，将公差之言，说了一遍。七珠一听，心中不解，说：“县主请我办事？”细想：“施不全与我并无往来。闻近日众家寨主们，闹的多少人命案件了，莫非有什么知觉？若不去，他是一县之主，居他治下；若去，又恐不便。”沉吟了一会，偶生一计，说：“有

了，我何不如此这般允他？”遂叫：“小尼，请他们来见我。”小尼答应出去，把二差引入禅房。

七珠偷眼一看，两差人不过是缨帽袍套，拐古唧当的打扮，鹰儿爪^①的相貌。七珠心烦，无奈口称：“上差到此何干？”小尼献茶。二人一见，浑身软麻，神飘魂荡，意马难拴。人人说七珠美貌，今见方知话不虚传。淫尼与二差问了姓名，二差便说：“我二人奉县主之命，来请你到衙，办吉祥道场。须得尊驾亲自跟我们同去方好。”说罢，怔忡忡歪着脖，目不转盼，看着尼姑。七珠一见，暗骂：“二役皮脸可恶，如不是王法之地，立刻叫你的头落地。今施不全叫人来请，有些吉凶难定。我想城内人命极多，或有动静消息，亦未可知。倘无动静，不去又是不便。”沉吟一会：“管他什么，少不得的要走走。就有变动，料着外有九黄哥哥、众家寨主；自己又能飞檐走壁，马上双刀，何足畏哉！恼一恼马践江都，杀他个魂胆飞裂！就见他何妨？”想罢，假意带笑，叫声：“上差，不知单叫我进县，果还叫那别的人？”徐茂说：“请北关莲花院的九黄师父。你们就走罢，我家县主立候着呢！”七珠带笑说：“上差少坐，待我更换衣服，一同进衙。”二差听说就走，心中欢喜。七珠即换了一套新衣服出来，二差鼻子里，只是闻着阵阵的南香。留神一着，真真可爱，一言难尽，把他个心中难熬，口内不住的赞叹，说道：“快走！”七珠出了禅房，叫小尼快来关门。小尼说：“来了。”淫尼在前，公差跟着在后，一同出庵。

① 鹰儿爪——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文中说：“鹰犬之才，爪牙可任。”民间传言大概是形容其一副帮凶形状。

且说徐茂相伴七珠进衙，叫王仁出城去请九黄和尚。王仁答应而去，不敢怠慢。出了北关：无心看那庙外之景，忙进角门，正往里走，抬头看见公然、子仁，倒吓了一跳，他两个打扮乞丐的形相，在那里打扫山门后庭。王仁心下纳闷，方要上前说话，只见公然把手忙摆，子仁摇头抛眼，他二人恐有旁人识破机关，走漏消息。王仁心领，连连点头，往外而行，窃喜庙内无人瞧见。三人先后出了庙，走到僻静所在，各叙各人之事。王仁说：“奉差来寺，特请九黄进县。”公然、子仁听说，心下吃惊，叫声：“老弟！快些回去！你想请他，万万不能。”王仁道：“还求二兄指教，小弟如何行法才好？”公然说：“贤弟！此凶僧大为利害，单刀双拐，半空能行，过了楼房，如走平地。现今聚了许多强盗，个个武艺纯熟，万夫之勇。”王仁听完公然之言，不由噗哧笑了一声，叫声：“英哥，休要惊吓！俺在六扇门里走动，若要没此本领，小弟如何敢在公门应役？今日务要将九黄和尚请去。”又说：“只须如此这般，管叫他应允。二兄但请放心。”说罢，张、英二差站起，先进庙去。

王仁略迟一会，迈步进庙，走至院中，一声大叫：“庙内有人么？”庙中走出僧人，一见就问王仁：“你是那里来的？是做什么的？”王仁道：“你说我是谁？”僧人带笑说：“你好像衙门中公差么？请入内堂吃茶！”王仁跟僧人走入庙堂，让坐敬茶已毕，王仁说道：“我无事不来，今领县主之命，立刻请你九黄师父，进县去办吉祥道场。”僧人一听，带笑说：“上差少坐，待我禀明了当家，就来请你们去见。”说罢，迈步穿门，走入密室。九黄和尚正同十二个响马，饮酒作乐，忽抬头看见小僧，说：“你不在外面照看门户，为何进来？”小僧就将王仁之言，告诉九黄。九

黄心中不悦，带怒道：“你去回复他，就说我少时出来见他。”小僧答应，出了密室，来见王仁说：“我师父就出来。”且说凶僧听得公差来请他，望着众寇说道：“列位寨主，依我想来，施不全差人来请，不知是好意是歹意。同你们倒要商议商议，方保无事。且闻他有诡计多端，狐迷假道，若进衙恐其不便。”众寇见问，一同说道：“虽说是你们所行之事甚大，我等料大胆之人，不敢惊动于你。江都文武官员，何畏之有？如有风吹草动，战马撒开，杀得他个江都县天昏地暗！请你，你就去见他何妨？随机应变，见景生情。若设坛场，你就念经，自今来往走动。你我交好，又怕何人？我们在此打听消息，九哥又能走壁飞檐。果有不测，弟兄都在这里，一同努力上前，杀官劫库，把人斩尽，翻城变海。我等高山啸聚，官兵无可奈何！”凶僧一听，心中大悦道：“众位言之有理。你们在此，我到前面，见他有何言语。若是礼貌恭敬，我就应允。倘是自夸上差，即便把他杀了。”说罢站起，凶僧歪歪斜斜出来，狂言大话：“何人请我念经？九老爷不受钱的。”王仁看见九黄凶恶，暗道：“倒应了他二人之话，自应小心。”便问小僧：“这就是你当家的师父么？”小僧说：“正是。”王仁恼在内心，忙移步至凶僧面前。见九黄闭目合眼，酒气喷人。王仁心中灵明，走至九黄身旁，带笑道：“大师父好呀！”九黄虽醉，心里明白，听公差问好，把醉眼一睁，答道：“我好！你好么？”王仁肚里骂：“好个撒野的贼秃，令人可恼！”又暗想：“且住！我来求他，少不得下些气儿。”无奈何，答道：“承重九老爷一问，何以克当。”且看下文分解。

第三回 公差请凶僧 守府助贤臣

且说凶僧斜着两眼说：“你就是县衙里公差么？”王仁答道：“我就是。特奉县主之命，来请九老爷法驾，进衙去办吉祥道场。故此小的方到宝刹惊动。”凶僧听说，心中不悦，叫声：“朋友，你可了不得了！你瞧不起人。我银钱多有，也不等念经的钱用。你自己去说与你老爷，我不去的。”王仁听了，心中着忙：不去如何是好，不如再与他些软话，再看如何。忽听凶僧复又冷笑道：“岂有此理！难道说满江都县界内，除九老爷一人，和尚都死尽了？别说施不全请我不去，不是九老爷说句大话，就是万岁宣我，我不去，也不过平常事情。”王仁一听，即忙带笑，打了一躬，叫声：“九老爷，不用生气！你老人家不去，小的该倒运了。如何回复县主之命？九老爷若不发点善心，小的回去，县主要将我活活打死了！九老爷是佛门弟子，无处不行慈悲，那不是行好么？我的九老爷，只可怜我王仁当差役的苦处，千万相求，开一线之路，求九老爷的法驾一行，我小的就得有命了。”

凶僧坐在椅子上，正在生气，耳内只听得九老爷长，九老爷短，说了多少趋奉之好话，方见噗哧一笑，骂道：“鬼嘴的猴儿买！呕的你九老爷也没有法儿了。也罢！你九老爷如不怜你，这就苦了你。”王仁一听凶僧应允，喜不自胜，就连连打躬道：“真是救命了！谢过九老爷，少不得劳法驾起身。小的还有个伙计，

先请观音庵的那一位七珠尼僧，进县共办道场，已经去了。咱们赶上，一同进县，县主一见齐到，岂不甚好！”凶僧听的明白，心中大悦，肚内暗想：“我当只请我一人，谁知还有七珠妹妹。如知请他，我早应允，大胆去也何妨？施不全若是诚心请我，没有什么歹意，大家平安。”心方想罢，说：“上差少等就去。”步入禅堂，往后而行。众寇笑脸相迎，问明原由，俱各敬酒已毕。凶僧进房换上美色衣服，暗带防身兵器，辞别众寇，往外而走，叫道：“上差！你我同走。”王仁答应，出庙进城。

且说施公自忖暗度擒九黄、七珠之计。差役上来跪说：“本城守府振大老爷衙前下马。祈老爷定夺。”施公一听，坐下摆手，说：“知道了。”贤臣忙出公座，下了大堂迎接。二位老爷手挽手，说着满洲语。施公见堂上人多，不便言讲心事，吩咐：“尔等不必散去，本县与振老爷讲话，回来办事。”众役答应伺候。且说施公与守府，进二堂坐下，长随献茶吃毕，施公见左右无人，说道：“今日特请驾临，烦鼎力相帮。只因几件人命盗案。今日凶僧、淫尼，与众寇作了许多人命案件未结。现发差请九黄、七珠到县，假说作吉祥道场为由，拿他二人。除非如此这般，求老兄相帮，大事可定。”守府听说答道：“自当协力捉拿。小弟暂且告辞回衙，好暗派兵马，早作预备。”施公送出守府而去。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观音庵访尼 白水獭告状

且说施公升座，忽见一物自公案下扒出，站起望施公拱爪，见口中乱叫。众役一见，上前就要赶打。施公见此物来得奇怪，喝住衙役不要打。细看原来一个白水獭。施公口内称奇：莫非此物也来告状？想罢，高声下呼：“白水獭，你果有冤屈，点点头儿。引着公差，去拿恶人。不懂我话，要来胡闹，立即将筋打断！”施公言罢，往下观看，众役也为留神，水獭拱手点头，这是怨鬼跟随，附着畜类身形，横骨撞^①腹，不能言语，口中乱叫，内带悲音。故此施公说：“大为怪事！”就知其中必有冤情。伸手抽签，叫值日公差：“你们领签，快跟这水獭去。不许赶打，任着他走。或是见什么形迹，立刻锁拿，带进衙门。如有徇私粗心之处，经本县查出处死！”青衣答应，上来接签，至水獭前叫道：“领我快去。”公差言犹未了，倒也奇怪，那物爬起来，往堂下就走。公差跟定白水獭出衙而去。

施公又惊又喜：惊的有头无尾，最难明断；喜的畜类竟通人性。堂上那些三班六房，人人称奇。抬头只见门外跑进两个人来，扭在一处，你嚷他扯，扯的这个脸上青紫，那个衣服撕破胸衿。个个布衣。容貌平常，年纪不过四十上下，来到公堂，一同跪下，

① 撞（zhā，音扎）——把手指伸张开。

满口乱嚷。施公喝住：“你等无知，既来告状，何用吵嚷？慢慢说来，再若吵嚷，本县立刻用刑！”二人闻言，不敢高声，这个口称：“老爷，小人姓朱，名有信，祖居江都人氏。自幼攻书，也知的礼。我现在小本贸易度日。只因前赴码头起货，路过钱铺，换银九两八钱，整整四块。掌柜的用秤子秤了。适有小的母舅经过，慌忙放下银子，去迎舅母。相叙茶时，回来取银，他不承认。昧银拐赖，因此告状。求老爷判明。”诉罢，叩头碰地。施公问那一人：“你开钱铺的么？”那人见问，叩头禀道：“小人姓刘名永。本系扬州人氏，带领家口，来此江都，钱铺生理。开了已十余年，老少无欺。朱有信来，并未见他银子甚样儿的，明明讹诈，撕破我衣衫。旁人来劝，破口大骂，左右问我要银四块，九两八钱银子。小的往前，并没会过，不知他是那里人氏，叩求老爷公断。若不与民人作主，只恐逞了刁诈之心思了。”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回 县主判断曲直 民妇言讲道理

话说刘永诉罢叩首，屈的他二目垂泪。施公一听，沉吟良久：想这江都民刁，颇能撒赖。此事无凭无据，怎得问明？再三踌躇，主意拿定，带笑叫声：“朱有信，本县问你：世界上银钱最为要紧，你自不小心失落银两，先有罪过，还来告状？”那人气的满口大叫。施公故意动怒，喝了：“下去！少时再问！”朱有信诺诺而退。施公叫声：“刘永，本县问你，果真没有见他的银子么？”刘永说：“小人实未见朱有信的银子。如若昧心，岂无个天理？”施公说：“你既没有见他银子，也就罢了。本县如今吩咐你，你如不遵，立刻重处。”施公说：“你近前来听着。”刘永站起，走至公案旁边，方要下跪，施公摇手，即站在一旁。施公提起朱笔，说：“刘永伸手过来！”刘永手伸在公案，施公写了“银子”二字，把笔放下，带笑吩咐说：“刘永听真：你去面向外，跪在月台之下，不许东张西望，只看着手中‘银子’二字。如若擦去一点，立刻叫你将银赔出，还要重责！”刘永答应，不敢不遵，心中含怒，走至月台跪下，只看着手中“银子”二字。施公又叫衙役上前来，附耳低言，如此这般，快去快来。

衙役答应出衙去后，施公又见打角门进来一个妇人，披头散发，面上青肿，脚步慌乱，年纪约有五旬，喊叫冤枉，口称：“青天救命！”气的疯疯颠颠，跑至案桌前跪下，数数落落，悲声

凄惨。施公叫声：“那妇人有什么冤情，款款诉来，本县与你公断。”那妇人见问停悲，口尊：“老爷，小妇人告夫主万恶！”施公一听大怒道：“放刁胡言！自古至今，妻告夫者，先有罪的。律有明条，难以容恕，你快把夫主恶迹、你所告夫的情由说来，我立刻拿来对词。”那妇人口称：“老爷，小妇人丈夫名董六，嫖行不规。求老爷差人拿来，当堂对讯，就知小妇人的冤枉。”施公听罢说道：“既然如此，你下去等候。”那妇人答应，下堂伺候。施公即出签去拿董六，不在话下。

但见所差去青衣，把钱铺刘永之妻，带上公堂跪下。施公见那妇人雅淡不俗，就说：“你丈夫欠下官银数两，他叫把你传来，交还此款。或有或无，快快说来！”妇人见问，口称：“老爷言之差矣！凡事自有家主，小妇人的丈夫该下官钱，“理宜追究他还。小妇人难道自有银偿还么？小妇人清白良家闺阁女子，传我前来，什么缘故？抛头露面，进县见官见吏，岂不令人笑谈？知道的，言是丈夫多累了妻子，不知道的，说我败坏闺阁。只恐良家邻右，人言不逊。老爷本是一县之主，为民父母，作官不正，甚是糊涂，枉受皇家爵禄之封。”施公听民妇言之有理，心中倒觉欢悦，并不动怒。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回 施公审银子 断姜酒烂肺

且说施公含笑讲话：“那妇人休得乱道。俗言：为臣要忠，为子要孝。官清史肃，上有法律，朝廷定例。公堂放刁，虽云不斩无罪之人，你且休要含怨，凡事自有神鉴，你今略待片时，就知详细。人有亏心，天必不容。”说完，施公叫差役上来吩咐。又叫那妇人：“不用生气了，你往那月台上瞧瞧，因你男人欠银不交，罚跪在那里。等本县当了问你，听他说有银无银。你就不怨本县了。”那妇人一听，扭头一瞧，见男人果跪在月台之下，低着头，不知看手中什么。妇人看了，正在纳闷，施公吩咐公差：“你去站立堂口，高声问刘永有银子没有？”公差答应，走至堂口，一声大叫：“刘永呵！老爷问你，银子有是没有？”刘永只当问手内写的银子二字，高声答道：“银子有。”公差回禀：“老爷，方才那刘永答应，银子有，不敢动。”施公叫：“那妇人，你可听见你丈夫说银子还未敢动，故此他叫本县传你来的。本县想你家中，必有银子，你不肯实说，本县此时也不深究于你。你既不念夫妇之情，本县无怜民之意，严刑追迫你的丈夫，你可休怨本县！”一面说，一面偷看。

那妇人听见这话，就有些犯相之形。施公故意作威，将惊堂拍的连响振耳，喝叫：“快抬大刑伺候！”众役同去，把夹棍抬来，哗唧一声，放在当堂。原是吓他，施公并不叫人动刑，倒向旁边

站立书吏说：“汝等伺候本县，也知道本县法重刑狠，铁面无私。本县甚有怜念贸易之人，苦挣财利，养妻贍子。今刘永之妻进衙，认赔官项，岂不大家省事，且显本县之德。那知这妇人不明道理，还怨本县。他不念夫妇之情，本县不得不用刑法了。”那书吏明白，深知本县心事，回答道：“老爷至明，理该重究，才服民心。”施公又看那妇人的动静，低垂粉颜。施公又将惊堂连拍威吓，叫人动手，夹他男人。吓得妇人面目变色，在下连连叩头，说道：“青天且莫动刑，我实说就是了。”施公微微冷笑，回手一指，叫那妇人：“快说！若有理，就免动刑打你丈夫。”妇人道：“银子家中有一包，不知多少，叫我收起，不许言语。先蒙老爷追问，我不敢说出有银子的话来。方才老爷问他，他说有银子没动，小妇人方敢直诉。求老爷开恩，情甘将银子拿交官项，恳求宽免大刑。”

施公一听，哈哈大笑，传刘永问话。青衣忙到堂口，叫：“刘永上堂，与你妻对词。”刘永一听，遂即迈步上行，来至堂上，看见妻子，不由吓了一跳，知瞒银之事已露，顿改面色，到堂跪下。施公叫声：“刘永，银子动了没动？”刘永见问，把手往上一伸，说：“银子还在。”施公点头，说：“有银子就是。”忽听刘永对他妻子说：“你不在家，为何至此？”吴氏见问，面带怒色，骂：“臭货！你还有脸问我！我且问你，你是男子，欠下官项，你作主意，该交不该交凭你，为何又叫老爷把我女人家传进衙门，抛头露面？你可晓得，面目何存，你怎见亲友？快些去把你给我的银子——我放在棚顶上皮箱里面，拿来交还官项，好免老爷来打。”吴氏这些话，把刘永说的目瞪口呆，无言可答。迟至一会，吴氏不知其故，偏偏追逼，说：“你还不快去，难道发呆就算了

帐么？”刘永一听，就大骂：“好个蠢妇，谁叫你多话！”施公听他这事现已败露，心中大怒，一声大喝：“你夫妇再要争吵，即行打嘴！”刘永、吴氏都吓得低头不语。施公带怒，叫声：“刘永，你昧他这些银子，你已欺心。并不想天理昭彰，鬼神鉴察。该死奴才，人生天地之间，全凭忠孝节义、廉耻信行，大丈夫严妻训子，须要守分；买卖变易，秉心公平，老少无欺，处处正道，神佛自然加护，贸易必得兴隆。害人之心一萌，孰料神佛先知，默默之中，早已照察。适才朱有信换银，你欲瞒昧，天不容逃。还敢扭打到衙门里来，仍是胡赖。非本县神明如电，赃证俱无，何处判断？你自知陡起亏心，你那知本县判事如神，略施小计，即入圈套。理宜加等重责枷号，本县姑念你愚昧无知，罚银子五两，自新改过。如再故习，决定重处！”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回 瞒银倒罚银 碰死真烈妇

施公又向了吴氏说：“你妇人埋怨本县，今可听我吩咐：你丈夫并非欠的官项，他竟敢欺心讹诈换银之人。因为当堂追问，尚不肯认。所以本县设计传你进衙。原先你怪本县不该传你对词，事今败露，无有话说。为何妇人暗起亏心害人？本县仍念你是妇道，宽免刑责。”吴氏闻言，叩头求老爷格外施恩。刘永在旁，吓得脸黄面青，叩头磕地，口称：“老爷，小人情甘受罚。”施公一听，哈哈大笑，吩咐：“把刘永拉下去，重打十五板，以戒下次昧心之事。”衙役答应，把刘永拉下，打完十五板。吴氏见夫受刑，疼忍不过。施公又叫把朱有信带上来问话，说道：“你银失落，皆由大意。原要财不离人，纵与娘舅说话，理该将银收起。如或被左右贼人盗去，就难明白了。幸而刘永欺心瞒昧，以致争吵入衙。本县如不将银判出，你必埋怨本县不明，在外面议论，言不逊顺。今日判银归你，这其中你也有过。本欲责以粗心，本县宽恩饶恕。以后凡事必须留心。”朱有信磕头谢恩。施公复又开言，叫声：“刘永，你昧良心，本县责打于你，何以又罚银子五两？所罚之银，入官济贫，为的是叫你知过自新，上有王法，暗有鬼神！”施公言正名顺，不但刘永知感，而三班六房，个个点头心服。施公又往下叫一人跟去钱铺，把原银取还，交付朱有信。外取罚银五两，以作公款。又问刘永、朱有信二人：

“本县方才话听真了没有？”二人回说：“听真了。”“既是如此，律放你等回去。”众人叩谢，下堂而去。公差跟着刘永，出衙取银。

且说施公正要退堂，又见自角门进来二人，走至月台。一人挑了剃头担子，放在廊下，同上堂跪下，向上说：“小的将董六儿传到。”施公摆手，公差站起，施公说：“把那妇人叫上来问话。”公差答应，转身而行。施公往下一看，留神打量董六形色相貌：粗皮大眼，鼻子高耸，燕尾须，年有四旬上下，凶气满面，怒色忿忿。施公看罢，心内明白，往下就问：“姓何名谁？快快说！”那人见问，只是叩头叫声：“老爷，小人世居江都县中，姓董名铠。原是良民，排行六儿，剃头生理度日。不知为何传小的进衙？”施公一听说道：“你妻告你。”董六闻听，就惊了一跳。且看下文分解。

第八回 审决真情用刑具 替前夫申冤雪恨

董六叫声：“老爷，小的妻子冯氏，他偶得气迷之症，于今半年有余。小的不知他告，只求老爷叫他来当面问明，到底告的是什么条款？”施公说：“本县早已想到，他告你，若要没理，一来欺天灭伦；二来他必是疯症。因此才将你传来，对对口供，便见真假。”吩咐青衣抬过大刑来伺候，众役答应。

早有人把冯氏带上，跪在一旁。董六一见，叫声：“蠢妇，自家有病，就该保养为是，为何闹进衙门？”冯氏闻言，气的浑身发抖，骂道：“天杀的！你这狂言么！罢了罢了！算来你我是对头冤家！”施公一听，大声喝道：“何用你胡吵？先叫冯氏说来，你在旁如要争论，一定掌嘴。”冯氏叩头，叫声：“老爷！小妇人的冤枉之事，铁石人闻之也要痛惜。我家世居江都，父母俱亡。哥嫂把奴嫁与郝遇朋。丈夫开设成衣铺，本好贪杯，老实之人，交这不义之徒。董六为人轻狂。夫主在时，引他入内，穿房入户，好似至亲，与夫同来同往，情谊交厚。那知这贼人面兽心，看上奴貌，暗起不良之心。自后同夫终日饮酒，不治果菜，只用姜酒敬他。不上几月，夫主得了重病。身肿吐血而亡。可怜奴家孤苦，又无伯叔兄弟，正当天气炎热，出于无奈，舍身改嫁。将身价银数两，为葬夫主之计。可恨忙乱之中，并没主意，也无心问及，只得随行。过数十家门口，及到他家见面，方知是董六所娶。”且看下文分解。

第九回 捉拿僧尼盗 土地祠^① 判鬼

话说冯氏说：“我有心不允，更难追悔身价银已经花用。小妇人无奈，含忍将就而过。数载以来，生下两个儿女。谁料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真正报应不差。前日恶人吃得沉醉而归，神差鬼使，通说实情。他说：‘为奴用尽心机，姜酒烂肺，无人知晓。百日之功治死你的前夫，方得娶你快乐，如今生儿养女。我今将实情告诉于你，谅也不怕。夫妻儿女关心，你疼不疼？’言罢沉沉而睡。小妇人闻言，痛气交迫。伏思既生男子于世间，全凭忠孝；女生宇宙，贞节为重。不讲礼义廉耻，何异于猪狗？当在老爷堂下，如今难顾儿女牵连，也都付流水。若顾儿女骨肉，前夫不能伸冤。今幸与夫报仇，小妇虽身至九泉之下，瞑目无憾。我与此贼，恩爱反为仇寇。小妇人惟求老爷伸此冤枉，千刀万剐，情所愿受。”冯氏诉罢，令人凄惨。董六在旁一听，急得不顾王法，大骂：“淫妇满口胡说，尽是疯言！你就为着吃穿短了点子，也要耐性，何必对青天老爷乱吵。你该想想我董六打着许多钗儿呢！岂是容易的？你这泼妇疯癫，告我有何证据？幸蒙老爷宽厚，不曾怪你，由你泼妇乱说。”只见冯氏气的面目发紫，骂个：“囚徒，还敢强辩！鬼神使着你自己说出姜酒烂肺之言，谋死我前夫

① 土地祠——供奉土地之神的祠庙。

图奴家。当着清官，尚不承认么？”董六闻言骂道：“嫌汉子的淫恶泼妇！你的前夫死后，没有埋葬之资，你央媒人求我，说着愿嫁与我。乃是明媒正娶，已经数载，生儿育女。你因在家中衣食不给，气成疯疾，装出鬼魔告状，说我谋你夫，图你为妻。有何证据害你前夫？再者你既知我是仇家，就该早告，我问你为什么嫁了我，又来告我，何故？”冯氏只气得打战，口不能言。

施公心中明白，故意皱眉，大骂：“泼妇疯颠！无有告夫主之理。三从四德，全然不知。既知前夫死亡有故，就该早来鸣冤。你既嫁于他，又成仇寇，不是同谋害却你夫么？过了这数年，怎么再来告夫主？料此人又是不趁你心。古有句俗言：‘毒妇心似鹤顶红。’”便叫青衣抬大刑过来，“我把你这刁妇！有心怨你过，犹恐不改，又生害人之心。”施公越说越怒，命：“左右拉下，把这恶妇，领到班房，快动大刑！”众人答应上前，如鹰捉燕雀，不肯容情，拉着往下就走，套绳刑具后跟。真叫冯氏气的浑身打战，急得张口结舌，高声喊叫：“冤枉我！”喉咙叫哑，无人理问。青衣把妇人带进了班房。不多时，妇人哭喊，倒像受刑的声音。

且说施公未传董六之先，就吩咐过：虽叫冯氏入班房去，并不用刑，叫假装受刑之声，众役又把刑具弄的响声不绝。这是计套真情，好鸣不白之冤。恶人莫知其故，一闻妻子叫苦之声，心中疼忍不过，他就往前跪扒半步，口称：“老爷，容民细禀：小的原因他有病症，叩老爷宽恩免刑。留他十指，好作针线，以度光阴。听这刑法，也够他受的了，叫他知道改过前非罢了。”施公听罢大喝道：“你这大胆的奴才，就该打嘴！此乃朝廷设立衙门，理化军民，也许你夫妻到此胡闹！道本县作你家的官儿不成？”吩咐人：“快去班房，说与动刑的，格外加重！”青衣答应，

跑至班房门口，高声大叫，传话已毕。只听一阵刑具响动，衙役发喊；又听冯氏叫唤，十分悲苦。

施公偷眼下看，但见董六不住回头往外看，十分怜惜。施公叫道：“董六，你心莫恕那个恶妇，叫他受刑法，向后就知利害，再不敢告丈夫。我且问你：先曾娶过妻没有？娶这冯氏有几年了呢？现在生有几个儿女？实在说与我听，我好开恩与你。”恶人见问，口称：“老爷容禀：小的父母双亡，没有手足姐妹。学个剃头生意，以后开了个剃头棚，交了个郝遇朋裁缝，甚是兴隆。我与他穿房入户，往来走动，彼此难分，好似至亲。后来他不幸得病而亡，妻子孤苦无倚无亲，少儿缺女，又没兄弟，可怜无力殡葬，听到他妻悲啼无法。可喜冯氏贤惠，鬻身^①改嫁葬夫。偏偏媒人提到小的名下，打听我自幼并未娶过亲事，到铺诉说一番，气的小的两目发红。巧嘴媒人甜言蜜语，又说：‘朋友不过义气，且是一举两得。’小的因思郝兄死后，需钱治备棺木，冯氏嫂子也有倚靠。死者入土为安，生者终身有赖。小的那日带酒应允，聘礼拿去。小的酒醒，追悔莫及。刚过七日，^①催娶对门。想起郝兄，至今惭悔。幸而夫妻和顺，女儿已长成七岁。不料蠢妇偶得气迷疯癫，进衙告状。此是以往实情。小的代妇恳求宽恕回家，感恩不浅。”连连叩头碰地。施公微微冷笑，叫声：“董六，念其朋情，又是明媒正娶，何言后悔？此事世上常有。本县再问你，郝兄是何病身亡？”董六见问，鬼神拨乱，不因不由答道：“老爷，他那里有什么病，吃酒死的。”施公故意哈哈大笑说：“什么？喝酒就把人喝死了？”且看下文分解。

① 鬻（yù，音玉）身一鬻，卖。卖身。

第一〇回

诱哄恶人的实言 吩咐重刑讯凶徒

施公问：“本县问你，你也会吃酒不会？”恶人见问，只认好话，答道：“小的也会吃点酒。”施公又问：“不知你吃酒乘量，吃得多少呢？多吃害人不害人么？”恶人说：“小的也不瞒哄老爷，还吃过数斤。”施公说：“这等说来，你还吃不过本县了。本县除了办事，退堂后，是吃酒为喜。只有一宗毛病很不好：最好饮酒，懒意吃菜；就爱吃的姜儿，图他性暖有火料也！”恶人一听此言，大声叫道：“老爷，老爷！快别拿姜下酒，很不好呢！”此必是吃死冤魂当报，怨鬼拨乱他的性。施公听得话内有因，故意说：“姜酒不可同吃，也不知怎么讲说呢？你若解说的明白，真不好之处，本县要不用了。”恶人见问，才觉住口，惊得浑身打战，张口结舌，又不敢不说。施公见此光景，冷笑骂道：“迷徒！你既不说，本县少不得要动刑追你。”吩咐把冯氏带上来对词。青衣答应而去。施公又问姜酒不可同吃之故，恶人不敢说出，只是发怔，立刻把脸变青。施公心中明白，复又哈哈大笑。看见青衣把冯氏带来跪下，施公吩咐：“冯氏，你把董六谋死你前夫细细说来。”冯氏答应，又照前所告之言，一一哭诉。施公问：“董六，你可听真了么？难怪你方才说姜酒不可同吃，内中有此隐情，烂肺之事，你这该死的囚徒，快快说来，免得用刑。”

恶人见问，不住的叩头，泪下满面，无可奈何，口称：“老

爷，小的贸易守法，不敢越礼胡行。小的便娶冯氏，乃是明媒正娶，他心愿从。今来告我，无凭无据。若以姜酒烂肺，谋死前夫，何不早告？含冤数年，忽又喊冤，而且赃证全无。他有病症，是以枉告。“施公大喝一声，说：“你这囚徒！张口利舌，事已败露，亲口自言姜酒害人。你与郝遇朋生前，每日一早，空心以姜饮酒。此乃《本草》遗留‘六沉八反姜酒烂肺毒方’。谅你不懂药性赋，若依本县想来，必有主谋之人，问真再议。”吩咐动刑起来，众役一齐答应上堂，把董六拉下倒地，两腿套上夹棍，左右拉绳。只听恶人叫“哎哟”，魂离天外。青衣用凉水照脸连喷几口，恶人醒来，疼的叫苦哀哉。施公问道：“招不招？”青衣回说：“他不招。”施公又问：“冯氏，你丈夫不招。倘若你再也不实招，立即追你之命！”冯氏说：“小妇人所告，并非谎言。一有不实，情愿领死。”施公一听，吩咐将夹棍收绳。恶人听得，魂飞胆裂，大声叫道：“招了！招了！”

青衣住刑。施公说：“那怕你坚心似铁，难尝官法如炉。”吩咐松棍带上来。青衣将夹棍绳放下，把董六拉上去，跪下招供怎样与郝遇朋交好，入房见色，欺心害命占妻。因用姜酒百日烂肺之功，治死郝遇朋，得娶冯氏……从头至尾，细说一番，招供是实。施公听罢，又问道：“你这个毒方，从何而来？其中必有主谋之人，告诉于我。快快说来，免得受刑。”青衣接口，一旁喊道：“快说！若迟了，老爷又要用刑。”恶人胆怯，叫声：“老爷，听小的实说传方之人。因小的见色迷乱，终日神魂不定，小的干妈妈，见此光景，问小的有何心事？小的即将前情告诉于他，是以将方传于小的。不料小的酒后失言，该死。叩求老爷免刑。”

施公闻言，见恶人招承，伏在台阶，眼瞧着冯氏说：“你来

告状，你也想想：生儿育女已经多年，生米煮成熟饭。也罢了！我董六死了，我与你也是解不开的这段扣儿！”冯氏一听，只气得浑身打战，用手一指，骂声：“伤天理的狠贼！当着老爷，你还敢胡言！从前我丈夫受了你这囚徒牢笼。你说的却也不错，奸因夫引，若不引焉有此事？如今老爷断事如神，青天有报。你醉后失口泄机，还讲什么夫妻？大家命该尽了。”冯氏气恼在心，说：“你就该打死！”又用口咬。打罢倒退，向着阶柱一头碰死。施公夸奖：“好个贞女！”复又大怒，骂声：“董六你这囚徒，只顾你与王婆定计，连害二命。本县问你：你这干妈妈住在何处？快说！”恶人心想，不说又怕受刑，叫声：“老爷，王婆住在东街关帝庙南首，门前挂着收生的招牌就是。”施公闻言，立刻差人把王婆拿来。王婆上堂跪下，眼见冯氏气恼，又见董六受了刑法，心中害怕。且说恶人见了王婆，大叫一声：“干妈，多谢你的仙方传的不错！”施公一听，喝住：“再要多言打嘴！”喝声：“王婆！你干儿子供出你传他的药方，害死郝遇朋，谋娶冯氏。是与不是，快快说来，免得受刑。”王婆回说道：“小妇人并无此事。”下文分解。

第一一回 拿王婆结案 僧尼等念经

施公吩咐：“贱妇，不拶^①不招。”青衣答应，将王婆拶起。王婆疼痛难忍，大叫：“老爷不用拶了，我都说了罢！”施公吩咐：“松刑，快快说来！”王婆子说：“小妇人与董六通奸数年。传方是实。”施公闻言大怒道：“姜酒烂肺之事，料你不懂。是谁传你？说来！”王婆叫声：“老爷，小妇人的丈夫在日，是个医生，常言六沉八反之药方子，所以记得，不敢撒谎，老爷详情。”施公听罢，吩咐宽刑。众役答应，把刑松了。施公提笔判断：王婆子先与董六通奸，后又传方。良妇被他谋娶。水落石出，冯氏自尽。按律王婆应绞，秋后处决。董六奸谋，毒死前夫，谋娶冯氏为妻，依律处斩正法。判毕，叫拿下去画押，吩咐收监。立刻禁子将王婆、董六收禁看守不题。且说施公叫人把冯氏娘家人传来领尸。可巧罚刘永银五两，差人呈上，施公吩咐与冯氏买棺。董氏家产，断给亲丁变卖，养贍他儿女。众人叩谢出衙。堂上三班人役，个个称奇。施公吩咐书吏，拟稿详报上司。

堂事方毕，又见请九黄、七珠的王仁、徐茂上堂，跪下，口尊：“老爷，小的二人，把僧尼都传了来，在衙门外等候。”施公吩咐：“进来！”二役答应出去，领僧尼上堂。施公看那恶僧：豹

① 拶（zǎn，音攢）——拶子，旧时夹手指的刑具。此处作动词用，指用拶子夹手指。

头环眼，黑肉满脸，须七寸许，年纪四旬。又看淫尼：白面如粉，唇红齿白，年纪不过二十以外，生的袅娆，站在堂前，并不下跪，打躬问讯，含笑问道：“老爷叫我何事？”施公一听，心中暗怒，勉强含笑道：“奉请二位，本县虔诚还愿，许下僧尼对坛念经，各请十三位拜忏。行观灯、破狱、取水、金桥过往、放烟火、施食，行水陆吊挂、金身佛相。幡帜宝盖，要扯满棚。僧冠僧衣，普化一切，都要新鲜。香烛斋食，有烦二位费心。明早设坛三天，共要多少费银？”僧尼闻得施公之言，九黄叫声：“大老爷，小僧承县主吩咐，不辞辛苦，应当照办。”淫尼带笑说：“九黄爷，小尼穷介。”九黄复叫声：“大老爷，明早登坛，我们二人先要取些银子，以备请客之资，余待事毕再算。”施公叫施安取银，交付僧尼，出衙而去。每人又各请僧尼十三名，预备行事，及应用物件，一切齐备。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二回 县衙念经办会 僧尼行香满街

且说施公见僧尼领银去后，吩咐移文去知会守府^①，暗派兵丁，捉拿凶僧、淫尼二人。衙前搭起对面彩台、芦棚各五间。又悄悄分派役内三班人等，明日如此这般。施公吩咐已毕，又见胡登举上堂，手捧催呈，一旁打躬。施公接呈子，说：“贤契请回，本县虽未捕获，现今暗中查有踪迹，事在早晚结案。”胡登举答应，出衙回去。又见堂下走上二人，跪在左右，都举呈词，同口呼冤。施公就问：“尔等何事？不用如此，个个讲来！”齐声答应，一个说：“小人名叫海潮，久在本县居住，昨晚偶出怪事：贼人盗去东西，又把女儿抢去。婆家日后要娶，如何是好？求恩派人拿贼，以消其恨。”施公一听大惊，又问：“这个你为何事？”那人说：“小人名叫李天成，南北贸易。昨在界内，被强盗将伙计砍死路旁，货物劫去，求老爷差人速拿强人。”施公闻说，就知是九黄和尚与那十二名强盗做的事。施公道：“尔等呈子留下，听传结案。”二人答应而去。施公退堂，众役散出，个个你言我语。

且说凶僧淫尼，领银各回庵院。九黄进寺，会晤绿林，言讲：“县衙办事，明早设坛，我已应允。倘有吉凶，众兄弟必须商议

^① 守府——清设汉军绿营兵，约60万。全国设督、抚、提、镇、军、河、漕各标。标下设协，协下设营，由参将、游击、都司、守备逐级管领。守府即守备之尊称。

而行。”不言众寇提防。且说施公退堂，书房闷坐，沉吟：“江都些豪霸，施某略用小计，必要捉清。那人命盗案，犹如雪片，还有无头案情，观音庵里尼姑，莲花院内凶僧，还有十二个响马。我今设计要拿凶徒，先捉强盗，再拿余党。”施公前思后想，不觉三鼓，宽衣安睡。次日起来净面，更衣已毕，吩咐施安，到外面预备停当，专等僧尼对坛，施公好出去拜佛。

且说九黄和尚，先打点铺排一应佛像，送至县衙，在经棚内陈设。凶僧随后请众僧，一同进县，共办佛事。七珠也是先将法器送至县衙，各样陈设，结彩挂灯。鼓楼旁边，搭起高棚。不多时，僧尼陆续入县，各归各棚，茶房献茶已毕。守府振公，来至衙门外下马，入报，施公迎出大门。二公都是蟒袍补褂。施公在僧棚内拜佛主坛；守府在尼棚内参拜主坛。九黄、七珠个个身藏兵器，提防不测。二公进棚拜佛，九黄留神偷看，并不带多人跟随。凶僧淫尼，一见这般光景，就不以为有别的意了，一齐站立。施公带笑，望九黄说：“和尚请坐，大众不用多礼。”众僧回答：“不敢。”都站立合掌向心。施公上行礼毕，起身外走，带笑说：“本县失陪。”二公出棚，大堂设椅而坐，闲谈。僧尼点鼓敲磬，打了三通，烧香开赞，宣毕，止了法器，就叫条房送茶。献毕，僧尼就铺排幅幡执事等物，运出衙门。守府县公所为，人民随着走看，那街市上三教九流，都看热闹行香。走了四条街，回至衙前，鼓手吹打大锣大鼓，响声应天。住了法器，斋房吃斋。二人带领多人，拥进棚来。吩咐下役人等，将杨、饭、菜，不住的折换新鲜的，使唤人的手脚不闲。僧尼留神，看视二位老爷动静，还是别无他意，都放下心怀，安然吃斋。饭毕，各入经棚，茶罢。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三回 施食台上开法 军民进衙看会

话说众僧茶毕，取水请神，天晚施食一台，三更方散。僧尼出衙，各归寺院。次早进县。凶僧淫尼，见无动静，才觉放心。施食已毕，散出回寺。

话说施公叫施安：“快去如此这般，到北关外莲花院内，传英公然、张子仁，叫他暗暗进衙，有机密事用他。”施安答应出衙。不多时二人进衙，施安到书房禀明。二差跪下叩头，施公含笑说：“起来，听我吩咐。”二人站起，施公说：“你们在庙中，怎么样来呢？”二人口称：“老爷在上，那庙中十二寇与众僧，个个俱是全身本领。小的们看着些手段，论起来真好武艺。”施公听说道：“不用你们夸讲，本县深知你的武艺也不弱。现有一事，须你二人去办，别人反要误事。这莲花院十二寇，烦你二人，设法拿他。若是走脱一个，拿你家口入监，限今夜将他等捉来。”二役一听，浑身打战，复又跪下，说：“强盗实是利害，刀马纯熟，求老爷多派人去。”施公听说大怒道：“你二人本领，本县深知。总要你们今晚三更到庙，捉拿十二寇与众小和尚。但有错误，唯你二人是问。”二役不敢再说，诺诺连声而退。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四回 二役复入莲花院 两官再三定宁计

且说庙中那些和尚，一早都进衙入棚，念经作法。见无动静，并不介意。凶僧、淫尼俱不带防身兵器。念完经时，各上斋堂，斋完仍归棚内，伺候施食。

且说宁府、县公，彼此讲满洲话，如此定计，到晚拿捉僧尼。及至天黑，点灯之时，僧尼都上法堂。在施食台上，正位是九黄，左右接拨文的是别僧，施公就在九黄身后坐定。二公伺候两三日，施食都是这样的，凶僧故不理睬。

这一日，振公暗挑好汉，外穿长衣，内穿绑身小衣，暗带兵器，跟随左右，好捉凶僧。自下两溜高桌，两边坐着两溜和尚，接打法器；尼姑那边也照样办理。振公也照施公行事，专坐在七珠背后；台上跟随两人伺候。只等施公那边动手，这边也就动手。内外埋伏停当，专等号令，一拥而入，并力帮获。

且说二差去庙中，拿十二个响马。二役走至庙中，两个小和尚一见带笑道：“两位穷大哥，你们不打扫佛殿，往那里去来？”公然说。“你有所不知。昨日听见城中吴乡宦家放堂^①，打量去赶个早儿，那知给了点子稀汤。”小和尚笑盈盈道：“你们运气不好，我们给你们送菜，找不着，到晚上吃罢！再烦二位上楼打扫。”

① 放堂——旧时富户设粥棚赈济左右乡民。

二役大喜答应，正好趁机打听响马消息，便好下手。随即取了笤帚、簸箕，上楼打扫。渐渐天晚，点了灯烛，十二强盗聚会上楼饮酒。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五回 众盗饮酒在高楼 二差定计倒扣门

且说两公差将楼打扫干净，强盗上去坐定饮酒，猜拳行令，将到三更时分，都吃得有几分酒了。因等九黄回家再饮，商量要去打劫人家。二公差趁空将蒙汗药浸在樽中。二公差又要哄小和尚取酒菜，以戏法为由，把小和尚绑个结实，棉花塞口。二公差转身叩门，又到厨房，看众僧个个贪杯，一见二人，说：“穷大哥，与我们张罗，再谢。”英公然、张子仁同说：“使得。”出厨房至楼下，听上面还有人声，就知药性尚未行到。二人暗急曰：“此时县内还无救应，如何是好？”

且说县里施食台上僧尼之事。九黄舒展喉咙，声音响亮，吐字真切。台下僧配法器，虽然配着法器，个个看着僧尼。堪堪三更时分，施公看棚里外埋伏兵役甚多，专等号令动手。施公一看见，洋洋得意，暗送眼色。快头心下明白，就知凑空叫动手了。又送眼色与壮丁、马快、兵役。快头不敢怠慢，走到凶僧背后，把九黄连腰抱住，滚在台下。各人各持铁尺短棍，乒乒一阵，把九黄两肘两腿打伤，难以转动，绳捆结实。振公那边，见众人大乱，也就动手。七珠方散施食，正在闹热间，忽听人声，尼姑正在暗惊，守府站起，忙使饿虎扑食的架式，把七珠后腰一抱。七珠复用力争扎，二人一齐跌倒尘埃。七珠用解法要跑，两个快头扑上，手持铁尺，当肩一下。七珠空手，难以躲避，打得二目发

昏，跌倒在地。振公扒起说道：“好利害！淫尼力大。”叫兵役捆住。即时皆捆起来，守府这才放心。淫尼满口混喊，守府令人打了一顿嘴巴，淫尼不敢喊叫。其余僧尼，也不敢转动，令人看守。

二人会同，带领兵役开北门，灯笼火把，照如白日，直到莲花院庙内。公差等的心急，只见远远一片灯光，就知城内人马来了，说道：“我们快去迎接！”二人往前紧跑几步，迎着跪下报名。施公带笑问道：“你二人办的事情如何？”二人见问，随即将事说明。施公一听大悦，叫声：“振阿哥，你我先守住山门。叫他们二人带了兵役进去，将强盗拿住。其余众僧全行捆绑，一同回衙。”守府答应，随吩咐公然、于仁：“带兵五十名进庙，将强盗与众僧捆绑，抬进城去，重赏尔等。”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六回 小和尚实诉 遭难妇有救

且说二公差领兵一拥而进，直至玉皇阁。十二寇被蒙汗药治住，俱被擒了。又领至厨房，余僧醉卧，登时被擒。二役报明，二公下马进庙，廊下坐定，灯火照如白日。吩咐带上众寇与僧等问话。公然说：“众寇被药酒所迷，尚未醒来。小和尚明白。”施公说：“带上来！”二役走至空房，掀开棉被，把口中棉花挖去，解开脚上之绳，提到二公前。施公用手一指，喝道：“你休得胡言！九黄已经被擒，若不实说，立取你狗命！”小和尚听见九黄、七珠被擒，知是不好了，说：“老爷不用动刑，我们实说了。”就将从前怎生进寺，如何作恶，如何奸淫，夫妻如何避雨，诱女进庙内，乱棍打死他男人，把妇人养在庙中，尸首现在庙后……一一说明。施公一闻，就说道：“既有妇人，衙役跟去唤来。”

不多时带到，施公一看，那妇人泪眼愁眉，形容憔悴。施公问道：“你是那里人氏？丈夫到那里去了？”那妇人口叫：“老爷，小妇人丈夫，姓杨名进宝，被和尚害死，将小妇人强占在寺。”施公说：“为何不替你夫告状？缘何夫死从僧？”那妇人说：“关在空房，万难脱身。”施公说：“也该一死全节，何忍偷生，不顾大义？本县不明，细说其故。”那妇人说道：“小妇人住在罗文路，名叫罗凤英。丈夫贸易折本，无奈投亲。只因大伯住在江都城内十字街上生理，小妇人同夫投奔到此，还可度日。不料至此落雨，

暂在山门避雨。适遇恶僧无故用棍把夫打死，将奴身藏住宣淫。小妇人无奈，只望拨云见日，替夫伸冤，叫大伯领尸入土，小妇人总死九泉，也可闭目。”施公一听，意甚怜悯。天已大亮，施公吩咐：“你且起来，随本县进城，自有公断。”又吩咐将十二寇并一切人等带着，留兵看守庙宇。分派已毕，二公出庙，上马进城。大街两旁之人，观看拥挤不开，议论纷纷不表。

且说两个男子，一个妇人，拦马跪倒，口喊：“冤枉！”二公勒马，打量这女子，年纪约有三旬，头挽仙髻，桃面朱唇，腰似杨柳，青衣蓝裤，三寸金莲，杏眼微睁。两个男子，一个相貌凶恶，衣帽齐整；一个口服歪斜，一身粗衣，白袜尖鞋，睁目张口，满面发青。施公看罢，说道：“尔等都是告状的么？”那恶人先答应道：“是。”忽又一人喊冤，系告土地，其人不过是俗常打扮。施公吩咐：“一并带走，当堂再问。”青衣答应上锁，二公并辔进衙，至滴水檐下马，立刻升堂。振公旁坐，三班排列。

只见角门跑进二人，上了公堂，大叫：“县主爷爷，小人来报屈情。”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七回 状告泥土地 哑巴喊冤枉

且说施公坐堂，看那告状之人，身穿绸绫，生得清秀，年纪四旬有余，面貌慈善。看罢，施公道：“报上姓名来，有什么怪事？”那人道：“小的姓王，名叫自臣，住在东关。父母亡故，只有妇室。小的在东关作典当生理。家之对门，有座地藏^①尼庵，女尼在内。昨晚小的回家稍迟，月明当空，约三更时分，小的来至家门首叩门，忽见庵门之上，挂着两个男女人头。吓得小的魂魄俱无，急进家门，将门关上。直到天明，不敢隐瞒。今早尼庵中女僧老尼，反来怪人。不得不报。”施公闻言，心中暗想：“真正奇事都出此地。除非如此……”想罢，吩咐衙役，跟王自臣传了庵主来。该直答应，随同而去。

施公又叫衙役，速去带那告奸的海潮来听审，再将报抢劫杀命的李天成并胡登举传来听审。众役答应而去。施公吩咐先带凶僧听审。公差答应，立刻带上，一齐呼堂施威，凶僧并不下跪，施公大怒，骂声：“凶徒，快快实招过犯！”九黄大叱：“贫僧如来佛教之下的弟子，谨守规法。原是请办佛会，为何拿我？大清法严，凭甚锁擒？”施公见他一派不忿之气，用手一拍：“本县给你个对证！”叫两个小和尚上来跪下。九黄一见，骂道：“小秃驴

^① 地藏——佛教菩萨名。

来此何干？”小和尚说：“你的事情犯了！你不如早的招认罢！免的驴脚吃苦。”施公道：“你的凶恶，本县已访真切。”吩咐把凶僧带下去，将莲花院众僧带上来。青衣答应，把八个僧人，带上公堂跪下。施公反带笑脸开言道：“你等实说，本县定然轻恕。”和尚们一听，叩头回道：“求老爷只问九黄，则人命盗案，登时就明。”

施公吩咐带下去，又把十二寇带上，一齐跪下，相貌狰狞。此时众寇药酒都醒，知道被擒。施公说：“本县有一言，与你们好汉商议。目下九黄，七珠被拿。本县颇有好生之德，你们实言讲来。要替九黄、七珠瞒昧的，反误自己。不但自家受了罪过，还不知性命如何，你们想想。”强盗一听施公吩咐，个个感化，不约而同，口称：“老爷，小人们不敢不招，方才宪训煌煌。只求老爷把九黄叫上来，好当面对词，即见清浑。”众寇说完，又说：“叩祈老爷超生！”施公听罢众寇之言，说道：“少时即唤问凶僧。你们报名上来，本县好分别结案，以便开脱。俱各说了姓名，再叫九黄到堂面对。”众寇一听，都报姓名，说道：“凤眼郭义、上飞腿赵六、宽胳膊吴老四、快马张八、抱星鬼周九、铁头刘五、活阎王王乔八、独眼龙王三唤、小银枪杜老叔、朴刀赵二、单鞭胡七。”挨次报名已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八回 告土地人诉苦 哑巴着急难言

施公吩咐将名记了，又叫把这班人带下，另在一处，勿与九黄见面。原差答应押下。又叫告土地的那人，立刻提到公堂跪下。施公说：“你是告土地的么？”那人答应：“是。”“即将实情诉来。”那人口称：“老爷听禀：小人今出无奈，舍命告土地尊神。小人家住县城以外桃花村，名叫李志顺，妻子就是本村王氏之女。自幼联婚。父母亡故，又无兄弟姐妹，因家贫困，没奈何出外经营。小人束手空拳，有开药铺的亲眷，留小人学生意。刻苦三年，积了五六十两银子。牵挂妻子无靠，小人辞回，仍扮讨饭之人。那日到家，要试妻子之心。小人走进土地庙内，四望无人，把银子埋在香炉之内，交结本庄土地庙回家。可敬妻子耐守苦节。次日到庙内香炉中取银子，那银子却不见了。小人思想无计，还来告当方土地之神。叩求青天大老爷判明。”施公一听微笑，两班衙役，个个抿嘴。施公叫道：“李志顺，你的银子交与土地，虽无人见，那神是泥塑的，混来胡告，就该打嘴。今且准你，你且回去，明日在庙内伺候，本县去审土地。”李志顺答应，叩头出衙而去。

施公又叫把告状的男女三人带来问话。原差答应带上，男左女右，跪在地下。施公道：“你告状为何事？快快说来！若有虚言，本县官法如雷。”下面那雄壮之人先说，叫声：“老爷，小人

姓周名顺，住在城外五里桥。父母不在，缺弟少兄。此妇是我妻子，素贤而守清贫。积善之家，偏生祸乱。那一个他是哑巴，姓武，原系无籍之人。怜其贫苦，留他家中使唤。吃了饱饭，改变心肠，他是狠心，意敢讹我妻是他妇，拿刀持杖，竟与小的拚命。小人无法，同妻进城，在老爷台下告状，叩求老爷作主，判断伸冤。”诉罢叩头。旁边急的哑巴连声喊叫，二目如灯，泪似雨下。说话不明，急的拍拍胸膛，抓耳挠腮，不能言语。不顾王法，呜呜乱喊，只像疯癫，堂上人皆发笑。施公向下说道：“你不必着急，你与周顺先下去。少迟与你们结案。”施公设计问妇人道：“本县问你，想必你们夫妇心慈。那哑巴素日老实，你与周顺怜其孤苦，留在家中使唤，也是有的。可恼不怕王法的，妄生讹心，说你是他的妻子。本县也恼这种狠心人，该重打，逐出境外，免得你夫妇受害，这是正理。本县问你，你到底是哑巴之妻，还是周顺之妻呢？快些说来！”那妇人答道：“小妇人乃是周顺之妻。”施公又说：“本县想来，你素与哑巴非亲非戚，焉肯招来。入内行走，便不回避么？只用你实说一句，本县立刻一顿大板，追了哑巴的狗命，决不姑容这人在江都地方胡闹。你快说来！”

施公一片虚言，那妇人认以为真。即说道：“小妇人不敢谎言。那哑巴是我哥哥，小妇人是他妹子。因丈夫叫他在家过活，谁知他改变，衣冠中禽兽。因此丈夫无法，才来告他。”施公引诱实情，毫不动怒，吩咐下去，带周顺上堂跪下。施公含笑道：“周顺，你听了本县初任江都，最恼棍徒。你好心待人，反成冤家。哑巴真是不良的棍徒，本该打板枷号示众。本县问你，这哑巴不是亲戚，焉能留下？面生之人，岂能进门？必是哑巴无理，得罪于你，反目无情。快实说来！”周顺见问，心慌意乱，张口

结舌。施公见周顺这般形相，便说道：“周顺你不用着急，快说来！”众役便排刑具。周顺见追的紧了，更没主意，说道：“小的与哑巴，是有些亲。”又转说道：“是姑舅亲。”施公哈哈大笑道：“你们到底是姑舅亲。”吩咐把周顺带下去。又叫哑巴问话。

只见堂下两个人上来，看是先前尼姑庵门口来报挂人头的王自臣与尼姑，跪在下面。王自臣道：“老师父，当家师我是多年邻居，你自说昨晚山门挂人头的，今往那里去了，你说实话。”施公听了大喝道：“好奴才！上堂混闹。自有本县裁处，你先下去！”王自臣随即下堂。施公说道：“女僧你不必害怕，这事依本县想来，你若欺心，庵中把人害死，岂肯将头反挂在山门？必是你早晨开门，看见了心中害怕，藏起来也有的。”尼姑一听，心中发战，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九回 地藏庵出异事 尼姑隐匿人头

施公看他如此，又叫：“女僧不用思虑，只管说来，本县自有开处你的道理。”尼姑口尊：“老爷，小尼祖居本县人氏。父母俱亡，自幼出家，谨守清规。今降大祸！小尼并不知有什么人头，恳求老爷恩典。”施公听罢尼姑之言，故意带笑说：“女僧，适才王姓直证。”再问王自臣，叫声：“王自臣，你见人头挂在庵门，你来主报。这里尼姑反说没有。”王自臣说：“老爷，小的与尼姑往日并无仇恨，岂敢生事赖人。求老爷用刑严问。即使无有此事，情甘认罪。”言罢叩头。施公吩咐把尼姑拶起来。青衣答应上来，拶起尼姑，左右把绳一摆，“哎呀！”吓得浑身打战，说他“老爷，小尼招了。小尼开门，见了两个人头挂在庵门，一时心中害怕，叫老道抛在野外，给他纹银五两，是实。”

施公听了尼姑之言，说道：“好大胆的恶尼，见了人头，就该来报才是。权且下去！”青衣答应带下。吩咐把庵中老道拿来对词。公差答应而去。不一时拿到，战战兢兢跪下。施公问道：“老道人。你将人头抛在何处？从实招来！”老道说：“小的今年七十五岁，一身孤零，栖身庵内。那日图银几两，包送人头，恐人看见，抛在隔墙一家院子以内，即回庵中，是实。”

施公一听，说道：“好个迷徒！”吩咐公差，同他到那一家，把人头取来。倘无人头，把那家主带来，公差答应。出去不多时，

带了一人上堂跪下，公差回道：“小的同老道到了那家，原是广货铺子后院。小的问他们人头一事，那店主与众人一口同声说：‘没见人头。’小的就把店主带来了，请老爷定夺。”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〇回 审老道追逼首级 转拿人究问真情

施公听罢，叫声：“老道，你把人头果然抛在他家院子里的？”老道答应：“是的。”施公就问那店主说：“老道将人头抛在你院中，你见过？只管直说，此事与你无干。”那人叩头说道：“老爷容禀：小的祖居山西，今到江都贸易。三间门面广货铺子，到后房共有五层，买卖作了十有余年。小的姓刘名叫君配，今年五旬，铺中伙计十多人。小的墙内，未见人头。若说是有，焉敢无因诳哄老爷，况且人多目众，谁人不晓？求老爷明察。”

施公听罢，吩咐再把他店中伙计叫一人来。公差答应，去不多时，带一人上堂跪下。施公见此人衣帽随时，年纪不过四旬，就问道：“你是刘君配的伙计么？”答应：“是。”又说：“那地藏庵内老道，说将两个人头抛在你家后院之内，快些说来！”那人口叫：“老爷在上，容小民细禀：小的祖居山西，与店东同府。姓王名公弼，今年四十五岁。有个表弟，昨日早晨往后院去，如今未回，不知去向，也无踪迹。正在愁烦，老爷使查人头之事。小的全然不晓，只求老爷台前恩赐，速找小的表弟。”言罢痛哭。

施公说：“奇了！正迫人头，又出怪事。”思忖良久，心生计，何不如此这般，事情对景。想罢，叫声：“王公弼你的表弟往后院一去，就不见了？”王公弼说：“正是。”又说：“小的那日听财东说：‘表弟到后院跳出墙口，随即就找不见踪迹。’”施公听了，

心内明白，吩咐王公弼：“你且下去伺候。”答应退下。施公吩咐：“把老道夹起来！”众役发声一拥而上，抬过大刑，摆在当堂。那老道人吓得魂飞天外。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一回 判断异事相连 人命又套命案

且说众役扳倒老道，拉去鞋袜夹起。施公吩咐：“拢起！”老道发昏，用水喷醒，口称：“青天！小的原本抛在后院是实。”施公说：“松了夹棍，抬在一旁。”又叫：“刘君配，那老道所言，你听见否？你若不招，本县要来夹你了！”刘君配说：“小的真正没见。”施公大怒，吩咐：“夹起来再问。”众役上来，将刘君配夹上一拢，昏迷过去，用水喷醒，又问不招，吩咐敲起几杠子。刘君配受刑不过，说：“招了。”施公说：“官法如雷，不怕不招。快些实说！”

君配招道：“那日微明，小的肚痛要出恭，就至后院。忽然一响，看见却是男女两个人头。小的即至院外一看，并无一人。心中正想，王公弼的表弟开门，也到后院，看见人头，与小的要诈银洋；若不依他，就要告状。因此小的忽起杀人之意，哄骗允他。哄他至坑旁，使他不防，当头一棍打死。小的把那两个人头，俱埋在此坑之内。铺内无人知晓是实。”施公一听，吩咐写供。又叫人知会捕衙，立刻去验起人头，对词结案。不多时，捕衙回署。施公见有男女人头，放在当堂。公差把胡登举传来，登举方要打躬，见有人头，上前细看，说是父母的头，双手捧定，一阵大哭。施公道：“胡贤契，这就是令尊、令堂的首级么？”胡登举含悲道：“正是！”口称：“老父台，速拿凶贼，替生员父母伸冤，感恩不

浅。”施公说：“贤契稍待，以便结案。”胡登举立在一旁。

施公吩咐带九黄和尚听审。不多时带上凶僧，昂然站立。施公大怒道：“你这囚徒，事已败露，还敢强硬。夹起来再问！”众役发喊推倒，把刑一拢，九黄“哎哟”昏绝，用水喷醒，叫道：“老爷，小僧照实招认定供。”施公吩咐把小和尚带来对词，衙役带上跪下。施公道：“本县先问你，杀死胡翰林夫妇，为何将人头挂在尼庵门上？快说，饶你不死！”小和尚说：“老爷若问，小僧深知。那九黄在庙饮酒，小僧时常伺候。他与七珠原系通奸。城中胡乡宦，本是庵内施主。那日翰林同夫人小姐到庵内焚香，看破了淫尼，甚属不堪，翰林催了夫人小姐回家。七珠羞愧，九黄替他报恨。那日酒后，跳墙而过去了。一个时辰，手提两个人头回来，七珠心中大喜。”施公又问：“如何挂在尼姑庵门呢？快讲！”小和尚说：“老爷，那九黄是色中饿鬼。那日进城，从地藏庵门口过，见一个美色尼姑，把他魂引去。因不得到手，九黄回庙，愁思无门可入。若将人头挂在庵门，必将庵主锁拿进县，得空他好飞檐走壁，夤夜淫骗。倘若不允，用刀杀死。”施公听罢，吩咐将小和尚带下。施公又问九黄凶僧：“小和尚之言，可听见否？”凶僧一听，就说：“罢了！应该命合。老爷不必再问，小僧招了。”施公吩咐书吏写招词。又叫七珠上堂跪下，一见九黄和尚受刑，自己也就招认画了押。施公吩咐传胡相公上来。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二回 贤臣判结案 行文斩众凶

且说胡登举上来，站立一边，施公带笑说：“贤契，方才九黄、七珠等对词，都听真了？”胡登举含悲说：“门生听真了。叩求老父师严究候结。”施公道：“祸因自招，才能生事。令尊当朝身居翰林，贤契也读孔圣之书。嗣后莫招三姑六婆之人。令堂不到尼庵，焉有此灾？以恩作怨，七珠、九黄才下狠心。这首级，贤契带回府去安葬，专等回文斩贼。再劝你免悲伤。”胡登举听毕跪叩，说：“多谢恩师指教之恩，今与门生报仇，来生衔环。”言罢叩首站起，退至旁边，脱下衣服包好，抱在怀中，下堂出衙回家不题。

再说施公正在叹息，又叫把刘君配带来，与王公弼地藏庵的道人带上来对词结案。差役答应，全带上来。先问尼姑说：“祸因你起，听本县判断：见头就报，焉有此患？带累多人！财买老道抛去首级，迷徒图银，忘却残生。人头抛在人家后院，那知移祸与人，暗有神明。君配就该当官来报。事可逢巧，又生祸端。遇公弼表弟，心生不良；见头讹诈银子五百，刘君配疼银，又生拙志，棍打顾生，埋在一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问老道：“你是那里人氏？”老道说：“小的河南人氏，名叫吴琳。只因家贫流落江都。”施公说：“尼姑给你五两银子呢？”吴琳向腰中取出，公差接过，放在公案。又问尼姑：“你隐藏人头，移害与人。

拉下去重责十五大板！放起下去。”又叫：“王自臣此事算你有功。老道之银五两，赏你去罢！”又吩咐将老道收监，取有回文发落。又往下叫：“王公弼、刘君配，你二人听我吩咐。”公弼说：“叩求老爷，替小人表弟报仇。”施公说：“本县作文具报，但等回文正法。你将表弟速速埋葬，随时传你亲眷，报仇伸冤。”公弼听罢，叩首谢恩。施公又叫：“君配，当日见人头早报，焉有今日？因你起了亏心害人，应当抵命。本县详文回来，再行定判。”施公叫人解押刘君配回铺，算清帐目，交了贾伙，带回入监。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三回 判案已毕等回文 断女子亲父收领

且说公差押刘君配下堂回铺交代，及至铺内，交代了王公弼以后，进衙入监不题。且说施公吩咐行文，报明上司。又见衙役下跪回话，说：“被盗财物强奸女儿的海潮带到。”施公说：“叫上来！”不多时海潮上堂跪下。施公道：“你告失女盗骗。众凶已被本县拿住，少时叫你结案。”吩咐把九黄、七珠带下去，再把十二寇带上来。众役答应，立刻带上跪下。施公叫：“海潮，你认认十二人之内，见过那几个，好与结案。”海潮答应，上前挨次看了一遍，跪下口称：“老爷在上，容小人禀明。那日晚上眼花昏迷了，叫女儿上前来认罢！”施公说：“使得。”

海潮叩首而去。不多时同女儿上堂，跪在一旁。施公见他愁眉不展，两眼含泪，见人惭愧。施公看罢，道：“海潮，叫你女儿上前去认。”答应：“领命。”走下来至寇盗面前认盗。海潮说：“那晚就是这些个贼，把我口中塞棉花的。那个捆绳子的，把我打的。吓得我二目昏花，认不真切。因此叫吾儿认真切记。”女儿认罢，上堂回明。施公带怒，叫十二寇说：“你们偷盗人财，罪难轻恕；见色强奸，罪上加罪，快些实说！”十二盗各自招认。施公吩咐海潮领女回家。详文到时，再领贼赃，谢恩而去。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四回 螃蟹鸣冤枉 飞签拿老庞

且说施公只见二人上堂跪下，呈签回话：“小的将失物的李天成带到。”施公说：“李天成，本县拿获十二寇在此。你既失盗被害，你必认识。且把你伙计丧命之由说来，本县与你结案。”李天成答应，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施公听所说与诉呈相符。施公道：“你休要伤感，本县判断公平。”又叫众寇上前跪下，问：“你们在南北两路打劫事情，从实招来，免受苦刑。”众寇一听，共说：“小的等作恶，原是不假，情愿治罪画供，求老爷免刑。”施公闻言大悦道：“你等顺理，本县岂无好生之德？”遂叫：“李天成，你可听见了？这强盗都招口供，你事可结案，先回收殓你伙计尸首，再听传领赃物。”李天成答应，出衙而去。

且说施公又问众寇：“那海潮、李天成二人之赃，现放何处？”众寇说：“两家赃物，银钱花费一半，下剩在莲花院内。”施公一听，吩咐将招单拿下去，叫众寇画押呈上。施公带笑说：“你们听我吩咐，我这里行文，详报上司。少不得委屈你们，在监候着喜信。本县但有开脱生路，无不尽力。”众寇认作好话，个个心喜，一齐答应。施公叫禁役收监，吩咐小心。禁子答应，把十二寇带去收监，多加防范。

施公又叫小和尚上来，说：“你们再把凶僧之过，说与本县听听，好结此案。”小和尚遵命，自始至终，又说了一遍。施公

听罢，与招单相符，又提僧尼，画押呈上。立刻吩咐：连十二寇共作移文，详报上司。回文一到，以便正法结案。又吩咐禁子，当堂给九黄钉了铍锐；又把七珠打了三十大板，打个死去活来，这才同收监内。又把施食的十二个和尚带来跪下，施公说：“尔等内有莲花院中僧人否？”众僧回道：“我等十人，各庙居住，他们是莲花院的。施公说：“你们十人，既不是九黄庙中之僧，与你们无干。从今以后，你们谨守清规，本县今日开放你们，去罢！”众僧一一谢恩，叩首起来，下堂念经出去，各回本庙而去。施公又看二僧，面貌慈善，都有年纪，不像行恶之人，说：“你二人同这小和尚回庙，焚修去罢！”四僧叩首谢恩，爬起回莲花院。又带上莲花院余僧，俱跪下，施公看去，腰粗膀大，凶眉恶眼，个个都是不法之人。不问情由，抽签掷下：每人打三十大板，一面枷在江都县路口上，一月示众。问：“情愿还俗，即发回家为民！”

又叫施食的十二尼姑跪下。一看就认出不贤惠的有四个尼姑，吩咐带在一旁。向那八个尼姑说道：“你们听本县吩咐，你们各回庵去。七珠自作自受。从今你们须守清规。那七珠的观音庵内，每人轮流照看焚修。但有风吹草动，本县查出，定不宽恕。去罢！”八尼一齐答应，叩头而去。四个尼姑都担惊怕，施公说：“你们四人作的坏事，你们自己明白。还有什么辩处，快快实说！本县好结此案。”四尼不敢强辩，个个叩头，口称：“老爷，小尼心邪。不料老爷的神目如电。小尼等岂敢虚言强辩，只求老爷看佛面。小尼以后改邪归正，谨守清规了。”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五回 当堂申文详报 判哑巴打手式

且说施公听了四尼之言，大笑道：“国法难免，把四尼推下，每人重责十五大板。”皂役答应，齐喊拉将下去，登时打完。断离庵还俗配人。施公放了四尼，又吩咐知会四老爷，亲到莲花院，清查赃物。传海潮、李天成领赃；再叫他等文书回来，看立斩众盗，以解心中之恨。公差答应下堂去，知会四衙，传海、李二姓，跟去莲花院查赃物。

且说施公又叫将哑巴带上来，登时带到跪下。但见二目流泪，急得搓手抓肚拍心，指指口，摇摇手。众役与振公都不解其意，施公说：“武二你不必着急，方才你抓抓肚子，是自恨不会说话；拍拍心，是心中明白本县打的手式。只要你把手式打的明白，本县就立刻替你申明。”哑巴一听，心中暗喜，连连叩头。施公说：“你家住何处？”哑巴见问，用手向东一指。施公说：“东关以外。”哑巴点点头。施公又问：“什么地名？”哑巴用手指头，满地混画。施公吩咐给他纸笔写来。哑巴接了，立刻写完，衙役呈上。施公说：“家住双塔寺。”哑巴点点头。施公又问：“你家中有什么人？”哑巴摇摇头。施公说：“只你一人，父母手足全无，是不是？”哑巴点头。施公叫声：“武二，少时本县叫周顺夫妇上来，不许你多嘴，你再打手式。”哑巴点头。施公吩咐把周顺夫妇带上来，叫道：“周顺，你与武二是什么亲眷？再说一遍，好

替你结案。”周顺心内打算主意说：先前问我说是姑舅亲，少不得还照旧又说了一回。施公听罢，微微冷笑，说：“本县问你，与哑巴是姑舅亲么？”答应：“正是。”又问：“你这门亲，你女人知道么？”说：“老爷，小的与武二系表兄弟，千真万真。小的女人焉有不知之理？”施公说：“既是真亲，你女人固然知道。少时叫你女人上来，不许你开口！”答：“小的岂敢多话。”

施公叫那妇人上来跪下，施公道：“本县要问你。你也知道，方才你可听见你夫主说：“父母俱亡，田宅花尽，你哥哥不成器，胡闹。不知真假。本县问你是否？”那妇人答道：“小妇人出嫁六年，我哥哥口不能言，自幼哑巴。”周顺听见，就多言起来。施公动怒，吩咐打嘴。不管他，乒乒乒乒打完，打的血水淋漓。施公叫道：“你妇人不用胡思乱想，实诉真情，本县自有公断。你要听真，少时本县问哑巴，不许你多嘴。”那妇人应道：“晓得。”跪在一旁。施公叫道：“武二，本县问你，不许撒谎，周顺是你什么亲戚？”武二摆手摇头。施公说：“你与他无亲？”武二点点头。又问：“那个妇人与你什么亲眷？”武二听了，把手指那妇人，又指指自己。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六回 清官参透手式 巧判哑巴奇冤

施公问哑巴说：“你与那妇人有什么亲？”哑巴指了自己，将两手第二指十字架儿，反比比；又把身子仄^①倒，将手比枕：二人同睡之相。又起身抓抓肚子，拍拍心口，急的呵呵连哭带诉。施公带笑叫声：“武二，本县深晓。你才用手指指他，说你们不是兄妹；又把手指指头十字比比，说你们是夫妻；躺在地，你们是同枕之人；抓抓肚子，是不能说话；拍拍心，是心里明白。你的冤枉，别人不知，本县猛省是不是？”武二听毕，登时止泪，拍着胸膛，又指措施公，又往外朝上指指天，又连叩了几个响头。施公深知他心里，说：“指指天，指指官，言官可比天，判的是了。”施公说：“不用比，有了：那妇人是你妻子。本县问你，你现有丈母没有？”武二摇头。又问：“你有丈人没有？”武二点点头。施公说：“你既有丈人，岂不是有了活口么？好对证了。”说罢大笑，吩咐差人跟了武二去，立刻把他丈人传来，问明了好结案。差役答应而去，将武二带下同往。周顺与那妇人一听去传武二的丈人，登时变了面色。施公看得明白，吩咐将他二人押去收监，要小心看守。牢头答应，带下收监。天晚，守府见施公判案如神，心中大悦，欠身告辞。施公相送，二公手拉手儿走着，守

① 仄（Zè）——倾斜。

府大笑，夸奖施公，一口满洲言语。说着送至衙外，彼此哈哈欠腰分手。

施公进衙，又见一公差跪下回话道：“小的奉命跟了白獭去，到了北关外汇河，那个白獭往河内指着，乱叫一声，旁有一洞，钻入里面去了。小的回来禀明，请老爷定夺。”施公听说，一声大喝道：“好个奴才胆大，竟敢把那白妖放走，空身回来。待本县明早亲自去验，再看缘故，追你狗命。起去！”公差起来，吓得诺诺而退。施公吩咐：“明早起来伺候本县往桃杏村判泥土地。”衙役答应。施公退入后堂，走入书房坐下。用饭已毕，在灯下开看古今书籍。施安就溜出去躲懒。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七回 俟天明往审土地 问老者赖亲结案

且说施公独坐看书，天交二更时候，耳内忽听唧唧鼠叫。施公往下细看，拿灯一照，只见地下跑过二个水鼠，咬在一处。看见施公看他，他两个一齐立起，前爪儿拱，口中唧唧的乱叫。施公心下自疑，说：“这也奇怪，往日鼠每见人必躲，今日为何大胆，竟不怕人，莫非他也来告状么？”想罢，取灯细看，两鼠齐往房外而去。施公秉着灯烛随去，找到书房门首，即不见了；地上只有新瓢半片。施公拾起来，转身将灯放在桌上，坐下细想这瓢片、水鼠之故，不觉自叹。忽见施安送茶进来，站在一旁。施公手内拿茶，暗想为官那得清闲，晨起晚眠，我想当显显威名，岂知官司烦难。又听衣架上衣服掉落，施公闻声，即叫施安拈起，搭在架上。连掉几次。施公心内就明白了：明早升堂，这般断法。想罢宽衣上床而寝。次早，净面更衣吃茶，吩咐伺候升堂。登时敲响梆敲，升了公堂，众役呼堂。施公想昨晚之故，伸手抽签二枝，高叫：“徐茂、郭龙。”二役答应，上前跪下。施公吩咐：“徐茂，你去把瓢鼠限五日拿到。郭龙，你去把流衣限五日拿到。若过限日，重责不饶。”二役答应，接签为难，无奈下堂出衙而去。

且说施公方要起身去审土地，只见公差同押了哑巴的丈人，来到跪下。青衣回话。施公看那老人：面皮苍老，形容瘦弱，发

须皆白，色如银丝；吁吁而喘，还带咳嗽，二目昏花，微有泪痕；头带毡帽，浑身布衣、布鞋、布袜，手持拐杖，年纪花甲，面貌慈善。施公看毕，问道：“你是哑巴什么亲戚？”老人见问，口叫：“老爷，哑巴是小的女婿，同村居住，情好结亲。他的父母亡故，小人无奈，招他上门。只因女儿不甚贤惠，憎夫不能言语，暗中偷逃，不见踪迹。哑巴心急，也出在外。今蒙老爷传唤进城，叩求老爷判明情由。”施公带笑说：“不必悲伤。本县问你，家住那里？你叫什么名字？”老人回道：“小人住双塔寺，名叫鲍君美。”施公说：“有个周顺，你可认得么？”老人说：“周顺乃是小人的内侄儿。自从女儿逃了，至今也没有见他。”

施公一听大怒：“把周顺并那妇人提来。”青衣不敢怠慢，立刻带来跪下。老人一见周顺、女儿，明白了八九分，不由不发怒。施公道：“周顺，快把拐骗之事说来！”周顺仍不肯招，施公吩咐夹起来。众役发喊，一齐上前推倒，套上夹棍，将绳一收，周顺昏将过去。周顺醒来，又见那妇人手也拶起，只痛彻于心。只得实招说：他姨妹嫌弃哑巴，二人偷情，后又逃走，要成夫妇。……一一招认。施公听他二人招供，吩咐书吏写供，拿下与周顺同那妇人画押呈上。施公过目，定罪已毕，吩咐把周顺打了二十大板，拖起跪下。施公说：“周顺，你通奸拐骗，恕你不死，收监，伤好充军！”君美、哑巴见那周顺收监不表。施公吩咐把那妇人拉下，重责十五大板，以戒私通。打的淫妇声叫，哑巴求情。打完，施公说：“你们翁婿听了：此妇带回家去，切莫招闲杂人等来。日后久而知羞，改邪归正。去罢！”君美、哑巴叩谢，三人出衙而去。

施公吩咐前往土地庙丢审事，下堂上轿，吩咐执事人等，登

时出了北门。那跟白獭的公差，跪下回话，说：“白獭从此钻入水去。”施公一听，说：“你等起去，待我验看。”施公轿内远远察看树下之穴无数，大小不同。验罢，施公说：“他用嘴指了几指，钻入树下？”答应：“正是。”施公说：“罚你下河摸上来！”那两个公差无奈，只得下河，幸当天气温和，脱去衣服鞋袜，跳在河内。有一顿饭时，慌忙上岸，不顾穿衣，跪在轿前，心内战战兢兢，口叫：“老爷，小的摸着一个死尸，用绳子拴着一扇小磨子，搬不起来，回明老爷知道。”施公听了，沉吟一回，吩咐卫豹：“下去，把那拴的尸首将绳用刀割去搬上，再把磨子拿上来。本县重赏你。”卫豹复又下去，即将死尸拉上，次把石磨拉上岸来，穿好衣裳，立在一旁。施公验尸，浑身无衣，又看石磨一个眼儿。那些百姓，看的不少。

且说施公在轿内暗想，只一扇阴磨有眼，将尸坠下，要有那一扇有脐的阳磨，定然明此冤枉。遂差李茂：“你领签，不许怠慢！限五日以内必要见真，若是粗心大意，重责不恕。”说罢，又吩咐起轿来至东关。方上吊轿，忽然天变，狂风大作震天动，灰尘红沙乱滚，日色无光，耳内只听人声乱喊。霎时风定尘伏，施公就问众役：“方才是什么响？”公役答应，近前看见轿顶没了。连忙回说道：“轿顶刮去。想必被风刮落河内。”施公一听，心内大惊，吩咐起去，将此处地保传来。公役即时叫来，跪在轿前报名：“地方王保伺候。”施公说：“此段地方你管的？本县轿顶刮落河内，与我快些找来。”地保答应，脱下鞋袜，去摸了多时不见。复又去摸，把轿顶摸着，上岸穿衣，手持轿顶，走至轿前跪下，口叫：“老爷，小的摸着轿顶了。”施公一见大悦，说道：“你且起来。”即将轿顶安上，“本县问你，轿顶在何处摸着？”地

保回说：“小人摸到桥桩之下，有二尺多深，伸手摸着的。”施公见事有可疑，又问：“你叫什么名字？”回说：“小的姓夏名叫进忠。”施公说：“你再到那摸轿顶之处，不论何物，摸来我看。”夏进忠复又去摸，不知摸着何物，下文分解。

第二八回 解开螃蟹情弊 差人访拿凶犯

且说水手夏进忠下去摸了多时，并无一物，只有一蟹，拿来请验细看。施公细看有碗口大的螃蟹，浑身发青，其形可疑，四个爪儿，两个钳子。看罢，心内暗说：“奇怪！”灵机忽动：方才狂风阻路，刮去轿顶；轿字拆开，乃“车、乔”二字，却像光棍之相。又摸出此蟹，四根爪儿。必须如此这般，方能结案。发签差王仁说：“你领此签，限三日把车乔拿进衙门听审。”王仁无奈，接签答应而去。施公吩咐起身，不一时将到桃杏村，忽听喊冤之声。施公用脚一蹬，轿夫连忙停步。门子上前，揭起轿帘，施公问：“什么人喊冤？”公差带上，原是一个贫妇，口称告穷。施公一听，不由发之一笑：“世上也有告穷的么？这是你生成八字，想来你无依靠了。我念你年老，发在尼姑庵中，叫差役送你去罢！就说本县之言，交代明白。”青衣答应，贫妇谢恩，而军民称颂不表。

且说施公往桃杏村市土地，人役马夫，前呼后拥，登时进村。地保跪迎轿前报名：“东关里地方王麻子迎接老爷。”门子说：“起来引路！”入村不多时，大轿到土地庙前。施公下轿，思先看破绽，再升公座。想罢进庙，闪目看了上面供奉一位土地，左右侍立二位小童。供桌以下，左判官，右小鬼，并无别的陈设，只有一个大香炉。施公看罢，心中纳闷，肚中自语：“这事全无题

目可做，怎么是好？”不得转身出庙，升了公堂，吏役人等，左右侍立。施公往四面看了一看：来看的男男女女，如佛头一般，周围环绕。施公看罢，将脸一变，说：“要审土地！”吩咐：“叫告土地的李志顺上来。”公差一听，回说道：“李志顺伺候多时。”施公点头，又叫把庙内土地抬出来听审。众役答应，不敢怠慢，一个个跑入庙内，立刻把位泥土地尊神抬出。施公故意做腔站起，带笑把手一拱，高声说：“施某今日惊动老兄了，请坐。”言罢回头，吩咐看坐。青衣答应，拿了一张椅子，放在下面，众役把土地抬起，放在椅子上坐定，青衣在旁扶着。施公设智推情，忙出公座，往前一溜一点，哈着腰紧行几步，故伸双手，倒像与人拉手的那一种款式。又见施公把手拉了，复倒退几步，哈着腰带笑，大声说：“贤契^① 请坐！”又吩咐：“把我的公座抬过来，对坐好商议事情。”青衣答应，把椅子拿来，放在土地对面。施公又故意哈哈腰退步坐下，眼望土地讲话。叫声：“贤契，休要见怪，惊动尊驾，为的民情。我是知县，你也是一方之主。我与你居官一样，阴阳一理，原无二致，都受皇恩，所事不过管辖百姓，公判民间冤枉，不负朝廷雨露之恩。请问本村李志顺回家，将银子埋在炉中，老贤契就该留心照应才是、为什么被人窃去？为何知情不举？既为守主，贤契只管告诉与我，好拿窃银贼人。你我官官相护，我不碍你；若是不说，即作表文，升天参事，你莫后悔。”施公满口正捣鬼语。

忽然听见众人之中，有人冷笑一声说：“真真捣鬼！是哄愚人。”施公一听大怒：“什么人说话？”带他过来！”衙役即行到众

① 贤契——有道德而且志趣相投的朋友。

人内找寻，将说话之人，带至公案前跪下。施公问道：“你姓什么？名叫什么？你笑本县是哄愚人，想来偷银你必知情，从实说来！如不招认，立刻处死。”那人叩头，口叫：“老爷，小人叫刘二。因见老爷审问土地，是以小人不觉失笑。小的该死，叩求老爷施恩。”施公又问：“你如何知土地庙内有银？”刘二说：“小的是李志顺同村之人。那日晚间，李志顺回来，酒店相遇，上前问候他，李志顺不理。小的气忿不过，随后即跟他去。他夫妇叙话，方知他的银子在香炉内。小的即到庙中，将银取了。现闻李志顺在老爷台下投告土地，老爷已收他状。今日审土地，是以带来，分文未动。”即将银包呈上。施公吩咐叫志顺上来，打开银包，看过定件数目，跪禀：“银数不少。”施公大怒道：“你今银子有了，本县问你知罪否？可恼你不念糟糠之妇，反怀疑心，才有失银之故，理应重责。那刘二虽偷银，原是气忿戏弄。盗听言语，本该重责枷号。但本县有好生之德，罚你二人修理土地神庙，重装金身。”二人叩头谢恩。施公吩咐打轿回衙。此案施公审土地事，不得已；既为民之父母，不得不为民分忧。失银无证，从何处追回。岂不知土地泥塑，何能说话？借审土地之名，百姓晓得奇闻之事，看者千万，同在内中，察其形色。不料果然刘二说出，始得结案。可见施公为民用竭苦心，不愧民之父母。

且说李茂奉差缉访磨盘踪迹，访了数日，并无影子。限期又到，恐怕责打，只得四处找寻。那一日进一酒店，看了桌子底下，放着一扇有脐的小磨子，用心细看，与河内小磨相同。即问：“开店的，你桌下小磨，那上扇放在那里？我要借用一用，就还。”开店的见问，回答道：“老客人，那上扇磨盘没有。我自到这李姓铺子，只有下扇。如有上扇，客人只管借用。”李茂闻言冷笑

道：“我倒有上片，不知是一付不是一付呢！须把你这半扇配去合合，是不是？”站柜的心中不悦，说道：“客人酒并未吃，倒说醉话。既不照顾，请便出去。”公差一听，心中大怒，说：“爷们与你好说不去，牵着才走。”便将那锁绳拿出，套在颈上，不由分说，牵着就走。说：“你不认得，我们是奉太爷之命，特来叫你带这小磨进衙门里去。”管柜的无奈，只得立起，同出店门。”

且说施公大轿前呼后拥，方进东关。街道狭窄，人多拥挤，执事前行。忽听道旁一人，高声哭喊不止。施公轿内一听不悦，心内说：“此人胆大！知本县过路喊叫，定有奇冤。”施公吩咐：“住轿，把喊叫之人，立刻拿来。”该值一听，连忙跑去，一拥上前，拉到轿前跪下。那民浑身打战叩头。施公就问：“你有什么冤枉？快说来！”青衣又喝：“快说！”那人说：“小的住在南关以外，姓王名叫王二。父亲去世……。”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九回 戚胡子告妻 黑犬闯公堂

话说王二说：“小的父亲去世，慈母在堂，兄弟全无，卖豆腐为生。因为躲老爷，被众人所挤，石狮子打倒，一盘豆腐都打碎了。”施公听罢说：“带起王二来，锁拘石狮子听审。”军民人等听见审石狮子，以为新闻，三五成群，甚是热闹。

且说奉命锁拿石狮子的公差，见施公大轿去远，齐至石狮子跟前。只见多年狮子横歪在地，被土埋了半截。卖豆腐人在旁。众公差报报怨怨，渐渐掘出，用绳抬进县衙。贤臣立刻升堂，书吏三班喊堂。才要吩咐书吏，看那些结的招供，忽听堂下叫一声——不知从那里进来一只黑犬，跪至堂口。可也奇怪，竟至公堂，他就不胡跑乱跳，把身形伏地，前爪儿跪下，抬起头来，望贤臣汪汪大叫三声，不住摆尾。清官与书吏三班人等，留神察看。各役举棍要打，贤臣喝退。施公腹内自思说：“这狗来的奇怪。跑上公堂，他竟会下跪，大叫三声就不动。我施某有心不究，古云：‘马有垂缰之力，狗有守户之功。’他果有灵性，问他必懂”贤臣想罢，带笑说：“那只犬，你是畜生，敢来闹公堂，大叫三声。果有屈情，再叫三声。”那犬听见吩咐，随又叫了三声，叫毕扒伏不动。贤臣称奇，说：“尔等去叫人跟了他去，若有缘故，立刻拘拿见我。”该签役名叫韩禄，进来答应，上前接签。那犬咬着公差衣服，拉着出衙而去。贤臣吩咐退堂。

施公用毕茶饭，传出点鼓升堂。清官升堂，书吏三班，站立两边。贤臣说：“带上石狮子听审！”公差答应，无奈将石狮子抬上堂来。又把王二带到。施公叫声：“王二，本县因从前躲轿子，被石狮子绊倒，碎了你的豆腐，你才大叫。”王二答应：“是。”施公说：“少时我问石狮子，他若不应，算你说谎言不实，难免责打。你且过去，跪石狮子一旁，好与他对词。”王二至石狮子旁边跪倒。贤臣原是哄骗。贤臣离坐，一跛一点，走下公堂，至石狮子跟前站住。吩咐：“拿椅子来！”该值人答应，把椅子拿来。贤臣瞧看军民甚多，心生一计，勃然变怒，吩咐衙役将仪门关锁，传众百姓上堂。衙役答应，高声叫道：“老爷传众人上堂问话！”众人无奈，皆上堂跪倒。施公道：“尔等是什么人？”众人同声说：“是买卖人。”施公说：“来本县衙门何事？尔等既是生意之人，理宜守店，各做其事。何得擅入衙门，听审官事？吵吵闹闹，应该何罪？”众人磕头，说道：“子民无知该死，求老爷施恩饶恕。”施公思想良久，说：“尔等求饶，本县姑念愚民免责，每人罚钱十文，与王二以作资本。”众人身边带有钱文，随即交接；也有未带钱的，向相熟借给。衙役挨次凑得钱，共有串余，拿到施公面前，贤臣吩咐：“传王二上来领钱。”王二跪倒，施公说：“你将钱拿去回家，尽心生理，孝养寡母，不可枉费。”王二磕头，谢太爷恩典。施公吩咐开放仪门，众人俱各散出衙门，议论纷纷不提。

且说贤臣吩咐退堂，施安献茶用饭。堪堪天晚秉烛，施公灯下观看古今书籍，看到天有三更，人都去偷懒，独有施安伺候。

忽听门外脚步之声，贤臣往外问：“什么人？”那人豪气答应：“我呀！”一掀帘帏，闯进书房。贤臣留神观看：小帽青衣，浑身

钮扣，腰紧搭包，单刀横腰，薄底快靴；年纪二旬有余，海下无须，满面凶恶，带着怒容，身轻体健，甚是健壮。贤臣看罢，不慌不忙，面带春风：“请问壮士，夤夜入内有何事情？”那人见问，大叫道：“施不全听真！我本豪杰英雄。江湖朋友被拿进监，我心不平，有意反狱。着你把众家兄弟快放出来，若有一字不允，今晚伤你之命，除却众害，好叫朋友任性而行。”言罢抽出刀来，用刀一扬，举在空中。施安一见，魂不附体，躲在外边桌底之下。贤臣高叫：“壮士停手！施某好比笼中之鸟，救应全无。生死任从尊意，暂容片刻，再杀不迟。壮士来此何为？本县就死，也是要忠言尽心，即死闭目。”那人闻听，横刀住手，微微笑说：“有话快快言来！”下文分解。

第三〇回 飞贼书房行刺 施公言明大义

且表那人听闻，一声大叫：“施不全有话快说！你好闭目受死！”贤臣一见，虽然心中胆怯，忠字在心中，全无显出惧色，满面含笑，叫声：“壮士，既容言明肺腑，施某将言语奉剖细详。大礼忠孝节义，人生世间都须有点，不枉奔走风尘。凡相我施某官居县宰，清廉自守，难称百人之心。俗说为臣要忠，作子必孝，大丈夫不忠不孝，枉生世界。为官要与地方除害，尽忠岂能顾众？因此多人恨我。”贤臣又云：“人有善念，天必从之；心怀恶意，众祸相侵。不思己过，还怨恨别人。壮士为义，人不犯法，而律虽严，无罪之人，心也不惊。既要作孽，天地难容，施某若是留情，我即不忠。他们果系英雄好汉，你今害我，情愿倾生，主意尽死何惧哉？壮士想想，那些猫鼠同眠，无能之辈，可惜好汉前来，一行善心。士伦死后，今古标名，可惜壮士反落不义之名。”清官言罢，故意哈哈大笑道：“壮士要杀要剐，任从于你，我不全皱眉，算个什么人。”

那人被施公这些话，说了个进退两难，低头一想，叫声：“不全！我要杀你，易如反掌。你今把作官的印给我，拿去见江湖众友，作进衙凭据。”贤臣闻听，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一阵冷笑道：“壮士不用留情，一刀把我杀死，到也爽快。想施某为官失印，也是一死，求壮士请杀。”那人闻听，心中不悦道：“不

全，不拿印出来，定要杀你。”施公无奈，故意迟迟拿出一个布包，在桌上打开，取出一物，点头叹气，双手递过。那人随手接去，不管真假，出房就走了。贤臣说：“好汉留名！”那人见问，微微冷笑说：“吾便留名，有何惧哉，吾大名就叫‘我’！”告罢，纵身一跳，踪迹全无。施公呆了半晌，叫声：“哎哟！吓死我也！”吓了一身冷汗，口中自叹说：“不亏三寸不烂舌，吾命休已！”叹罢，回书房来找施安。忽听桌下哼哼，施公秉烛一照，施安浑身打战。施公大骂：“畜生！如此恩待你，畏刀避剑，若不思你勤劳，我决不恕！”

一夜未眠，天亮吩咐升堂，点鼓喊堂，贤臣坐下，抽签叫王栋、王梁。二人答应，上前跪倒。贤臣说：“本县差你兄弟两人领签，限五天将名叫‘我’拿住，来见本县。如要违限，定行处死。去罢！”王栋、王梁叩头，口尊：“老爷，与小的个示下。这个‘我’到底是谁？吩咐明白，小的好去拿。”施公见问，硬着心肠，一声断喝：“哇！满口胡说。你们既闯江湖，连‘我’也不认的？下去。”二人无奈，领签下堂不表。

且说施公又见那只黑犬跑上公堂，摆尾摇头，爬在堂下。又见跟犬的公差，跑了个张口结舌，上堂跪倒。贤臣叫声：“韩禄！”见公差进门叩头喘吁，口尊：“老爷容禀：小的跟犬出了北关数里之遥，漫荒无人之处。此狗跑进芦苇之内，前爪刨土，鼻子又闻。小的借锄，搜掘了三尺多深，底土埋一死尸，身上无衣，有刀伤血迹。年纪不老，相似病形。小的看罢，用土掩盖，留下地方看守尸首，小的特来禀报。”贤臣听罢，沉吟多会，腹内自说了：必须如此这般。下文分解。

第三一回 庆贺三官唱戏 栋梁巧遇拿“我”

贤臣灵机活动，叫声：“韩禄，将此犬你就带去，小心喂养。再去知会四老爷，验明尸首刀伤，留地方看守！”公差答应抓起。贤臣往下叫：“那黑犬听真：古言良马比君子，畜类也是胎产。既有鸣冤之故，心必灵通。你就跟韩禄进去，叫他喂养，不可乱跑。但有不遵，本县把你重处！”那犬听得此言，抓起跑过，随在差役后边，不表。

贤臣又见二人抬着磨盘一扇，公差跟进角门上堂，带着一人，跪在一旁。青衣跪倒回话：“小的将阳磨拿到！”贤臣吩咐：“放在旁边，将河中那扇磨盘取来。”李茂答应，不多时，取到放在一处。吩咐李茂：“二扇合在一处看看。”公差连忙端起，往一处一合。只听得响，合在一处，不大不小，正是一付。贤臣往下叫那人：“本县问你，河内小磨坠尸，被本县搜出。如今小磨相对。快把害人之故，从实招来，免得用刑。”洪顺只得叩头，口尊：“青天，磨盘坠尸，小人不知。小民祖居江都，北关外桃柳村姓李的开设一座酒铺，嗣后不开，才盘给小人。一应器皿，言明价银一十两。当时交足银子，不知他的去向。收拾铺子，才见一扇小磨，在后面存放。昨日公差拿来小人见老爷。至于死尸，不知情是实。”施公又问：“你叫什么名字？”回答：“小人名叫洪顺。”施公说：“虽然你到铺原有一扇，此话思来，也是有的。你

果不知李姓去向？”

正然讲话，忽见堂下跑上一人跪倒，高声大叫：“老爷，要找李姓，小的知道。”施公说：“你姓什么？”回道：“姓王名德，与洪顺是表兄弟。”施公说：“若不拿来，将你治罪。”贤臣抽签道：“李茂，你就跟王德前去，把这李姓拿来问话。”公差接签，王德叩头扒起，一同下堂。且听下文分解。

第三二回 王梁要伏旧路 王栋劝解粗心

且说贤臣心神不爽，往下吩咐：一人来，尔等把这两扇小磨拿来收好。洪顺带下看守。”精即吩咐退堂。且说奉命拿“我”的公差王栋、王梁二人，带签出衙，一直就走。王梁向王栋说道：“想当年咱何等快乐。只因身犯官私，拿进衙门。前幸县主开恩，收在街内应役。如今逢到这难办差使，叫咱无处去拿，我想依旧去做绿林。”言罢，回身就要走。王栋用言劝了几句，王梁无奈，随兄去访。

且言奉命拿流衣的公差郭龙，他爱吃一杯，吃了个大醉，走打出店来，唧唧嚷嚷的骂人。耳内听见有人谈论，只道浑身发热，肚子胀大，访医调治。又一人说道：“有异人，此人姓刘，由南关来的，不想是个高人，我的病症是他治好。看妇就谢，国手刘医。”郭龙闻得此言，立刻酒醒。“刘医”二字，管他是与不是，拿走搪塞免打。忙行几步，赶上那人。郭龙问：“刚才你说刘医，但不知他住在何处。我有要事求他，借问一声。”那人说：“郭爷，刘医生大夫，是我街坊。跟了我来，到他家去。”

且言王栋、王梁一连九天，没有访着消息。一日，南关三官庙唱戏，弟兄无心打听，王梁叫声：“兄长，何不到酒楼去吃酒？”王栋说：“使得。”二人迈步向前，刚至楼下，忽听楼上一声大叫：“谁敢拿我？”王栋、王梁听见，慢慢上楼。悄言说：“有了踪迹，

咱们进铺，瞧探明白，好上楼去拿他。”王梁低低回答：“晓得。”他二人追向程店家，一见认得的，店主带笑，忙忙站起，口尊：“上差，无事不来小铺，今日光降，奉敬！”王栋、王梁说：“楼上有什么？”掌柜的说：“今来了一个恶人，拍桌子打凳，吃了烂醉，闹得不像样，年轻雄壮。”王栋、王梁说：“不如趁醉下手要紧。”说罢，忙上前楼。强人正在睡梦之中。二人上去捆住，就用杠子抬往县衙而来，不表。

且说公差徐茂，一连几天，并无题目。这一日入茶铺消愁，明为吃茶，暗暗留神。只见又来几人，内中一人，大怒说道：“我自吃茶，不用了。他瓢老鼠如今长大混冲财主，忘记他父卖瓢，瓢半片，即是他父外号。”徐茂正访瓢鼠，听见提“瓢老鼠”三字，心中一动，正打主意，外面又有一人，骂骂咧咧的，徐茂就不吃茶，起身会钱，出铺观看。但见五短三粗，凶眉恶眼，有人拉扭。公差上前说：“列位闪开，让我们走！”余人退后，徐茂说：“你先不用打，事犯咧！”那人闻听，话截心病，登时变色，说：“罢了！跟你去见老爷，回来再说。”徐茂点头，倒出无情锁，套在那人项上，扣上疙瘩，拉了去了。且看下文分解。

第三三回 义士保贤臣 私访关家堡

且说公差郭龙跟那人去带大夫刘医，他转弯抹角，登时来到。那人用手指说：“这门里就是，你大叫罢！我有事不能奉陪。”一拱就走而散。公差闪目观看，黑漆门上有板牌，上书“国手刘医”。看罢，郭龙上前用手击门，高声叫道：“里边有人么？”不多时，里边走出一人，摇摇摆摆，手中拿扇，长袍短褂，体面不过，年纪四旬上下。郭龙一见，不容分说，伸手扭住。刘大夫气的大声嚷叫：“你是何人，为什么揪我？”郭龙说：“你事犯了。”哗唧倒出锁来，套在项上，拉着就走。

且说贤臣一连两天，并未升堂，闷坐书房，思索无形之案难结。次早吩咐点鼓升堂。只见王仁、赵虎二差，叩头求限，再拿众犯。贤臣硬着心肠说：“尔等二人，久役必猾，专会求限。”伸手抽签，“拉下每人打五大板！”挨次打完。贤臣说：“再限十天，如违加倍重责。”二人谢恩下去，无奈出衙办事。

仪门又进来三人，走上公堂跪倒，回话：“小的跟着王德，将李姓拿来。”施公摆手，公差退后。贤臣叫声：“王德，这人就是前面开铺子李姓么？”王德答应：“是。”贤臣说：“与你无事，下去！”王德叩头，扒起而去。施公往下问那人：“你姓李么？”答应：“是。”“名字叫什么？”回道：“小人名叫李龙池。”又问：“当日北关外桃柳村，你开过铺子吗？”答：“是。”又问：“为什

么不开盘与洪顺？从实讲来。”李龙池说。“团伙计回家去，小人一人，不能照应，才盘与洪顺。”施公说：“你伙计那里人氏，姓甚名谁？那时回去？”龙池说：“老爷，小的伙计苏州人，姓郝名叫良玉，年三十九岁。”贤臣闻听，话已相对。书吏把北关验尸报呈拿过一看，贤臣就明白了。复叫：“李龙池，你的伙计苏州人，本县把他带来，与你对词。洪顺告你之故，你可晓得么？”李姓闻听，就答应回答道：“老爷，只管拿文去提。”贤臣闻听，微笑：“来人，带洪顺问话。”该值人答应，翻身下堂，立刻带来，跪在一旁。施公说：“洪顺，铺店主李龙池盘与你么？”洪顺回答：“是他。”又问：“你盘他铺，见过他的伙计无有？”洪顺说：“小的未见。”

且说堂外有王德，听得明白，冒冒失失，跑上堂来，跪下口尊：“老爷，小的见过郝良玉的。”贤臣闻听大喜，道：“将王德带往北关外，叫他把尸认认，回来再问。”公差答应，不多时，回到公堂，公差退后。王德跪下口尊：“老爷，那尸竟是郝良玉的。不知何人谋死，抛在河内。可怜可怜！”施公闻言，叫声：“王德，与你无干，下去。李龙池你可听着了？分明是你谋害伙计，贻害于人。”吩咐：“拿夹棍来夹起！”两边答应，如虎如狼，一齐拥上掀倒，拉去鞋袜，套刑一拢，昏迷。冷水喷活，仍然巧辩。施公说：“本县与你据证。快把两扇磨子拿来！”差役答应，立刻抬放堂下。凶徒还辩不招。施公说：“必是见财起意谋害。还敢强辩！来人，夹棍上加刑。”公差答应，上前用棍敲打。恶人死去活来，说：“招了！”施公吩咐：“诉上来！”恶人忙将见财起意，把伙计灌醉勒死，拖往河内，磨盘坠尸，不能漂起，日后将店盘去避祸之故，滔滔说了一遍。施公听毕，提笔判断。下文分解。

第三四回 风吹檐前瓦 七人告王豪

且说施公吩咐书吏呈招，提笔定案：李龙池图财勒死伙计，律应抵偿。折产追赃存库。申文到苏州，招郝良玉亲人收尸领赃。死尸暂掩官地。洪顺释放，王德有功，赏钱十千。判毕，拿下给恶人画招呈上。施公叫书吏作文详报，令禁卒把李龙池收监。王德、洪顺领赏而去。

又见公差王栋、王梁回话，说：“小的二人，把‘我’拿到，现在衙外。”施公闻听大笑，说道：“带进来！”王栋答应，不多时，抬进一人。王梁把单刀放在堂口，站立。施公寓坐，一溜一点，细看见那“我”是谁？怎见得，有诗一首，诗曰：

自小生来胆气豪，八岁学成武艺高。

大胆江湖无伴侣，今朝带酒灾殃遭。

龙逢浅水未升飞，满怀志量不能标。

施公见他浑身上下，廿八道绕了一身绳子，双合二目。施公点头叹惜，弯腰与那人亲手松绑。王栋、王梁一见着忙，跪倒回话：“老爷要是松了他，倘若逃走，再要拿他，比登天还难。”施公说道：“有眼不识泰山！他乃盖世英雄，焉落逃走之名？”二役无奈，闪在左右。但见与那人把绳子全解，那人翻身扒起，盘膝坐在地上，闪目垂头不语。施公见他不跪，带笑说：“壮士受惊了！”又善化一回。野性知化，翻身下跪说：“老爷今释放我，心

下何忍，愧见朋友，愿求一死。不然，投到老爷台下，少效犬马微劳，以报饶命之恩。”施公说：“你有真心，施某万幸。”那人说：“小人若有私心，死不善终。”施公听说，伸手拉起，说：“好汉，你的大名，本县不知。”那人回答：“小的名叫黄天霸。”施公说：“此名叫之不雅，改名施忠，壮士意为如何？”天霸说：“太爷吩咐就是。”施公大悦，转身升堂。吩咐施安说：“王栋、王梁每人赏银五两、免差。”二人领赏谢恩不表。

又见二人跪倒回话：“小的徐茂，奉命将瓢老鼠拿到。小的郭龙，奉命把大夫刘医拿到。”施公说：“此二人音同字不同。”吩咐：“带上来！”答应不多时，带至跪在左右，公差退下。施公闪目观看，问：“瓢姓，你名实叫何名？从实说来，本县好放你。”那人见问，不敢撒谎，说：“小的本县穷民。小的父亲在日，卖过瓢，所以诸人取笑叫瓢半片。”施公闻听，对了那晚鼠拉半片破瓢之故。那人又说：“小人本姓毛，名姓毛老儿，顽笑人叫瓢老鼠。小的无过犯，公差锁拿，不知何故？”言罢叩头。施公又问：“大夫、你叫流衣么？”那人回答：“小人名叫刘凤。因大夫二字，称名‘刘医’。小人分外守法，不知为何锁拿？”施公闻听，心中有些为难，无据无证，怎么动刑？坐下思维，心生一计，说：“有了。”往下叫声：“徐茂，把他暂且带下，不许作践。拿住对头再问。”又叫郭龙近前，附耳低言说：“把那城隍^① 庙内……十日限期，如此设法……不可泄漏。”郭龙奉令下堂，赶上徐茂，同往庙内用计。

且说施公同书吏，低低要秘说话，书吏点头答应去后，堂前

① 城隍 (huang, 音皇) —— 迷信传说中主管某个城的神。

忽然狂风骤起，只见檐瓦掉落三块，跌的粉碎。施公大惊说：“莫非是房上堂瓦三块，檐三片。”书吏接言：“此方有个恶人阎王福，前任刘县主坏在他手内。”施公才要追问，忽听一片喊冤进门，留神下看，有许多人，老老少少，上堂跪下，哭哭啼啼，一个说：“恶霸名叫关大胆，打死小的父亲，叫犬吞吃。”一个说：“小的妻子硬霸作妾。”一个说：“徒赖小的欠他银钱。”一个说：“强奸小的女儿；刚交十五岁小的儿子，霸去作奴仆。”一个说：“小的母亲，从他门前经过，拉进家去，配成夫妇；看见小的家房屋好，假契一张，就叫腾出。”一个说：“知道小的稻田禾壮，硬割去。”一个说：“恶奴管家阎王福，爱者就抢。老爷不与民作主，苦死江都良善百姓。”言罢众人磕头，施公闻听众人诉罢，腹内暗思。下文分解。

第三五回 施公收民状 改姓又私访

施公说：“尔等不必混嚷！准告。”又说：“那一人把他的事，慢慢实说。”一人答应，口称：“大老爷，小的细禀：关宅仗势利害，他父作过本朝监院，告老回家，甚是豪富。他父辞世，生一子名叫关升，见人妇女美貌，谋害奸骗。远近叫他关大胆，杀人如同儿戏，遭害者不少。前任县主，小的等告他，可惜清官被参。今复会舍投天。”施公说：“尔有状拿来。”七人答应，每人递上呈子。施公一张一张看完，与他们说：“待对词结案。”众人答应，叩谢而去。吩咐退堂。

施公书房坐下，仆人献茶，手拿茶杯。不多时摆饭，施忠同桌而食。饭罢茶毕，施公思想，短叫长呼。施忠看见施公为难，走过来口尊：“恩主，又何疑难心事？小的自能出力报效。”施公就将告关家之事，又前次访扮老道，二次为九黄、七珠扮乞丐，备说一遍，这次仍欲私访。义士回答：“这有何难，只用老爷扮作客商，小的改扮跟随。老爷骑驴，小的跟随老爷，到了饮马河关家堡，私访贼徒。纵然难得消息，小的夤夜施展走壁之能，暗进贼室，何愁大事不成？”施公闻听大喜，连连说“好！”叫声：“施安，明日掩门，只说老爷有恙。”次早改妆，腰中带钱。施忠随身收拾停当起身。施忠忙把行李搭在驴上，拉出宅门而去。一路听军民议论纷给，不觉来到饮马河边。施公低低叫声：“施忠，

少时若入虎穴，你要小心。”好汉答应，心中早有主意。主仆私访不表。

且说王仁自从讨限，挨了十五大板；又给十天限期，无心打彩，混了两天。这日私访到北关以外，肚饥饿了，有个熟饭铺内坐下吃饭。忽听铺外嚷闹说：“爷们一个钱也是照顾，算你养身父母，缘何瞧不起我？要这样也没有，要那样也没有。我才知道江都县欺人。我在家何人敢慢待我车乔。”公差听见“车乔”二字，即走向前。下文分解。

第三六回 王仁巧遇车乔 豪奴识破贤臣

王仁走到跟前，打量了打量，不容分说，套锁拉起那人就走。来到县衙，听老爷染恙，只等升堂，好交签票。且将车乔锁在那里。

且说施公到了关家堡，见那边树下，有人乱跑。他一溜一点，走到跟前一一看，原是老叟，须发皆白。含笑问说：“借问一声，此地何名？”老叟见有人问话，抬头打量，是买卖人打扮，站起带笑回答，口说：“不敢。客官要问此地，往南去，名叫饮马河。”老者复又往东一指，说：“那边有树围绕，那里叫做关家堡。可恶得紧！千万不要往那里去。”老叟才要往下说，却听见那壁厢一片马蹄之声，闪目细看，但见是一群人马，蜂拥而来。老者一见，只吓的魂飞天外，把舌头一伸，转身磕头，绊绊奔走而去。施公不解何故，才要回步，那一群人马来至面前。施公举目细看，有赞为证：

恶人妆扮胆气豪，前排顶马带腰刀。

家奴万恶多任意，英英耀耀眼眶高。

人人缨帽红映日，个个短褂配长袍。

独霸此方文武惧，性好贪花任逍遥。

豪奴三鞭举头样，专坑黎庶遭风殃。

前呼后拥多威武，扬鞭打马四下瞧。

三五成群频抢妇，败兴无耻少多姣。

见色妄自号大胆，远近居民望影逃。

又见中间一人骑着俊马，衣帽华丽，年有三旬，扬眉吐气。旁有一人，兔头蛇睛，衣帽应时，年有五旬，面前一个随奴。施公耳中听得咆哮声音。那年老人嘴内响响哼哼几声，人们一拥过去，有一箭之遥。又见吓的的，吧拉拉，跑来几匹马，来至施公面前，一个个扑扑跳下马来。内有那年老人，上前带笑，举手望施公说话，口尊：“客家，老爷请客官一叙。”施公心下惊疑，腹内自思：“莫非他识破本县？”若应去吉凶不保；不去，又可惜施某劳苦。俗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望施忠，施忠点头，施公暗喜：“有你保我，何足惧哉？”施公望众人带笑说：“愚本与你主人素不认识，未必是叫请我。”众人齐声道：“不错。”施公说：“既承贵老爷美意，就到府上一拜。”言毕迈步，随众而走。

施公一路仔细看，来到关家堡。据壕沟旁边，桃柳槐桧，板桥直过府门下，两株大树下，立着许多院奴。施公暗叹：不亚虎穴龙潭！众人下马停步。施公无心观看。下文分解。

第三七回 贤臣入虎穴 吊打问口话

施公随恶奴走至门外，见那人进内打一躬，上前至恶棍跟前，双膝跪倒，口尊：“老爷，小人们奉命，把文人叫来伺候。”关升闻听，说：“罢了！”那人叩首站起，闪过一旁。恶棍闪目外看，站立一人：麻脸、缺耳、歪嘴，鸡胸项肩，身躯瘦弱，容甚不好。看罢心中不悦，叫：“那客人既进了我的宅舍，缘何发惧？只管来见。”施公闻听，心下着忙，腹内说：“罢了，罢了！可算入绝地了！”想毕，把心一横，迈步溜点进门，强陪笑脸，把手望恶人一拱。说：“买卖人有礼。”恶人望施公说：“施县主，你来的意思，我已知道。且坐下，我有事问你。”施公闻听恶人识破，明知祸事到身，也就怕不得许多，故把手望恶人拱了一拱，带笑说：“买卖人大胆谢坐！”转身一屁股坐下。恶人一见微笑说：“不枉你我通家之好，前来看我。”复又叫声：“施县主，我且问你，你此来必为你黎民。总而言之，你我乃明家达子，来意倒要实讲，咱们露面不藏私。知道你未曾上任，扮云游老道，捉五虎，把此方的光棍，被你杀尽。又听为九黄、七珠，假扮乞丐说话，念经拿捉，也叫你拿到。这次难为，休好高想：扮作客人前来哄我。话要实说，只怕还有商量。我已经把你机谋看破，你不实说，也难放你回去了！”

施公听恶人之言，心中着急，勉强陪笑：“哎哟，官长错认

了人了，我是作官之人，焉肯自寻死路？请上裁想，吾真贸易之人。既承呼唤，还求吩咐明白，放我出去。”故意装愚人之相，站起向恶人深打一躬，转回身子，就要出走。关升坐上微微冷笑说：“施知县，你先莫慌，来意我已透彻：私访关某作恶之情。”施公听罢说：“世界上广有同姓同貌之人，官长赖我是县堂，岂不活活把人急煞。”恶棍闻听此言，心头火起，叫声：“来人！尔等与我把这可恶的赃官，绑捆起来，高高吊在喂马棚，拷打一顿！”众奴答应一拥上来，贤臣只吓了个身软体战。阎三片说：“且自从容！”又问施公，见不说实言，三片说：“既不招认，与我绑了！”众奴答应齐上，四马拴蹄绑起，立刻就到喂马棚，用绳抛过砣梁，把位县主拉在悬空。恶奴阎三片说：“打！”好利害，施公被打得死去活来。不表。

且说义士施忠，看见恩主去后，把驴送在店中，回来好等消息。等至天黑不回，想施展走壁之能，夤夜入院，以救恩官。义士想罢，连忙牵驴到店拴上，就将酒食煎炒吃尽。天气不早，腰带利刃，起身出店，到关家堡打探消息。四下寻找，不见踪影。又见宅门紧闭，他心内着急，就知其故有些不妥，急想窥探。忙解单刀，插在背后，慌忙迈步，往里行走。急煞好汉，四面寻找了多时，并无影踪。英雄一想，不敢怠慢，跑跳过沟去。走至墙根，暗暗踮高，施展武艺，将身纵到墙上。施忠舍命去找恩主，天井内房，都找遍了。爬到瓦拢，往下观瞧。忽听房下脚步响声，留神细听，是妇人的声音。好汉救那恩官的心急，又听这边说话声音。口中不言，心内自思：好像熟人言语，莫非江湖一拜之朋？不在绿林，夤夜至此，有何事情？仔细看准，好救难中之人。想罢，偷眼隔窗瞧看，提刀人越瞧越是贺天保的形容。好汉仔细看

罢，心中欢喜，即忙迈步往房内就走，将利刃拿在手内，为的是日久不见，难以凭信。咳嗽一声，就往里面。

贺天保手拿短刀，正自威吓难民王二，刀映灯光射人两目，难民苦口哀告。忽听一人进房，不由吃惊。认是结拜弟兄，说：“老弟为何夤夜到此？”施忠听说话亲热，满面春风，叫声：“兄长，自从那年分手之后江湖闲游。闻听江都拿住响马朋友，县衙行刺。见贤臣忠心治国安民，是以饶命，当即留名。后来吃酒被获擒拿，与我亲解其绑，以恩报怨，舍死放我。感动天地，弃却绿林，报效县主。”从头说了一遍。施忠又说：“兄长既在关宅，必知详细。”天保见问，也将情形告诉了施忠。二人直奔马棚，回手取刀，嚓嚓挑断施公身上绳缚。天保把手提起贤臣，不闻哼吟之声。施忠说：“恩主醒来！”不见动转。天保恐人瞧见，双手提起施公，浑身协力，高擎上去。叫声：“贤弟上墙，小心接住。”施忠上墙，伏身探望，双手抓住施公，天保挺身送上，好汉就力拉上去了。施忠回身将贤臣放在棚上，提出天罗地网之门。又低叫道：“兄长快出墙去，我好送恩官下来。”天保答应说：“晓得。”好汉对着施忠，要显本领手段，在墙拐角把身子一拧，脚朝上头往下，展翅之状，手扒房檐，伸脚挂住瓦拢，挺身跃起来，至施公一处。施忠说：“兄长快下墙外，好救县主出去。”天保依言从墙上跳下，等接贤臣。施忠也不敢怠慢，双手提起贤臣，放在墙头；忙解腰带，拴在腰间，这才用力把贤臣系到墙下，天保接住，解开带子，将施公背在肩头而去。施忠不见动静，低声叫唤：“贺哥，你在那里？”不听答应，好汉随即下墙。

施忠耳边忽听哨声响，便顺音如飞追去。只见松林透出灯光，施忠进林一看，内有残庙，殿中有灯，又听人声不断。施忠

进入庙内，那伙人借灯光认出施忠，嚷说：“黄寨主到了！”众人闻听，轰的都奔向施忠，随手拉住一个，施忠一看，原来旧日朋友。好汉满脸暗笑，真乃三生有幸，都拉了拉手。随见他们已将施公放在桌上，天保一旁站立。施忠与众人详道细说。个个动气，才要粗暴，却被施忠拦住。好汉见施公面如金纸，只当伤命，心中一急，拿出单刀，才要自刎，只见恩官伸腿伸手，大叫一声：“腰肋疼杀我也！”施忠尊声：“老爷醒来。施忠在此，小的无能，使恩公受刑。”贤臣听见“施忠”二字，睁眼复又伸了伸手，说：“虽然疼痛，觉着有些活动。”贤臣翻身坐起在供桌上，看见施忠又气又喜，瞧瞧满殿灯光，人有许多。暗想：“我刚才吊在马棚受刑，莫非命尽？……不然焉能到此？”叫声：“施忠。”好汉连忙答应。施公说：“本县问你，我与你梦中相会呢？还是在阳世？”下文分解。

第三八回 回县审豪霸 举监闹公堂

施忠回答老爷说：“今又幸，恩公现在阳世。”就把自关宅同天保如何搭救到此，备说其细。正说间，贺天保走过叩头，又叫众家弟兄过来叩头，个个跪倒，天保口尊：“老爷，小的等俱是响马，叩求太爷开恩，从今改正，愿投太爷台下，以助犬马之劳。”贤臣闻听，说：“好汉请起，有话商议。”众人站起。施公说：“众位好汉，本县有拙言奉告：依我瞧来，你们这样的壮士，何愁高迁。今言投顺施某，感情不尽，就只一宗，本县此时官卑权小，众位目下不能显达，施某岂不埋没了众位好汉，那时悔之晚矣，列位三思。”贤臣又带笑说：“施某还有一件奉恳：拿捉关升、三片，再把王姓夫妻救出。一并解进官衙。难民好作状头。本县动刑严究，好定恶人重罪。”

众好汉一齐答应，留下两个保守贤臣，其余八人前去。越墙进院，拿住两个家奴引路，登时关升、三片，及众恶奴，个个用绳绑起。又把男女救出。王二夫妻上前叩谢救命之恩。好汉叫声：“王二，少时你挽你妻，同我们去见老爷，一同回县。”王二夫妻答应，叩首站起，闪在一旁。又吩咐关宅家奴引路，开门送出宅外。王姓夫妻在前，众寇押关升、三片。见恶人迟慢，拿刀背就打。

不表关宅家奴，投亲友送信，天亮进城搭救。且说众寇离了关家堡，登时回到庙中，押进殿门，见了贤臣，一齐告明就理。

贤臣听见得了关升、三片，少不得心中欢喜，仰天大笑。贤臣说：“有劳众位，异日再谢。”众人各散。又说：“趁此回县。”施忠答应，转身望天保说：“兄长保护老爷，少等一刻。我去把驴牵来，老爷骑回衙。”天保说：“快来！”施忠答应，迈步出殿，到店把驴车到庙前。贤臣一见，慌忙出殿。两家好汉，扶持老爷上驴。施忠拉着关升、三片，王二夫妻跟随天保后面，押出三义庙上路。此时天亮，王二挽妻不顾鞋弓袜小，紧紧跟随。恶人主仆面上讨愧不走，天保拳打脚踢，无奈只得随驴紧走。豪奴恶棍虽说受屈，心中不服，军民一见，议论不表。

且说贤臣骑驴，多人围随，登时进了江都城门，到了县衙。就有那些县役，见了贤臣，个个上前跪接进行，至滴水檐下驴。立刻升堂，传齐内外书吏、马步三班人等，喊堂站班。只见施忠、天保带领关升、三片、王二夫妻上堂。施公一摆手，施忠等站立一旁。贤臣吩咐书吏写牌，一面放告，又叫人传先前告状七人进衙，当堂对词。分派已毕，叫声：“施忠，请贺壮士！”天保闻听，忙上前双膝及地，往上跪倒。贤臣一见大悦：“壮士免礼。”带笑讲话说：“救命之恩，永存报答。理应留在街内，尤怨不雅，怕招风声。”天保闻听点头，叩谢县主饶恕之恩；又与施忠说了几句，下堂出衙而去。

且说贤臣见施忠带天保出衙，施公心才放下。但见角门以外，进来多人，个个手举状呈，跪在月台前。贤臣一见，就知是见牌告状。心中大悦，吩咐：“人来，尔等把告状人都叫他们起来，站在月台下东边。既有呈状，接上来，本县看明呈词，叫得上堂回话。”下役答应，立刻接状，不许喧哗，将状送上公案，贤臣伸手，一张一张间完。下文分解。

第三九回 严讯三片贼 细问受害情

贤臣看完状词，吩咐把关升带来听审。众役知关宅势力，也怕贤臣法度森严，无奈一齐迈步至堂外，把恶人关升、三片紧推拥拥，扯到堂下。众役齐声喊叫：“下跪！”恶人不跪。贤臣一见，不由微微冷笑，骂声：“凶徒，真真大胆！无法无天，坑害黎民。差人拿你，竟敢不服，私打官兵。本县为民父母，与民除害，私自访你。恶奴关升、三片，你竟认识本县，把我骗进室内，胆敢吊在马棚之上，藤鞭打我。你一心害我，幸神佛保佑，暗里有救。家将施忠，一刻救出虎穴。你们作为，我亲眼看见；今又有告你多人。再者，罪犯见官不跪，应该死罪。你们二人实招，免受刑法。”关升大叫：“施知县，你我官私打不清。私访由你，不该勾通响马。明为暗访，私行打劫，抢去首饰、衣服、金银。不用审我，问你罢！或是官休私休，快些说来！”三片接言：“话实不错，作官不该与响马私通。”施公闻听大怒，叫：“来人！尔等把他二人的耳朵拧上，再着人用棍打腿，看他在本县面前跪不跪？”

众役答应，立刻将两个恶徒，苦打一顿。恶人疼痛不过，只得跪下。贤臣骂声：“该死囚徒！”骂毕，叫声：“人来！把王二夫妻带上对词。”下役答应，立刻带至堂前跪倒。贤臣说：“王二，你夫妻怎么遭害，快快言明！”王二见问，泪流叩头，口尊：“青天爷爷，容民细禀：小的父死，只有寡母。一家三口，离关家堡

不远，做小本生意。那日妻子站在门前，看见关升骑驴经过。妻子陶氏回避不及，便叫家奴抢去。讹赖小的欠他银子百两，有银交还，放给妻子；若是无银，算作妾婢。无奈小的赶去哀告，拉进他家，用非刑苦打，锁在屋内，夤夜便暗暗谋害。幸亏爷爷家人，将小的一同救出。只因那凶恶人侄儿，搬抢吵打，家中寡母，活活吓死，尸灵还在床上。”诉罢叩头。贤臣闻听，用手指定关升，骂声：“大胆囚徒！敢作这样伤天害理之事，从实招来！”关升仍是不招，贤臣吩咐打嘴巴，各打了三十个嘴巴。两个恶人那里架得住，打得满口流血。贤臣又叫青衣退后。

施公才要叫原告对词，动夹棍严究，只见打角门进来四人，摇摇摆摆，往上厅走。四个穷酸，一齐带笑说：“关大爷受惊了。”三片说：“反了！事毕再议！”贤臣坐上，听的明白，早已参透来意，带笑下问：“四位贤契来意，我已深知。免开尊口，请回。”正说话间，州尊差人投书，拆开一看，不近情理——为恶棍关升讲情。吩咐把五人往外逐出。尤义回州复命。州官怀仇派施公拿黄河套水寇银勾大王。四穷酸气忿忿回家，打点行赃州尊，坏施公事情不表。

且说那告状之人，与瞧看书吏、军民下役等，一见贤臣把五人硬叫拖出衙门堂外避处，个个皆言忠正。却说施公见下役把五人拖出，心中气平。还恐有人来搅扰，吩咐立刻闭门看守，不放一人出入，有心严究恶人定案。叫：“人来，快带关升、三片上来！”差人答应，立时带上。两个恶人，不肯下跪，坐在地上。贤臣微微冷笑，说：“关升、三片，你这两个囚徒，好手段，真乃不错！我问你两个，还有什么变动？料你纵有拨天的本领，也不怕你两个。今日先尝尝夹棍的滋味！”吩咐：“动手夹起。只待本

县取了口供，才好定罪，与那些仇未报冤未伸的了案。”言犹未报，下边答应，一齐发喊，弄翻倒地。关升、三片走了真魂。口内齐说：“不好，救星全无。早知施公如此利害，不该在马棚吊打！”耳边只听堂上传响当当，撂下夹棍。公差于腰拉去鞋袜，叫两恶人上下骑上。两个人，一人掌刑，拢着夹棍；一人手提犯人胸膛，绳子一拢，二恶人死去。施公吩咐：“住手。”停了一会，关升“哎呀！”一声，阎三片忍痛咬牙，哼了一声，说道：“爷爷宽恩饶恕，从前已往，我尽招认。”关升也即一一招认。

施公闻听两个恶人齐都招认，叫书吏把众人告的状子呈上，按重款定了个十恶不赦的斩罪，叫人拿下。恶人写画了招认呈上。施公过目。叫人卸刑。又叫：“告状人等，听本县严究关升、三片同招，定成死罪。本县即刻辞详上司，回文立斩。那时传尔等瞧看，正法报仇。请你四老爷，把尔等带到关宅，把霸去人丁妻子，各认领回，不许冒认。再占去房产、地亩、物件，仍归本主。”众人闻听，齐口称：“谢太爷救命之恩。”施公吩咐：“起来。”众人答应。施公叫人把告状人等带去；知会四爷到关宅招认。施公吩咐而行。杀死人命，责在关升，不用细说。施公吩咐传禁卒上堂，把恶人主仆，上刑收监。生员人等，叫书吏作稿，说他们藐法闹堂一节，安心作对。差人送到府学。那穷酸交官通吏，行贿府学。老师接住文书，怎作恶人？下文分解。

第四〇回 施公修家书 差施忠上京

施公也怕关升走眼州官、众儒怀仇报复，恐有不便。堂毕，写封家书上京，一来与大老爷上寿；二来也要保自己头巾。立起退堂。书吏、马快、三班瞧看军民人等，议论纷纷，都与施公担惊不表。且说施公退堂，进书房归坐，施安献茶。施公思想州官怀仇；又想道：大老爷的生辰，理当差人上京拜寿。施公伸手，拿过纸笔，将片家书登时写毕，封好，差义士施忠到京。

不言施忠随至次日起程，且说施公天晚秉烛，独自看那未结呈词招稿，明早升堂，不觉天交三鼓。施公困倦，上床安歇。次早起来，净面更衣，吩咐点鼓升堂，坐下。书吏上堂，衙役伺候。拿车乔差人王仁上堂，跪下回话：“小的奉命把车乔拿到。”施公一摆手，王仁站起。施公虽说出签叫拿车乔，今日到了，又无原告题目，如何判断？沉吟良久，无奈下问：“你叫车乔？”答应：“是。小人本姓乔。因为车造营生，人都叫小人车乔。”施公听见不是江都声音，说得一口京话。施公说：“你是何处人氏？”车乔说：“小人是京都人。”问：“来此江都何干？不许隐瞒，快快实诉，好放你回京。”车乔口尊：“老爷，容小人细禀：小人祖居京城。父亲早丧，只剩寡母，并无弟兄，住海岱门外栏杆市标杆胡同，赶车催牲口为生。花儿市口程万全堂老药铺，有个蛮子姓陈，吃茶饮酒，彼此相好；他认小的母亲作为干母。他因得病，想回

家乡，雇车叫送至扬州，择日起身。小的抛母送他到家，挂念老母，要速回京。路过江都，小的到店吃饭，走堂欺是远客，张口就骂。小的与他理论。遇着老爷公差，不容分说锁来！真正冤枉。求老爷明断，放小的回家探母，感恩不浅。”说罢，不住叩头落泪。施公闻听点头，心中为难。

且说暗中鬼魂，岂肯相容。差人韩禄带进喂养之犬，死尸冤魂附在黑犬身上，看车乔在堂上跪着，连忙跑跳到恶人身边，带耳连腮咬的一口。恶人魂惊：“哎哟！那家喂养的犬？好不顾王法！”想要站起，怎奈魂伏黑犬，那肯放松，摇头摆尾，不撒口儿，咬的车乔乱叫：“救命！”施公想起黑犬郊外刨出死尸，今见此犬上堂痛咬，就知应此人身上。施公高叫：“黑犬听着！若是为故主报冤，畜性能通灵性，听我吩咐：此乃朝廷设立公堂，焉许混乱？他有过恶，自有皇法治罪。再要无礼，定要重处。闪在一旁，听本县问他可也！”畜生那时闻听，松口退在一旁。但魂伏黑犬，张牙瞪眼，哼哼嗔此恶人。又见车乔口中咿咿胡说：“谋财害命，如今害着自家。冤冤相报，焉能逃脱？”施公便有主意了，叫声：“王仁，上前跪在一旁，本县问你，不知他牲口上，还驮着何物？”王仁回说：“驮的是被套行李，现存店中。”施公说：“取来我看。”王仁下堂，去不多时，取到放在地下。众目同观：一个有墙子的大褥套，一个小褥套儿，取出来堆了一堆，棉袄、单袍、小衣、靴袜、被褥全有。小套里取出一个包儿，银钱不少。施公看罢，参透其故，带怒叫声：“车乔，本县问你，你送亲回家，如何还有这样饱载行李？快些从实说，免动严刑，问你休生含糊！”

恶人见问，故意作屈，泣哭不招。“人来，将他夹起！”众役

答应，一拥齐上，请过大刑，伸手推倒，车乔嘴脸胡尘。拉去鞋袜，套上夹棍。恶人害怕，口叫：“冤屈！”夹棍拢的凶恶，犯人昏迷。用水喷过。车乔睁眼，叫：“青天爷爷，小人实招。”施公吩咐：“住刑！”公差答应退后。施公说声：“车乔，快说真情！”“大老爷，小的原系送陈姓回家。他乃江都城中城隍庙后居住。小的见他衣服、银钱，偶起贪心。一路无得下手，行至江都临近荒地，小的见四下无人，把陈姓用刀扎死，抛埋水坑。天黑歇店，次日起身，被人拿住解县。自知害人，无人知觉，那晓犬来执证。当日陈姓在万全堂药铺中，从小抱养此狗，昼夜不离左右。把黑犬养大，得病回家，难舍此狗，带犬回家。小的害陈姓，此狗吓的跑了，踪影全无。那知这黑畜生，竟会告状鸣冤！这是已往真情，只求免刑，情甘领罪。”施公听罢，说：“好大胆奴才，既已认亲，就该好好送他回家，与理才通。缘何又有歹意，谋害人死？上天不容！只晓黑犬是一畜生，即不理论。你那知道黑犬有救主报恩。用刀杀死他主，掩埋水坑下边，边上蒙此犬看真，当堂来告，领人掘出死尸拿你。你今朝把事情犯了，报应循环，真真不错。黑犬鸣冤，可垂千古。你的恶名不朽！”

施公一番话，说的车乔无言可对。施公吩咐人来卸了恶人夹棍；又叫书吏呈招，拿下恶人画了十字呈上。且说贤臣提笔，断车乔谋财杀命，应该抵偿不赦。断毕，又差人到城隍庙后，把陈姓嫡亲立刻传来，当堂吉明其故。陈姓至亲，哭恨不绝。贤臣吩咐：“把车乔的牲口，立刻变卖。连衣服银钱等物，交其领去，取尸掩埋。”又叫陈姓亲自把黑犬带回去思养。分派明白，不必细表。贤臣又叫书吏作稿，立刻申详文；又令禁卒将车乔收监，等回文正法不提。

施公才要退堂，忽见门上人慌慌张张跑上公堂、跪倒回话说：“衙外马上一人，口称有州尊太爷的紧急公文到了。请老爷定夺。”施公闻报变色，一摆手，那人叩首扒起，回身下堂。贤臣心中细想报内，说：这狗官人，有什么动静？他若与关贼讲情，也未可知。遂即吩咐：“着他进来。”州官来人，随即上堂，将文呈上，回去。且说贤臣展开，上写：“本州示江都县知悉：顷奉上文，以渡口黄河套一带水寇作乱，劫伤客商，名曰银勾大王，为贼之首，伙同刘六、刘七，藏在海面，招募会下水人几百。素知江都捕快，个个能干。限一月内获到。如拿不到，革职！旬月日期。”贤臣看罢，心中大怒，骂声：“狗官！害我不浅！”思想多会，计上心来：何不如此这般，将先谋而用兵。施公吩咐，下文分解。

第四一回 州文催办事 县尊瞧来文

施公吩咐退堂不表。且说着去拿老庞、解四的两名公差，自从领了签票，城里关外，访了几回，不见形影。到了这日，赵虎、刘奇两人，关外撞见，同到一座小庙，坐在石板，彼此报怨，说道：“十天限期将满，违限定例要打。纵然宽限寻找，又没原告，先要人犯，只得耐性访拿。”二人讲话，只听打呼震耳。公差举目观瞧，殿内一人，躺着睡觉，满身破烂。那人一翻身，如神差鬼使，忽说睡语，咿咿唔唔，一声大骂：“解四，我把你这狗娘养的，躲着我走，又不与我言。”呼噜又睡。赵虎闻听，低言望刘奇说道：“老弟你听见么？咱们何不如此这般，给他个巧诈，是不是？再讲。”刘奇回答：“使得。”二人站起，一同迈步进殿。刘奇走到那人身边，也冒冒失失，用手往那人肩上加劲一拍，大叫一声：“老庞呵！解四回来了。”那人闻听，梦中惊醒，一翻身坐起，忙问：“在那里呢？”公差回答：“就是我。”那人睁眼一看，认的是公差，忙忙站定笑说：“二位上差，为何与我取笑？”二人闻听，立刻变脸，张口就骂：“老庞，我把你狗娘养的！解四在那里呢？跟我们找找他去，要有了他就没你。”那人闻听，只当真话，口尊：“二位公差，他家我认得的，里面找找他。倘不在家中，我再领爷们去找找有何不可？”二人回答：“快走，到了他的门口，如叫不出来，只管骂他，有祸与你无干。”那人回答说：

“是。”不多时，来至解四门首。那人上前用手拍户，叫几声不见答应，依着公差，放着高声叫着解四就骂，公差们在一旁。

且说解四正与妻闲话，耳内听的门外骂的不堪，心中之气往上直冲。神差鬼使，他那里受得住气话，即迈步出房开门，冒冒失失，照着那人就气呵呵大叫：“老庞，没廉耻！”他二人揪起就打。两名公差听的明白：“有了解四的名字。”一齐抢步上前，不容分说，回手抖出铁锁，套上二人，拉起就走，往县而来不表。

且说施公退堂，进内书房，取出州里来文细看，心中发恨，点头想计：施忠不在，如何是好？忽然想起一人，着施安即去传李升立刻来见。去不多时，传进朝上跪倒。施公说：“起来。”李升叩首站起。施公满面带笑将州文要拿水寇的话，说了一遍。“我今着你同施安去探黄河套事情，若得真信即回。”李升答应说：“老爷吩咐，小的与施安同去。”施公叫声：“施安，莫辞辛苦，你同李升前去办理。”施安次日同李升早晨起身不表。且说施公用毕晚饭，茶罢，天色黄昏，秉上灯烛。施公独坐，看那未结之案。看到三鼓，才宽衣上床安歇。次日，施公起来净面，吩咐升堂上坐。书吏衙役伺候。施公往下吩咐：“尔等马步三班所真：今日本县往城隍庙内判事，吏役伺候。”众役答应，个个手忙脚乱，登时执事刑具，须备停当。轿夫抬轿，施公上轿出衙。

且说未访关升之前，奉命访拿瓢鼠、刘医的徐茂、郭龙两个公差，昨日就知道今日老爷在城隍庙内审事，他们就照施公之命，用计出衙。二人先带瓢鼠、刘医二人，出了店门，也往城隍庙而走，二人一边用计说话。不说瓢鼠、刘医两个私谈所行之事，不觉一齐来到城隍庙门首。只见老道门首站立，一见公差锁拉二人，道人满脸带笑，口尊：“二位上差何往？进小观坐坐吃茶。”

徐、郭二人闻听，带笑说：“好说。道兄，我二人特来扰茶，恐当不便。”道人执请相让，一同进了城隍庙的角们。刚越灵宫殿，来到配殿，徐茂叫声：“道兄，今日午间，老爷到你观中问事，少不得茶水早早预备才好。”老道回答：“有现成的。”五人又进西殿看了看，原是一座子孙殿。徐茂把瓢老鼠、刘大夫，一边一个，锁在小鬼脚上。郭龙带笑，望着郭、刘二姓说话：“你们弟兄两个，也无用发迷了，听我告诉。你们哥儿两个自把主意拿正，若是见了我们老爷，只管响卿卿的回话。古人云：‘越怕越有鬼。’实告诉你们罢，我们终日跟着老爷，深知他欺软怕硬。”二人回答：“多谢上差的指教。”言毕，公差与道人出了殿回去，仍用锁把殿门锁上，三个人说说笑笑，耳闻其音都往后边去了。下文分解。

第四二回 施公审木柜 戚胡子弃妻

话说瓢老鼠、刘医见两名公差锁了殿门，与道人往后去了，配殿就坐他二人。迟有顿饭之时，不听人声。他二人闪目细看，只见正座供着九位娘娘，下面两边都是众神。紧靠着那边，一口破木柜，余外并无别物。满殿尘土，厚有指许，蜘蛛结网。瓢老鼠看罢，先就长吁短叹，又迟一会，忽叹不止，低声往那边刘医说：“谁能知我的这宗事情，除你外人不知。家兄有病，请你看脉吃药不效；家嫂原系风流，彼此招情。家兄在时，不能称心，因此才生谋害之意，商议用砒霜毒死病兄。家嫂守寡，与我通奸事情，作的安妥。邻居亲朋不知，平平安安载余，与嫂嫂暗里夫妻。何故今日拿响两个，莫非你口齿不紧？”那刘医听了说道：“你我既作了亏心，谁敢口齿不隐？人命关天，非同儿戏，岂肯老实告诉与人？依我猜来，一定是你娘子又续了人，这欢喜间，信口说出。人听在腹中，醉后对人乱讲。当差的闻风禀到县尊，因才拿你我。少时县主判问，咱们拿个主意，趁此无人，早些商议。”老鼠说：“好的。”刘医又说：“咱们两个，舍作下身不要，且不可招。如若招出，决然抵命。挺刑不招，还得活命。必须改过前非，学作好人。”老鼠闻听点头说：“刘先生，你的主意不错。”

二人正自私语，打定主意，忽听痰嗽之声，吓了一跳，并无听准声音在那里。复又细听，多时不闻人声。老鼠又忍不住，叫

声：“刘先生，刚才不是你痰嗽？”刘大夫回答：“我无有病，为什么痰嗽呢？”瓢老鼠听说：“我无痰嗽，外面又无人影，这就奇了，殿中就只你我，都没痰嗽，可是怪呢！”瓢老鼠思想多会，说：“是了，刘先生不是你我胡猜，这一定是上面的娘娘，闻之不顺，痰嗽一声，拦隔咱们。”刘医闻听，低低回声：“老鼠你了不得了！你竟吓的满嘴胡说。刚才我听的声音，像你身后。缘何赖娘娘呢？阿弥陀佛，也不敢当了。”瓢老鼠闻听，扭项一看，自己身后就只有顶破木柜，自己颈子锁在小鬼腿上。二人有够多时，复又说：“是了，一定是鬼大哥见怪。”言罢，吓的他回身冲着泥小鬼跪倒磕头，祷告说：“鬼大爷，鬼祖宗，饶过我们罢！”吓的刘医也没脉了，登时发怔。

且说施公坐轿出衙，来到城隍庙里，公差道人在道旁站立，等候迎接。三人跪下通名，门子一旁喝道：“起来。”三人答应站起。施公下轿，迈步进庙，至灵官殿坐下，问郭龙、徐茂：“事情委办妥么？”二人回答：“小的们遵照老爷吩咐所行。”施公说：“带瓢鼠、刘医问话。”公差答应，忙叫道人拿钥匙开锁，推开门把二人拉出殿来，跪在公案之前。下文分解。

第四三回 书吏出柜外 施公回县衙

施公说：“尔等把所犯过恶，快快实招，免得受刑！”二人见问，叩首：“老爷在上，容小的奉禀：二人江都良民，并无犯罪。”贤臣闻听，微微冷笑，高声往殿里问话：“有了没有？”殿内有人答应：“回老爷，定然有。”施公吩咐人把殿中那项木柜抬出来，众役立刻把柜抬出放在对面，施公吩咐开柜。道人答应，上前用钥匙开柜。开了柜门，自里面跑出一人，手拿纸笔，走到公案，放在桌上。贤臣闪目一看，心中明白。惟有瓢老鼠、刘医一见，只吓了个胆裂魂飞，浑身打战：“头里听见疾嗽之声，我尔胡猜。原来柜内有人。”贤臣说：“瓢鼠、刘医，谅你二人无可巧辩，跟本县回衙定案。”二人闻听，泪眼愁眉，不敢张言。贤臣吩咐：“搭轿回衙！”众役答应，贤臣起身。

刚出庙门，才要上轿，忽听对过门有男女吵嚷之声，又听妇人喊骂，又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情！”贤臣闻听，心中不悦，吩咐：“来人，尔等速拿吵嚷之人，进衙问话。”青衣答应：“是！”贤臣上轿回衙。公差领定瓢鼠、刘医跟随，登时进行升堂。贤臣吩咐：“带瓢鼠、刘医结案。”衙役立刻带进，跪在堂下。施公微哂^①说“你二人还有辩处没有？”二人见问，叩头求恕，情愿领

① 哂（shěn，音审）——微笑。

罪。贤臣叫人立把瓢鼠嫂子拿到，当堂跪倒，那妇人一一承招。即时判断：瓢老鼠毒兄图嫂，本应立斩。梅氏通奸谋夫，即刻处决。刘医图财卖方，毒死良民，应当充军烟瘴^①。判毕拿下，恶人画花押，贤臣过目。又叫把男女三人重责三十大板，交禁子收监。立刻作稿，申详上司，等回文正法。

又见堂上带上男女二人，披头散发，跪在那边。下役打千回话：“小的把吵嘴之人拿到。”施公下看男女二人，带怒问说：“你们系何亲眷？”男子口尊：“老爷容禀：小的并非亲故，乃是夫妻，因事不明拌嘴，被老爷差人拿来。”施公闻听，心中不悦，一声断喝：“哇！你们夫妻吵嘴，人间常有，缘何骂我？应该何罪？”那个见问，叩头说：“老爷容禀：小的姓戚名顺，本县居民，贸易为生，昨日讨了五十两银子，酒醉归家，暗把银子放在床上铺内。今朝不见，问妻不知，因此吵嘴。小的要当官鸣冤，狗妇回言，失口自犯。被老爷听见拿来，叩恳老爷公断。”贤臣闻听，并不生嗔，反为带笑，又问那妇人：“你的男人藏银，你没有看见，因此争吵，是与不是？”那妇人说：“老爷明见。”施公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带怒叫：“戚顺，你乃在路带洒，是自不小心，失去银子，也是有的。误赖妻子，以致吵嚷，算无家教，理当归罪于你。人来！看守戚顺，明日重处。”其妻释放归家。下文分解。

^① 烟瘴——即瘴气，热带山林中的湿热空气。明清刑律对流刑中极重者，发配到有烟瘴的地区充军，终身不返。

第四四回 贤臣审竹床 判断告妻案

话说施公吩咐：“搭轿。”又说：“带戚顺同去。”不多时到了戚顺家，吩咐：“带戚顺夫妻问话。”二人跪下。施公说：“戚顺，你的银子放在床下坛内，除你夫妻，再无外人知晓？”施公又问：“戚顺之妻，本县问你，娘家姓什么？”那妇人说：“小妇人娘家姓刁。”施公问：“你夫带酒回家，银子藏在床下坛内，你无有看见么？”妇人说：“不知。”施公说：“适才复验床下破踪，只见有往来手扒的手印；紧里边又有个人身子印子。事甚可疑。”施公验毕，出房归坐。故意施威：“人来！快把大胆床坛拿来，本县严审。”差役跑进几人，把床坛拿出。施公大叫：“床坛，听真，尔等家主告你，问藏银快快实讲，不然本县就要动刑！”复又故意点头。“缘何你们说不知？岂有此理！人来！快把竹床重处再问。”下役虽然答应，心里暗笑，不敢怠慢。施公又想一想，说：“竹床翻过。”一看，床下蜘蛛结网全无，点了点头，吩咐：“着实打起来！”登时把张床打的破烂。施公说：“住刑。叫他诉招。”迟了一会，施公自言：“怪不得，因年深日久，受了男女阴阳气候，得空参星拜斗，得了点精气，不能正果。偷了家主银五十两，交与城隍庙小道，为的是好上供烧香祈神，脱他轮回之苦。”施公又说：“偷银既与道士，来人！即拿城隍庙的小道，一同戚顺、刁氏，赴县听审结案。将门封锁。”

施公进衙，立刻升堂。只见下面把戚顺夫妻带来，跪在左右。差人退下。且说施公叫声：“戚顺，听本县吩咐！你银交床坛，被人盗去，交结城隍庙的小道。竹床受刑俱招，都是刁氏之过。少不的本县就要难为汝妻。人来，把他夹起来再问。”众役发喊，一齐同上，立刻拶上刁氏，只疼的粉面焦黄。刁氏忍刑不过，认：“情愿实招。”施公摆手停刑。施公冷笑，骂声：“恶妇！那怕你心似铁，不怕你不招，快快说来！”刁氏回答：“老爷在上，小人细禀：小妇人今年二十九岁，半路改嫁戚门。与小道士偷认的，是以得往来。丈夫戚顺贸易，时常在外。前日夫主出去讨账，那晚小道在小妇人家中。不料丈夫面带酒色归家叫门，慌的小妇人把小道藏在床下，披衣开户。丈夫大醉，小妇人又不敢秉烛，怕他看出形容。细听睡熟，小妇人即便送小道出门。次早夫起，床下去摸、不见银子，说小妇人偷去。因此吵嚷。”施公叫声：“戚顺，你的银子有了。你听刁氏所供，有点不好。”施公吩咐：“动刑！”登时夹起小道，高声喊叫：“招了，招了！”施公摆手，停住刑具，定了招稿。下文分解。

第四五回 气恼黄杰士 智擒三水寇

贤臣叫人将银取来，叫戚顺看，道：“不少。”贤臣吩咐卸了男女的刑具，又令人拿下招词，男女画了招字，复又呈上。贤臣叫声：“戚顺，本县问你，你妻还要否？”戚顺见问，往前跪倒半步，口尊：“老爷，不用问了，想这种老婆，小的不要他了，叩求老爷当堂发卖。”贤臣说：“算你还有男子之志。”随提笔判断：妙龄不守清规，通奸盗银，二罪俱犯，应重责三十大板，城隍庙前枷号一月；卸枷之日，照律重处还俗。戚顺自不小心，应贾贸易失察。刁氏与小道通奸，忘其夫妇恩义，应该处治；传官媒当堂领下官卖，价银领去。判毕拿下，叫戚顺画了个字，发放已毕，不表。

贤臣忽想起出签拿老庞、解四的事，赵虎、刘奇各拉一人上堂。庞大先说：“小的庞大，他叫解四。小的们乃是本县人氏，因为开铺折本，盘与钱姓。”贤臣又问：“你姓什么？”那人见问，叩头碰地，口称：“老爷容禀：小的是本县居民，姓钱名叫廷玉。父母早丧，只有小的一人。要寻买卖为生，可巧他那边有铺，一应家伙，中人说合，倒与小的。言明制钱五千。中人名叫解四，铺主姓庞。小的接生意，只有两月，不知把小的二人拿来何故？”贤臣说：“你二人作的的事情，还来问本县么？人来，先把他二人夹起再问。”那老庞受刑不过，担项大叫：“解四！我顾不得你了！

说了老爷叫人快招，不用动刑了。小的两个开铺正没趣致，那日夜晩，见一孤客，被套有银。小的两人诱哄进铺，用酒灌醉谋杀，将尸首砍得数块，装在麻袋放在鱼池边。掩埋之后，各分银六十两，衣裳在外。恐有祸事，是以倒铺与钱姓。小的招认的事实，不连累好人。”贤臣说：“解四，你招不招？”解四见庞大招认，只得招承。施公吩咐书吏定了口供，拿下画了手押呈上。施公提笔判断，批的：害杀过客——不知家乡，解四应该抵偿，立斩。老庞年老，应定秋后绞罪。追解四家产，变卖入库。令人到地边找着尸首，赏棺木仍埋鱼池之旁；墓前立碑，一面上写被害情由。施公判毕，立刻作稿，申详上司，不必说了。

且说施公至三鼓而寝，次日升堂，忽有鸣冤之声，自角门进来一个少年女子，跪在堂下，泪流满面。施公吩咐接状。书吏答应，接上呈词，放在公案。施公举目观看，上写：

具是为万恶侄谋夺家产，斩宗灭后，冤辱贞节事。
妾王氏贞娘，叩禀青天大老爷台前。亡夫方节成，本系盐商，家财数万，九十无子。妾父数受方公之恩，以妾报德，亡夫一宿而终，妾怀孕足月，生男襁褓。不料族侄方刚，嫉妒生谋，冤妾为私情不节——岂九十老儿生子？亲邻皆顺方刚之言。族中长幼二十余房。公分夫主家财，推出母子无归。妾之父母，皆以方刚之言为准，冤辱逼妾于死路。幸得母舅收留。往往呈告，皆被方刚买通官吏，各有司衙门，不准辩白，以致冤成覆盆。今日幸睹天颜，恩准陈情上告。再乞告青天大老爷，恩准提究灭伦欺孤之恶侄，救正脉之香烟。庶妾身对洗清名，不枉操持节志，生死血沐，继恩于万世矣。

施公看罢状词，往下开言，问说：“王氏，你的父亲叫什么名字？作何生理？你今多少年纪？嫁与那盐商时，有几多岁数？”那妇人说：“老爷，少妇的父亲名叫王守成，领方盐商一千两资本，出外为客。不料遭风，资本消尽，不敢露面。只因祖母身亡，缺少棺木殡葬之资，小妇人父亲无奈出门，方遇盐商闻知，叫小妇人父亲前去，说道：‘作客为商，赚钱折本乃是常事，何必挂怀前项。’又送纹银百两。殡葬祖母之后，又叫小妇人父亲与他侄方刚共办行商之事。小妇人父亲感其大恩，更叹老者九十无子，情愿将妾献与商人为妾，苦苦哀求，方公允纳。不料一宿怀孕，次日方公身亡。家产俱系方刚执掌，余事俱载呈状之上。”施公听了，又看妇人举止端庄，叫声：“王氏，你是几岁嫁的？”王氏叩头说道：“小妇人嫁他之时，才十六岁。二月二十日过门，二十二日数尽。奴情愿守志，族人不容，逼奴改嫁，以死不从。自产婴儿之后，步步谋害羞骂。小妇人爷娘无奈，将小妇人领回，要害妾命。喜幸母舅收留，以全方门之后。已经六载，含冤未伸，今天始得拨云见日。”施公想当日长沙太守寿高八十养儿，记长沙周文碑题道：

诗曰：

九十公公养一娃，有人耻笑有人夸。

若是老夫亲骨肉，后来依旧作长沙。

施公心说：“可知方公九十生子，积德感动上苍。”想罢叫声：“王氏，难为你贞心持节，扶养幼子，本县给你分清皂白。”王氏见准状词，连连叩头。施公叫声：“王贞娘，明朝把你父母、舅舅带着德保同来堂上听审。”王氏听说，拭泪下堂。施公随即出票，传那方刚族中老幼，限明日午堂听审。公差答应，接票而去。

且说施公升堂，吩咐：“带上王守成夫妻来。”青衣答应，夫妇走上跪倒。施公说：“你女贞娘告状。快把此事情节，细细诉来。”王守成夫妇见问，叩头流泪，禀：“老爷，贞娘乃是小人之幼女。”施公微微冷笑，骂声：“奴才！满口胡说！亲生女子，谁不心疼？你说以女报恩，你这奴才，非是疼女，系误其终身也。不是生男养女，分明是你那女儿行为不端，干出丑事。如再巧辩，一定动刑！”施公怒说：“你女既无别事，为甚够逐回家？方姓血口喷人，你岂受其辱，你为何追逼女死？快把情由说明。若有言差语错，动刑拷问。”王守成含泪口尊：“老爷，小的也曾分辩：若不满十月，算小的闺门不谨；已经十个月满足，如何是为败坏？怎奈方宅族人不依，当面受污。小的也觉荒唐，是以领回，逼他毒死。偶遇内弟刘之贵苦救贞娘，随他舅家过活。贞娘屡次要告，无遇清官。今幸青天荣任，乞祈公断。”施公听罢，吩咐刘之贵、贞娘母子二人上堂。青衣答应，带至下跪。施公先看德保，虽然仅五六岁，却是品貌端庄清秀，天庭饱满，地角方圆。两耳垂肩，鼻如悬胆，十分安详。身穿锦红棉袄，随他母跪在一旁。施公心中大喜，把他抱上来，接在怀中。

施公便向之贵说话：“你甥女被方刚丧其名节，王守成尚且疑心，你夫妇留下，是何缘故？”刘之贵跪扒半步说：“老爷，小的知道甥女从小遵守规矩，嫁与方宅，成其夫妇；花烛二日，太翁而终，令人可疑。适喜十月满足，诞生一子。方宅族藉以九十生子为辞，图赖产业情真。”施公说：“你言有理。世间也有九十生子之理乎？”之贵见问不言。施公又问：“你为何不答？”刘之贵说：“若论九十生子的话，也有半信半疑。小的默思，甥女平日是个最贤慧的，若要冤他有私心，小的死也不信，因财图害甥

女是实。”施公闻言含笑说：“难为你凭信贞娘，真乃眼力高强。九十老儿种子，世间也算奇事。因你们少读诗书，那得知道？本县自有凭据，除其疑心。”贞娘一闻此言，连忙叩头。施公吩咐道：“刘之贵、王氏起来，站在一旁，听候发落。”

施公又命人传方刚合族人等，上堂听审。施公说：“尊宅那位是族长？”只见上来一人，名叫方敏文，扫地一恭，口尊：“老父台，方家支派族长，就是商人。”说罢下跪。施公说：“去世的方节成是你的何人？”方敏文回答：“是商人的嫡派族侄。”施公说：“你那堂侄娶王氏，族中知道么？”方敏文说：“这件事，族中都皆知道。但只不是明媒正娶，原是通房使妾。”施公说：“九十纳宠。你们为何不拦？”敏文说：“商人同合族也曾劝过。怎奈贞娘之父，苦苦缠扰，以恩酬情。族侄虽然九十，身体康健，两下情愿。不料意只一宿而终。贞娘如同催命之鬼！望父台判断。”施公微微冷笑，叫声：“年兄，莫非贞娘暗里有什么隐情？你侄之死，若有屈意，只管实说。本县严刑拷问！”方敏文闻听，不由暗喜。施公又说：“我且问你，老者无子，几时去世？合房全无挂孝，莫非你们是一姓两字？快实讲来罢！”下文分解。

第四六回 巧折辩服众 救孤寡回家

话说方敏文说：“商人们与节成是嫡派亲支，现有家谱可证。”施公说：“是嫡派亲支堂叔，也有一年反服，今无一人穿孝。”敏文说“节成已经死了五载，方刚是他嫡亲堂侄，过继与节成为嗣。三年孝服已满，邻里街坊可证。”施公闻言，故意吃惊，说：“又来了！你越发胡说。既你侄儿死过五载，连他死的情由也不明白，还要本县追问，还敢说亲支嫡派？”问的敏文无话回答，只见磕头。施公伸手指定，连骂：“你就该死！真是衣冠畜生！既为嫡派族长，为什么人死情由，不去问明？安顿王氏，心怀反意，分明你们长幼谋害。你贪图堂侄家产，不顾纲常。恐其娶妾生下子嗣，难分家业，所以害其父，今又谋其母子。岂不知苍天难容！一宿成胎，冤枉贞娘私情，逞强逐出，家财肥己。全不想图谋家财灭嗣，应该何罪？你既为族长，即是头一罪人。”施公吩咐：“先打戒方三十再究！”青衣答应，就要动手。

忽见敏文长子二府方标，捐纳^①出身，领头向前一躬，尊声：“老爷台，暂息雷霆，听治下细将情由禀明。”施公吩咐暂且停住。说：“年兄有何分辨？你是方节成的何人？”方标说：“节成是职员堂兄；家君本是族长。堂兄有疾而终是真。九十老如风

① 捐纳——通过捐资纳粟得到官职。

中之灯，草上之霜，绝不该纳宠合欢。不惜性命，丧其残生，尚无嗣子。现有成嗣之人，族中之人甚众，谁敢来侵吞家产？堂兄果是有人谋死，尸骸必有伤痕。老父台不信，开棺请验。若有参错，情愿领罪。堂兄果能种子，也是阴德所感，谁不愿从？但只过门一宿，族兄年老，无人凭信，所以将贞娘逐出。虽说通房使妾，行出丑事，关系方门声名。到底王氏年轻，不知羞耻，必有私情。十月生子，如何算得？”施公闻听，微微冷笑说：“据你说来，却也有理。节成入殓，既无伤痕，你父如何又说问本县拷问王氏呢？”方标听说，满面通红，口尊：“老父台，拙家君今来到此，乃疼人气忍在心，望老父台宽恩。”说罢一躬。施公说：“年兄，据你讲来，实是量狭之故，想着官报私仇。这也容易，把王氏叫来，夹几夹棍，拶几拶子，给他出了气如何？”方标闻言，连连打躬道：“职员无知冒犯，情愿领罪。”施公叫声：“年见何言领罪。本县说个人情，少缓加刑，重处那淫乱之妇告你合族。且你贤父子当堂说他送暖偷香。但此事无凭无据，你父子岂肯无故飞言？”又说：“孤儿不是节成之子，通情何人？求年兄说出名姓，拿到立刻严刑究问。”方标闻听，连忙控身，尊声：“父台，若问王氏淫邪，实无凭据，只因服侍亡兄一宿而亡。但是年老，血败精枯，是以起疑。老父台明镜高悬，细细判断。”施公含笑说：“年兄现在爵禄临身，将来也要临民，岂肯顺着那些无知愚蠢之人乱说！贼情以赃为证，奸情以双为凭。若不满十个月生儿，是他父母拘禁不严；既满十个月，就是你方宅门中之事，德保既不是节成骨肉，要拿奸夫是谁？若是无凭无证，既为以强欺弱。年兄之父，身为族长，自有家法，快说奸夫姓名，以便论罪。王氏若无证据，难怪他含冤。”

施公问的方标张口结舌，汗流如雨，不住打躬，口尊：“老父台吩咐的极是。家君虽是族长，原不同居。王氏虽是通房使妾，先兄家中奴仆最多，持家不严，也是方刚之过。族人因方刚年幼，所以不便深究。只可逐出无耻之妇，免得再生祸乱。”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七回 仗乡绅巧言折辩 差二府追问奸夫

施公闻听不由发之大笑，说：“年兄越发糊涂起来！日后还要为官出仕，道理不明，谁肯相服？方刚年轻，族长就该照应，岂不知小儿作罪，祸遗家主，那容家下作乱。未曾逐他，就该先把情由问出。若说不知踪影、姓名，明明愚蒙本县。凭你狡辩。全然无理，年兄多费工夫！”施公登时动怒，方标一见着忙，无言回答，自觉理屈，羞愧满面。

施公吩咐传方刚上堂，下面答应。方刚战战兢兢，阶前跪倒。施公说：“你多少岁数了？”方刚说：“商人二十二了。”施公向方标说：“他竟比王氏还长一岁，你如何说他年幼无知？”方标不住的打躬领罪。施公又问：“方刚，你承嗣几年了？快快说来！”方刚说“商人过继之时，刚十七岁。”施公说：“既在他家已经六年，你说年老当家，必然是你。”方刚闻听，越发怔，无头绪对答，跪在下边。施公把惊堂木一拍，问道：“你为何一言不发？”方刚说：“不知老爷所问何事？”施公说：“你来为什么呢？你仗是盐商，在本县跟前推诿，我且问你，把王氏逐出，说他作了丑事，与何人苟合？你可说来！”方刚说：“商人终日在外办事，并不知情。”施公说：“你既然不知，如何把德保驱逐出门？德保又是继父骨肉呢！”方刚回禀道：“原是族人说的。”施公说：“既是私情，就该拷问根底。你只顾分财肥己，即不辨真假，仗势威吓。寡妇孤儿，

含冤负屈，伸冤到此，叫本县与他判断分明。你今若指出奸夫，有了凭据，将王氏定罪；无凭据，显系斩宗灭嗣。该当何罪？你那知王法无情！”

方刚闻言，登时变色，磕头碰地说道：“商人粗心该死，合族生疑是真。王氏若有败门之事，家下共有百十余人，岂无一人知觉？断不是商人作的事，定是他父母家中作来之事。他虽生孩儿，岂能方家承嗣？王氏一派力辨。族长也曾苦苦追问查奸，王氏父母恐众观不雅，代其哀求，是以带王氏而回。”施公怒嗔，叫声：“方刚！若是他父母闺门不紧，如何到十个月才生？你们合族人的妇女们，都是怀胎几个月生子呢？”方刚目看族长，不能对答。他的堂兄方连，是新科进士，见他对答不来，连忙上前打拱，口尊：“老父师容禀：十月生儿，论理难怨王氏含冤。九十老者种子，也难怪方家疑心。老父师明鉴如神，此事古今罕闻。贞娘不无暗地私情，若谆谆拷问，有碍颜面。今王氏告状公堂，求父师断明。”施公含笑叫声：“年兄，贵族说王氏无耻，并无什么凭据，真假难辨，是不是呢？”方连说道：“老父师明镜高悬。”下文分解。

第四八回 讲论古典服众 一验寒暑明冤

施公说：“莫怪你族中少见少闻，又还欠读书。自古以来，老人生子，如刘元普八十余尚生一子，皆因他阴功浩大，故天以报其德。节成九十，较之八十，又长十年，谅来贵族不能辨其真假。要求清白，又有何难辨出，把家产仍归于他。若果有私情，将王氏当堂立刻处死！”方连闻之，心内欢喜，向上打躬说道：“老父师吩咐分明。”施公说：“这件事年兄虽依，贵族分去家财花尽，如何是好？”方连说：“合族情愿公陪。”施公说：“年兄金榜题名，清高贵客，断无失言之理，只恐内中有不情愿的，年兄方与贵族言明如断。”

方连暗思纳闷：“这施公先说少见少闻，还欠读书，莫非有什么比例？”思想多会，即道：“老父师，若怕族中人不允，何不齐叫上堂，问了一问。”施公说：“有理。”随把方宅合族叫上，将前情说了一遍。合族同声答应说：“公同赔完，终无更改。”施公听罢说道：“昔日文王曾生百子，八十五岁而生周公旦，乃九十九子。武王未登殿时，周公旦之外，又得雷霆子大义男，凑成百子。固论你方族有这许多读书之人，岂不知晓？因分家财，就推不知。此中一比就有效验，你们难解。但凡过古稀能生子者，此子骨髓不满，身不耐寒，惧热怕寒；站在日中无影，即有也须细看才能看出——先天不足之故。本县之言，尔等皆不信。《藏

经》^① 之中，有七言绝句一道：

七十生儿惧暑寒，精神衰微形影单。

老者生儿能健壮，定有旁人拜孝男。”

贤臣说：“德保方交五岁，你们家有与此子同年的抱来比比，自然分出真假。本县说你们少读诗书，见识甚少，你们未必宾服。”方家族人闻听，惊喜交集，堂下叩首打躬，口尊：“老父师若能验出真假，德保果系无影，节成有后；王氏贞娘烈节，祖宗增光，感恩不浅。”

方标令人即叫管家把病孩儿抱来，施公观看：比德保短小，骨瘦如柴，身穿夹袄，愁眉不展。施公冷笑，遂把众人骂了几声：“畜生，与本县还敢胡混！小儿有病怕冷，比孤儿胜似一层。”下文分解。

① 《藏经》——佛教经典，其中收录了一些佛教的诗文。

第四九回 众商人堂前请拜 不白人洗却沉冤

施公看罢婴儿，向方进士说道：“此是何人之子？”方连回说：“来保之子。来保今年二十七岁。”施公说：“此子虽然有病，穿的是夹袄。德保那样肥胖，当此初秋，却穿一件棉袄，可见比那孩子大不相同了。”

施公又命衙役到街市上，将五岁孩子找了几个来。施公将五岁孩子叫了几个来，将德保递给差役，都下在丹墀。又叫拿各样东西玩耍，领食物等类，哄着玩耍，周在院中间闹哄哄。那瞧看的军民，议论不表。施公叫上方宅族长，下去看看德保影儿。方敬文答应，静心细看：个个小孩皆有形影，惟德保形影总看不甚明。只当年老眼花，仔细又看，并无影儿，这不就是。族长登时如小儿呆望，打躬叩头，恳求赦免。施公吩咐青衣：“先将孩子送出，每人赏银一两，都在族长方敏文家去领给。”青衣答应，遵依而行。

施公说：“你们不肯认罪，恳求本县，使我劳尽心力。你等若是愚民，还可恕了。尔等乡绅读书明理之人，似觉难容，即不深究，人说本县赏罚不公。若诸公无意吞谋产业，为什么将有病孩童抵塞混冲？自然更怕冷，以致本县当堂审问不真。你们存心不善，情理实实难容。本县有心加刑治罪，念你们宦家体面何在？族众每各罚米五十石，以备冬月济贫。族长家法不慎，额外罚银

百金，庆贺去世老翁生子之德，旌奖王氏贞娘操守之真。限三日把家产归齐。尔族将轿子、合族绅衿^①，都到刘门迎请节妇、德保，好叫他光宗耀祖，转回家门。至于方刚立嗣，不该逐出孤寡，从今一应家务，由王氏掌管，永不准方刚经手。如有人不遵，来禀本县定夺。”方族人等，一齐打拱，叩头拜谢。

施公这才吩咐传王氏、刘之贵、王守成夫妇上堂跪倒，施公叫声：“王守成，本县为汝女贞娘，判明泾渭。当日被方宅之人，怨你女儿作了无耻之事，你夫妇逼那节妇自尽，险些儿误他母子之命。本当加刑治罪，姑念你因羞辱，实出无奈。你还要怜年少烈孀孤儿，从今必须诸事照前。若是有人欺压他母子，只管来禀本县知道。”王守成夫妇闻听，往上叩头说：“大老爷今将女儿污名洗清，小的就死也安。”施公听罢，又叫声：“王氏，听本县吩咐：难为你泾渭分清，今朝辨白，你心无愧，暂且跟你母舅回家去。三日内家财归齐，花红鼓乐，迎接回转方门，执掌家务，与方刚无干。看他孝你如何，若有不好，立刻赶出。乃与老翁守节，抚养幼子。本县详请，门第增光，香流万世。”贞娘听罢谢恩。施公又向刘之贵说：“可羡你能识贞娘节操，恩养甥女、外甥孙，非是容易。总要照常照应他母子。一应家用物，盐行买卖，也须你时刻经手料理。德保成人，子承父业。他族人若有侵欺孤子寡妇之处，来禀本县拿究。”刘之贵叩谢。

方敏文心中暗想：草木翎毛，尚且有影，真真奇怪！这定是节成亲生骨肉。可见是有屈情。施公见方敏文呆思，就知应验，

① 绅衿——应为绅衿（jīn，音今），泛指地方上有地位权势的人。绅，指有官职或中科第而退居在乡的人；衿，青衿，旧时念书人穿的衣服。

吩咐：“传方商人上堂。”敏文堂前跪下。施公说：“你看德保有影无影？”敏文口呼：“青天老爷，真正无影。”施公说：“这就是老翁有德，上天不爽之故。小儿健阴之体，赤身亦无妨碍，你将有病孩儿重领过来，比德保瘦弱，仅穿夹衣；街上众童却是单衣，在堂前脱衣一试，立刻分明。”施公说：“人来，你们把各家孩子都脱去衣裤，哄着玩耍。”青衣答应，遵依而行，把病孩子也是脱去。小儿贪吃贪玩，俱都喜悦，不怕寒冷；惟独德保不耐风寒，与他果子银钱俱不要，哭着要穿衣服，口中呼唤妈妈。方盐商合族人等，面面相觑。施公坐在上面摆手，吩咐：“青衣，把小孩抱着，与他穿衣服，交与王氏，领在一旁，伺候发落。”

施公又叫上方家合族之人，说：“你等胡言，无凭无据，又没比例，所以心内怀疑不信。今日当堂试过，有什么不服，只管讲明。”方宅族人闻听，含羞抱愧，面面飞红，一齐打拱叩头，都说：“青天传览古今，明见如神。寒族无知，冤枉王氏贞娘。那知节成阴德，怀下子嗣。从此再不胡行，望父台开恩。”施公听罢，微微冷笑说道：“这等说来，诸公的疑心去了，没有不服之处？”方宅合族一口同音说：“谢太爷的大恩，给绝户断出孩儿，为节妇洗明冤枉，并无有不服之处。”施公说：“你们不该冤枉节妇有那外事，因家财坏节妇之名。怎知贞娘青春嫁与老者，为他爷娘受过恩德，那料一宿而终。可怜操持，立志不去改嫁，给你方门增光。此乃去世老翁阴功大，使王氏产养后代。你们为家财逐他出来，若非告到本县案前，王氏贞娘之屈，如何得伸？臭名莫洗。你们既系乡宦读书之家，岂不知律有明条，全不想斩宗灭嗣，应该何罪！快快说来，按律定罪。”下文分解。

第五〇回 遵古验寒暑 因节赐旌表^①

方家合族之人，听得施公要按律治罪，叫他们自招，吓得魂飞。惟施公又派人押下家族人等，限三日取齐，家产交明。各人允纳，俱各散出。施公后又差人挂匾额一面，美贞娘节烈；立刻稟明上司，当堂存案。吩咐退堂，入书房。刑房书吏，送来人犯招稿。施公灯下观看，至晚宽衣上床而寝。

次早，施公净面整衣升堂。放告牌招挂出，只听喊冤之声由角门而入，至堂前下跪，说：“小妇人冤枉！求大爷爷恩准判断。”施公闪目观看：原是一年老贫婆，有五旬上下，身穿布衣，两眼垂泪。施公说：“你为何事？家住那里？细细说来！”贫婆说：“小妇本姓崔氏，家居城外双杨树。孤儿寡妇，母子务农为生。今年种了几亩田，每日种灌，结的茄子甚大。实指望卖钱还税，不料被人偷去。儿子因怒染病。不但无钱交纳国税，冬天衣食全无，只有死路。幸值老爷判事如神，因此前来告状，求老爷拘贼救命！”施公闻听，微微笑道：“你种茄子，岂无街坊邻居。所稼种之地，晚间必要巡查。”崔寡妇见问，说：“老爷，小妇的园子紧靠河边，夜间没有人巡查，不知那贼来偷去。”说罢，放声大哭。施公说：“贼人不过偷盗茄子，难道连茄根都拔去不成？”崔寡妇

① 旌表——表彰。自汉代以来，历代王朝，提倡封建礼教，对“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常由官府立牌坊，赐匾额，称为旌表。

说：“他要茄根何用？只恐茄子长大，还是窃偷。”施公说：“茄子已被偷去，也有几回？据实说来！”寡妇回答：“茄子偷去有六七回，算来价钱五千有零。虽然茄根仍在，只能给了粪钱、人工钱。”施公叫声：“崔氏，茄子已经失落有六七回，又不知别的盗案，拿着有赃可证。贼偷茄子，挑到长街，随时卖去，又不知姓名是谁，既拿住也是枉然。无凭无据，怎样查问？本县念你孤寡，逢贱之害，秋季钱粮免你。偷茄子只可认个晦气，且自回去。”崔氏不肯下堂，青衣将他扶出。那些瞧看军民不悦，议论纷纷不表。

施公见崔氏去后，却又差青衣前去查访有无。暗同崔氏定计。这日施公升堂，时才午初，差往双杨树崔氏家的八个公差，当堂回说。施公一见，便问：“你们可将本县吩咐之言，告诉崔寡妇么？”众役回禀道：“依办。”正说话间，又有差去叫卖茄子的公差回话说：“小人们奉差把守东门，将卖茄子的俱都拿来。”施公闻听，满心欢喜，吩咐：“连担子全带进来听审。”不多时，担子筐儿都放到堂前，个个害怕，跪下叩头。施公留神观看，下问说：“你们都是江都百姓么？”施公又问：“叫什么名字？报上来！”齐说：“赵大、刘二、周三、阿四、金五、王六。”个个书吏记明，各写一帖儿，就令各人即去认各人的担子，将帖贴上，站定。青衣上堂复命。施公连忙离座，来到茄子跟前，数了一数，共四十三担。施公细细看验，瞧到二十筐的上面，伸手拿起一个，看来多时，看出破绽。又见几个茄苞，又看筐上贴的姓名。

施公看过，放下茄子，转身归座，往下吩咐：“把偷茄之人白进忠、白进义带来听问。”青衣答应，立刻带上跪倒。二人不住叩头，口尊：“大老爷听禀下情：小的弟兄，本籍江都，小买卖营生，不敢越理胡行。不知拿到什么事情？”施公闻听说：“万

恶凶徒，你二人欺心胆大，还敢在公堂说谎。崔家与你何仇？不顾别人，把茄子偷来。孤儿寡妇，痛心伤情。你早些实招，免得动刑。”二人闻言叩头，口尊：“青天老爷，寡妇茄子不知何人偷去，小的不知其故。”施公见不肯招认，带怒骂声：“贼徒！竟敢巧辩。分明是你们偷去，还说屈情。本县给你个真赃实犯。”吩咐：“青衣，把筐内茄子，多拿几个上来观看！”公差答应，不多时拿到，放在公案上面。施公说：“白进忠、白进义，你们口称未偷崔氏茄子，本县问你，既是自家种的，为何茄苞儿还未长大，因何就摘？”二人闻听，一齐强辩。施公说：“这茄子因何个个打着窟窿，这又是什么原故？”二人闻听，一齐发怔，说：“虫咬的，或被风打的，也是有的。”施公闻听，不由大怒，说：“分明偷的茄子，公然肥己。今日事犯，尚敢胡说！昨日崔氏告状，本县故意撵田，暗里定计，差人察访”令他母子在茄子上扎一些小小窟窿，不论大小茄苞扎过。你二人今日已经中计，还辩什么？”吩咐公差拿下给他们看。

青衣接茄来至二人跟前，二人一见，个个都有针眼，这才无言可对，只是磕头求饶，说：“小的原是一时起有歹心，当夜窃盗。”施公闻听冷笑，说：“你这两个该死的奴才！要是你们自种的茄子，岂肯一时尽摘？只顾自己过活，不肯顾别人，天理何存？你们还说什么？可叹崔家母子好容易种的，真正费心费力，只望卖些银钱度日。你们坑害于他，真正可恶！今日实犯难逃，依律处治。还是依晚盗人家律例，还是赔补？此二条遂你们择！”二人说：“情愿赔补。”施公说：“本县儆戒你下次：将二人拉下，每人重责二十大板，再叫他赔补。”青衣答应，上前重责。二犯叫苦哀哉！施公吩咐：“传崔寡妇上堂。”不多时，跪在下面。施公

说：“你茄子着他赔偿。”一齐退下。

施公正要退堂，忽见施安进来，遂问李升访拿水寇之事。不知施安如何回答，下文分解。

第五一回 施安报凶信 施公痛义士

施安见贤臣问李升，不由心中一痛，泪如雨下。贤臣一惊，说：“难道其中有什么缘故？你快快讲来。”施安试泪心悲，口尊：“老爷，要问李升，不由不痛。前者小的奉命私探黄河套，扮作客人。那一日赶到黄河套，小的们下在渡口旅店之中。天有下晚之时，小的身乏打睡，李升独自出了店门。小的睡醒问他，店中回说不知，李升出店，并无留信。小的有心去找，不知去向，等至黄昏，不见回店。小的坐到三更时分，忽然睡去。李升迈步进房，小的如同梦中，一见他说：‘老爷恩重如山。我私探水寇，误上贼船。到了江心，忽听胡哨一声。四下来了许多船只，将我命丧水中。’”施公闻听，不觉泪下，即问：“如今怎么拿贼报仇？”施安又说了一番。施公又哭之不已，则叫施安拿银送到李升家里，安其妻子之心，不可说此凶信。施安说：“晓得。”不表。

且说外面云板响声。不多时，只见施忠进来。施公看见义士，心中甚喜。好汉上前请安，口尊：“老爷在上，小的施忠回转京内，老太爷都好。今有回书一封，请老爷过目。”遂从怀内取出，双手呈上。施公接过，为国心烦，不看家书，先告诉李升之事。施忠闻听水寇之猛，李升之义，心中难忍，一声大哭起来，说：“老爷不必悲哀，今李升已死，老爷何用胆惊？等小的去会水寇，与李升报仇，兼答恩养之德！”又说：“小的还讨二人，此二人乃

是兄弟，名叫王栋、王梁，武艺高强，小的深知。”施公点头，伸手提笔，立刻标写红票，递与施忠收起。施公复又吩咐说：“你三人务要机密行事，不可招祸。你去打点行李，明早好走。”好汉答应，回到自己房中不表。

且说施公把家书打开，留神细看一遍，看完不觉二鼓。施公困倦，站起收了家书，宽衣解带，上床而寝。次早升堂办事，叫施忠等三人起身，一同迈步出衙。众差役纳闷私言不必说。且说他三人到无人之处，施忠这才言谋奉差的缘故，一一告诉栋、梁二人知道。又将李升死的话，说了一遍。三人不胜叹惜。王栋带笑说：“当日我们兄弟二人，绿林贸易，山东一带，颇有名望，不入江湖吃多少亏。昔年撞见捕官，甚是利害，弹弓无虚；长枪短棒，人人惊怕。围住我们，兄弟两胁中箭。忽见一人骑着黄马，扬手发镖，并不脱空，伤了几人。我们赶上，请他留名：外号飞镖黄三太。生得仪表，如此一面，分手而别，至今未曾相逢。”施忠闻听说：“二位，这就是先父，那匹黄马，日行千里。他独作绿林，嗣后改换心肠，归农学作耕种。小的八岁，学会家传之艺。父母西归，亦入绿林。十五出马，并无对手。今年二十二岁。”栋、梁闻听，说：“原是令尊大人，失敬，失敬！”三人即时叙了年庚八字，结为生死之交。王栋居长，次者施忠，王梁居三。三人叙说，天已三更，方才安歇。次早起来，出店去探水寇消息，连住江口，探听几天，并无踪影。三个好汉，正是着急。下文分解。

第五二回 水寇孤店贪杯 施忠展翅擒贼

且说店东自知三家好汉，也是江湖客人，莫不知是县中差役，高声大语，叫：“小心，早掩店门！”

且说三名水寇，今晚是刘六、刘七的东道，请银勾大王挂角蛟。堪堪天晚，水寇驾舟，离江出岸，竟奔刘家店而来。三寇贪杯好色，正在热闹。且说施忠等三个好汉，店中商议妥当，知会店中拿贼之故；各带随身兵器，侧耳细听，那边歌声振耳。王栋说：“天气不早，你我过墙行事。”施忠答应，三人上墙，观看动静。翻身顺墙溜下，脚占实地，大叫：“尔等水寇听真：今逢狭路，快快出来受死。口言不字，把刀斩尽。”且说三寇正然高兴，酒有八分，银勾大王怀抱娼妓取乐。闻听人喊，心慌意乱，往外就跑，被施忠拿住绑起。好汉这才通名，说：“我名施忠。三人奉县主之命，特拿你等。”把三人捆起，天明到渡口。武职衙门廉三元千把等官，那敢怠慢，立刻传令发兵到店，等候护送。三个好汉叫：“把水寇抬在车上。”两家店主，不敢言语，只求无事。

且说施忠看见有群人来得不善，施忠说：“列位小心，等我挡住那些鼠寇。”下车站住，迎面拦挡。喽啰水卒们看见，个个跑散，各保性命，而施忠方又走转回来。

且说贤臣这一日升堂。廉三元上堂口尊：“老爷，今有京都差官，不久到县。”施公闻报，吩咐书吏三班人等伺候，到接官

亭迎接，众役答应。贤臣上轿，到接官亭等候。廉三元跪倒回话，禀：“老爷，差官离此不远。”贤臣说：“再去打探！”三元答应退去，贤臣又吩咐：“人来，即回县衙，门上结彩悬花传鼓乐伺候。”该值答应而去。

且说贤臣起身出亭，闪目一看：尘垢飞空，对子马、龙旗、王仗拥来。贤臣急走几步，跪在尘埃报名。马上差官说：“起来。”施公站起，不乘轿，骑马绕道先行进城。衙前下马，躬自等候。扬州官员得信，也到江都县衙之前。州官引领，跪接钦差大人。钦差上堂居中站立，众官跪听宣读。钦差高声朗诵：

江都县知县施仕伦，为官爱民，作事清廉。不惧势利，忠正可嘉。再扬州作官不清，有害黎姓，贪赃殃民，有坏国风，革职为庶，宽思免究。扬州现在今二衙^①暂权，不日补缺，命江都知县会同知州二衙，盘查扬州仓库；但有亏空，行文上报，治罪议处。钦此。

钦差读罢，众官叩头谢恩。州官立刻脱去吉服，换上便衣。贤臣含笑，躬身望钦差说话，口尊：“大人，卑职等斗胆，请大人敝邑暂歇金亭馆驿，卑职等好尽恭敬之诚。”钦差伸手拉住施公的手，叫声：“贤公说那里话，你我乃通家之好，何言恭敬。可贺贤公初任成名，不日高迁。出京见过令尊翁之面，本欲盘桓几日，奈钦限紧严，不敢停留，暂别再会。”未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① 二衙——对知府、知州的辅职官员的习称，又称二府、二老爷。

第五三回 众寇得凶信 会议江都县

差官告辞下堂，众官跟随出衙，送到界外，众官回转江都。扬州坏官，先告辞出衙，等候交任，盘查仓库。扬州二衙，姓王名辉，乃东昌人氏，以文才选的。为人耿直，深布服施公断才。王辉带笑望施公说话，口尊：“县令，贪官坏任，上谕命你我二人，盘查仓库；又令下吏代理，少不得领教，一同进州。”贤臣素闻王辉与贪官不合，是个正人，一闻王辉之言，施公忙忙站起，躬身口尊：“州尊大人，卑职焉敢多言，任凭尊裁。”王辉闻听，起身陪笑说：“贤公请坐，你我乃通家之好，何须套言。”施公连忙回答：“恕卑职斗胆。”王辉笑说：“下次再提卑职二字，有失孔圣，令人耻之。贤公请坐，公议正事要紧。”施公坐下，对王州尊说：“你我先攘他回州，好作手法。如此这般，大家取便，岂不美善”王辉闻听，回答：“甚妙。”

二公正议之间，忽见施忠进来，走至贤臣身旁，跪倒回话说：“小的奉命到黄河套。水寇带酒被擒来，营兵护送。”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贤臣闻听，说：“事毕领赏！”施忠站起，又叫书吏写了回票。好汉手拿回文出衙，交与班头带回黄河口不表。且说贤臣即命书吏出告示，贴在十字要路口，上写：

扬州府江都县正堂施，为晓谕江都远近受屈人等
知悉：今奉上文到县，五日以后出斩九黄、七珠，并莲

花院十二寇。内有恶人关升、豪奴三片；还有那些应斩之徒，尽行诛之。传其仇家，到法场瞧看正法，以为报仇雪恨。无论军民人等，知悉。

话说贤臣与二衙一同出衙，马步快兵跟随。施忠、王栋、王梁保护水寇车辆，前呼后拥，到江都城。瞧看军民、称赞不表。施公与二衙解水寇，兼上扬州盘查仓库。

且言扬州、江都远近有四名响马，称为南方四霸，个个武艺精通。黄天霸改名施忠，手使镖枪三支，改邪归正。一名贺天保，苏州人氏，年三十六岁，黄胡子，马腰蜂仁，骢子使的朴刀，骑红鬃马。第二名濮天雕，年三十二岁，黑面目，五短三长，江南人氏，手持单刀，坐骑青马。第三名武天虬，杭州人氏，二十六岁，手持亚虬枪，坐骑白头马。下回分解。

第五四回 杀场斩众犯 骑马闹江都

且说三公议到江都劫法场，救莲花院十二寇——因有兔死狐悲之故。贺大保见过施忠，打那关家堡同救施公，知道贤臣忠正，施忠义主。若说不到，有伤绿林之好。偶生一计，公私两便。面议：各带手下到江都，到西门外观斩犯。看了一座酒店住下，令人暗暗打听。

且说贤臣同王辉押解水寇，进了扬州。贪官坏任无职。二衙、县令进州。施公把三名水寇交与州官收监。当即二衙受事，与知县盘查仓库，所有亏空要赔。官住馆驿，变产交还。贤臣告辞回衙，进书房坐下。施忠献摆茶饭完毕。天黑秉灯，施公查对各犯呈词，想起杀场斩囚，犯人甚众，难保无事。施忠见施公为难，好汉参透其意，说：“老爷，倘杀场之内有变动，小的承管，只请放心。”施公当时坐堂，施忠旁立。一面吩咐王栋、王梁兄弟，答应上前跪下。贤臣先叫：“王栋，传你到西门外，正面高搭凉棚五间。门前要悬花结彩，内设文武公案，伺候明日吉时行刑，不可错误。”王栋答应，叩首下堂办事。贤臣又叫：“王梁，你去知会府守振大老爷。就说本县奉请，明早借兵卒，先到西门外保护法场。人人雄壮，器械鲜明。务必请大老爷驾到；并晓谕江都门军，明日西门紧闭。”王梁答应而去。又叫：“徐茂，你去说与禁子，明日五鼓预备。”徐茂答应转身下堂。又吩咐：“你们内外

马步三班人等听真；明日五鼓，全班伺候。”贤臣分派已毕，站起退堂。进内书房坐下，望施忠讲话，说：“你出行衙察探事情如何？”施忠说：一小的已见贺天保面，说有人要反牢劫狱。”施忠又向贤臣说：“依小人意，即将九黄、七珠、十二寇在衙前先行斩去，可无妨碍。”贤臣听施忠之言，略略放心。贤臣又看这些应斩之人，件件理清，不觉心内也安，待至三更时分，方才安寝。

次早净面用茶已毕，贤臣升堂，吩咐：“再搭囚棚二间。你们诸事小心，事毕有赏。”英公然答应，回身下堂办事不表。又往下叫道：“张子仁，你去出城请振大老爷。说明马步兵营，巡查四面，若有仇家来进杀场，瞧着正法报仇。问对了姓名放进，寸铁不许带人监斩棚。右边站立，不许叫喊。你把守囚棚，等本县押犯出城，一同守府监斩。”又叫跟随人役，在南牢门首，即设公案；再预备刽子押犯，答应，登时预备停当。贤臣移步至狱门首升坐，该值人手取斩犯牌高擎，如飞来到监门，高声大叫：“里面禁子听着！牌提五处出监；又提四个恶犯：关升、阎三片、五虎、花大。”那贤臣手提朱笔点名，押赴西门而来。王梁一见，开放城门，押着众犯，来至杀场。见守府振公带领兵马，在囚棚巡查严密。

且说众寇在住处等信。武天虬、天雕先发小卒，探听消息。这名小卒哨探杀场外面，回统兵丁巡查，城门紧闭，只说城内绑犯；这名小卒忙忙进店急报，众寇也就不敢迟慢，打扮各样人物，暗带兵器。濮天雕未曾出店，先传暗令不表。且说这贤臣把西门系的囚犯绑出门外。刘医、瓢老鼠早已发去。贤臣吩咐：“快提四寇并众犯都提出监来听点名。”差役答应，手举囚犯牌，跑到

监门喊道：“里面听着，犯人按名照数点提！”禁子闻听，一拥进牢，提出四寇并众犯，点名拥出衙外。施忠一见，吩咐营兵，查看巷口。屠家走过抡刀如飞，登时斩完。又点出四名。总而言之，一连三次，把十二寇斩了。施公这才点九黄与七珠僧尼二人，照样上绑。下文分解。

第五五回 州县官闻志 捉风审小鬼

话说从牢内绑出九黄、七珠凶僧恶尼，贤臣、施忠命众役推出衙外，屠家刀举头落。且说施忠见杀了十二寇、九黄、七珠，大事定矣！此乃提防劫法场之处，近步进衙跟着，施公大悦，起身上轿出衙，施忠乘骡后跟。四名行刑的屠户，带领士兵人等，紧随县主，竟奔西门而来。王梁一见，那敢怠慢，叫门军将门开放。贤臣轿出西门，众人役跟随飞奔杀场。

且说武天虬一见城门已开，眼望天雕说道：“杀场来的犯人甚奇，怎不见我一拜之朋？都是无干人犯。兄长你挨开门。”又道：“出来人夫轿马。莫非此来，内有众友见面？此时须要齐心协力，刀杀官役。今日踏平江都，不必留情。”天雕点头。

且说施公登时进了杀场，下轿。人报守府到。两人分旁而坐。且说城中瞧探的那名小卒跑来，口呼：“众家寨主不好了！”即将城中十二寇、九黄、七珠已斩，说了一遍。贺天保闻听，不以为然。惟有天雕、天虬^①，一闻此言，一声大喊：“呀！气死人也！好个不义黄短命，不思神前一拜。少不得大家与你作对。”言罢，看见二寇气填胸坑，即向众寇一声暗号。只见八名强寇，站立一字排着，个个拿出兵器。贺天保一见，既行劝住，说：“你们众

① 虬（qiú，音求）——虬龙，传说中的一种龙。

家兄弟，不必动手。人已经被斩了。十二人虽系朋友，已作取死。此道官也遵的王法。无要动手，二位寨主、众家兄弟听真，此事何用作难，古人云，死不能复生，他等无耻，自作自受，即是黄天霸能知时务可敬。”众人闻听，个个止气，默默无言。大家又暴怒一会，齐取兵器，瞧看热闹。

且说施公与振公在监斩囚棚内，二人闲谈，等施忠去了动斩刑犯，取悦人心。施公正与振公谈话间，探报子下马，上前跪倒：“小的来报，廉三元与老爷叩头。”施公说：“所报何事？快快言来。”探报于答应：“小的回老爷，扬州补缺州官到任，请老爷前去迎接。”施公说：“我已晓得。”探报即起马出杀场而去。施公吩咐：“带人犯进棚。”五虎、关升、三片，姜酒烂肺谋奸的董六、老庞、解四、车乔、瓢老鼠、李龙池、刘君配、梅氏、王婆等不过是杀绞，斩而诛之。立刻仵作抬尸，散了杀场。有那瞧看了仇家的，个个合掌念佛。真乃是军悦民欢，不必细表。

且说施公与守府二公，出棚上马，乘轿进城，十字口分手。施公因接迎州官四衙，进内更衣。出来吩咐马步三班人等，不用跟随。轿夫散去，牵马伺候。不多时拉到两匹马。施公乘马，施忠拔刀随同出衙。他主仆二人，已刻进了扬州衙门。施忠服侍施公下马，同进州衙角门。但见堂前彩结悬灯，三班六房闹闹哄哄，大小官员，站起迎接恭敬。施公站在居中，官吏带笑，齐呼：“县主，专候台驾到临。州尊太爷，将才来到，怪县主未去迎接，带怒进内。又传话出来，有礼相见，既履堂规。”施公闻听，恼怒在心：“我今奉旨监斩犯人，是以未能远接太爷。但言有礼相见，这说他升官，便要铺堂的？不用商议，快去打点礼物。”官吏闻得，信以为真，齐说：“县主速去办理，以免太爷见怪。”言

罢，个个出衙回去。施公带笑说：“列位还是伺候州尊，勿要远去。我也回去打点金银。”州役答应：“小的晓得。”

施公吩咐即往外行出衙，同施忠步行往西一座饭店。施公进去，施忠挽马拴住，随后进铺。好汉旁站。堂官过来带笑：“请问：爷们用酒用饭？”施公回答：“不拘什么，这好吃的，快办来些。”走堂端上汤饭，排了桌上。主仆二人用毕会钞。施公与施忠商议州礼之事。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第五六回 州官罚县把门 硬驳众官礼物

话说施忠办买八色水礼，开礼单，写手本。贤臣起身，出铺上马；施忠拿着食盒，往衙而来。州官可巧回衙。贤臣叫声：“施忠，拿手本礼单。”施忠递过。施公吩咐：“你可拉马在此等候，我进去投递。”贤臣带笑上堂，望书吏问话：“不知那位是内司？”内中书吏回答，说：“那边坐的就是。”贤臣闻听，扭项观看，来到那人面前，把手本礼单奉上，带笑说：“奉烦投递。”那人接手本礼单，往内宅回话。口尊：“老爷，今有江都知县施仕伦，具手本礼单。”赃官闻言，心中大悦。瞧了瞧礼单，不过是平常礼物，并无银两，心下沉吟，不由动怒，将手本礼单扯碎。叫声：“进才出去，快快告诉于他，本州不敢擅受礼物，少时升堂。”进才答应，来至大堂，见了施公，就把吩咐之话，说了一番。贤臣听罢，转身下堂出衙。施忠上前，口尊：“老爷，不知事情如何？”贤臣心有气，不便细说，叫声：“施忠，把那礼物，叫抬盒人拿了去罢。”说罢，起身走至台阶，赌气坐下，专等机会愠气。又暗骂贪赃狗官！众同寅及书吏上前，就问说：“老爷生气，为送礼之故？”贤臣说：“太爷清正，我施某带来重礼不受，反罚我小官把门。是以在此代太爷辞礼。”众官吏听施公之言，个个迟疑，半晌讲话说：“县主，既是州尊之命，焉有不遵之理？我等何苦碰钉？吩咐将礼抬回。”专等贪官升堂行礼，齐至大堂伺

候。

就有内司走过，问门包礼，是官吏回言——照着施公讲的话，说了一遍。内司听了，心中恼怒，去见贪官，叫声：“老爷，了不得了！不用等礼。小的才见施知县，投帖送礼。老爷动气，说：‘偏不要！’他赌气，放下坐褥，把守大门。见众官的礼到，竟大胆吩咐说：‘太爷一概免礼！’众人把礼拿回。老爷还讲什么？”州官听说：“快去吩咐外班，我立刻升堂。”进才走到外宅，高声说道：“三班伺候，太爷坐堂！”只听得梆点齐鸣，赃官上堂拜印已毕。官吏参拜；官役、牢头、禁卒，各乡的地方、保甲人等，叩头已罢。贪官要寻施公，带怒便叫：“江都知县问话。”施公遂即向前，口称：“施不全参拜。”州尊听见贤臣报名，慌忙站起一摆手，即便说：“请起。”施公站起，躬身一旁侍立。州官又叫：“施知县，卑职在说你知罪么？”施公躬身回答：“卑职不知，在大人台下领教。”州尊刘元见问，含怒说：“本州钦受御旨，点我扬州管理万民。大小官员都来迎接，惟少贵县。莫非轻视本州？你等我盘查仓库再讲，若有一点私弊，立刻革职。”贤臣闻听，强笑躬身行礼说：“非是卑职莫来迎接。惟因今朝奉旨监斩人犯，国规完毕，始敢动身。及赶到衙门，大人驾已早到，万望大人宽容。盘查仓库，清算；或足或少，自然有数。”刘元听罢，面带愧色。”

忽见堂下走上一人，公案前跪倒，手举呈词。州官接状词观看，上写：

具诉呈人东邻赵大、西舍王二、前居张三、后住李四、地方陈虎，呈为本郡南关以里，东路口坐东向西，有三教寺一座。山门正殿，四层配殿，群房共计七十九间。数年并无增道在内焚修，每逢初一十五，有邻人进

寺烧香。本月十五日，众人进庙献供，进殿遇见怪事，众目同视：第四层魁星殿内，泥小鬼项挂少妇人头一颗，并无尸骸。不敢隐匿，众人共同叩恩大老爷秦镜高悬，宜伸不白之冤。子民感叩洪恩，万世无既。

州官看罢，不由肺腑吃惊。他在座上不好明言，暗叫自己：“我刘元大运不济，上任就逢此事。头一人施不全对头，还未判断；他是我命中仇星，到手银子，他偏横逆。”贪官急中生计，肚内说：“何不如何这般，公报私仇！”刘元故意叫声：“县令施不全伺候。”贪官说：“今寺中有人头无尸一案，委汝验明，三日内断出尸亲。本州才升到此，不能办理。我出批，你作速去办！”言罢，提笔写上：

州批县审。批为本州南关以里，路东三教寺内魁星殿中、泥鬼项上，挂少妇人头一颗，无尸投告，前后邻居、地方人等公举。必须三日内断出尸亲回复。倘三日内不结，该令才短：摘印后递取，决不轻恕。

州官写毕下递，贤臣接过。贪官下叫：“陈虎，你领县官速到三教寺断鬼回复。”施公深打一恭，走下堂来。刘元吩咐退堂。众官散出，都与施公担惊。贪官又派人役取刑具。贤臣看见州批，微微冷笑出衙。忽见一人慌慌张张，走至施公身旁跪倒，乃是地方陈虎，奉州官之命，赶来回话。好汉伏侍施公上马，施忠乘驴，地方引路，竟奔三教寺而来。

贤臣偶然灵机一动，叫地方陈虎上来。贤臣说：“本县问你：你缘何呈报人头之事，不带凶犯上来？理该把你重处。”地方回答：“人头挂在鬼项。”贤臣却说：“又来了，你既呈报妇人头挂在鬼项，本该就把小鬼带来。是谁把人头挂在他的项上，好明不

白之冤。快去！”地方赌气扒起，转身去拿绳扛。不多时陈虎进庙，令人伺候公案，一应铺设停当。地方引路，贤臣进内升坐。又见本州四名衙役刑房、乡绅保甲、牢头人等，上前叩见，报名已毕。贤臣下叫陈虎，地方答应跪倒。施公说：“传四邻回话。”陈虎答应，翻身下行。立刻就有人跪下说：“小的张三、小的李四、小的赵大、小的王二，老爷在上，小的叩头。”施公说：“我问尔等人，知此妇死的缘故么？”四人从头至尾，诉说一遍，呈词无异。下文分解。

第五七回 传四邻问话 各人报姓名

四邻报名诉罢，退下出殿。贤臣安心要看庙内破绽，好推情断事，审人头屈冤之案。贤臣站起离座下殿。施公同众役与施忠，从新统殿，转过游廊、配殿，群墙瞧遍，并垣墉之处；又至后殿梓童殿上，左照右观，并无尸骸。心想：少不的打草惊蛇，再察形迹。主意已定，连忙回至大殿。下役人等因随。贤臣升座留神，只见那毕瞧的军民，闹闹哄哄乱说：“从未见过审泥鬼的这稀奇事。”纷纷说话不题。

且说贤臣吩咐带小鬼，陈虎答应抬上。施公安心展才惊众，判断泥鬼。贤臣伸手提笔，上写：

州批县审。本州南关以里，路东有三教古庙一座。山门大殿共三层，计七十九间。后有梓童殿中，小鬼项挂少妇人头一颗，无尸。今本地方呈报，众目同观事实。此庙内数年以来，并无僧道焚修。现今原被告全无，州尊委本县严断，限三日以内回复。尤恐此郡举监生员，三教军民不知，今出示晓谕知悉：愿瞧者赴庙所审泥鬼。倘有断不清明之处，许尔等公举，特示。

写完住下，又叫陈虎：“你把告示速去贴在冲要之处。”贤臣又说：“听我吩咐，今州尊委我，派你等四人，大家公办。审清人头，大家有功。若是你我怠慢，州尊恼怒，罪名非轻。”四公

差问言，也是鼻内流酸。贤臣恼在腹中，故作不知，说道：“陈虎，你去把住店门，并吩咐举监军民三教之人，他们既来进庙瞧看，许进不许出。如有不遵，立刻锁拿去见州尊严究，就算杀人之犯。莫怨施某断事不明。你要徇私，放出一个，本县送你算犯法之人。”陈虎闻听，吓得一跳，无奈答应：“小的晓得。”这地方把告示贴上，回来复命。贤臣一摆手，地方闪在一旁。

天色将晚，贤臣瞧月台上站着泥塑小鬼，项挂少妇之头。看罢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离座出殿，走至月台。带笑高声说话：“你们这内中举监人役，贤愚不等，瞧看本县审鬼，须听得我施某吩咐，不可顽法。”只听答应，上来跪下。贤臣就问：“你是件作，名叫什么？”“小的名叫张五。”施公说：“你把鬼项挂的少妇首级验看，是何物所伤，不许粗心谎报。”张五答应，至泥鬼跟前，取出一根筷子，拉着少妇之头，细细瞧看多时，回身进殿回话：“老爷，小的细验明白：妇人头上，致命斧伤二处；脑袋是斧子斫下来的。”贤臣闻听，一摆手，佯作退下。贤臣设计，诱哄愚民，审鬼是由头，好追寻题目。说：“本县奉州尊所委，势难谗卸。皇上点我作官，岂肯有负圣恩。本县幼年习学法术，与你报仇雪恨。”霎时间，忽见东南狂风大作，旋风来回乱滚，垂着泥鬼打转。贤臣一见，就知其意，不由的暗喜，感动佛祖神圣。往下高叫：“风中女鬼，听我吩咐，不可徇私，快捉人犯；本县差人带你到人群里找去。”随叫：“马腾你跟旋风，不可拦挡，任他旋转。倘有可遇之处，领来见我。”

马腾答应，思想无奈，迈步出殿，跟定旋风，东就东，西就西。旋风滚的急快，公差两眼似灯。马腾高叫：“列位开路，莫挡风神。”众人闻听瞎叫，心中无病还好；有病之人，面如金纸。

旋风在人空中钻出钻进，找寻仇人不见，又起一阵狂风，往寺外而滚。马腾也随即跟出，转眼不见，心下为难。正在犯想，忽见旋风从阴沟里进庵，复又出庵来引公差进内。那风习习连转三转，从阴沟刮入庵内去了。公差一见，说：“想来杀人之犯，一定在内，何不进庙？”用手拍门，高叫：“里面有人么？”女僧正坐，忽听外面打门，忙唤：“小尼，看外面什么人打门？”小尼回身来至角门开开门。公差迈步进庵，闪过找风。只见旋风声习习，往里直滚。公差那管内外，跟风往里就来。那风忽进禅堂，声习习围着大尼姑团团而转，刮的尼姑用袖遮面。马腾一见，不管好歹，回手取锁哗啷一声，就套在女僧项上。那风出房，又起一阵大风，刮去不见。把个尼姑吓的白面焦黄，口中快叫。公差不由分说，拉起就走，穿街越巷，直奔三教寺而来。

那些瞧着军民人等一见，个个说：“人拿来了！咱们快听老爷断鬼。”贤臣听的明白，闪目外观，只见锁拉一人，却是女僧，头上无帽，白面秋波，桃腮杏眼，樱桃小口，甚是窈窕。身穿绫罗，足登镶鞋，年纪三旬。迈步上台阶进殿跪下，公差报名：“小的带女僧。”贤臣闻听摆手，马腾退后。贤臣点头，难怪尼姑性乱，败坏法门。叫声：“女僧听真，今有屈死女鬼，在本县台下投告，私通谋杀他命，冤魂聚而成风，引领差人拿你。快快实诉，免得动刑。”尼姑口尊：“老爷，小尼本州人氏，多病出家。奉公守法，不敢为非。老爷就便夹死，岂不冤枉佛门弟子么？”贤臣闻听，微微冷笑，往下吩咐一声：“女尼不用强辩，你去在台上把鬼项挂的人头看真，回来再讲。”尼姑只得扒起出殿，走到泥鬼面前，睁眼一看那颗人头，不由心中害怕，忙忙回身进殿跪倒，口尊：“老爷，小尼看过，不识其面。”贤臣闻听微笑：“你

竟是满口胡说。本县知道其故，屈死冤魂，是你所害，因奸杀命，还不肯实招。”喝道：“两边与我拶起来再问！”众役答应，把女僧拶起。十指连心，痛不可忍。又吩咐：“加拶。”只见陈虎回话：“禀老爷，今有本州三老爷^①，奉太爷之命到寺。”不知何事，下文分解。

^① 三老爷——县州、府之辅丞，与二衙分管钱粮、水利、河海、民讼等事务，又称三衙。

第五八回 三衙奉命催审 蛮人心怀忿恨

扬州三衙奉州官刘元之命催审，马到寺门，见人进报，不见县公迎接，心中不悦。此人系蛮地之人，捐纳三衙到此，不觉暗恼在心：“待我进寺，看他怎样审法？”走上月台。贤臣难越大理，离座下迎，一瘸一点，至殿槛就不肯外迎，麻脸说些带笑客套。高叫：“三爷，恕我有事在身，失迎之过，另日陪礼。”三衙回答道：“岂敢。”迈步进殿。下役设座，三衙把手一拱，二公坐下，又言讲人头之事，三天限满之话。这位三衙姓穆，名叫作印，在旁听审。且说尼姑上拶不肯招认。贤臣吩咐：“加拶”尼姑总不招认。贤臣用手一指，喝叫：“大胆恶尼！你不招认，且下去。”叫声：“施忠，你同马公差速到庵内，将所有庵内尼僧，不论大小，都拿来问话。”

好汉答应，迈步前行，与马腾立离三教寺，竟往白衣庵而去。不多时拿到众尼，上殿跪倒。贤臣观瞧女僧已罢，说：“你师父犯下之罪，他赖你们害命。你要实说，莫要虚言。”尼僧见问，吓的磕头碰地，口尊：“青天爷爷，小尼今年十八岁，命犯孤寡。八岁进庵，蒙师训诲，紧守清规，法度最严。不知何故，将师徒全拿送寺？叩求青天爷爷秦镜高悬！”贤臣大怒，吩咐动刑。一连三拶，可怜把小尼十指拶伤。怎奈心坚似铁，不肯招认，只求超生。又说：“小尼并无过犯。”贤臣说：“他不招，吩咐卸去刑具

带过，不许与那小尼见面，换过答话。”青衣答应，遵依而行。

且说施公为难，吩咐：“来人，把那二个小尼带上问话。”下役答应，立刻带到，吓着叫他下跪。只见那小尼，浑身旧衣褴褛，头呕扣眼，漆黑的麻子，长的不堪。施公看罢，腹内暗转，要明此冤，得诱哄于他。满脸笑着，忙出公位，小尼面前，伸手拉住，叫声：“小孩子起来，不用啼哭。你的师父、师兄先回庵中去了。跟了我来，我好叫人送你回庵中，不用哭。不听人说，我还叫人把你锁上，还打一顿板子，跟了来罢！”言毕，拉起小尼，往上走来。施公复归公位坐下，也不嫌脏，取这腰间纺绸手巾，替小尼擦那眼泪，鼻涕拭干。细细观看，带笑问话：“小孩子，太爷问你，你今年几岁了？不要哭，不害怕，告诉我，好买东西你吃。”回头叫声：“施忠，你去买些果子，与他吃吃。饱了，好送他回庵。”好汉答应，去不多时，买了些果糖食。施公伸手拿起，递与小尼，复又带笑说：“小孩子吃罢。吃的饱饱的，好送你回庵，不害怕。”小尼闻听，快活活，笑嘻嘻，接过就吃。且说三衙暗笑：我看他审事平常，倒会哄小孩子，若到临期怎了？下文分解。

第五九回 奸夫与尼对词 判结人头公案

不言三衙有气。且说贤臣安心诱哄真情，一回手，把腰间小荷包解下，拴在小尼胸前。俗言小孩子识哄，那里见得吃的？又见给一个最好荷包，乐的他眉开眼笑，指手画脚的，叫声：“太爷，你给这个荷包，我可好装钱，便宜了我师父了。”施公听出题头，不由心中大悦。扭项叫声：“施忠，把你腰中散钱给我些。”好汉答应，回手腰中打摸些钱，递与贤臣接过，都给小尼装在荷包里。贤臣带笑说：“小孩子，这些钱带回庵去，好买东西吃。我问你，不知昨晚来的那位太爷，是你什么人呢？告诉于我，我好叫人送你回庵去。”小尼见说，心喜欢的手脚乱动，一面欢笑说：“太爷你问我，我不敢说，师父要打我。”施公说：“你师父不在这里，你只管说，好送你回去。”小尼四处一看，果不见师父，这才说：“那位太爷，比你还俊。他每晚半夜，总到庵中，带些酒肉饽饽，与我师父、师兄，饮酒顽耍。饽饽和肉，我吃饱了，打发我睡，还给我钱。每日晚上，嘱咐于我，不准告诉外边之人。那太爷白日并不见来。”

施公闻听大悦，叫：“来人，快把那老小二尼带来对词。”下役答应，翻身下走。不多时，把二尼拿来跪下。贤臣说：“你们不招，有人招了。叫那孩子，把告诉我的话，对你的师父、师兄，再说一遍。”小尼见问，复又啼哭，叫声：“太爷，我不合你好咧！

我说了告诉你，不叫我师父、师兄知道，因何又叫他们来对话呢？我不说，我怕打。”旁边老尼闻听着忙，叫声：“你不要胡说，回庵送了你的小命！”贤臣说：“来人，掌嘴巴！”一声答应，上前边五下嘴巴，打的牙落。贤臣又问小尼，又照前说了一遍。二尼闻听，无言可对，个个仰面长叹道：“命该如此。”口尊：“老爷，不用再问，小尼招了：师徒同与西茶铺陈姓往来是实。”贤臣吩咐：“来人，带下老小二尼，少时对词。”下役答应，立刻带下。

施公吩咐马腾：“你速拿西关茶铺陈姓听审！”马腾接签下拜出寺。不多时将陈姓带到上殿跪下。贤臣叫声：“今州尊委我断人头公案，鬼诉真情，旋风到庵，捉拿女僧，诉说：尔因奸杀命。快快实招，免得动刑！”那人见问叩头，口尊：“老爷容禀：小的与尼姑并无通奸之事。如杀人，更没此事。老爷上裁。”贤臣说：“你倒言通理顺，善问如何肯招！”吩咐人来，把他夹起。下文分解。

第六〇回 判明妇人头 回复见州尊

下役答应一声，夹起夹棍。陈公义见无据证，忍刑不招。贤臣说：“好一个恶徒！”吩咐：“来人，快把三名女僧带来对词。”下役立刻带上跪下。贤臣叫声：“小尼，你认认那人，是你假太爷不是？快说！不说打嘴。”小尼跪下害怕，即细看回答，叫声：“老爷，这就是那个太爷。”贤臣闻听，事情都对，心中大悦，问那老尼：“你快把实情招来，免得动刑。”老尼见问，不由仰面长叹。眼望公义叫声：“冤家，不用强辩，老尼替你招罢！”尊声：“太爷听禀：小尼俗家姓屈。父住东关，无儿，只生二女。小尼年幼多病，因此许进西关白衣庵中。不多几年，师父在外募化修塔。后来小尼又收两个徒弟，紧守清规。遇见西关茶铺陈公义，见小尼容貌，安下反心，用计进庵许愿，常常往来。请小尼到他家里，不防被他灌醉奸骗。酒醒无奈，续通奸了徒弟。打算无人知觉。不幸父母去世，发送事毕。小尼妹妹许嫁与人，妹夫姓贾名君车，贸易在外。妹夫出门，妹子暂住庵中。公义那晚来至庵内，看中妹妹芳容，忍心要行苟且之事。妹妹不依，气的寻死觅活，只要告状！陈公义带酒行凶，用斧砍死，尸首埋在庵后。他半夜将人头拿出尼庵，嗣后不知怎样挂在鬼项？只求青天再问公义便明。”贤臣扭项下问：“公义，从实招来。如有一字虚假，立刻处死！”

陈公义见问，回答：“小人情犯是实，不敢强辩。小人南关有一仇家，想着移祸雪恨。那晚仇家有事，人烟不断，小人未曾得手，故把人头隔墙抛在三教寺内。小人不知怎样挂在鬼项。是实。”贤臣闻听说：“鬼神使招，不必深究。”吩咐带下，跪在一旁伺候。又叫带过老小三尼，事情算结。少时贤臣又叫：“地方看守人头，等回复州尊，再起这头。”那瞧看军民，议论不表。

且说贤臣同三衙到了州衙门首，下马进了角门。下役带着犯人。贤臣向书吏手中接过招词，一跛一点，方至州尊衙内。施公带笑说：“烦你代我通报一声。”那人站起来说：“老爷请坐少等，我替老爷递进。”伸手接过，迈步进里，内司把招词递给贪官，瞧上一遍，不过因奸谋奸不允，害死尼妹。奸夫理移身头二处，回复起尸完案。刘元看罢，心中又喜又恼。喜的是不全的断法精奇；恼的是江都县有他作对，不能行事。贪官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何不打点一分重礼。差心腹家人，暗暗上京，求皇亲索老爷快快提拔些他离江都。贤臣借贪官的仇，升转顺天府不表。且说贪官又叫人传出，命三衙起尸验明，早入堂结案，暂把人犯寄监。刘元的内司奉命上堂，见了贤臣，不过说了几句褒奖之语。贤臣随即出衙，叫声：“施忠，天色晚了，到馆驿歇息，明早起身。”

次日，主仆出了扬州，在路上正言贪官的过恶。贤臣抬头，见迎面跑过几匹马来，又听得内有一人大叫：“伙计们，不用上扬州去报，这位老爷就是江都县的清官施公！”只见那些人听说，跑回坐骑，个个跳下马来。一人跪在当头，哭诉情由。贤臣不解，勒马留神，都系买卖打扮。个个惊慌，挡在马头，口中只嚷。内有一人腮流痛泪，口尊：“老爷，小的前已告过失盗情形，蒙老爷拿获斩犯报仇。另搭伙计，别处治货。从此经过五里碑，路遇

一伙强盗劫财，尽行抢去。吓的小的等抱头不顾财帛，只得逃命。小的等特奔扬州来报贼情，幸而途遇爷爷。叩求青天救命。小的名叫李大成。”说罢。一齐磕头。贤臣闻听李大成三字，想起前番的十二寇那一案，就是此人失盗。贤臣长叹，叫声：“李大成，可叹你命犯贼星！今搭伙又被寇盗。但五里碑不是本县地界，属扬州的辖管。”客人闻施公言语，似有不管之意，放声大哭。这些人哭的贤臣心软，说：“你等莫哭。寇去有多远？人有多少？”那些人人口尊：“老爷，贼去多远，小的等只顾逃命，未曾细看，不知几人，只闻称贺寨主，声音渐去无踪。”

施公闻听，想必是贺天保在内，彼时临别，言过保江都无事，此地方乃属扬州地方。嗣又劫法场，多亏义士施恩吓退。贤臣想罢，何不拿话说于施忠。说：“施忠，方才他言，内有贺天保，想是绿林之人。他当初原说保我江都安然无事。此地虽属扬州管辖，然与我交界接壤。今番又猖狂抢劫客商，其情可恶，真不啻匹夫小人之谈。但不知你管与不管？”施忠一听羞愧，一声大叫曰：“气杀我也！”双脚跳了几跳，说：“恩主不用急躁，老爷略等，小的前去。”言罢催马而行，未顿饭之工赶上，果是贺天保同众朋友，施忠一见喜悦。贺天保见施忠说他言而无信，亦觉惭愧。天虬、天雕面红说道：“原物未动，老弟拿回送还客人，我等就此散去，免伤弟兄和气。”言毕，带怒叫声：“众友，想你我尘土不染，方称英雄，义气为重。”其余众人抛下货物，是鞍上马，高叫“黄老弟，但愿你指日高升，才见得朋友。”众人将手一拱，齐磕坐骑，扬长而去。

众人去后，贺天保自知理短，羞过一阵，无奈眼望施忠讲话，叫声：“黄老弟，为你一个，愚兄伤却众友。没的说，你把货物

银两拿去，交还原客。我也告辞了。”施忠尊声：“兄长，你我焉比他们，他等含羞自散，何用介意，另日狭路相让。”随叫众客原物照数收去，众客千恩万谢而去。施忠等回来，下文分解。

第六一回 皇恩诏贤臣 回京都引见

贤臣见施忠回来，就问：“事情办得如何？”好汉从头至尾详禀一番，贤臣甚喜。又向众好汉说道：“容日再谢！”贺天保等九人，闻听施公之言，就势告辞。各上坐骑，施公相送。众寇望施公说话：“异日再会！”言罢一齐上马，催驹回归林中。

施忠回到树下站立。贤臣说：“施忠，就此起马进县。”好汉闻言牵马，施公乘马，施忠扳鞍。主仆并辔正走之间，抬头看见江都城门。进了闹厢，入门闹市，耳内听得斧斤之声。闪目一瞧，路东一家好齐整宅合，原是水作，在那里安盖大门，贤臣一见，肚内把天干地支，细细推算，值日神将，从头暗数。心中说：“既盖大门，岂不择日？他家看来不懂礼义，难道他家无有读书之人？今日黑道五鬼破坏，要想兴隆，万万不能。其中必有缘故。本县何不问其内里之情？”随叫：“施忠，你去把安门的家主叫来，我有话问他。”好汉下马，迈步走到那家门首，带笑开言，说：“借问你们一声，那位是家主？”门里一人，年有四旬，应声答道：“不敢，愚下就是。不知有何见谕？”施忠说：“本县老爷，有话问你。”那人闻听，连忙整衣戴帽，迈步出门，跟定好汉，来至施公马前。那人并不下跪，深深一躬，口尊：“老父师，生员不知驾到，未得远接。”施公说：“贤契免礼。本县一事未明。贤契既读孔圣之书，必达周公之礼。安门换户，乃是吉祥之事，今日

五鬼破坏，动土岂不有损？”那人闻听，复打一躬，口尊：“老父师，门主既读诗书，安门岂有不看宪书之理？奈门生家设有学馆，请了一位先生，性情格外，安门烦他择吉，说道今日甚好。门生也有些不懂，问他之故？他说不用提起，安门之时，必有明公问，故此门生伺候这里。今听老父师呼唤，门生特出拜见。”贤臣闻听，心中纳闷，叫声：“贤契，此人大约与你有仇。”那人回答：“无仇。”施公说：“既是这样，你去把他叫来，本县有话问他。”

那人答应，回身去不多时，回来手举字柬，口尊：“老父师，门生家先生有书一封，叫门生拿来，求老父师一看。”又说：“今日理当叩见，恐其冲破县尊，眼下不能高迁矣！”贤臣闻听心悦，说：“此人奇异。我先看看字体，是何言语。”想罢，伸手接过封皮，上写：“今月今日今时，县尊驾到……”贤臣心惊，面视时分相对。贤臣点头说：“妙哉！待我看里面如何？”上写：

山声曲阜县民人孔净，字奉江都县主。今日今时，台驾回转，路过此户。马上有观。吾乃孔圣之后，微习天文地理之妙术。令日系五鬼破坏之期，内有吉里冲破，不敢报名，恐泄天机，神鬼见怪。此户转祸为祥，家道丰盛，顶带绵绵。子在父死，夫存妻亡，代代恒足矣！民人孔净数字不恭，求恕具。

贤臣看罢，不由唬了一惊。心中默言，此人挟术通神，未来预知；字柬犹如板下三舒所言，真正不错。我只知古人书中之理，却不晓陋室之中，有此高人。但能有日官到极品，必请孔净主文。有心此时行聘，惟恐轻妄前程。贤臣沉吟多会，除非如此这般。想罢带笑说：“贤契听我一言，回府替我多多拜上孔先生。就说本县路过，不曾修帖奉拜，容日再谒。”那人闻听，又打一躬，说：

“门生请教老父师，今日安门到底好不好？”施公见问，含糊答道：“贤契不必追问，今日最大吉大利，贤契请回言罢！”贤臣把字柬插入靴筒里。贤臣讲罢，不多时主仆进县。

这日黎明，点鼓开堂，书吏人等伺候。忽见廉三元上堂回话：“老爷在上，小的探得京都传牌到了，召老爷回京。此缺新补江都老爷，不日就要上任，老爷定夺。”贤臣闻说，吩咐：“再去打探回报。”且说贤臣暗说：“我若回京见主，遇了机会，我必参你！”贤臣心恨州尊，即叫六房盘查清结，好交代，以备回京。

诸事分派停当，只见从角门来一人，上堂至公案旁跪下，口尊：“少爷在上，老奴请安。”贤臣含笑叫声：“施孝，你来江都有何事情？老太爷、老太太安否？”老奴见问，答道：“满宅俱各平安。太老爷叫老奴前来接少爷进京。查清仓库，太老爷说：‘不可缺少，务要盘查仓廩毕一同进京。’”施孝答应站起。廉三元下面叫到：“小人禀老爷，新任老爷离此不远了！”贤臣一摆手，上报退去。贤臣离座上轿，出城至接官厅等候。不多时新官已到，二人礼毕，一同进署交印。盘查仓库诸事，具结交代明白。新官送施公出衙。施忠、王栋、王梁三人，把贤臣送进馆驿。

且说贤臣专等明早起程，又写字一封，打发施忠去请孔先生到京。施忠接柬，领命出馆。不多时回来，上前禀话：“小的奉差役投书孔先生，无容相见。回字一封，请老爷过目。”施公接过，书皮上写：“民人孔净，字奉贤公。此柬不可令旁人观看；目下也不可自观。明公到了官居总漕，身逢大难，再观此柬，必有应验。”贤臣看罢，暗道真神人也！依言将书收入锦囊之中。下文分解。

第六二回 三人意懒心灰 商议告归林下

且说施忠、王栋、王梁他三人，见施公严肃，个个溜到避人之处。王梁带笑开言，望施忠、王栋说话，叫声：“二位老弟，愚兄一言公议。明日县主回京，你我早定主意。自当差以来，我先灰却上进之心。新官上任，要想在施爷台下办事，断然不能。且又未知新任情性，可与施公性贤。孰料你我命小福薄。若是跟随进京，谅来也是小县。倒不如辞决师爷，退归林下，与众朋友无拘无束，岂不快乐？望二位三思而行。”施忠闻言，沉吟不语。王栋答说：“讲的不错，却在礼上。”施忠见他二人都是如此言说，不由意动，心活点头。三人一同迈步，进庭到施公面前，一齐下跪。施公一见不解，忙问说：“你三人这等光景，有何事情？”王梁先就接言，口尊：“老爷，容小的细禀：今日老爷高迁，明日起身，小的等不忍分别。再者，小的三人蒙老爷恩待，深感高厚。本欲伺候老爷进京，奈小的有家口牵连，因此叩见，小的等不能进京。”贤臣闻得一惊，自思：“王家兄弟，不跟由可，听其口气连施忠也有不跟之意。”施公不悦，望施忠说话，叫声：“施忠，我问你，他二人不跟我进京，有恋新官之意。你想想，你不跟我去，岂不有负当初意？你今日败子回头金不换。我念你侠义，待你可也不薄。兼之你父母俱故，缘何你也辞我？”施忠见问，口尊：“老爷，小的父母虽已辞世，祖茔在此，不肯远离，断了祭

扫。古人云：为臣要忠，作子要孝。老爷高升，乃万千之喜。无如小人草木之身，不敢言忠，命小福薄，不敢上京，情愿墓庐守孝。”言罢叩头求恕，只恳老爷恩典。

施公竟无言可对，沉吟多会，开口说：“你三人今日齐辞本县，你们心灰意懒，不愿跟去。古言：孝悌忠信，纲常大义。人生天地间，不过占一个字，要想十全，万万不能。俗云：尽忠者，不能尽孝。居官怜下，有伤国体，误了情名。欲尽忠，想恋故土，即不能远行。本县难以留你同我进京，请问你们意归何处？告诉于我。”三人见问，一齐叩首：“老爷请听，小的等仍归林下，须学古人。”“本县还有一句话：好歹莫愚，要心不改，岂不闻猛虎回头，落那朽名。”三人闻说，猛然点悟，叩谢：“老爷指教之恩。老爷，小的若无冲天明志，死后怎入祖坟？”施公说：“驷马难追，总要信行。”言罢，把手一摆，下面三人，叩头皆起。

又见一人上庭跪下，口尊：“老爷，小的是振守府大老爷的家人。老爷奉差公干未回，知道老爷高升回都，不能亲送。小姐、太太吩咐小的，送来路费银五十两；还有家信一封。求老爷带上京去。”从怀内把银子、书信取出，一并递上。下文分解。

第六三回 十里亭乡宦饯行 桃花店得信心慌

施公接过，带笑说：“多承你家老爷费心。回去告诉太太，替我致意道谢。我钦限急紧，不能面辞，容日到京拜见。”家人答应，出馆而去。且说贤臣带笑望施忠、栋、梁说话：“我无物可敬，还是银子五十两，留与你三人，莫嫌菲薄，每人作件衣，所为念。”言罢，把银递与三人。施忠接过，三人复又叩头。登时天晚，贤臣用饭已毕，秉上灯烛，坐谈闲话，一夜未几，天已大亮。举监军民人等，候送贤臣回京，众人又敬酒饯别。施忠、栋、梁随众而散。

贤臣的驮轿驮子、家人马匹，围随上了官塘大道，竟奔京都，趲行程途。正逢七月佳景，驮轿撑起窗子，往外观看甚真：雁过成对。秋成普野，万种更新。贤臣思思想想，天晚进店，次早登程。这日正走，大有饭时，俄而一座店面，贤臣打尖歇息。施孝下马，上前伺候。贤臣下了驮轿，护送上房坐下。施安等外面照看骡夫、驮子。卷下驮件，喂上牲口。店小二揩桌，带笑问道：“老爷吃什么东西？吩咐小的好去传话。”贤臣见他一团和气，回答：不拘什么东西，荤素都使得，只要快速。”店小二答应晓得。不多时用手托定，摆在桌上。贤臣用毕拿下，与下人吃完。施安会帐。贤臣拿茶。忽然听隔壁房中有人讲话说：“伙计咱们快些吃饭，收拾收拾，等这位坐驮轿的老爷走，好搭伴同行。你不曾

走过，出了这座桃花镇。不远漫洼，那就是恶虎庄。眼力要差，不是顽的。若是撞见他哥儿们，所有行李都得留下。”又一人回答说：“老弟放心走吧！咱们有什么，除了性命就是人。再者，不过是旧衣服，他也不要；就拿了去，怕他怎的？可恼远近官员，都为家身，惧怕贼寇，由了他们胡闹：损人利己，路截运商！”又一人说“你们哥儿俩也不用怕。贼不同党，这南路一带有四霸，谁人敢惹的？有个姓黄的名叫天霸，比那三霸行事能干。虽说是贼，专截贪官污吏，不截孝子节妇、孤客穷商。闻听黄天霸投到扬州府江都县施老爷。你没见过好官府，真正清似水，明如镜，断事如神。又闻得天霸改名施忠，当了内司，盗贼还怕他几分。昨日你听见施老爷升进京都，施忠不跟，告辞不知去向，也怕不得许多造化。”闲说罢，出店挑起担子，也有背包的，走过门去。施公看的明白，心下钦服：“好汉施忠，名不虚传。放他走了，真正可惜！放他归林，便宜盗寇作乱。话说且住，我过恶虎庄，倘要被盗寇拦截，少不得借施忠名头，吉凶再讲。”

贤臣吩咐起身，下人答应，扶持上了驮轿，掙出店外；抬了驮骡，下人上马，出桃花镇，疾奔恶虎庄而走。贤臣思想后悔：不该放走施忠。自己怨恨自己行的不仁，才有今日担此惊怕，只恨不能插翅飞过此庄。众人正自奔走，心里都想逃过险地。刚到漫洼，忽听马嘶，四面跑马，登时围绕上来。众客商魂飞魄散，抛下被套，各顾性命。施公的驴夫，久惯路程，惧强盗的规矩，不敢前走，忙把驮子围住。四面人马围裹上来。得禄、得寿年轻，不管死活，开口大骂：“少要往上惊着老爷！你你狗命不保。”只听得把得禄刺于马下；得寿放马就跑。贤臣着忙，高叫：“好汉，且休动手！初到宝庄，有英雄好几位，认得施某。今日提名道姓

休要见罪。第一名姓贺名天保，第二名姓濮名天雕，第三名姓武名天虬，第四名姓黄名天霸。四家好汉，都与施某会几面，胜似同胞兄弟。”盗寇闻听，停刀说：“众家兄弟听真，休要动手。必须禀明寨主再讲。”

一人飞马进了恶虎庄，至门前下马，进厅口尊：“寨主，买卖到门，万千之喜！又遇施不全来临。我常听见兄长念及，因此不动手，请令而行。”天虬闻听，想起莲花院的十二寇都死在杀场；尤惧怕天霸，被其羞惭方还。直到而今，仇还未报。天虬沉吟多会，望天雕讲话道：“濮兄长，狗官到来，令人想起从前之事，抱怨在心。不可迟疑，就此出去。”吩咐拉马，二寇乘马，登时来到施公驮轿一旁，慌慌忙忙下马，故意忙行几步，跑至贤臣面前，迎着拱手，口称：“贤公既到，请进荒庄一叙。”贤臣答说：“多承寨主美意，少不得施某领情。”二寇闻听甚喜，随叫人引路，情贤公坐的驮轿骡子在前，二寇上了马，跟随后面，到恶虎庄而来。转眼至庄门首，众寇下马。施孝等上前与骡夫搭下骡轿，贤臣即曲躬下来。二寇相让，一同进门上厅，分宾主坐下，立刻置酒。贤臣告辞，不允。武天虬性快，口尊：“老爷，不知上京何事？”下文分解。

第六四回 恶虎庄遇寇 聚义厅报仇

贤臣见问，带笑就将奉旨召进京城，施忠离归林下的话，说了一遍。武天虬一闻施忠不在面前，称了心怀，满面得意笑容，口尊：“贤公，恕小人失陪。”贤臣说：“请便。”天虬望天雕眼色一递，当即告退，在僻静处会议。且言施公余寇相陪，贤臣一见强寇眉来眼去，才觉后悔，不该言施忠告退。越想越悔起来。贤臣专等二寇回转，见机告辞出庄，方才无害。且说二寇同到厅后，武天虬叫声：“兄长，理该冤仇当报了。黄天霸、贺天保既无跟随，咱们还怕那个？”商议即把施不全剥衣绑在厅柱之上，把他剐心，与十二弟兄享家亡灵，有何不可？二人商议已定。

二寇复归坐位，施公方欲告辞，天虬面带怒色，大叫：“施不全！今日大王有句话问你：有仇不报怎么讲？”贤臣就知命不远矣。施公心忠，也不怕了，面无惧色，答道：“寨主，有仇不报非君子。”天虬闻听，拍手大笑，说：“好！”即唤：“来人，把狗官拿下！剥去上身衣服，绑在厅柱之上，与死去十二寨主剐心祭奠。”小卒答应，一齐拥上。吓得书吏等，一见吓走真魂，迈步想跑，濮天雕取刀下了绝情。又将施孝、施安、得禄、得寿绑起，将四人绑在厅柱之上。四人把死都弃于度外，破口大骂。堪堪主仆命在旦夕。

二强盗哭祭十二寇方毕，才要去取贤臣心肝献祭，从外跑进

一人，在众寇面前跪倒，仰祈：“众位大王，小的奉命四路哨探踩盘，今有一起贩红花紫草绸缎商人路过，离庄不远。打听明白，只有差官四名保护，本领平常，特禀寨主。”二寇摆手：“再去哨探。”小卒扒起而去。天雕说：“依愚兄看来，施不全好似笼中之鸟，还怕他飞上天不成？我们先出去满载而归。”那众寇一齐出门，抓鬃上马前去。

且说施忠、栋、梁三人，自从施公告别之后，心中挂念施公。催马刚过桃花镇，带领众人，正要奔恶虎庄。又听行路之人言谈，众寇截夺一起人去。施忠望栋、梁说话，叫声：“二位兄长，可都听见了么？必是濮天雕、武大虬他二人记怀前仇，今日狭路相逢，截住施公，不能前行。我们快走，施公必遭大难！”言罢，好汉催马如飞而去。

众寇正被李五一下弹弓，打的着伤。无如强寇比先愈多，将李五围住。正在进退两难，认的是施忠，达官不由大喜，忍不住大叫：“黄老弟，你从哪里来？想杀我李五哥。”施忠心中只记施公，留心细找，耳内忽听李五二字，按马一看：原来镖行神弹子李五。又望那边瞧见濮天雕、武天虬，并不见施公与家人驮轿骡子。施忠这才将心放下，带马上前，带笑回答：“李兄长可曾会过武、濮二寨主么？”达官说：“久已闻名，未曾会过。”施忠说：“今日应了俗语：大水冲了龙王庙咧！无得说，今求众位赏我黄天霸点脸，大家笑合，也免被人耻笑。”言毕，催马过去。

众寇一见施忠到来，一齐到来亲近。惟有天虬、天雕心惊，无奈叫声：“黄老弟，贵体可安？”施忠陪笑答道：“二位兄长与众家寨主，近来康泰。”施忠又问：“寨中二位嫂嫂可好？”二寇回答：“托赖安好。”又问说：“二位兄长难道不认得李兄么？”二

寇回答：“不曾见过。”施忠说：“列位不用动手，大家见见。”话犹未了，栋、梁也到，众人不识。施忠代答，望众寇说话：“你们不认得他兄弟，这就是常说的王栋、王梁。”彼此在马上拉了拉手，见礼已毕。施忠说：“众位仁兄老弟，容我一言奉禀。这位李兄名昆，绰号神弹子。结交远近朋友，买走镖行。今日到庄，他算一客。”大家含笑说：“咱们既涉江湖，朋友要紧，免伤和气。”二寇依言。李五闻听，下马收弓，说道：“众位寨主，恕小弟多有得罪。”言罢，李五收拾货物起程，告辞施忠等而去。

施忠见李五去后，望二寇说：“兄长，小弟进庄拜见嫂嫂。”二寇闻言，不免心中着忙，答说：“老弟高情，我二人回庄替贤弟代问。”施忠闻二寇言，不由心中犯疑，带怒开言说：“二兄缘何今朝轻视于我，许久未见，理应让我进庄，为何外让？莫非小弟有短理之处？不然适才放过李五之货见怪于我？二兄重财轻人，岂是丈夫！你等无情，黄某也是无义。”英雄言罢，催马就走，二寇随后也即上马进庄。施忠忽然醒悟，说声：“不好！莫中二寇之计，往日敬我如上宾，今待我如草芥，其中必有别故。大概贤公遭难在庄也未可定。我何了暂且忍耐，回庄见景生情，方无一失。”好汉勒回马来，与栋、梁竟往庄内而来。二寇刚到庄头，又见施忠也到，为何去而复返？登时走到一处。二寇心下为难，施忠看破，故将不懂，眼望浑面强陪笑脸，高叫：“二位兄长，好的不销，我不过试探二位，我心毕竟看二位兄长必发人追赶，那料二位心直，竟不我为意。小弟有心去了，又恐兄长倒打一耙，怪我小弟，是以去而复返。”天虬、天雕闻听，估量施忠必要进庄，说：“黄老弟休要客套，咱们胜似同胞，一母所生，如何恼着愚兄？我等也参透你是假去必回何用追赶。”彼此说话，

一同进庄。天雕催马到僻静处，叫心腹小卒速即回庄，如此这般。小卒答应飞去。天雕旋马复到一处，故意闲谈，慢慢进庄。施忠说：“二位兄长，小弟请问：此庙收拾的很好，未知内里供着何神？”天雕带笑回答：“此乃姓许的重造一座三义庙。”施忠说：“很好！三义庙。但不知内果有赵云无有？就与咱们一样，南有四霸天结义：贺天保居长，天虬居次，天雕居三，我岂不是四弟赵云么？”天虬说：“老兄弟你比赵云还使的；怎比兄是一个鲁莽张飞！这算你赖我了。”言毕催马进庄。

到了门首，一齐下马，彼此谦让进内，众寇左右相陪。小卒上前巡杯。天虬望施忠说话，口内连呼：“老弟，你不在江都县跟官招福，未知到敝处何干？想当初愿绪生死，都在绿林很好；偏你要想妻荣子贵，洗手不干。又不称心。”施忠闻言，气恼在胸，为施公忍耐在心。带笑说：“三哥，你的话讲得不是。我天霸虽作绿林中人，谁不晓得专截贪官污吏，爱劝孝子贤孙？当日因众友，才到江都县里行刺。施老爷那知是位杰俊。施公进京面圣，我如要跟随，何愁不得高升？小弟因为祖茔在此，岂肯断了祭扫，弃其坟墓？故尔直辞施公不去，为的庐墓守孝。三哥言我天霸之过，岂有此理！”天雕听此一番急话，连忙高呼：“小卒，换大杯上来。”小卒答应，登时拿到。武天虬说：“老弟休要记念在心。”好汉接酒，用手举盏；看光景，难以问话，故意连饮数杯，现出酒形，装作说：“我已醉了。”众寇说：“老弟量如沧海，缘何说醉？千万不可逃席。我等敬酒。”施忠回答：“少陪就到。”迈步出厅，闲步瞧看，至旧马圈，从门缝细观，被他看出破绽来了。下文分解。

第六五回 见驢夫馱轿心惊 越墙找寻施县主

话说施忠隔着门缝一望，瞧见馱轿驢子都在院内；又望见那边马棚内，跌倒几人，躺在地上。好汉吃惊，酒气全无，说：“不好，恩公有难，大约丧命。恨我匹夫，翻心误事。早来焉能落空？”心内一急，就将身纵在墙上，顺墙翻过那边，脚沾尘地。忙至马棚打听施公吉凶，瞧见驢夫，问道：“你知老爷在何处？快快说来，好救尔等之命。”驢夫见说：“老爷无有伤命，闻口内塞棉，用绳反背捆在那边空房之内。”施忠听见贤臣有命，减却愁容。连忙上前，回首取刀，把缚驢夫绳挑断。二人扒起。施忠说：“你二人不用远离，我去救老爷要紧。”言罢，好汉迈步竟奔空房。

且说跟施公的那名小卒，见好汉隔门越墙而过，不敢怠慢，跑在厅上，一声大叫：“众家寨主不好了！黄寨主见锁着马圈之门，隔门缝一望，越墙而过，进圈去了。”天虬、天雕听闻，就知事情败露。二寇恼羞成怒，大叫：“好个负义囚徒！安心要来寻气。”站起用手把桌子往栋、梁一推，只听“哗喇！”碗盏杯盘落地粉碎，豁了栋、梁一身菜汤。两个好汉气往上撞，随身都带着兵刃，不由怒从心上起，连忙站立，上前动手。地方窄狭，二人见空，各使飞步，跑出当院，回首就刷的抽出兵刃。武天虬一见，大叫：“二哥，你若擒拿这两个鼠辈；我去捉拿黄短命，好一并摘心。”天雕等答应，各抓兵器出厅，园里栋、梁动手。

天虬今日竟把施忠的利害忘了，伸手在架上忙取把亚靶枪，迈步忙至圈门首。心头有气，也不顾叫人开门，用力一脚，“咯噔！”把门踢开，雄纠纠闯进圈门，高声大骂：“我把你无义之贼！吾来拿你。”好汉一见武天虬要动粗鲁，不由他动杀人之心。回手取镖托在手掌上，大叫：“武哥休得撒横，今朝小弟难顾刺血之盟。”两下相隔数步，施忠那肯容情，单背一偕浑身之力，镖枪对着天虬，照心刷的一声响亮，武天虬“嗷哟！”叽咯倒在地上，镖穿前心，魂魄飘荡，手脚乱动，命归泉世。施忠也觉伤心，为施公难以顾义，不免从今江湖落骂之名。好汉叹惜上前，毛腰取镖，擦去血迹，收在身边。忽见家人王虎赶到，施忠叫声：“王虎小心看守房门，尚有舛错^①，迫你的狗命。”好汉嘱咐一番，迈步往前院来，帮栋、梁成功。下文分解。

① 舛(chuǎn, 音喘)错——错误，错乱。

第六六回 鏢死武天虬 自刎濮天雕

话说后跟小卒，看见天虬丧命，吓的惊魂失色，跑至前院，说：“不好了！武寨主被黄寨主一鏢穿心而过，死在马圈之内。”天雕闻听，大叫：“嗟哟！”一声：“气死人也！”天雕抛下栋、梁，竟奔施忠，扑头一刀，好汉侧身躲过。天雕一刀砍空，气的破口大骂：“狠心贼徒！你为保全一人，伤许多朋友，我与你誓不两立。”高叫：“众兄弟，大家拿住匹夫。”众寇答应，一齐都奔施忠。好汉能飞墙走壁，身轻体健，并不招架，跑到那边。天雕砍空，使的力猛，往前一栽。施忠说：“仔细栽着身体，小弟又要惹不便了！”天雕闻听，只羞了个面红。施忠又见余寇跑到墙下，复又将身纵起，站在墙上，展眼之工，上了大房。天雕一见，只急得怪嚷，众寇心惊。施忠坐在房脊上面，故意哈哈大笑，叫声：“濮兄长，听小弟拙言奉劝，休要动气。小弟当初既为县主，难顾友情。古言：为人须要始终如一。半途而废，算的什么人物？小弟既然骑在虎身，要想下虎，万万不能。我天霸若无擒龙手段，焉敢长江把浪？况我的本事，众位深知。寨主留情，黄某有义，放了施公，领你大情；众位若无义气，以天虬为样，一鏢一个，谅无处可跑，试试天霸狠毒手段。列位允与不允，快快讲来！”

群寇闻言，齐说：“不好！”惟天雕一声怪叫：“待我擒拿于他！今日先叫他试试我箭罢。”房上施忠闻听，暗想：“我何不先

下手？”取出金鏢，托在掌中。天雕方要去取弓箭，施忠此时不肯稍停，高叫：“兄长莫要怨我，你不留情，谁人有义？”只听刷的一声响亮，盗寇臂上受伤。濮天雕往后一仰，“啊呀！”显些跌倒。钢刀难举，抛于地上。疼的浑身是汗，眼望房上开言就骂：“断义绝交！你心太狠！彼时原说同生同死，有官同做，有马同乘。今鏢伤同盟，理上欠通。”说着拿起刀来，天雕竟是自刎而死。众寇一见，登时散乱，不顾围着栋、梁。房上施忠心中暗叹自己绝情：固为施公一人，正忠感动天霸，绿林全伤义气。房上一声喊叫：“那个要动，黄某不容！”手捏房椽，翻身落下，脚站实地，满面带笑，说：“众家寨主，莫要见怪，人生天地之间，全凭忠孝节义。当日天霸归顺施爷，既有当初，必有今日。小弟全信难以全义，万望列位包涵。”下文分解。

第六七回 好汉救贤臣 天霸叙旧言

众寇闻施忠之言，一齐弃棒并棍，口呼：“黄寨主，我等原是武、濮二位手下，他们既死，我等愿弃绿林，各自四散。”施忠闻听，带笑回答：“众位各随其便。”好汉望栋、梁说：“二位兄长，快跟我来，搭救施爷要紧。”二人又恐众寇相随，全进马圈来；先至空房门首，命家人王虎持刀把守房门，不准乱进。小卒将门开放，施公与施安等主仆五人，口内塞棉，二手反捆，正都愁死。忽听人声门开，心下着忙，腹内说：“不好，要命人也！”开目细看，见是施忠、栋、梁，心中纳闷，肚里又说：“他三人到此来，莫非我心想的迷了？”正自惊疑。施忠赶上前，见贤臣光景，心里叹惜，口呼：“恩公在上，恕小的等救应来迟。”贤臣闻听，急的口不能言，张口瞪眼，施忠纳闷，众寇上前来，赶忙的伸手与他主仆把塞口棉花掏出，又用小刀挑去绳缚。贤臣活动，心中惭愧，不觉泪下。施忠劝解恩公，站在旁观。吩咐小卒，立刻把衣服取来，与他主仆穿好。栋、梁左右搀扶，贤臣迈步回转西厅。

施公上坐，众寇两边站立。贤臣眼望栋、梁说话，叫声：“三位好汉，救我之恩，何以答报？容日结草，刻骨难忘。”施忠口尊：“老爷，容小的一言奉禀：小的三人，只知老爷回转京城，朝王见驾，就要升官。那晓路遇无情之寇，把爷诓进恶虎村中，

摘心祭灵，逢此大难。老爷虽不在眼前，天使其然，小的等到此救护，也是忠心感动天地。今日小的几句不平之话，当着绿林众友，表述心怀。我天霸为爷伤却江湖朋友，四海忘交。此时为爷，镖打天虬；天雕着伤自刎。小的今不顾人之秽骂，愧见天下弟兄。小的为老爷，只为图名上进，孰知劳而成空。当年为友行义，施展飞檐走壁，夜静更深，进衙书房以内，提刀行刺。老爷见小的，并不心惊，明言大义。小的醒悟，方知恩公是为能臣。要留姓名，小的即说：‘叫我’，无伤爷命，是以留情。老爷送我出房，上墙而走。嗣后小的带酒遭擒，王家兄弟押进县衙，小的自知性命难保。恩公并不动怒，又蒙释放，亲解其缚。老爷在堂上讲说道：‘一人成名，九祖光荣。作贼为寇，究竟不久。那个江湖害人者，寿过八旬？’小的听此金石之言，愿投拜恩公台前。小的为报恩改过：黄河擒拿水寇；关家堡救爷，捉拿恶豪；定计斩决十二寇。小的使碎心机，总买不动恩公之心。老爷只顾不用我天霸，闭塞投者，以挡后来。”好汉越说越有气，颜色更变。栋、梁旁边连忙相劝：“黄老弟使不得，不必刚暴。皆因命小福薄，难怨贤公。再往下讲倒负恩公相待情分。”施忠点头后悔，知说错了，岂不叫别人瞧不起吗？回嗔作喜，吩咐：“小卒，快杀猪宰羊，收拾酒饭。”

且说小卒答应，顷刻停备。天色将晚秉烛，小卒摆桌设椅，让贤臣上坐，众寇下陪。摆设肉山酒海，小卒巡行。酒过三巡，菜用美味已毕。此时施公这才答应，心里还想施忠上京。下文分解。

第六八回 施忠见二嫂 火烧恶虎庄

施忠高叫：“众位仁兄、老爷，今晚听小弟有几句拙言奉禀：只因为信即难全义，镖打三兄，二哥自刎。小弟心中牵挂二位嫂嫂，到老归根，究靠何人？众位，二位长兄若有后，何用悬心？日后成人长大，知道我伤他父亲，好报仇雪恨，黄某却乐，我伤人，人伤我，倒也理当。惟二位嫂嫂正在年轻，我们若是不管，又恐伤亡者之情，且是难事。众友请出嫂嫂，问问归期，我才放心。小卒快请二位夫人，前厅有话商议。”

小卒答应，登时将刘氏、李氏请到。众寇同施礼相见。观他雅淡梳妆，都在十八九外。施忠带笑，让二人上位正坐。好汉上前行叔嫂礼拜见。躬身请说：“二位嫂嫂相见。小弟原本耿直，方才镖伤武兄，濮哥自刎。可惜二位兄长无后，嫂嫂倚靠何人？”二位夫人回言：“黄叔叔不必多言。我们闻得你兄已死，我等坤道，冰霜节烈，何须多虑？我们惟寻死以报汝兄英名，少时便见分明。”施忠闻言，自觉惭愧无颜，勉强答应：“二位嫂嫂，你去升天，我却放心。”刘、李二氏拜辞便行。少时小卒来报，二夫人自缢窗棂之上。

施忠暗叹，复又归坐，高叫：“众家寨主，此事并非天霸心毒，出乎自然，以尽他夫妻之情，倒也罢了！”吩咐天明，在此庄掩埋，四面放火烧之。众寇答应，搬运柴薪，依言办毕。

且说贤臣羞愧。又见众寇饮酒，眼望施忠，叫声：“好汉，我还有一言特商。施某蒙你救命数次，屡蒙壮士搭救之情。只因我官卑权小，暂时委屈。而今圣旨召我进京见驾，倘能升擢，补报你的大德也！壮士若肯同我前去，管保有始自能有终。但可得意之处，也免人传我之不仁，还请三位细详。”施忠闻听冷笑，口尊：“老爷”快快歇心，休题上京之话。小人们不敢从命；无如福薄，灰却上进之心。想起老爷未上任之先，带领施安装扮出门；熊家有难，命在顷刻。若非佛天保佑，来一壮士，外号傻三，名叫李升，夤夜救出险地。他不过得一马快兵役。黄河水寇，上司行文到县，限期一月捉齐，违限革职。彼时命傻三去访，命丧水中。嗣后老爷闻信，也属平常，赏银数两而已。他妻无靠，嫁与别人。算是跟官一场，白白丧命，痴心妄想，总成画饼。老爷恩收天霸，小的擒水寇，保住老爷前程，后来累次尽心。细想此事，如作春梦。临危急回头一想，因此心灰意懒。恩公免此设想，小的从此不再跟官了！”贤臣闻听，愧汗交流。栋、梁听不过意，叫声：“黄兄长不必讲了。古云尽忠而不能怜下。恩公待你我三人，情出恒常，只是命途不齐。大家畅饮。看看天亮，各干其事。”

且说施忠闻言，回嗔带笑，让贤臣用毕酒饭，撤去碗盏。吩咐：“先把贤臣送出庄外。”又叫：“小卒自家养的，各把家资领去，无论大小分资。”等候事毕，小卒放火。施忠又出庄至贤臣驮轿以前，带笑说：“老爷此去上京，路上平安，指日高升。小的等不能远送。”就此告别，言罢乘骡而去。

贤臣一见，心下难忍，叹惜不已，吩咐起程。骡夫答应，催动牲口。施安、施孝、得禄、得寿四人，围随入官塘大道。朝行夜宿，饥餐渴饮。这日天晚进了彰仪门，至西河沿，离前门不远，

下住三合店。茶饮饭毕，骡夫喂料牲口，施孝看守骡子驮轿，施安等伺候贤臣。灯下正看面君的律例，耳内忽听丝弦之声。贤臣不解：莫非店中有家眷？即开店就该回避。贤臣正自思想，下文分解。

第六九回 贤臣心下疑 侧耳细听音

贤臣说：“施安，你去打听正房内是什么弦唱，访真回话。”施安答应，转步出房，走到院中，听店外锣声三棒，瞧见门内闪出灯光。至门首把门一推推开，一人在灯下写帐。听见门响，停笔一看，慌忙站起，口称：“客官请坐。”施安带笑借问：“上房是什么人饮酒？”启东在施安耳边低低说了几句。施安点点头，起身就走。连步走进东厢房，贤臣一见，就问：“打听真了么？”施安说：“小的大老爷，正房内是前门里西兵部巷黄带子^①八老爷，与东娇氏巷红带子三老爷，把海岱门外、东边便门以里、雷震口下边双杨树的赛昭君八姐、赛天仙五娘子两名秧歌脚^②，接到店中取乐。”贤臣闻听，想：“京都大邦之地，也容这种人混闹。可笑朝中文武，俱是畏刀避剑之人，不管闲事，岂不有负皇恩？我今既遇此事，明早朝王必奏。”夜深贤臣安息。

次早，净面更衣，上驮轿。一应驮子，收拾妥当出店。家人一齐跨鞍上马离店。霎时出了西河沿的巷口，转弯，听城门响，东西门大开。家人围随，骡夫加鞭，便拥进前门，来到镇海侯施太爷门首。看门人一见，那敢怠慢，跑出多人，搭下驮子，抬下

① 黄带子——满清宗室（努尔哈赤直系）以系黄带子为标志，其他贵族以系红带子为标志。

② 秧歌脚——指民间卖唱的歌妓。

驮轿，贤臣下来入内。正遇太老爷与夫人闲坐。贤臣上前请安，太老爷吩咐坐下。太老爷说：“仕伦，你把江都做官情形，多陈与我听。”贤臣将自始至终，两个一一告禀，太老爷叹息一会，说：“我儿乃皇亲题奏，明晨逢五人朝之日，带领引见。为父身体不爽，今日早发家人送告病职名去了。你今歇息一晚，明早先得须见国舅，好带你面君。”

且说贤臣答应告退，就回自己房内。夫妻相见，欢喜不胜。次早贤臣净面更衣，出来门首上马，到国舅府门前，事逢可巧正遇皇亲。贤臣一见慌忙下马，连忙抢步上前打躬，口尊：“皇亲大人在上，卑职乃扬州府江都县施仕伦，请国舅大人安。”皇亲闻听，带笑哈着腰儿，伸手拉住贤臣的手，叫声：“阿哥请起，昨日皇上还问你。我今带领引见面圣。”仕伦答应：“卑职晓得。”言毕，皇亲先行上马，贤臣随后乘骡，竟奔朝门而来。登时来至外禁门。

早有引见官员等候，见国舅到来，举职名手本，曲着腰儿，往前紧跑几步，赶上躬身带笑，望皇亲翻着满话，说了几句。国舅闻言，说：“我知道了。阿哥，你办事不错，少时面君，你们小心，皇上问什么，奏什么，不许多话。”众官答应。国舅命带领施公与引见人员，同时至内禁门，递了哈勒呢思哈^①。皇亲回手接过职名，吩咐：“尔等不必前进，都在此处伺候，听我好音，回带你等面君。”众官答应。

且说此日，随膳奏事。等辰刻到进膳的时分，这日该梁、卫

^① 哈勒呢思哈——满语“哈勒”又念作“卡勒”，姓氏的意思。“呢思哈”，即纸牌，意为写有姓名的纸牌，类似于现代的名片。

二位值日。卫公派人敦请。国舅那敢怠慢，移步至梁九公跟前，躬身带笑，口尊：“太府！”少停，高擎官员职名，说道：“各该引见，恳求尊驾将职名带进，面君的牌子，写得甚清。借重你老，皇上若喜，官员无有不感高情。”太府闻听，含笑说：“国舅免说客套。职分当为，敢不遵行？”伸手接过职名。“头名江都县施仕伦，闻听说此公作官清廉”转身进去。顷刻饭时分，只见先是膳盒子，后是梁九公出来，站立金阶，高叫：“旨下！”国舅闻听，令众人紧跑几步，近前跪听宣读。上面高声朗诵：“这班人挨次升官补缺。今单宣施仕伦见驾。”众人望阙谢恩已毕，该引领散去。

且说命国舅与施公上前，梁太府一见贤臣，心中不悦，无奈说：“跟我来。”二人答应，随后数步，登时领到太和殿前。皇亲与施公，无旨不敢近前，站立金阶。只见梁九公进殿，不多时出来点首。国舅同施公一见，站一旁哈着腰儿，紧跑几步，至九公面前。梁九公说：“国舅候旨。仕伦跟我面君。”施公答应，随进了太和殿。九公退在一边，贤臣上前，行三跪九叩礼。皇上叫声：“施仕伦，抬起头来。朕耳闻你在江都作官清廉，你今将所结之案，实奏朕听。”下文分解。

第七〇回 顺天府到任 秧歌脚出境

贤臣就把江都事情，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又把施忠好处，奏了一遍。又奏扬州刘元到任，索要礼物一事。皇上听罢，说：“起皇亲进殿！”梁九公答应，慌忙出殿，立刻把国舅召进金殿，跪在一旁。皇上怒说：“国舅，刘元本是无耻之徒，汝何保举到任？索勒属官银钱，施仕伦送礼八色不收，竟罚仕伦把守大门。朕想其中，必有弊端。”索皇亲闻听，吓得脸黄，摘了帽子叩头，口尊：“陛下，奴才无此大胆，焉敢欺主。刘元唐县素日清廉，不爱民财，奴才方敢保举扬州。州官路隔遥远，那知索取银钱。叩主天恩宽赦。”皇上闻奏大怒说：“你欺君瞒朕，寡人有心既罪于你。且看皇亲，暂免不究，着你罚俸一年。”国舅谢恩，心内恐惧，叩首站起退出，痛恨贤臣。

且说万岁叫声：“仕化还有何事奏来？”贤臣答应。又将捉风审鬼之事，件件细奏。皇上听罢大怒，旨下：“梁九公传出：即将刘元革职为民，查人另补。”九公答应，传出不表。皇上带笑又问：“还有何事，只管奏朕。”贤臣答应奏道：“那日钦差至江都县，主公召臣速即进京。新官到任，交代清白。星夜赶程，来至彰仪门。天黑难进城门，在西河沿三合店内住下。臣到夜晚，又逢怪事：丝弦嘹亮，妇人歌唱混乱，男女饮酒取乐。令人打听，乃是官家子弟宿店，荒淫酒色。这贱人名曰‘秧歌脚’，打扮风

姿，惹的那无籍之徒，勾引那良家子弟，明唱暗卖，有害军民。”皇上闻奏不悦，说：“朕不知禁地有这种事情，乱国家风俗。卿家所奏，即行驱逐。”贤臣叩首谢恩。皇上叫声：“仕伦，听朕加封：即升顺天府尹。赐彩缎八端，白金千两。自今以后，准卿面君奏事。”贤臣叩头谢恩。皇上带笑说道：“朕问你，那黄姓已改名施忠，现在那里？快把他叫来，朕好重用于他。”贤臣连忙回奏说：“自恶虎庄救臣一命，当时回家而去。圣谕臣当差人找他前来，以受皇恩。”皇上闻奏说：“卿家出朝，即速召来，朕好重用。”言罢，龙驾还宫。

索国舅回府而去。贤臣也出禁门，家人扶上马。家丁前呼后拥，到了自己府门下马。进内与施侯太老爷太夫人请安已毕。正好外面报子到了。大老爷大悦，叫声：“仕伦，快叫人打发喜财，办你的事去罢！”施公答应起身，出厅到院，吩咐管家打发喜钱。只见远近亲朋，都来道喜。施公定日期庆贺。

次日天明，贤臣起来净面，更衣出来，大门外上马。就有顺天府的衙役都来伺候，迎接新官到任。贤臣进了顺天府衙，印绶供在上面。贤臣参拜已毕，升位坐下。属员书吏，马快步三班人等，叩见已罢，复又喊堂。众役见贤臣身躯瘦小，暗笑。被贤臣瞧破，要想法警众；忽想起正事，伸手抽签，叫声：“陈虎！”公差答应上前跪倒。贤臣说：“你领此签，速到前三门外，限月内把‘秧歌脚’逐出境外。倘若玩法不遵，一并处死。”差人接签出衙不提。

且说贤臣忽听衙外喊冤之声，开目向外观看：只见门上人拦挡，急的那人喊叫。贤臣吩咐：“来人，尔等把那喊冤之人带来。”差人答应，翻身走出，大叫：“老爷吩咐：你们不必拦打那人，叫

他问话！”随即带进跪倒。贤臣留神下看那人，头上无帽，面皮苍老，须发皆白，尖嘴缩颈，浑身褴褛，泪眼愁眉。贤臣看罢，说：“那一贫人，本府问你什么冤枉？只管慢慢实说！”那人叫声：“老爷，听老奴细禀：老奴姓董名叫董成，家住治东街药王庙门面小街口，年七十一岁，妻六十九岁。主母五十岁，小主三十七岁。老爷在日，作江西巡抚，作官八载得病。新官到任，盘查仓库饷亏空数万银两，家产变折尽绝。后来人丁转回京城。”董成一一哭诉。下文分解。

第七一回 施公准告金 退堂回私宅

贤臣一见老奴悲伤，不觉慈心一动，说：“董成不必恸哭，屈情只管实诉，本府与你作主！”老奴闻听停悲，尊声：“青天爷爷，老奴主仆坐吃山空，饥寒难受。无奈老奴苦作营生，常常作工，挣几文钱，到家糊口。因此衣服鞋袜烂完，故老奴忍饥饿在家。主母看老奴狼狈，不忍，说：‘老爷居官之时，造金两锭，重二十两。上有团龙，原为传家的金。现受饥寒，拿金一锭去换，度过光阴。’老奴拿金去换，不料金铺小视董成，拿话盘问，老奴只得从实相告。他说：‘今日天晚，明早取银。’”贤臣听说：“董成，金子拿回，明日再换，何用为难？”老奴见问，说：“老爷，金铺就将金子留下，明日取银。老奴就说：‘明日取银，何为凭据？’”众人说道：“换金老铺，远近无欺。留金自然与你执照。”财东提笔写毕，用一小印。那时老奴想念记挂主母忍饥，与他要钱一串，是以急急而回。主母怪老奴留金铺内，及次早赴铺取银，金铺竟装不认识老奴，怒目横眉断喝。老奴取出执照，放在柜上。不防跑过一人，抢到手中撕烂，扔入火炉焚化。急的老奴浑身打战，与他说理。铺人反倒大骂！”贤臣说：“董成住口。铺家瞒金情真，就该当众街坊，与其说理才是。”董成叩头，尊声：“青天爷爷，金铺内倒跳出几人，当着众人说道：‘人生天地之间，总要良心。愚下小铺年代已久，生意并无欺心。那有黄金十两？若

有不信，请进铺内一看。倘有金子，算是讹诈人家。分明穷徒讨钱不给，他便生歹心。就是换金子，又无执照，空口讹人！’众人听说齐笑，都骂老奴。不容分说，又打了老奴一顿。老奴无奈送信与主母，倒说老奴昧下金子，屈情难伸。”贤臣听罢，察言观色，却像是真。吩咐：“董成，本府与你访察。快快回家禀报你的主母，五日到衙拿金。”老奴闻听止泪，连忙叩头，道：“但能有了金子，申明屈情，纵死黄泉，也感厚恩。”站起而去。贤臣退堂回宅。

一日，吩咐备马。至大门乘骡到正阳门外，即访二条胡同。贤臣听老奴董成说的换金铺面，留神细看：见有坐北向南三间门面，金馆相对。贤臣带领了家人，到铺门首下马。贤臣到在这钱铺内，人不认得。只当换金赐顾之人，财东满面带笑让坐。贤臣坐在柜外饮茶。贤臣说：“在下要换十两重一锭金子使用，正面有龙的才好。”伙计答应：“倒有一锭。”这财东闻听，心中有病，忙说道：“那锭金子，早已兑换了。这位老爷要正面团龙十两一锭的，容日惠顾。”贤臣见那人拦说，却参透他是昧金是实。故意带笑：“请问贵姓？”那人回答：“贱姓陈。”贤臣又问：“宝铺是尊驾开的么？”那人回答说：“是愚下开的。”贤臣说：“扰茶了。既无现成的，改日再换。”言罢告辞，出铺上马。

主仆顿辔正走之间，只见满街人都乱跑。贤臣心下不解，留神观看，勒马慢行。军民彼此言说：“咱们快躲！今日九门提督①查看营城。陶大人在万岁前有脸，满朝文武都怕，自从作提督以

① 九门提督——京都卫戍司令。九门：正阳、崇文、宣武、东直、西直、朝阳、阜成、安定、德胜。

来，法度森严。”贤臣看罢，心里说：“一个提督出城，这等利害，打的路绝人稀。要是王驾出都，就要把房子拆了？”贤臣正想催马前行，一名营兵上前，用黑鞭子拦住，说：“请回罢！让大人过去再走。”施公闻听默气，说：“正要见见大人去！”收住家人下马。贤臣一努嘴，家人把马牵进巷口。贤臣迎着提督的马头，双手伏地，高声报名：“臣顺天府知府施仕伦迎接王驾！”陶公大吃一惊，一勒丝缰，低头认得是不全施公，趴伏地上，吓的慌忙下马，伸手拉住说：“请起。”下文分解。

第七二回 贤臣跪提督 陶公求贤臣

贤臣反装惧罪之形，口尊：“陛下，恕臣之罪，臣今来此前门，为一宗公案，查实真情，求陛下赦免。”陶公闻听施公之言，吓的着忙，说：“休要取笑，施老爷你言说接驾二字，其实不该。吾乃提督，并非王驾。今日出城查营，跑过此间。贵府与我顾笑，不大要紧，笑坏军民。施大人快快请起，须要尊重。”

贤臣闻言站起身来，带怒说：“尊驾官威高大，国家封疆大臣。你既食君禄，必须秉正理民，持法平等，总是要遵礼。大人想自身不正，焉能治民。圣人之书，周公之礼，天子至贵，理当遵行。庞周定律，萧何之例^①，古今法度，传到大清。圣上出宫，也不过如此威严，断人行。要像尊驾无礼，就得拆房行路。再者还有清朝仪制：亲王才放马^②五对。提督并非国戚皇亲，私越国律，罪名非轻。今日出城，私摆对马五对，威严惊众，与理不通。吓的我顺天府尹叩头，只当皇驾出城。施不全今日大胆，先行禀过。少不的惊动大人。且请放手，想你为冢宰^③显臣，长街闹市，焉得不惧怕。

① 庞周定律，萧何之例——“庞”即庞绛，传说中远古八位德才仅高的人之一。虞舜皇帝派他掌管国家土地大事，定立制度。“周”即周公，武王之弟，名旦。武王死后，成王尚幼小，由他辅佐摄政，制礼作乐，建典章制度，故传为“庞周定律”。萧何，西汉大臣，辅助刘邦统一天下，定律制度。

② 放马——对马、顶马皆是宗室贵族、达官显戚出门的仪仗，兼有护卫责任。

③ 冢（Zhǒng，音肿）宰——周代官名。为六卿之首。后来也称吏部尚书为冢宰。

古语云：臣不奏，臣之过也。既食君禄，理当报效。也算不全大胆，明早面君，必奏大人今日之事。且松手，尊驾只管查营。不全告辞进城，另有机密，不可明言。异日领教。”

九门提督一闻施公之言，羞的面红过耳，将手一摆，带愧叫声：“施老爷！留情要紧，须看同僚之分。晚上到府领教。”言罢，吩咐人来，告诉把对子马统行撤去，惟要顶马；也不用威吓人了。该值答应，依言撤去。且言陶公带笑，口尊：“施老爷先请。”贤臣闻听，也不肯久恋，回说：“不全有罪了！”言罢，二公彼此哈哈腰儿分别。家人拉马，二公扳鞍乘驹，分南北而去。贤臣心中有事，连饭也不吃了，带领家人进城回宅。

且说九门提督心中烦恼，不去查营，也回进城。到门首下马进内，多官散去，该值官伺候陶公，回进内书房坐下。茶饭懒用，心中大烦。想这祸难消，长吁短叹。谁知查营撞着施府尹令，低微须得提防，倘或明日参我，又当如何？左右为难，偶生一计，何不如此这般。想罢，吩咐管家进内传话。诸事妥当，来至书房，陶公修书一封，递与管事家人。复又吩咐：“如此这般。急去，不可使外人知晓，密投候府下书，快去即回。”管家答应，照依主人行事，令人端定礼物出衙，竟奔侯府而来。

且言施公进内，与太老爷太夫人请安已毕，回到自己住宅书房坐下。心中思想：明日面君参提督；事毕下朝，进顺天就好断金子。想罢手提逍遥写参九门提督折子，底儿写款式誉清题奏。下文分解。

第七三回 撞见陶提督 私放对子马

贤臣写完折底，预备明日题奏。且说施侯这日厅上闲坐，忽见得寿、得禄笑吟吟走至身旁回话，口尊：“太老爷在上，今陶提督差人来见，口称还有书札投递。”施侯闻听，心中烦想说：“陶花歧与我并无来往。他今叫人下书，莫非有什么风声不好？”施侯问声：“得禄，快把你大老爷叫来。”答应。不多时，上厅至太老爷身旁侍立。施侯说：“坐了。”贤臣坐在下面，施侯就将下书之故说毕。施公闻听，心中明白，不敢瞞父，将前事告知。施侯说：“为人不必过傲。陶花歧九门大人，权衡非小。而今满朝文武不敢拦阻。他久已私放对子马，科道各官，无人敢参。依你如今怎样？俗云：‘踏人一脚，须防一拳。’要看同僚之分，凡事和气，何苦为仇？”

贤臣闻听，心中不悦，无奈带笑口尊：“父亲何用挂心，受禄不做险中险，怎能名传天下扬。为儿在街当人已经夸口，若不面君，落人说谈。他既差人求见，看看来书上写何言。要是哀而不伤，若过的去，就是大家平安。仗势权威，我不惧怕，教他认认为儿的！父亲只请放心，为儿自有道理。得禄出去，见陶府管家的，只须如此这般。”得禄迈步至大门，只见陶府管家，上前带笑答应说：“你就是陶府的人么？”那人见问，回答：“不敢，愚下就是。”迎至下处，带笑说：“奉求替小弟进去回说：我家老爷

请太老爷安。小柬一封，微礼一盒。见书札自然收礼。”言罢从怀中取出书信，双手递过。得禄接柬放在盒盖上面，弯腰端起盒子，揽在怀中；进去放在地，把柬奉到太老爷面前。施侯说：“与你大老爷看。”施公接过拆开，闪目瞧看。上写：

陶花歧柬奉贤公面前。须念同僚一殿之臣。某一时昏愤，行事稍错；私越国律，罪名非轻。贤公若将我过面君后奏，重则革职，轻则罚俸，陶某怎见合朝文武？望贤公海量宽恕，特肃上柬，如同亲造府门。微利一盒笑纳，纹银千两，聊表寸诚。数字不恭，顿首拜具。

贤臣看毕，哈哈一笑，站起望施侯讲话，口尊：“父亲，此书竟是求儿恕他。”施侯闻听，叫声：“仕伦，他既恳情于你，尔可恕之，倒也罢了。这一盒礼物，不知什么东西？”下文分解。

第七四回 见书收礼物 面君奏国律

贤臣见施侯相问，连忙回答：“是白银二十封。”施侯闻听，叫声：“我儿，九门提督与你下书送礼，恐其科道闻风，有所不便，参你受贿作弊，反为不美。我儿难道只许你参人，不许人参你不成？必须三思而行，方保无虞。”贤臣闻说：“父亲大人何用挂心，些微小事，他既送来，不收叫他反为担惊。明朝五鼓登殿，不参他越国法，为儿现有一计：收礼面君，不收礼更要登殿，以压众僚。”施侯点头。贤臣叫声：“得禄打开礼物。”小厮答应，上前掀开盒盖，吩咐收进内室。贤臣又叫：“得禄，把盒子拿出，见了陶府管家，说修书不及，如此这般告诉于他。”得禄答应，拿起盒子，转身下厅，带笑依言说了。陶府管家接过盒子，递与跟伴，哈哈腰儿分别。得禄进内，且说陶府管家回转，心中暗想：“我家老爷职分不小，现今提调京管九门。大人威严赫赫，清朝文武尊敬，怎倒怕顺天府。拿着大盒银子，只买了个‘知道了’，我不知‘知道’二字这么贵重。投回府中，照样就说。”不多时来到府中，禀复主命。

且说贤臣提笔思想：已受人情，如何再参提督私放对子马款，为难多会。不若明早面君，如此这般启奏。倘或准本，岂不成清室定例！提笔刷刷，立刻写完草稿，从头至尾，看了一遍，折好装入木匣。安歇。微亮，贤臣净面，便出门上马，穿街越巷，

登时来到禁门。个个下马下轿，王公侯伯、文武大人，至公议处，按品级而坐。

看看辰刻，请膳毕进宫。梁九公站上金阶筹事。那些官忽然听得里面人大叫道：“有圣旨下，单宣府尹面君。”贤臣闻得有旨，连连答应，越众出班，一溜一点，走至禁门，秉正双膝跪下。口称：“接旨。”俯伏在地。九公正面传宣召旨。梁九公一见，说：“快跟我来。”贤臣平身，随后进太和门，至殿台阶下。梁九公进殿不多会，只见他站立殿外，望贤臣一点首。施公不敢怠慢，哈着腰儿，打一躬，走金阶，步玉路，同进殿内。九公退闪一旁。贤臣口呼“万岁”三声，行了三跪九叩朝王礼毕，俯伏在地。皇上问曰：“仕伦，朕看卿家奏章，乃清室家例。依卿准奏。就命卿家亲自验看，晓谕八旗众家。朝臣对子马、顶马，自今规则已定，有人越例者，听参。”

国家亲王，许放对子马四对；世子、驸马，许放对子马四对；贝勒、觉罗^①，许放对子马三对；黄带子升五爵，许放对子马两对。九门提督，许放顶马二匹；六部大人，许放顶马一对。’八旗古寨袭板板梅，许放顶马一匹^②；无荫封的各旗，许放顶马一匹。”

皇上说：“即命卿家晓谕，钦此钦遵。越例者，按律治罪。卿乃治国能臣，还有何事，只管奏朕。”贤臣见问，正中机会，叩

① 贝勒、觉罗——贝勒，满语，贵族称号。原与亲王相等，后低于亲王。觉罗，也是满贵族的一支。清兵入关后觉罗奉努尔哈赤之父为“大宗”，凡其子孙，称宗室；叔伯旁支，称觉罗。

② 八旗句——古寨，满语旗的意思；按板，旗之大臣；梅音，队伍全句大意是：八旗旗大臣的队伍，可用顶马一对。

首说：“谢主龙恩。臣后陛下，清室江山一统，万国来朝，海晏河清，军欢民乐，五谷丰登。惟有穿宫太监，恐致弊端。必得挨次查验，以杜彼等邪思。”皇爷闻奏，龙心甚悦，叫声：“仕伦，依卿准奏。就命卿家查验可也。”贤臣说：“谢主龙恩。”皇爷一摆手，“卿平身。”万岁叫声：“九公，朕赏不全一年全俸”言罢转驾回宫。

且说梁九公在一旁听的明白，气的眼睛直呆呆的瞪着。贤臣分明见着，只装不知。九公见驾已回宫去，气的无话，多时方说出来，叫声：“不全，跟我来！”走出了玉路，梁九公看见无人，带怒说：“施不全站住！我问你：先不过合你说句顽话，就同我们一个眼里插棒，参了一款。你先出去，少时我们与伴儿商议再讲！”贤臣一闻梁九公之言，叫声：“梁老爷，何用动气，且停一步，听我一言。并非我有心参你，因他先教我参，才敢斗胆。有心不奏，又恐老爷笑我无才。不过随口之言，何用嗔怪呢？”九公闻听说：“不用你巧辩。请罢！”贤臣下太和殿高声说道：“旨下！”那些王公侯伯等官闻听，不敢怠慢。下文分解。

第七五回 皇上准题本 恩赏一年俸

众朝臣谢恩已毕，一齐站起，与施公拉手贺喜。散出朝来，乘轿骑马，各回府第内。九门提督有病，见贤臣并无题他，心中知情，双手哈着腰儿，向贤臣拉了拉手。彼此一笑，都不说破，分别各乘马回府。

贤臣顿辔加鞭，离府门不远，瞧见门前多人闹吵，原是内监。看见贤臣，一齐发怒，跑过拦路说话，叫声：“府尹，今朝咱们拼命！井水不犯河水。为什么无缘无故参我们一本？”众太监正然动粗，忽听背后有人断喝，说：“众伴们不必混闹，有理讲理。”贤臣闻听扭项观瞧，认的是梁、卫二位到了，说道：“首领二位老爷来的正好，省的去请。”梁、卫二位太监回答：“不用老爷你叫，我们特来领教。”又望众内监高叫：“众伴儿们，不用混闹，回去各按次第办事，有我俩呢。”众太监不敢稍迟，个个气忿而去。卫太监叫声：“施老爷，我俩特来私宅相见。”贤臣回答：“请到寒舍饮茶。”说罢，一齐进府。贤臣让至内书房，分宾主坐下。梁、卫二位带笑说：“府尹，令人进去，就说我二人请太爷的安。”贤臣说：“岂敢。”随叫管家进去不表。

梁、卫二公眼望贤臣，说：“府尹老爷，我们请问：这宗事怎么个办法？”卫太监又望梁太监说话：“早晨我先请膳进内，不知怎么个起见。”梁太监备述其细。卫太监说：“岂有此理。”叫

声：“老弟，是你之过。言语不该小视于人，他乃黄堂，也算大臣。你我净身，虽当内监，随龙伴主，也秉忠心。怨咱自说轻活，其中有许多不便，你我时常传旨，自取灾祸，怨不的贤公。从今以后改过才好。”又望贤臣讲话，叫声：“施老爷，求恕我等。怎么想个法儿，把此事消灭，方感大情。”言罢站起，望施公深深一揖到地。施公行礼相还，带笑回答说：“二位老爷不用为难，我有主意。”把嘴伸到卫公耳边，悄语低言，叽叽喳喳……只见卫太监点着头说：“如此甚妙，只求老爷婉转些儿。”又叫“梁老爷走罢！”随即告辞。

且说施公想起董成告金之故，吩咐进衙。施公到大门上马，家人跟随，登时到顺天府内。衙役一见本官，不敢怠慢，青衣喊道，进衙至滴水下马，贤臣上堂升坐。众役喊堂已毕，只见去逐秧歌脚的公差陈虎，上堂跪倒回话：“小的奉命晓谕堂国子的，限十日以内，把秧歌脚赶出境外。回禀大老爷。”施公一摆手，公差叩头退下。

又听衙外喧哗，见二人走进大门，上堂跪下，年纪却在三十上下。贤臣说：“你们来何事？从实诉来。”二人见问，叩头口尊：“老爷，小的二人乃系亲兄弟。父母早丧，分居。小的姓富，名叫富仁；他叫富义。因为弟在家遗失银子。他说小的劫去。因此争吵相打，告到大老爷台下断明。”施公闻听，下问：“你是兄，他是弟，你二人各住，他的银子怎么说你偷去？不知住在那里？家中还有什么人？从实讲来，不许放刁。”富仁说：“太爷容禀：小的家住东沿河，金太监寺对过街西，妻子钱氏。女儿今年十二岁，叫他大叔。现小的裱行手艺。全家三口，小的年三十八岁，妻三十四岁。因无买卖柴米之钱，听见兄弟弃卖房子，可得银二

十两。小的无处借贷，无奈问他借二两，未应；留小的吃饭。兄弟去买东西。小的等了许多时，外房只弟妇一人，似觉不便，是以小的走出回家。刚然坐下，见弟跟我来要银子，小的不见他的银子。即时动气。街居相劝，总是不听，把小的衣服拉破是实。”贤臣闻听，叫声：“富仁，你倒见过他的银子无有？”回答：“小的并没见过。凭空执诈。”贤臣说：“这就奇了！你且下去。”富仁叩头下堂。施公又叫：“富义，本府问你，家中有什么人？作何生意？银子放在何处？从实言来。”口尊：“大老爷，容小的细禀：小的家住钟鼓楼后。妻何氏，年三十二岁，小的三十五岁，子名素桂，八岁。钱铺生意。因乏银钱，才把铺屋变卖，银价二十两，心想添在铺内。不时兄长前来借贷。有心周济，未等出口，小的留兄吃饭，出去沽酒回来，兄长回家去了。小的就随即拉开抽屉，就不见银两。妻子说：‘屋中大伯坐着，又听抽屉之声。自兄长去后，再后无人来。’”贤臣闻听，叫声：“富义，你卖房二十两银子，共是几块？”下文分解。

第七六回 兄欺弟昧银 告当官灰心

贤臣说：“你二人乃一母所生，私打闹上公堂。富义听妻之言，赖兄偷银。不思弟忍见宽，俱有罪过。”贤臣故意大怒：“本府问你，到底见过他的银子没有？”富仁回答：“小的未见。只听旁人告诉小的，说他卖房二十两银子。小的方向他求借，见他是满口推辞，小的就回来家。”贤臣一听为难，想计，主意已定，由怒变喜，带笑叫声：“富仁，你家住金太监寺街南对过，你妻钱氏。”贤臣又叫：“富义，你家住钟鼓楼后，妻子何氏。银子不用问，向本府要罢。本府想来，你二人未必吃早饭。实说，吃了没有？二人见问，一口同音：“小的二人并未吃饭。”贤臣闻听，说：“我说呢！不用你二人生气，银子向本府要。先赏你二人制钱三百文，先去吃饭，吃了饱饱的回来，好领银子。”言罢吩咐：“来人，把他二人带去吃饭，不许为难。”该值人答应。贤臣又叫施安，给了差人二百钱，差人接过。三人叩首站起，一同往外就走。贤臣下坐，高叫：“公差刘用，把他二人带回来！”差人答应，又把富仁、富义带回，跪在堂下。贤臣说：“忘了一事。放你二人去吃饭，须得留下些东西。你们把袜子脱下，吃完回来好取银子。”兄弟答应，回身坐在地下，将袜脱了，当堂放下。二人穿鞋站起身来。贤臣吩咐：“吃饭去罢！”二人出衙不表。

却说门外、堂下瞧看人等，不知其故。且说贤臣叫差人近前，

附耳：“如此这般，即去快来。”郭凤答应道：“是。”翻身走至堂前，把富仁穿的袜子拿起，出衙竟奔富仁家门而去。贤臣坐在法堂上面，心内想法惊众。忽见原告董成带领少年人上堂，跪在面前。贤臣就问：“董成，这少年人上堂何故？”董成见问，尊声：“老爷，此人是老奴家主，名董凤鸣，今日拿金子以作明证。叩求老爷明冤洗状。老奴感恩非浅。”贤臣说：“董凤鸣将金留下，本府好替你拿人。回家告诉你母，不可难为董成。断回金时，在家听待。”二人叩首谢恩，主仆爬起下堂回家。

且说公差郭凤手提富仁的袜子，出顺天府城，竟奔东直门金太監寺而来。不多时来至富仁门首，用手拍户。只听人声答问。“是谁？”钱氏移动金莲，往外而行。来至门边，抽手开放门衙，闪在一旁，说：“叫门那人，是作什么的？我家男人不在屋里。有什么事情，只管说来，等他回来好说。”公差闻问，答话说道：我与富爷时见面，有个缘故，方来叩问。今早弟兄拌嘴，因为银子相争。他们两个告进顺天府里。现在兄弟俱受苦刑，我亲眼看见。他受刑不过，招认家有二十两银子，是三个半银子，向大娘要拿出去，免受拷打。恐其不信，只说二十两银子，是三个半银子另四块。这不是还有他穿的袜子一双？因挨夹棍脱下来的，叫我拿来作证。”郭凤叫声：“奶奶，难道大爷穿的袜子不认的吗？”钱氏闻之，又看见袜，信以为真，忙进内房，开了箱子，把银子一包拿出。回身出来，眼望公差说：“就是我家丈夫交与我的些银子，小妇人也不知有多少。”公差接过点了，那块数不错，连忙回身，迈步出门回衙，公案前面跪倒，打袜内取出银子，向上一举，口称：“老爷，小的郭凤奉命把银子拿到，请老爷过目。”

贤臣闻听，心中大悦。将银包打开看验，块数、成色，与富

义说的相对。又见下役带富仁、富义上堂跪下。贤臣一见带笑说：“你二人吃饱了么？”二人回答：多谢老爷恩赐，小的们吃饱了。”贤臣说：“你二人各把袜子穿上。”二人跑下几步，拿袜子穿好，复又跪下。贤臣下叫：“富仁，把你这个狗徒！手足无情，昧心盗银。那知本府略用小计，差人到你家中，向你妻钱氏把银子取来。我问你还有什么折辩无有？”富仁一听，心中不信，只说假话，用巧辩折证。贤臣大怒，便吩咐：“人来，将银子拿去他看。”下役答应，上前接了银包，回身放在他兄弟面前。二人一看，分毫不差。富仁见银只是发怔。贤臣坐下发怒，大骂：“富仁奴才！全不思千朵桃花，一株所生。你的心血，本府如一时心粗，用严刑拷问你兄弟，岂不冤枉了他！略施小计，献出银子，断出黑白之心。”吩咐左右拖下，重打三十大板。皂隶答应喊堂。富仁浑身打战。他兄弟替求怜，免了责，枷号半月，在富义钱铺门首示众。银子交还富义出衙。施公方要出签拿人，听的喊声不绝，留神一听，原是衙内门斗家中着火，满天通红，不由吃惊。下文分解。

第七七回 拿火头门斗之妻 因奸情究出陈豸

话说贤臣见火心惊，衙内三班书吏并瞧看之人，一齐害怕。贤臣不题出签拿人，唯恐烧着堂库。一跛一点，往后紧跑，站立滴水之下验看。都嚷门斗之家失火。街房邻居，闹闹哄哄。地方报火，登时来了救火众军，都是急忙将桶取水。一片哭声震耳。时九门提督也来督令救火。顷刻房倒屋塌，压下火头；又用水泼，烟消火灭。即拿火头之家，霎时并无踪影，九门提督命四面提人。贤臣坐在下首说道：“救火之人，点名注册，都有赏赐。”

只见带着一个年少妇人。众官见其动作，非是良女。陶提督忙问：“你们带来此妇何故？”大拨什库^①见问，上前打个回话：“此妇正是火头。”陶公心中不悦，说：“你们都是胡闹！难道他家没有男人么？”拨什库说：“大人，小的问过。他说他男人在顺天府当门斗，家中并无别人。他男人已在火中烧死了，因此将他拿到。”站立一旁。贤臣说道：“本府问你，你既知火内有你男人，缘何不听见唤着救人。”那妇见问，口尊：“大老爷，火熄之后，不见男人。小妇人思量着，必是火内烧死。”

贤臣闻听，哼哼了几声，扭项望陶公说话，口尊：“陶大人，此妇大人不用带去，内有隐情。卑职带回衙门审问，内中必有缘

^① 拨什库——清朝低微官职，满语意为“催促人”，亦管粮饷仓库、文书庶务事。

故。”陶公闻言回答说：“使得。”贤臣随令人搜验尸首，果然搜出死尸。众大人说：“贵府将妇人带去。我们也走。”贤臣相送各位大人去后，回身升堂坐下，把那妇人带来跪在堂上，贤臣叫声：“妇人，你男人叫什么名字？从实讲来！”那妇人口尊：“大老爷容禀。”下文分解。

第七八回 当堂审张氏 张氏吐真情

那妇人叩头说道：“小妇人男人，当顺天府门斗，姓孟名叫文科，好酒。今日吃醉，不幸烧死。小妇人因为不知，失了喊叫。”贤臣闻听大怒说：“本府问你，与你男人还是结发？还是半路夫妻？从实说来！”那妇人说：“娘家姓张，今年二十三岁，自十八岁嫁与孟姓为妻。小妇人是填房，迄今六载。男人今年四十九岁。他并无亲眷。小妇人父母俱在，父亲五十九岁；母亲陶氏四十岁。父名叫张义，现在换金铺内伙计。”贤臣闻听提起金铺，又问：“金铺不知在何处？铺家姓什么？那里人氏？你父在铺作何手艺？俸金多少？”张氏见问，认为好话，口尊：“大老爷，小妇人父亲在金铺打杂，每月只挣铜钱吊半。金铺在正阳门二条胡同，坐北朝南，姓陈。父亲住在琉璃厂东门。财东与父交好；他认我亲干姐。小妇人出嫁，花了他几多银子。今日到此与小妇人男人吃酒。男人吃醉，不幸被火烧死。”贤臣闻听，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叫声：“张氏，不用刁词。本府有心，把你严刑重处，尤恐于心含怨；管叫你片刻甘心认罪。”贤臣吩咐：“带过张氏。”

贤臣坐上闪目，往堂下一瞧，立刻得了主意，叫声：“人来，就带至堂后，如此这般。”人役答应。贤臣又叫：“人来，你即出衙公干。”不多时领命差人都办齐来。先领命的领了多人，立刻把倒墙整砖搬了许多，堆在堂口前面宽阔之处。又见后领命的差

人进衙，手牵两只羊；后跟两人，挑定两担木柴，同至月台以下，放在一旁。差人上堂，跪倒回话：“小的禀太爷，将应用东西办到。”贤臣又叫人立刻把瓦匠叫来，用砖砌起四堵围墙。诸事完毕，发了工价，匠役散去。

贤臣吩咐把羊杀死一只；连那一只活羊，一并放在墙里。令人把木柴用火引着烧羊。登时火着，烧的那只活羊怪叫。堂上书役，并瞧看之人，都不解其意，纷纷议论。且说贤臣看见活羊烧死。吩咐：“衙役，带领人去，如此这般。”公差答应，翻身下堂，依然把墙拆了，将砖搬去，打扫干净。把两只羊挪到孟文科死尸一旁，上堂回话。施公又吩咐：“来人，传仵作验尸。”青衣答应，高叫“忤作！”下面答应，走至贤臣身边跪下。贤臣吩咐：“你去把死者孟文科的尸，两只羊的尸，都用木棍撑开，仔细看嘴内，或是干净，或是泥土。不可粗心。”仵作答应，迈步至死尸、死羊跟前，仔细验看明白。回说：“小的将死尸、死羊都验明白：烧死的孟文科口内，干干净净；死羊口内，也是干干净净。惟有活羊烧死，口内多是灰土。”贤臣闻听，带笑望月台两边瞧看之人说：“本府审案，不过推情评理。今日烧羊，有个缘故。常言良马比君子，畜类也是胎产。比如无论谁人，身遭回禄，四面全是烈焰围烧，岂有活羊等死之理？必然四处奔逃，口内喊叫，无处逃奔，才能烧死。你们想烧的房屋倒塌，灰烟飞起，人要开口喊叫；至于死后，焉能口内无灰之理？方才本府叫仵作验看孟文科口内干净；火之烧于死后，闭口瞑目，是以口内无灰。杀死的羊，也是如此。惟有活羊，众目同看：烧死火内，乱逃乱叫，不知无处可贤臣言罢，站起升堂。依言说了。陶府管家接过盒子，递与跟伴，哈哈腰儿分别。得禄进内，且说陶府管家回转，叫声：

“张氏，你男人死的不明。从实讲来，免得受刑！”张氏口尊：“大老爷，丈夫醉后烧死的。”贤臣闻听冷笑，又将烧羊之证，从头至尾，分解明白：“烧羊与你夫同样。快快实说！”张氏跪求松刑。贤臣吩咐：“松刑。”张氏尊声：“大老爷容禀：此时只求恩典，叫人把妇人父母、金铺陈魁一并传来，当面一对就明。”贤臣闻言，说：“人来，你们领他到死尸、死羊跟前，叫他瞧瞧，口中有无灰土？好叫他甘心认罪。”衙役答应上前，带下张氏去看。贤臣又往下叫：“桂言玉、刘国柱你二人立刻到那正阳门外，二条胡同路北换金铺，把陈魁领来；再到琉璃厂东门将张氏父母锁拿对词。本府立等。”二人答应领票下堂。下文分解。

第七九回 瞎子生心讹诈 清官审断铜钱

且说二名公差，领票出衙而去。贤臣坐在堂上，查看招词。听的打角门走进几人，贤臣细看，都是年老的。大家一齐上堂大嚷：“我们是朝中内监。奉梁、卫二位首领之命来见，共十二名。首领们说：‘来此看情也在你，不看情也在你！’”贤臣闻听，就知是前天缘故，带笑说：“众位不用动气，我有道理。此乃奉旨之事，少不得验看。”言罢，站起带笑说：“老爷们跟我来！”吩咐人外面伺候，不必跟临。伺候答应。内监同贤臣迈步来至二堂，让坐。贤臣带笑说话：“梁、卫错瞧不起施某，拿话堵我。我才后奏皇爷，准抄查验。不全有心不验，又恐背旨；验看了，有碍众位体面。驾到府衙，少不的施某通私看情。老爷们出衙，只说都已验过净身。太府果然真回朝，多多拜上二位首领，万望担代。明早朝主，必然后奏，包管大家无事。”内监闻言，心中欢悦，带笑齐尊：“府尹，从今以后，才知太爷是正人君子。都是我们首领之错，容日答报太府。”上马回朝。

且说贤臣正坐，从外跑进两个人，一个老年，一个相似瞎子。贤臣用手一指，骂声：“刁奴才！有什么冤枉，快快说来。本府好与你们公断。何用吵嚷？”二人见问，有年纪的先说，口尊：“大老爷容禀：小的是教门中回子；这瞎子也是回子。小的们乃表兄弟：小的是妈妈跟前的，他是姑妈生的。小的姑夫死了，他

在齐化门外礼拜寺住，算命为生。小的现在顺天府西边鼓楼弯里，开一座汤羊铺生理。昨晚这瞎表弟进城到铺，小的问他来意，他说买卖不济，短少日用，姑妈叫他来找小的，要点费用。天色不早，留他睡了。一夜变了心肠，把小的血本铜钱两吊，拿着使走。因此告到仁明大老爷台下。可恨他瞎眼迷了血心，欺负年尊，与小的讲打。”

贤臣闻听说：“何用争嚷？”叫声：“瞎子，我问你，二目双瞎，还行坏事？人家钱你拿着便走，也使得吗？”瞎子见问，口尊：“大老爷，他说完了，小的细禀：小的名叫王兰芝，大老爷看小的眼瞎，心却公道。虽说姑舅亲，各衣另饭。上回大老爷说：人生天地间，不过凭的良心二字。”贤臣说。“王兰芝，依你说来，两吊钱真是你的了。”瞎子回答：“不是小的钱，小的就敢拿着走吗？内有缘故，这两吊钱，小的也不是容易积的。终日游街，算命打卦，挣不得多少钱文，少吃俭用，攒够两吊。小的心里想着要买两件衣服遮体。有心烦别人买，又恐赚小的钱文，是以思到表兄身上。闻他在鼓楼弯里开铺，典衣铺他很是熟识，烦他替小的买买，因此把两吊钱拿进城来找他。适遇天晚来买。因此留小的住在铺内，说今早去问。小的夜间思量：气候和暖，一时还用不着棉衣；何不把钱拿回家去，放给与人，加几文利息，养赡小的寡母。到冬再买衣服未迟。所以才不买了，一早起来拿钱要走。不料表兄为财昧了血心，只用他说一句良心话。仰求大老爷公断。”

施公闻听，心中为难，无据无证，沉吟多会。又问：“那个回子，你什么名字？”回回见问，叩头口尊：“大老爷，小的名叫洪德。”施公说：“你铺中还有伙计？”洪德回答：“铺中一个伙计，

他白日挑出净肉担子去卖，到晚回铺归钱。”施公说：“既是你的钱，可有记号未有？”回回尊声：“大老爷，小的串钱，不过是见数串起，那里来说记号呢？”贤臣又问王兰芝说：“你的钱可有记号对证没有？”瞎子见问，说：“大老爷，各人的钱，岂无记号，小的穿的钱，是满底子。”贤臣命数过。施安回禀：“小的数过，分文不错。”

施公略思，吩咐公差，“快取沙锅一口，堂内架起干柴。沙锅内放入水，把钱放在锅内。”公差遵照办理完毕，回禀。施公吩咐：“将二人带上。”公差随即将二人带上堂来听审。公差答应，将回子、瞎子带到，一齐跪下。施公说道：“二人争吵，告进衙门。本府非刑拷煮铜钱，他又不会说话。本府有妙处，叫你二人心服。”施公又令人：“去到锅边细看，锅内水面上飘的是什么东西？用鼻子闻闻，是什么气味？明白报本府知道。”差人答应，走至沙锅跟前细看：水底是钱，浮面飘着一层油，端起一闻，膻气之味，放下回身上堂，跪倒回明。贤臣又叫：“王兰芝，你可听见了么？快些与我动刑！”兰芝随说。下文分解。

第八〇回 淫妇忘八进衙 母女当堂对词

贤臣说：“王兰芝，快些招来！”瞎子口尊：“老爷容禀”就将见钱起意，待晚饭后，打发表兄睡熟，把钱摸得，话也是真，从头诉完。贤臣闻听，骂声：“刁奴才！本府分解你听：若是你的钱，无别味；要是回子的钱，他不住的卖羊肉，接钱手上有油，钱上必有油气。不然皂白难明。那知本府专判奇怪之事。本府看你讹钱之过，理应重处，另枷于羊肉铺门首示众。姑念你母孤寡无靠，拉下重打二十大板，免枷。”青衣答应，用头号板打的两腿崩裂，打完跪在一旁。贤臣叫：“洪德，本府恕你苍老，免打回去。”叩头谢恩。回子见他表弟挨打，心内不忍，将两串钱领出，与瞎子一串。王兰芝摸着，不顾疼痛，一齐叩头，欣然而去。

又见从角门进来男女几人，上堂跪下。下面差人上前回禀：“小的等将陈魁、张义、陶氏带到。”贤臣摆手，公差退下。贤臣说：“报名上来。”“小的金铺陈魁。”“小的张义。”“小妇人陶氏。”贤臣听毕，叫声：“人来，把陈、张二人带下去，命陶氏快快实说。”陶氏口尊：“老爷请听：小妇人夫主贸易为生，金铺打杂。小妇人终日闭户家坐。单夫独妻，度过光阴。无故招灾，拿进衙门，莫把旁言，信以为真。”贤臣闻听动怒，说：“刁妇住口！少得胡言。”吩咐：“与我拶起来！”青衣答应，上前拶起来。恶妇人实难忍，满口说招。贤臣闻听冷笑，骂：“狗妇！不怕你不招。”

吩咐：“松刑，快些实说。”陶氏口尊：“大老爷，是小妇人害了女婿。祸起陈魁，都是张义之错。夫主无能，家道贫寒，金铺做手艺，引诱东家入我之门。张义饮酒吃醉，义将女儿灌醉硬奸。陈魁又定计：门斗孟文科，缺少三亲六眷。生心谋死，好拐女儿同走。安心把张义摺在京城。所以又请女儿叫他应允小妇人母女同着他去。陈魁惟恐小妇人女儿不去，取出攒龙金子稳他。”施公闻听，叫声：“陶氏，金子不知有多少重，快快说来！”陶氏说：“陈魁言及足足十两八钱。正面雕的玲珑。又说：‘金子为定，绝无更改。你母女跟我回南，快活无穷。你们母女害死孟文科，金子为聘，不必烦媒。若不允从此事，金子退还。’是以母女当时满口应允。小妇人三人定计，将文科灌醉，命根上用手一掐，孟文科立时丧命。放火把他烧的囫圇，料的真假无处去辨。掩埋，神不知鬼也不觉。那知大老爷神目如电，看透其中情形，所招俱实。”

施公详理不假，内中又供出董成之金。施公想毕，又骂：“陶氏狗妇！叫你谋婿放火，带累邻右，齐遭回禄，居心何忍？”吩咐：“来人，先把他母女带下看守，不许交耳串话。”公差答应带下。施公复又想起一事，叫再把张氏带回问话。下役答应，带上跪下。“本府问你：放火之先，怎么谋害你夫？”张氏见问，回答：“小妇人回过：陈魁早把夫主灌醉，同小妇人抬到房内，他掐着颈子按紧，小妇人伸手揪他的性命根儿，用力连揪带掐，只听哼的一声气绝。陈魁才去，留话：再听消息。小妇人害了命，无奈放火烧房。”施公闻听，骂声：“狗妇下去！不许与陈魁答话。”公差退下。施公又叫：“来人，尔等去把孟文科邻右传来。”下役领命而去。立刻叫到堂上，跪下报名：“小的是门斗左邻张志忠。”

“小的是孟文科右舍李有成。见大老爷叩头。”施公说：“本府传你二人，并无别故。既是孟文科紧邻，张氏谋夫，难道无听见响迹？”二人见问，一口同音，说：“并无动静。忽然今日起火。”下文分解。

第八一回 贪色借年貌 替娶亲得妻

张志忠、李有成说：“孟文科之死，实不知其故。今日忽然起火烧房，实不知别情是实。”言罢，叩头在地。施公听罢，说：“此事与你们无干。不许远离，少时定案，解部对词。”二人答应，叩头退下。施公吩咐：“把张义、陈魁带上！”青衣答应，登时带到跪下。施公叫声：“张义、陈魁，你们的事败露。从实招来，免得受刑。”张、陈二人见问，不肯实招。施公吩咐：“夹起来！”登时上刑昏迷，用水喷醒，仍然不肯招。施公又说：“把陶氏、张氏带上。”跪在一旁。施公说：“你母女把孟文科之故，当他二人说来。如若不讲，即刻上拶。”张氏复又说了一遍。张义闻听女儿一派实言，心中后悔。陈魁听张氏供招，无奈何说：“小的情甘领罪。”施公吩咐：“书吏，把口供记了。与他卸去刑具。”施公又叫人：“去到东直门北小街口，把董成传来回案。”下役即领命而去。

施公又叫张义说：“他母女与陈魁实招，本府问你：他母女与陈魁奸情，你那有不知？”张义见问，还要嘴硬巧辩。施公又问：“陶氏、张氏，你们与陈姓奸情，他说不知，须得你俩问他，不然又要动刑。”这妇人已经拶怕，听见动刑，心中害怕。陶氏就望男人说话，骂声：“泼拉货！我问你：你说不知，那日你回家撞见我二人做那事儿，你为什么抽身回去？”张氏一旁接言，叫

声：“父亲，我们已经三曹对案，全都招认。”张义听见他母女之言，无奈叫：“太爷，就算小的知道罢！”施公闻听，忍不住哈哈大笑，忙吩咐书吏作稿，拿下四人画了手字呈上。

施公过目，一边吩咐：“陈魁你定计留金，交与何人？”“小的交与陶氏。”施公叫声：“陶氏，那锭金子，现在何处？快快实说。”陶氏回答：“现在身边。”言罢，忍痛回首，取出上递。青衣接过呈上。贤臣叫施安也取出那锭金子看，一样分毫不错。吩咐把陶氏、张氏、张义带下。

只见公差把董成主仆传到，跪下。贤臣说：“董成，你看这下面受刑人，是开金铺的不是？”董成闻听，到那边看回答：“就是他！”贤臣又叫：“陈魁，你把昧金之故讲来？”陈魁怕刑，不敢强辩，口尊：“大老爷听禀：小的见他贫寒，金子明知是他的，因欺他年老，生下歹心。只知肥己，无人晓闻。那知上天鉴察。小的贪色，给与陶氏。今朝事情败露，献出金子，原是董成之物。小的情甘领罪，叩求老爷免罪。”叩头流泪。施公又叫：“凤鸣，董成换金，若有歹意，焉敢告进衙门？若非审陶氏女奸情，只怕屈死董成了，永为怨魂。他果要昧金，势必逃走；岂有送信，又转家门。今日本府断金复归本主，倒要你另外加恩于他。”凤鸣答应说：“是。”施公含笑说：“董成，此事皆因粗心招祸，莫怨上人。回家千万莫改忠心，上天不负好人。”老奴叩首流泪，说：“大老爷训谕，自当遵行。”贤臣大悦，伸手把两锭金子拿起，叫声：“董成，把金拿回家去，见了你的主母，加意勤慎，商议度日去罢！”董成谢恩，答应扒起，上前接金。主仆下堂，欢天喜地出衙而去。

施公吩咐书吏：“立刻办文，内有人命重情，送部定罪。”施

公令该班人役，将陈魁、张义、张氏、陶氏带出衙去。才要退堂，又见走进一人跪倒。下文分解。

第八二回 小西来报机密 男女进衙告状

话说那人跪在公案一旁，说：“小的来报机密。”施公细看来人，容貌年纪，约三十以外。施公看罢，开言说：“有何机密？快讲！”那人见问，口尊：“大老爷，小的在京都居住。原籍山西太原县人。父母双全，兄弟三人。小的姓关名叫关太，懒在家中，安心在京。父母给小的银子千两来京，托伙计经营。不幸本钱丧尽，无奈学走黑道，全凭折铁单刀护身。那晚刚进高山寺，谁晓刚进空房，撞见一人遭难。太爷，其中详细，小的有诉呈，一见便明。”随即呈上。贤臣接过一看大惊，叫声：“关太，本府向你：此事都是眼见吗？你且起来，下堂等候。少时到我私宅内，有话问你。”关太答应退下。贤臣回手把呈词放在靴筒。

又见打外面进来几个男人，嚷上公堂，纷纷跪下。贤臣看毕，吩咐：“你们男女，既到本府衙门，不许乱说。叫哪个哪个说。”贤臣说：“那老妇人先讲。”老妇闻听，口尊：“大老爷容禀：小妇人家住后门火神庙边，后河沿临街大门。夫主姓张，名叫张大，终日挑水，五十八岁，并无儿女。小妇人今年六旬，常与人家说媒，又会接喜，在渣子行程住。这位奶奶，与小妇相好，当日作过邻舍。去岁叫提亲事的，说的朱家闺女，今年二月过礼，三月间娶亲。是晚半夜，出了怪事。今日告状，内有隐情，只是一往之故。要问别情，只问他便知。”贤臣问第二名，说：“那妇人把

你的情由讲来！”那妇答应说道：“小妇人家住火神庙对过门内，天师府斜对过。亡夫姓冯，名叫冯义，在日教学为生。不幸病过三载，留下儿女。女儿今年十八；儿子十二，名叫冯昆玉。现今母子耐守清贫。小妇人五十三岁，亡夫五十岁去世。无靠孤苦，作些针线度日。儿子作小本买卖。张媒与女儿提亲王家之子，今年二十。寡母性善，并无生理。父已去世，也无亲戚。在日布店经营。此子品貌端正，家道贫乏，母子称美，其人端正。小妇人想家贫寒，女儿长成，无奈应允，行聘过礼，择期就娶。郎才女貌，只也罢了。不料昨日过门，今旦偶出怪事。女儿发人来叫，提起情由，真真羞煞。下情只问亲家母罢！”

贤臣闻听，话内必有大变，只问他便知，叫：“那妇人，把你的情由禀上”郝氏口呼：“大老爷，小妇人郝氏，今年四十四岁；亡夫四十八岁，姓王名玉麟。他在日布店交易。子名王振，年二十岁，他父死后，也在布店。多蒙财东看其父面，周济我子娶亲，算一番好意。那知其中有变。小妇人家住后门方碎口内。夫主去世四载，儿子进店，每月工银一两。昨日娶媳进门，晚上亲朋散后，他两小夫妻入洞房。小妇人睡觉，将近半夜光景，忽听媳妇喊叫。当道他夫妻不和，小妇人连忙穿衣跑出房门，见一人往外飞跑，天黑看不真。却又见儿子从门外而进，劝他媳妇莫要做声。新人痛哭，拉住小妇人叫：‘娘！’只说‘坑杀人了！’小妇人追问其故，回说：“你儿出去后，又进房。摸着他满嘴胡须，欲与我成亲。被我抓脸，他就跑，面目无从看真。’媳妇就要寻死。小妇人害怕，看守天明。请他母到家，公同伸冤。恳大老爷明镜高悬，判断仔细。”贤臣又问：“你家除汝母子，还有何人？”郝氏回答：“并无别人。”贤臣说：“少妇不必含羞，那人沾身无

有？”少妇见问，羞的不语。贤臣深知其故，也就不问了。又叫：“王振，本府问你，小小年纪，快说实话。”王振口尊：“大老爷在上听禀：祸都由郭东家所起。”下文分解。

第八三回 王振吐实话 玉山道真情

王振说：“郭东家原籍太原府，名叫玉山，开布铺。小的父亲在日，每月身价三两。父亲去世，小的将铺接续。去岁小的商议亲事，一应费用，许以相助。小的回家，告诉母亲，是以央媒提亲。他说：‘我与你看中一女，住天师府对过，可着媒去说。’小的应承，挽张媒一说即妥，择吉三月娶亲。财东他反说：‘离家日久，欲要娶亲，奈本处不许外乡之人。自从看见冯家之女，想成疾病。此亲算我所娶。给你纹银五十两，另续新婚；再加工银三两，管你一世不受贫寒。若要不允，还我财礼，逐出铺外。’小的无奈应承，瞒哄母亲。昨晚小的成亲之后，故装出外，他在门首溜进房中。新人哭喊，手抓口嚷，抢天呼地。以是今日告状，全是他之错，今情愿领罪。”贤臣听罢大怒，骂：“王振你这畜生该死！世上此事岂可允得的么？”往下又叫：“郭玉山，好大年纪！行此伤天害理之事。”郭玉山说：“大老爷车上，容小的细禀，那日收帐路过此处，瞧见此女端庄，嗣后得病待死。因是定计，都是实真情。叩恳大老爷恩典宽免，以后痛改前非。”说罢叩首。

贤臣骂声：“奸徒！倚势图奸，该当何罪？看大刑伺候。”贤臣叫：“尔等男女六人听真：国法无私，本府按律治罪。祸因郭玉山而起，将才本府听罢六人之言，前后倒也相对。就只那郭玉山其情可恶！你替王振娶亲之事，实是愿意助他银两，又外给银

五十两安家，每月加工银三两，再无更改。”郭玉山答应：“不错。”贤臣闻听，道：“冯朱氏，你女儿给王振为妻，乃系明媒正娶。内重生事，是郭玉山之过。可喜你女儿辨出鱼龙，保住节操。本府隐恶扬善。你女既为王振之妻，还有变动无有？”冯朱氏叩头：“大老爷听禀：先嫁由父母，后嫁出自己。小妇人不敢作主，大老爷只问女儿，由他自专。”贤臣又问冯氏：“本府问你，一生大事，不可不说。只顾含羞不语，岂不耽误自己？当堂实说。”冯氏见问，无奈叩头说道：“可叹奴运不好，遇此歹人。母亲恩养十八岁，许配婚姻。妇人如何见得周到，难怪母亲误奴，都因夫主见短年轻，听信邪言，生米已成熟饭。母亲后悔也是枉然，将错就错，到底是错。小妇人嫁鸡随鸡，终无更改。好马不备双鞍，要是重婚，怎么见人。皆因婆母不知，才生祸端。夫主纵虎入门。小妇人不恨别人，可恼贼徒！”贤臣说：“好一个将错就错，今自有操，惟天可表！本府无私不用含愧，包你意足无怨。”

贤臣下叫：“张媒你是愿打愿罚？”张媒闻听，尊声：“大老爷，小妇人请个示下：怎么愿打愿罚？”贤臣微笑说：“愿打，责你个不见真实，十个嘴巴；说媒陷害良女，再打五十大板。愿罚，媒银退还原主。”张媒回答：“小妇人愿罚，算是运气不济。银子无动，还在腰里带着。”回手把二两银子取出，递与公差，接过送上公案，退下。贤臣叫声：“来人，到玉山铺，立刻取银五十两。”玉山跪倒。贤臣下叫：“郭玉山，听本府定你的罪过。愿替王振娶亲，并无反悔。余外帮银五十两，每月长工银三两。因你自把量你赎罪之项，本府今且宽恕，快写无更改执照一张为凭。自今以后，不许你与王振穿房入户来往。倘自不遵，加倍罚银重处。”玉山闻听，只当领罪免刑，连忙讨取笔墨砚，铺在地上，扒

伏立刻写完，双手上递。青衣接过呈上。贤臣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写的倒也通顺。看罢，又叫：“郝氏，你领银三十两；朱氏，你领银二十两。听本府吩咐：你二人领银以为安家之费，自今安分度日，妇道不可门前站立。”又叫：“郭玉山，本府今日恕你解部重处之罪，轻罪难饶。人来，将他拉下，重打三十大板。”皂隶答应，不容分说，登时拉下打毕。又叫：“王振把执照赏你收去。自今以后，小心留意，不可生事。”王振答应，接下执照，回手揣在怀中，又复跪下。贤臣说：“王振，本府瞧你妻母面，恕你重罪。年轻不思前后，败坏人伦，轻罪难饶。人来，把他拉下、重打二十大板。”贤臣又叫将郝氏、朱氏、冯氏、张媒四个妇人释放回去。诸事毕。

贤臣又吩咐书吏作文一道，立刻行到宛平县，把胡妻不见一案用文关来，带到私宅问明他故，请旨定夺。即将文书作成，命该司人役，持文到县提人。再说贤臣离坐下堂，乘轿出衙，关太跟随至府。贤臣入内，取出关太诉状，重新又看，上写：

具禀：小的关太，因无生计，半夜至一山，名曰桃花岭，上有唐建桃花古寺一座，甚为宽大。小的作贼，挖窟进内。但见屋内空虚，并无银钱。正在自怨时裹，忽然逢着怪事：撞见一位公子，在秘室遭难。见着小的，误作杀他之人，惊跪在地，哀告求生，说是旗军，系官宦子弟，父为梅林章京，膝下只他一人，名叫巴州市。此寺是乃父辖下。该住持僧慧海，春秋二季上京，与伊父相往来，宾客相待。伊父供其银，作夏天避暑之所。伊今岁来寺攻书，往在山上。适恶僧上京，发售该山树果。寺中乏伴，偶然散步闲游。行经庙后，遇些青春妇

女，欲即走避，奈不识路，以致互相逢见。不料恶僧回寺之后，初尚同用茶饭，既而往内复出，把伊拉到空房，举刀要命。跪求。看其父情，留下毒药等物，令其自死。免漏风声，将门锁上。如天明不死，仍是刀下倾生。小的闻言，气忿在心，随将来意述明。公子叫小的救命；又说恶僧万恶，还有众僧武艺精通。半夜搭救，逃走到京，好告诉他父，后奏调兵，擒拿恶僧。小的听言有理，当即救公子出寺，送至京城。到家几日，并无音信。小的不平，是以来此投书上禀。

贤臣看毕诉呈收起。又叫关太进书房，复又追问一遍。说：“你有传家武艺宝刀一口，现在那里？拿来我看。”关太答应，把腰间取出。只听叮咣一声，贤臣闪目细看，有诗为证：

刀柄可把，利刃吹毛。

倭钢炼就，上将魂销。

传家至宝，避邪降妖。

关太双手奉请大老爷过目：“小的此刀，传家七代。名曰折铁倭刀。祖传三十六宗，变化多端。”从新将刀收好，一旁站立。忽见守门人进书房回话：“外有顺天府衙役求见。”贤臣吩咐令他进来。不多时带进，跪下报名：“小的郭起凤、王殿臣叩买。小的二人，奉命到宛平县，把胡妻一案提来。”老少二人，跪在左右。公差退下。贤臣观看已毕，下文分解。

第八回 翁婿当堂实诉 贤臣问得隐情

再言那人见问，口尊：“大老爷，小的住在护国寺东廊以内。小的房主，官名都称按大爷，现为梅林章京。小人作工，住房一间，工钱五百，夫妻两口度日。老妻与房主煮饭，暂作月工。所生一女，名关姐，今年二十过门，这就是女婿。偶出怪事，小的女儿过门，未满一月。忽然那日他到小的家要女儿，回说未回家，他竟不依，反赖小的将女藏了。翁婿之冤，因此断不明白。告进宛平县，二月有余。幸喜青天提问，好似拨云见日。小的名叫马富，妻子秦氏，五旬。这是小的真情，望大老爷明镜高悬判断。”言罢叩头。贤臣说：“少年之人说来，不许隐藏。”那人见问，尊声：“大老爷，小的名叫胡六，白塔寺后住。寡母今年五十一岁，小的二十四岁。父在日定下亲事。困穷耽缓，今岁方娶过门。尚未一月，那晚忽然不见。小的次早去岳家吵闹，竟赖未归。告进二月有余。小的手艺耽误时日，叩求爷爷速判冤枉。可怜寡母无靠。”言罢叩头，哭的可伤。

贤臣听闻，忽然想起了一事，叫声：“马富，有一个桃花寺慧海和尚，与按大爷家往来，不知你见过没有？”马富说道：“如若老爷提起慧海和尚，小的怎么不认得的呢？是女儿干伯伯，认婿为干儿。女儿出嫁，曾来帮了好些东西。自此以后不来。”贤臣听闻，言言对景，心下明白，吩咐胡六、马富：“你二人不用

胡赖，本府另有裁处。放你二人讨保回去，营生度日，汝女自有下落。暂且回去。”又叫：“郭起凤、王殿臣，你们将他带到衙门，告诉书吏，如此这般，事毕回话。”公差答应，带下去了。

且说次早贤臣吩咐备马上朝，来至禁门。随众出班，紧走几步，赶至梁九公跟前，带笑说：“梁老爷，少停贵步，卑职有机密事转奏圣上。”把木匣付与梁九公。太府接过木匣，转身进太和殿。不一时膳盒下来。九公一见，忙把本章呈上。皇爷接过，闪龙目细看。原来桃花寺凶僧慧海和尚作怪，隐藏妇女。看罢，龙心大怒，命内传拿过文房，皇爷在本后批写了几句。九公接过御批，装入木匣掩定。转身至金阶，高声说：“旨下，施府君接旨。”贤臣答应，出班跪听宣读。梁九公带笑说：“皇爷准奏，照批行事。”贤臣谢恩站起，接过木匣，又说：“梁老爷，你把那数名老伴伴，多拿盘川，打发到顺天府，起路引，叫其回家。不过压压耳目，再上京来。也算遵旨办事。”梁九公说：“承情，知道了。”言罢，进内缴旨。

贤臣见众公俱散，也就乘马回府。下马至书房，展开本章。批写着：“依卿行事，私下便调将提兵。若有不遵旨者，立即拿问，带同赴京。”贤臣看完批语，甚喜。只见施安带进关太，郭起凤、王殿臣随后而入，三人上前叩见。贤臣说：“你三人来的正好，听我吩咐：今日本府起身，赶进桃花寺。明早你三人到寺，可要如此这般，千万莫误。”三人说：“知道。”贤臣回手提笔，写了一张批文，用印封严，叫声：“郭起凤、王殿臣，你二人奉批，乃奉旨之事：赶至芦沟桥飞虎厅武职衙门投批，不可错误。投批之后，与关太会齐。即于次日赶进桃花寺，这样如此打扮。见我报信，不可明说。大事定矣！自有重赏你们。”施公催马，施安、

施孝跟随，竟奔桃花寺山口而行。顷刻来到山下，忽见茶棚里面走出一个僧人，施公下马，相见已毕，僧人引进香棚，坐定吃茶歇息。那僧人口尊：“施主，来至荒山，莫非还愿烧香？请问贵府何处？贵姓大名？好易知照。因桃花寺近来官府，查得甚紧，为此叩问。”施公见问，思想了一回，说：“在下姓方名叫忠义，在南城琉璃厂路南居住，作买卖生理。”正话间，大头和尚进房，高叫：“今有仓平州与房山县老爷告条，贴在寺前，明晨初一开山门。”下文分解。

第八回 二衙役投批 开中门迎接

话说慧海打发送告示差役去后，又有飞虎厅差人到来，照应凶僧。又与施公讲话。施公假言到庙参拜，明早还愿。慧海闻言点头，又叫僧人把施孝唤进，立刻备斋款待主仆。

且说郭、王二人至飞虎厅门首，说：“借问，这就是飞虎厅么？”门上答说：“这就是衙门。”王殿臣接说：“京都顺天府施大老爷，奉旨遣役投批文。郭起凤、王殿里求见。”门上人不敢怠慢，进内回禀。林公闻听，心中纳闷，接出了仪门。王殿臣怀中取出御批，双手举起，站立居中。林公一见，上前跪倒接批。林公展开批文，为皇上御批府尹示。此乃奉旨批文：“芦沟桥西北有座桃花寺院，即在桃花岭内。庙大寺广，隐一群恶僧。为首和尚，法名慧海，无端惫赖^①，任意胡行。寺内窝藏妇女，吃酒荒淫，苦害良民。总因下员失误觉察之故，扰乱地方。今有人告到本府衙门，施仕伦奏本皇上，当今准奏。批准私行进庙，探访凶僧。专等四月初一日，速发人马，我与你力擒拿凶僧慧海，解进京都严问。倘有风吹草动，以及过午不到，众官一体听参。”林公照批文叫声：“上差，见施大人，就说我即率兵前去。”二人接批，退出不提。

① 惫（bèi，音被）赖——调皮，不顺从。

且说林公打发二役去后，即挑马上弓箭手一百名，藤牌手五十名，哨根手五十名，都是年力精壮，器械鲜明。那个敢违，按军法重处。该值将校，答应回身，出衙办事。林公回后，即命内丁备用，那些将佐千把总等官，军器半夜俱要齐备。林公又把将佐叫进书房，附耳说：“你等如此这般，不可泄露机关。”

且说施公在庙，凶僧持斋已毕，吩咐小僧秉烛。慧海说：“小僧失陪。”施公回说：“请便。”凶僧起身，回至后房，与众妇人取乐。施公心下已参透八九，又暗察里面，有男女喧哗之声。贤臣同施安望喧哗处，只听淫媾欢笑讴歌。施安挽扶贤臣，上墙看看。忽然一僧提着“顺天府”之故，心下着忙。又听凶僧接言要害性命，又闻慧海僧要“盘问”，吓得惊疑不止。复又细听，贤臣不料失脚，被众僧听见，一齐站起，皆往外走。贤臣听得明白，叫声：“施安，同跑在菜地藏躲。”听着和尚开门出院，四下看看，并无人影，只有两只山羊。众僧不曾细照，回身关门，安寝喧淫。不表。

且说贤臣同施安躲菜地里，听得和尚进去关门，说：“够了！够了！”主仆回到房中安歇。次早贤臣净面，正衣吃茶拜佛。留施安看守行李，他更衣出房，手擎香火，各处上香。那时贤臣双膝跪地，暗暗祝赞：“圣母娘娘，保佑弟子，今日拿住凶僧，方显正真无私。”祝告已毕，上香叩头站起，叫施安将疏文送在火池焚化，送香资银五两。贤臣回身，忽见关太、郭起凤、王殿臣三人进庙，悄语低言，将调兵之故，细说一遍。贤臣附耳低言吩咐：“王殿臣，你去唤一老者，唤一小妇，带一小童上山。你紧跟在后，倘有人罗唆，命飞虎厅官兵锁拿了。”二人答应刚去，只听庙外山下兵器响亮。暗报人马到了。

忽有一僧偶听施公道：“郭起凤你去看。有个游庙凶徒，名叫李太岁。叫他出庙，令飞虎厅兵丁锁拿。”那僧听了，叫声性本说：“了不得了，我看那香客，果是施不全。为什么慧海要等的天明害他？恐后兵到。”性本闻听，吓的抽身便要逃走；又舍不得那些美娘。连忙告诉慧海，慧海说：“这有何难？不用胆怯，叫他看我的流星叉拐，有何惧怕？”忽见大头僧慌慌张张跑进，叫声：“当家的，将爷前队到了山门，快去迎接。”慧海和尚不敢怠慢，连忙站起，走至山门。只见闹闹哄哄，人马到了，迎面林公威风凛凛。二僧走上几步，双膝跪下：“老爷在上，小僧叩头。”林公马上含笑，说：“请起。”林公来至山门，弃鞍下马。二僧引路，进寺参神，稍坐吃茶。林公道：“此来我奉旨搜山，焉敢久霸。兼之领兵，还要找寻野兽，是以散步来此。”又到云堂。林公看贤臣认得，上次贤臣进京之时会过，要抢上去拉手。见贤臣着忙说：“我乃香客，失迎老爷，求恕。”林公闻听，深知其意，将计就计，说：“香客请坐，此处乃佛门善地，何论官民，都是一体。”贤臣闻听说：“老爷此言折死小的了。”两个凶僧见他，信以为实，心中暗喜，林公带笑望二僧，又说些闲话。用计稳住二僧。下文分解。

第八回 凶僧抢少妇 锁拿李太岁

话说众兵丁把座桃花寺围住，只见那些进香的男女，作买卖的人等惊慌。且言林公坐谈，专候机会拿僧。忽见兵丁进了房，至林公身旁跪倒，说：“小的回老爷：小的兵头见有四僧强抢良妇，小的俱拿到。现在寺外，请爷定夺。”林公闻听，故意变脸，喝声：“你等大胆，出来多事，无令擅自拿人。本欲捆打，又恐佛地不恭，暂恕你等之过。带进寺内，问明治罪。”小校答应站起，假装惊慌，往外行走。慧海和尚一旁恐惧。

且说兵丁登时带进老者、少妇、僧人跪倒下面，兵丁闪在一旁。林公座上打量已毕，向僧人说话：“尔等身在佛门，不守清规胡行，何人主使？快些说来！你们若不实说，解进官衙，动刑拷问。”四僧见问，假捏虚词，口尊：“爷爷听禀。小僧等均已受戒，焉敢胡为。今日初开庙门，人烟稠密，山路崎岖，老者引领少妇、小童与小僧上山，挨肩过来，少妇嚷不肯休，被老爷巡兵听见，锁拿进寺。叩求老爷，看佛怜僧，莫冤佛教弟子。”林公用计提僧，不肯深究。又问少妇：“僧人怎么胡行，快快讲来。”少妇见问叩头，尊声：“老爷，听小妇人细禀：小妇人不敢虚词，老叟是小妇人的父亲。母亲金氏，五十三岁。小妇人十九岁，夫主就在山下居住，姓李名辉，耕种为业。公婆去世，却有妯娌。小童即是侄儿。旧岁，夫主染病，小妇人许愿上山拜佛。今亲丁

四人前来。下车之时，算是粗心，撂下丈夫，手扶小童，进门拜佛，烧香还愿。不知夫主心恼不等，竟自赶车而去。父亲找着，一同出庙。瞧见无有车辆，心下为难。没奈扶父步行回家。忽见四个凶僧，一齐上前。父亲年残，拦挡不住；侄儿喊叫，小妇人着急大嚷。幸喜官兵跑上，锁拿搭救。是以同来见老爷，叩求公断。”

林公听罢，故意含笑说：“那老者，我问你，若大年纪难道还是不知世路么？上庙烧香，古人所禁，你该拦阻才是。我自有道理。来人，把他父女、小童，送下山去。”兵丁答应，老者、少妇，一齐叩头站起，随兵下山。又把四僧拉到僻处，每人重打二十棍。又将光棍李太岁带到，跪在下面。兵头闪过。林公观看说：“那徒家住何方？姓甚名谁？”那人见问，口呼：“老爷，小的住在山下李家村。父母双全，只生小的一人，名叫李宾。奉公守法，不知犯了何罪？无故锁拿过寺。俗云：国家刀快，不斩无罪之人。”恶棍说话，摇头摆脑。林公大怒，一声断喝：“咤！该死的奴才，看你光景，必是光棍！人来，掌嘴。”兵丁答应，一拥齐上，打了二十个嘴巴。又见一人跪在下面，说道：“老爷，今有部文到衙，限期紧急，不敢迟误。”双手奉上。林公拆开阅罢，说：“国母开恩，普济天下庵观寺院。林某所辖地面，必须查明。先将桃花寺中，共有多少僧人，写明以便造册领赏。”众僧闻听，反为欢喜。林公同僧人查点，立刻写明清单。

且说贤臣吩咐施安，将行李般出，诸事俱备，施公告辞林公。贤臣迈步外行，出云堂小院，在外专等消息。且说林公见施公主仆下役出去，随即站起，擒拿二僧，猛纵身剪步向前。兵丁一见，不敢怠慢，一拥齐上，岂容动手。不料二僧暗藏器械，七手八脚，

闹斗多时。贤臣闻报，随使关太、王殿臣、郭起凤三人进寺，与二僧征战。二僧使得流星、双拐井井有法。关太等三人，倭刀、短拐、铁尺、攘子。五人窜跳蹦跃，叮咣招架。看看天黑，林公吩咐兵丁秉起灯烛。下文分解。

第八七回 关太施英雄 倭刀破双拐

关太随跟进，用刀砍中慧海和尚的头颈，“哎哟！”一声，栽倒在地，流星掷丢一旁。他翻身还想扒起，郭起凤迎近，用力把一铁尺打在凶僧拐子骨上，又连打几尺，把个慧海打的哀声不止。关太复用刀背在凶僧的两膀打了几下，慧海不能动转，扒在地上。关太等撇下慧海，三人围住性本，拐子扎去，铁尺又打。关太倭刀举在空中，性本忙来招架，心中害怕，架式散乱。只听慧海说话，大叫：“性本，休要动手。依我劝你，自受其缚。”

且说三人围住性本，王殿臣故意漏空，跟进一步，“哧”一棍子扎住性本的手腕子。“哎哟！”一声，疼的抛拐在地；又被郭起凤铁尺打中肩头，栽倒在地。关太赶上，耳边踢了一脚，凶僧发昏，不能复起。外面二公一见，心中大悦，吩咐兵丁上前，立刻把二僧捆绑起来，仔细看守。又令兵丁搜出妇女，并把余火救灭。此时天方大亮。贤臣大笑，尊声：“林老爷，施某今私访，调动兵将，事亏贤公良谋。兵围云堂，将勇兵强。借仗虎威，拿住二僧。起解回京，施某转奏圣明，加官增职。兵丁自当奖赏功劳。”那林公闻听吃惊，愧颜通红，欠身行礼，口尊：“施大人，末将无才，全亏贵役。恳求包容。”贤臣见此光景说：“我面君之际，自有道理。”林公又打一躬：“多谢大人宽恕之情。”言罢，二公复回大殿坐下。贤臣吩咐：派十名兵卒，看守庙宇。又命那别的

寺僧，照管经藏。令下即刻下山。拨车三辆，立刻押那僧人、淫妇，一齐上车起解，二公乘骑。贤臣说：“林老爷，不用送了。离京不远，请罢！”

林公闻听，随告辞领兵回汛。贤臣率领关太、郭起凤、王殿臣押解，顷刻进了京城。竟入顺天府衙门，升堂，差役站班。吩咐：把众僧妇女收监，派役监守。贤臣见天色将晚，退堂出衙回宅。到了门首，下马进内。父母前请安已毕，一旁坐下。施侯说：“我儿可喜，获住恶僧。”贤臣随将始末细禀一遍。施侯说：“你也歇息去罢！明日好办事情。”贤臣退出，到自己房内安息。

次早起来，净面更衣出来。至外上马，到了衙门，升堂。吩咐：“来人，传那告状的翁婿上堂对词。”又叫人立刻提慧海和尚、众女人听审。众役答应，齐往下跑，从监中提出慧海、众僧、妇女，上堂跪下。贤臣叫声：“慧海、性本，你二人把诳骗众女之故，快快实说！二僧见问，总而言之，混推诈赖，不肯实言。贤臣不由大怒，把惊堂一拍，说：“来人，把慧海夹起再问！”众役答应，连忙夹起大刑，慧海昏迷，用水喷醒，大叫：“青天！僧人招了。僧人在桃花寺内作恶。师父屡次相劝，一怒之间，害却他命，埋在寺后。又与性本商议，诳买些妇女上山。惟有桂姐是僧人拐带来的；她父母在京。有位梅林章京，名叫按大，护国寺旁边居住。小僧常往他家走动。桂姐父母就在门房里住。我与其母私通，因奸套奸，嗣后索性拐去。只知快乐。无人知闻，岂晓神佛不容。巴州布在寺攻书，闲游山景，看破机关，走漏风声，这是实情，愿一死罪。”贤臣闻言，吩咐下役，即刻卸去刑具。书吏连忙提笔写明口供，青衣答应卸刑。贤臣叫声：“性本招来！”性本口尊：“老爷，慧海作恶是真；性本主谋不假，甘愿领罪。”

贤臣吩咐书吏写招，拿下二僧押了手印。贤臣又叫众僧：“你们既入佛门，不守清规。从实招来！”众僧见问，口称：“大老爷听禀，……”内中说，游方、挑水、烧火、撞钟、擂鼓等僧，“有心修道，恐怕慧海驱逐，没奈随着胡闹，迷花恋酒，都是慧海作恶，不知别情。”诉罢叩头。贤臣吩咐书吏，拿下众僧，画了手印。众妇女听道。下文分解。

第八八回 施公回奏圣君 顺天当堂发放

贤臣说：“尔等失身之故，本府眼见，不细追问。内中除桂姐，其余各报家乡、父母姓名上来。”众妇见问，各把姓名报完。贤臣闻听，叫声书吏记写。又传下役，把告弃妻的翁婿传来。贤臣叫声：“来人，尔等且把众僧妇女带下，留慧海、桂姐对词。”众役答应。公差上前回话：“小的将护国寺住的马富，白塔寺住的胡六传到。”贤臣叫声：“马富、胡六，本府传你二人来认认，那边跪的是你什么人？”二人见问，抬头一看，说：“是小的女儿。”胡六说：“是小的妻子。”贤臣大笑：“你们认的不错？”一齐说：“不错。”贤臣叫声：“马富，全是你妻之故。本府不究，你就明白了；才引出你女儿私逃之事。”又叫：“胡六，你妻被和尚拐去，本府奉旨访真拿来。明日早回奏，请旨正法。你二人下去。”二人答应，叩头，含悦而去。贤臣又叫：“来人，你们快把众僧下监。”众役答应。

且说贤臣起身退堂，上马出衙。不多时回到私宅，灯下修本二道，事毕安歇。次早黎明，贤臣上朝，奏明皇上。旨意：“慧海、性本败坏佛门应斩，余僧按例治罪。众妇除桂姐外，令本家认去。桂姐与翁婿之案，任其婿自主。钦此钦遵。”再谕：“仕伦为国勤劳有功，应升通州仓厂总督。”贤臣望阙谢恩，便出朝。到顺天府监中，提出慧海、性本，令役解送交部斩首。贤臣又提众

僧，每人重责三十大板，定半年徒罪；期满各州县重起递解。其余还俗回家。又提众淫妇，每人三十大板，责罢收监。贤臣行文各州县，传其本家来顺天府领人。堂上留桂姐以完翁婿之案。按律议定：梅林章京按大家教子不严，知情不举，回奏罚俸二年。贤臣吩咐人来，传马富、胡六对词。青衣答应退下。不多时翁婿上堂跪倒。贤臣叫声：“马富，皆因你家纵放妻子，私通和尚，因奸引出拐带之事。你女儿同慧海上山，就有心赖你女婿。若不亏有人首告，岂不便宜贼徒，屈了好人。本府按律公断，先问你赖人一个重罪。妻子之丑，本难宽恕。”

马富闻听，心内明白，自知己过，带愧叩头，口尊：“大老爷，小的知罪，求乞饶恕。说我女儿，任凭女婿，自今再不欺心。”言讫痛泪悲伤。贤臣悯其开恩，眼望胡六，说：“本府问你，那妻要否？”那人见问，叩头说道：“小的颇知其人，自甘一世无妻，也所深愿。小的叩求大老爷判断，只是恳求无事回家。”施公提笔定案，叫声：“马富，因你家教不严，以致丑事，图赖良民。人来！拉下重打二十大板。胡六免究。”下役答应，拉下重打二十板。贤臣又问：“胡六，汝妻还要不要？”胡六说：“不要。”贤臣又叫：“马富，你女婿不要你女儿了。你可领他回去。”马富叩头，口尊：“大老爷，小的无脸领女，求大老爷公断。”贤臣闻听吩咐：“传官媒带去桂姐，官卖价银。”有胡六跟去领银子不表。

再说那顺天府尹新任官进衙门，把已结未结之案，交代明白。贤臣退堂，出衙上马回宅，禀明太老爷升官缘由。太老爷、太夫人心中大悦，叫子随即报进，讨求发喜钱。贤臣又命人把关太、郭起凤、王殿臣传来，厚赏。又叫他跟随通州，三人闻听，请了假回去。下文分解。

第八九回 为政有功升仓厂 行路偶遇盗官粮

诗曰：

九霄谪下一星君，为佐兴朝落世尘。

初任江都称令宰，终升漕运作良臣。

阎罗施老名何愧，宋代包公品亦真。

姓字直须留画阁，铭功应合上麒麟^①。

话说施公自从关小西来投禀说这桃花寺淫僧恶迹，暗中采访确实，奏明康熙佛爷。复派关太、王殿臣、郭起凤调动芦沟桥飞虎厅官兵，将淫僧慧海、性本俱行擒拿，锁解进京，到顺天府衙门，审明口供画招毕，俱各收监。施公见天色已晚，回到宅内父母面前请安，来至书房急忙修本，写妥装入木匣安歇。

至次日五鼓入朝，将本章交付梁九公转奏圣上。康熙佛爷龙目览毕，御批：“慧海、性本败坏佛门，内有人命，即行处斩。其余众僧按律治罪。寺内所藏妇女，除马桂姐之外，着本家亲丁认明领去。桂姐完毕翁婿之案，任其婿自便。钦此钦遵。施仕伦为国勤劳，有功应升通州仓厂总督，即日赴任。”施公接了此旨，望阙叩头谢恩，领旨出朝，到顺天府，吩咐书吏，连夜会同刑部，

① 麒麟（lín 音林）——麇，同麟。麒麟，传说中仁兽名。这里借喻杰出的人物。

遵旨将慧海、性本二僧正法。其余众犯，亦各按律定拟。发落已毕，新府尹前来上任。施公即至衙门，将已结未结案卷，交代明白。诸事办完，出衙门回府。来到门前，但见报喜之人，来往喧哗。施公走至厅堂，父母面前问安已毕，将奏事升官缘由禀明太老爷、太夫人。俱各心中大悦，吩咐管家开发喜钱。此时合宅庆乐不表。

且说贤臣派人将王殿凤、郭起凤、关小西寻来。不多时三人齐到，来至书房，见了施公，一同跪倒。叩喜已毕，待立一旁。贤臣心喜，因三人破杀案有功，俱各加厚赏，复说带他们通州仓厂当差。三人闻听，情愿同去。分派已定，即到各处拜客。府内演戏三日，亲朋齐来庆贺，贤臣应酬几日。有通州仓上人役前来，接到府门。施公不带家眷，只叫施安、王殿臣、郭起凤、关小西四人，收拾行李包裹。诸件齐备，叩辞了父母，告别了兄嫂，往外就走。众亲友送到府外，俱各哈哈腰儿。施公乘上坐骑，内司人役前呼后拥，跟随着大人往通州进发，要赶吉时上任。

不多时出了齐化门，贤臣马上观看，只见车马往来，拥挤难行。留心细瞧，大车上装的全是粮米。正在前行观望，听路上车夫喧嚷，因为争辙相打，各道字号，不肯逊让。这个说：“你敢来欺我，该探问探问。外号儿人称显道神，谁不晓得？祖宗让过谁？”那个说：“小子你别吹牛腿，大太爷在轮字行京通湾卫，朋友甚多。提起大号黑塔赛孟尝，那个不知？”只见彼此骂着，扭结不开。那时康熙年间，石路尚未修齐，所以车辆难行。

却说两个车夫只顾揪打，车上粮米撂在道旁，并不经管。猛见从四外跑来一群男女，并非近前劝解，轰的一声，竟抢了米车，一齐动手。贤臣不解其意，勒马细察。但见这些人奔到车前，从

袖内扯出明晃晃尖刀，照着米口袋往下便扎，登时粮米顺着窟窿直倾莫遏。那些人各从腰内解下布缝袋，撑开袋口对准窟窿接米。盛满了，扛在肩头飞跑而去。还有用簸箕撮的，衣裳兜的，乱纷纷，如蚁盘窝。不多时车上米粮约失大半。贤臣马上看的明白，甚为恼恨。正要分派人役前去锁拿，忽见有几名官兵手举马鞭，将盗米之人一顿乱打，打的四散。又将车夫喝开。二人不打斗了，回来看车，只见粮米被人盗去许多，口袋被刀扎了稀烂，满地撒白花花的粮米。二人适才着忙后悔，大骂几句，只得把车上口袋一齐搬在地，连忙从近方买了些号粮，将口袋余剩的，倾出掺合完毕，连泥带土提在一处，比够凑足，复装在口袋，用绳捆紧，扛在车上。摇鞭赶车，恨恨而去。施公俱看在眼里，暗中医道：“难怪在京八旗人等抱怨，好容易等到开仓，关了米去不值钱。原来竟是这些奴才弄弊。如此看来，真是可恨！”施公思想往前行走，但见扫米之人，成群搭伙，满路穿梭。贤臣看罢，甚是带怒，暗说：“此等人万不可留，到任后必先除净。”

正在心中思想，不觉马到通州西门，抬头一看，前面执事甚是鲜明，属下官员排在两旁，前来迎接。吏役官员报名已毕，锣声振耳，青衣喝道，一直行到仓厂总督衙门。只见内外悬红结彩，鼓乐喧天，众人衙门外跪接。亲随人等跟定贤臣，乘马来至大堂滴水檐前，人役伺候，连忙搀扶大人下马，即刻升堂。前任大人交代明白，告辞出衙，归驿等候盘查。不表。

且说属下官员吏役接连前来，叩拜已毕。天色将晚，众官等俱各散去。贤臣退堂歇息。次日清晨，净面用茶已毕，诸事完备，这才穿戴齐整，叫家人施安往外去传，吩咐人役外面顺轿。将执事列住两旁伺候，贤臣乘轿，带领从人，执帖回拜已毕。大人回

在衙中升堂理事，人役两旁站立。讯明仓上成规，吩咐书吏按例出示晓谕：如有仓厂内外舞弊之人，访查明白，重责治罪。又用朱笔标了几张手票，派人役沿河一带，雇各帮船户，倘有无故停留淹滞者，如被查出，立刻锁拿问罪。将王殿臣、郭起凤唤到，吩咐道：“带领兵了差役人等，在旱路上来往，察访扫米之徒。如若见扫米之人，不分男女，一并锁拿。”分派已完，贤臣退堂。

且说郭、王二人各遵一谕，带领一千人众，出衙而去。未及三日，将扫米之人拿住许多。二人进衙门禀明大人，立刻升堂。人役押到公堂，俱已下跪。贤臣一看，满脸含怒。用手一指，高声断喝：“尔等这些无知的奴才，真是可恨！你们何得起意，私抢皇粮，也该想想国家法律。从南边运来米粮，俱是万岁爷着八旗兵丁之储，国家之需用孔^①殷，那许尔等妄行私窃的道理？清平世界，不务正道，竟敢大口袋，盗米肥己，岂知漕船比尔们偷的更多。那些狗才车夫，恐怕米粮数目不足，难以交仓，修些泥土。仓上官吏并不留心查验，下人仓廩。等到八旗人等关粮之期，以致关去不能食用，岂不反苦害军民？在京旗人，年月演习弓箭，保国当差，并非容易。这米乃是老幼的口粮，似此连灰带土，原来尽是尔们这些奴才闹的诡弊。快快的实说，何人与尔等作主，竟敢如此胆大？尔等从实招来，免得皮肉受苦。”

众人见贤臣大怒，俱各往上叩头，哀求：“大人宽恩！小人们实系皆因家中寒苦无人，扫些土粮度日，并非受人主使。扎口袋，盗官粮，欺心妄作，小人断断不敢。恳求大人开天高地厚之恩，小人们实在冤枉！望大人恕罪。”贤臣一心要断此等之人，遂

① 孔——副词，甚、很之意。

大声喝道：“你老爷亲自眼见，尔等还敢乱道。空口问贼，那肯实说。”喝“打！”吏役差人等随即答应着。“每人重责三十大板！”皂役不敢怠慢，每人重责，登时打完。众人望上叩头，求大人施恩。贤臣吩咐人役，由众人之中挑选几个，号枷在冲要之处示众三个月。从此扫米之人皆知利害，粮米堆在地上，无人敢来动。大人将书吏传来，随吩咐出示晓谕：车船之上，凡运粮不拘水陆粮米到仓，监督收阅，查足数目，再看成色过斛^①。倘有成色不佳，斛口不足，将押运官同船户、车夫一齐治罪。书吏拟写已毕，黔上巨印，派人粘贴要路。大人退堂，关小西、王殿臣、郭起凤进内参见，大人说：“你等三人，用日出衙分路前去暗访，如有贪官污吏，恶棍土豪，把持仓中之事，播弄是非，并同水陆路上窃粮盗米之徒，访明速来禀报。倘有立即锁拿。”三人领命，各去查访。

大人闷坐书房，正思仓中私弊该若何办理，关小西、王殿臣、郭起凤三人约在一处，走上前来与大人请安，站在一旁。大人座上问道：“你们三人在水陆粮道，查访事体何如？”三人见问，躬身禀道：“小人等前去各路查访，凡官吏、车夫、船户，而今都畏大人法令整严，不敢私弄情弊。”关小西禀道：“小人风闻一件奇事，查访确实，特来禀报大人得知。”贤臣连忙问道：“尔等三人不知风闻何事？细细说来。”关小西上前禀道：“小人打听看，乃是八旗放俸的时候，王公、贝勒与官府人等，各旗掌档子领催，串通通州仓厂书吏、花户作弊，每逢二、八月开仓，必出许多夹空黑档子^②。小人们特来禀明大人，候开仓之时以便当心密访严

① 斛（hú，音胡）——量器名，古时以十斗为斛，后来又以五斗为斛。

② 夹空黑档子——以非法项目冒领而贪污盗窃出走的米粮。

查，以除此患。”贤臣说道：“既然确实，必须稟明。无论王侯、公伯、贝子、贝勒，只管说来。他果然是搅乱妄行，你老爷自有办他们之法，管教他情甘认罪。”不知关小西到底说出何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〇回 访恶霸仓厂除害 行善事罗汉临凡

且说施公听关小西一番言语，忙问道：“你三人访出仓上弄弊之人，不知是何人，姓甚名谁？住居何处？只管说来！”三人见贤臣究问此事，小西回道：“大人若问根由，提起来这些人名头，俱皆不小。皇亲索国舅，有一个管家姓路名通，五府六部衙门，俱皆相熟。夙日结交官吏，勾串仓上花户，逢二八月开仓之时，暗行舞弊，诸事横行，黑档子米，竟敢大车小辆，任意运出仓门。还有几人皆是八旗满、汉、蒙古人，京都著名的，横行无道，仗着皇亲国戚府门上的管家、太监，时常往来，所以大胆胡为。有一人名叫常泰，也是国舅府中的恶奴。满洲骁骑^①的阿达敦，蒙古领催花拉布，外号人称臊达子。一名额士英，汉军领催，外号人称钻仓鼠。这些人走眼甚大，合仓大小官吏皆通，黑档米出来的，实系不少。小人等访查俱已是实，并不敢妄言。大人必须在开仓之先，早作准备，曷以去其私弊，使这些土豪恶棍，惧怕大人法令。仓内之事自然严整。”贤臣听罢，满面含怒，连连说道：“可恨哪可恨！仓库乃国家重地，此等鼠辈，竟如此胆大欺心，作此蒙弊之事，实属目无法律。我施某若不治绝这些恶奴，

① 骁 (Xiào, 音肖) 骑、催领——皆清朝官名。有“佐领”满语为“牛录额真”，箭主之意，亦即“牛录章京”，是管数百人的军事基层干部。其副手为“骁骑校”，又称“分得拨什库”。他们手下管粮饷庶务的叫催领，亦即“拔什库”。

我岂食国家俸禄，再不能与国家出力，与军民人等除害。似此等之辈，候开仓之时，擒住恶棍，严刑审讯，重责不恕。那时事了之后，你三人再加升赏。本官自有办法，你等三人速去，照常四处访查办事要紧。千万口角严密，不可走漏风声，紧防偷漏之徒。”关小西听罢，连忙答应，转身出了书房，仍然各处查访。三人去后，施公坐在书房，吩咐施安取了一部《纲鉴》，大人观着不提。

且说通州城北出了一宗奇事：此庄离城三十里，地名叫圣义村。村中有一家姓刘，只有夫妻二人，家中小富，娶妻郝氏。平日吃斋念佛，广行善事，近方的人多称为刘好善。半世无嗣，年至四十岁，忽生一子，夫妻二人甚为欢悦，以为有了后嗣，更加修德，诸事谨言慎行。老夫妻二人总要数训儿子成名，才合心意。不料长成是个傻子，夫妻因此闷闷不乐。郝氏时常含泪叹气，刘好善劝解郝氏，随说道：“你与我总要望长处想。常言说：‘有子莫嫌愚’，愁闷也是无益于事。你我虽然子傻，尚不绝祖上香烟。倘然你我死后之时，任他去罢！凡人生天地间，各有一定的造化，儿女不能替死。纵然千思万想，也难逃幽冥之鬼。无儿女也不过如此，那里黄土不埋人，你今太多此一举。”郝氏听罢，只得忍泪含悲道：“夫主，我岂不知‘眼前欢乐终归土，谁能替死见阎君’。话只如此，可惜你我吃斋念佛，修了傻子，看来总是无报。”好善说：“贤妻言之差矣！常言道的好，一人总有一种的造化，又何必多虑。”夫妻正在闲谈，忽听门响，傻子叫声：“妈呀！我饿了，吃点斋儿。”连喊带走，进得门来，站得在夫妇面前，只是哈哈傻笑。夫妻看罢，不胜郁闷。又过了几年，老夫妻双亡，村中人怜其此子憨傻，又念老夫妻行善，合村人帮助发丧殡葬已

了。剩下傻子伶仃孤苦，村中现有三官庙，村中人公议，将他送在庙中当和尚。庙中有一位老和尚年已七旬，把傻子收为徒弟。又过了几年，傻子长到十七、八岁，还是人事不知，就是傻笑，老和尚教授他经卷，只会一句：“我的佛。”

一日，天色将晚，老和尚命他关上角门，师徒只二人在禅堂对灯而坐，老僧想起傻和尚自家苦楚，不由点头叹息，老僧屡次的望他说话，全然不懂，就是傻笑不绝，却是心无二意。老僧正然思念傻和尚之事，暗自思想，忽听外面有人叩门，老僧只当是庄主前来闲坐，叫傻徒弟：“你去开门，问是何人叩门？”徒弟应声而去，来至角门将门开放，问：“是谁打门？”也不等人答话，望内就跑，对着师父只是傻笑。又听外面有人叫，老僧无奈，只得亲自出门去看，随问了一声，乃是借宿之人。

老和尚往里面相让，抬头一看，原来是两个僧人，其俊无比，又细看却是一僧一尼。老和尚看罢，也不说破，叫声：“徒弟，你送他们二人在西配殿安歇去罢！”此时月色当空，不必点灯。老僧见傻子领他到西配殿，刚转身要走，忽听女僧“哎哟”一声，口内只嚷。“肚疼！”老僧走到门外，只见女僧坐在地上。老和尚连忙问道：“所为何故？”那女尼言是：“到了临月之期，求老和尚发一慈悲，借一席铺地。”老和尚听罢，暗自说：“事已至此，那不是行善？”叫傻弟子取了两把干草出来，交给他们。老僧与徒弟回到禅堂。不多一时，忽听小孩啼哭之声，老僧知女尼已是分娩，这才双手合掌，念了几声“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又叫徒弟熬了些饭汤，端着一同送至配殿。

走到门首，只见殿门紧闭。老僧叫声：“小师父开门！”并无人答应，连叫数声，老和尚心中纳闷：“莫非僧尼殿中自缢？待

我瞧瞧如何。”随叫：“徒弟掌灯来。”徒弟答应，端灯引路，老僧仍扶他肩膀来到角门，看了看各门都是闭着，只得复回到配殿门外。又叫数声，仍不见答应，正在猜疑，忽听殿内有痰声响，老僧听罢，大吃一惊，说：“傻子快放下灯来，殿前去救人！”傻子把灯放下，老师父两手把门推开进去，叫徒弟拿起灯来照看，并不见人影。满殿内都是香烟缭绕，耳闻隐隐有音乐之声。老师父诧异，复又振目细看，并不见血迹婴孩，连干草却也不见，地上并无别物。老师父叫：“徒弟，你且带上殿门”徒弟答应，刚要用手带门，只听门后草声响亮，老和尚忙拿灯来观看，只见门后一边一束干草。老和尚暗想，这必是把孩子弄死，裹于草内，他二人逃去。随叫：“傻子，打开草捆。”忽闻一阵香气扑鼻，又细一看，内有一物放光。老和尚走至近前，原来是一部经典。

老和尚看罢，心中甚喜，知是神物所赐的珍宝，连忙念一声“阿弥陀佛！”打开看时，上面并无字迹。老和尚暗自吃惊，说道：“奇怪！”那知这经是刘好善善心感动菩萨点化送来的，傻子本是罗汉临凡。一人得道，九祖升天。刘好善夫妻一生行善，所以感动神佛罗汉下界，是以神人送来金字真经点悟他。老和尚不知，拿着经卷去，说：“是何缘故？为何经卷无字？”傻子一旁站着哈哈大笑，说：“师爷那上面不是一大些黄字？怎说无字，对着他哭呢？老和尚听罢，忽然醒悟说：“是了，这经原来是这傻子的造化。”想罢师徒回至禅堂，将真经供在佛龕之内，虔诚拜毕，天已将明。老僧坐在炕上，因夜间受了点风寒，第二日便就卧病不起，不多几日，竟自呜呼哀哉！合村公同帮着傻子殡葬已毕。从此庙内只剩他一人。这傻子自得了金经真经，暗有神圣传法，教他这部经典。傻和尚日夜虔修，便得了佛法，深明道理，往往说

些个隐语。村中人看不透，只当作疯癫傻话，全不理论。和尚也不肯明彰异迹，终日在庙中傻说傻笑。

这年到了康熙四十三年，天下大旱，直至五月中旬尚未落雨，军民人等着忙，各处督抚进折表奏，佛爷览毕，降旨御驾亲临，拈香默祷。王公侯伯、五府、六部、十三科道，各衙门文武官员，俱沐浴候随圣驾。京都庵观寺院，僧道尼跪奉皇经。又颁行天下，各省禁宰杀，一体叩祈甘雨。顺天府转详各州府县文武官员，与各庙宇设立雨坛，令高僧、高道叩拜神佛。各衙一例进办。禁荤食素。

且说贤臣在通州，会同合郡官员，连忙派人到城隍庙设下雨坛。僧、道扬幡挂榜，法器齐鸣，僧、道上坛各奉真经。贤臣蟒袍补褂，同众文武每日焚香，佛前拜祷叩求甘雨。这日正同文武佛前行礼，只见有人前来禀报说：“有巡漕御史在城外下马，现时到了馆驿，小人们前来禀明。”不知这位御史姓甚名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一回 索御史潞河巡漕 众官员射箭赌钞

且说这位巡漕御史，正是白旗满洲四甲的人，本姓赵叫素色，人称索五老爷。他身后跟随十数个家丁，拿包袱，携坐褥，提定烟袋荷包，俱是穿着纱袍，腰束凉带。贤臣一见，连忙一瘸一拐，走至面前，彼此各施一礼。忽听通州州官道：“索大人不认识施大人么？这位就是仓厂总督大人。”索御史闻听，仔细将贤臣一看，只见头戴帓帽，身穿蟒袍补褂，足穿官靴，左带矮拐，右带点脚，前有鸡胸，后有贡肩，瘦小身体歪斜，十分难看。索御史心中暗笑：怪不人说称他“施不全”！真名不虚传。皇上怎么爱惜他这等人品？看罢假意带笑说：“彼此见礼。”往里行走，直至庙堂，一齐各按次序落座，用茶不表。

且说满洲人最爱喜的弓箭。索御史见施公身带残疾，心中暗生一计，打算叫施公人前出丑，说：“射鹄。”施公带笑道：“索大人出的主意甚妙，却是一宗解闷之事。但只一件，我施某有一句拙言，在众位面前先要说明。我夙有贱恙，两膀无力，恐未免弓箭不堪。众位莫要见怪。”众官同索御史闻言，疑施公惧敌，不容说完，众人合掌大笑。索爷说：“施大人算你输了，少不得择日奉扰大人。”施公见索大人自以为得意，慌忙说道：“索大人休得见笑，既是设局射箭赌胜负者，须要在大众面前言明。众位身体强壮，胜十倍于施某。可有一件，望求担代，才敢允承。”索

御史道：“施大人不必太嫌，无非取笑而已，免得在此闷坐，输赢何必挂齿。大人不必推辞。”说罢吩咐他的跟人，到馆驿将弓箭取来。又派人将鸽子取来，就在庙内宽阔之处，量准步数，将鸽安置停妥。家人前来禀明。索御史说道：“箭厂收拾已妥，众位可派人取弓箭；各带钱数串。”众人听罢，各派人而去。施公见众人家丁下去之后，即将施安唤到跟前，吩咐如此如此，急去快来。施安答应出去，似箭如飞往衙而去。不多时众家丁陆续而至，此时僧道将经止住，前去用斋。州官说：“索大人，既然佛事已毕，大家该取笑解闷了。”索御史道：“很好，众位请！”

这才大家一同前往箭厂而去，各自亲随接连放下坐褥，按次而坐。索御史说道：“我有一言，说出大家莫要见怪。今日既然取笑，赌赛输赢，不论官居何职，只要精熟箭法，射的妙就赢。即刻将钱拿到排好，言明赌钱若干，免得临时咬嘴”众官员说：“有理。我等谨遵大人之命。”言罢各吩咐家丁拿过包袱，换了衣裳。索御史道：“不知那一位先来比较头一支箭？请上来！”索御史言还未了，忽听一人答道：“大人！卑职不才，情愿先讨一箭，与大人耍上一箭。众位休要见怪。”贤臣一见，却是通州知州名叫计拉嘎，系正白旗蒙古领下人，素日与索爷相识。索御史听罢，连忙说：“既然尊州取笑，何必太谦。不知尊州要赌输赢若干。”知州答道：“卑职与大人赌一串。”索御史闻言，带笑开言说道：“计老爷！你也过于小气了。一串钱那里值得说赌？还不够抽头呢！此乃头一箭，是开张市。我与计老爷赌上二十串钱。你若输了，就按此数目；我若是输了，按着此数加倍。但不知计老爷尊意如何？”知州见索御史追问，心中打算，欲要应允，又怕一堆钱输了；欲说不允，此言出口，教众人看着轻薄。实出无奈，尊

声：“索大人，既然如此，卑职从命，请大人先赐一箭。”

索御史叫亲随取过弓箭，往前行了几步，对准鸽子，擎弓在手，两足站定。但见他不慌不忙，拽满弓弦，后手一松，一箭射去，忽听哧的一声响，这支箭正中鸽子^①上红心。众人喝采。索御史赢了这一局，扬扬得意，说道：“计老爷与索某耍了一局，还有那位出头？索某情愿领教。”话言未了，内有一人走至索爷面前，口尊：“大人！卑职斗胆请讨一箭。奈因不过取笑，并非特为开赌。望大人切莫见罪。”随说着满脸带些小殷勤，众人一看，原是通州司务厅札向阿。索爷道：“札老爷，你要射箭要顽，不知要赌多少钱？大概也是二十串罢。”札向阿连忙说道：“卑职言过，原为消遣，赌钱五百。多了，实不敢奉命。”施公与众官尚未答言，索御史说道：“札老爷，你这五百钱的话，也说的出口来！你也是此处官员，不比庶民下役，三五百钱看的很重。你我大家俱受万岁爷爵禄，说出此话，岂不怕旁人耻笑？况且也不能预定谁胜谁负，难道说札老爷有先见之明？”

索御史这一片言词，说得札老爷面红过耳，带愧说道：“索大人，卑职不过说的笑谈，大人就信以为真。依大人要赌多少呢？”索爷道：“赌上十串何如？还先让你射头箭，若果中红心，你将这二十吊钱都拿去，你看如何？”札向阿暗想是个便宜，说：“卑职怎敢大胆，有僭钦差？”索爷道：“札爷不必太谦，就请罢。”札向阿回身拿过自己弓箭，走至红鸽对面，认扣搭弦，将弓拽满，看准了把后手一松，只听哧的一声响，扑通一响，连忙观瞧，原来射的太高，从鸽子上冒过，约有一尺，射到席上。众人看罢，

① 鸽（gǔ，音骨）子——箭靶子。

俱皆暗笑。这样箭法还下场，何苦丢这个丑呢？札向阿见箭落空，一则输钱心疼，二则被众人耻笑，两气夹攻，急得二眼发赤，鼻凹、鬓角汗出直流。迟了半晌，无计奈何的，叫跟随一人拿过十吊钱，放在那边地下。瞧着那钱，口虽不言，暗中直是叹气恨。

但言施公坐在旁首，只见索御史箭不虚发，心内暗自说道：“索爷，你虽然箭法纯熟，只是一件，未免目中无人，眼空四海。这些彼此无能之辈，俱都教他将钱赢了，这虽小事，岂不日后更教他夸口？况且他的主意，与众人比较是个题目，原是安心教我在大众面前现丑，因此他才出这个主意。”施公想罢，暗说：“若不如此这般，他们如何肝胆佩服于我？站起身来，勉强带笑，口尊：“钦差，我施某与大人讨一箭，对耍一局如何呢？”索色见贤臣说要射箭，正合其意，连忙带笑开言说道：“很好。我陪着大人就是。”众官要瞧施公出丑，一齐说道：“二位大人上场，我等情愿监局打箭。”贤臣明知众人凑趣，心中暗骂：“好一群趋炎附势之徒，竟敢如此欺我，那岂不是妄想！尔等既如此，我若不教尔等甘心认罪，尔等岂肯佩服？”叫声：“钦差大人！你我今日入局，乃是初次，必须要多赌几十吊钱。我射中了赢三十吊，我若输了加倍。索大人你看如何？”索爷闻说，连连道：“是，还是施大人爽快仗义。就请大人先发一箭，我等领教。”施公听罢，并不推辞，吩咐施安拿过铁背花雕弓，宽去官服，亲随接去。大人忙将弩箭下入槽中，弦搬在撒子之上，安置停妥。大人走至鸽子迎面，双足站定，对准鸽子红心，一搬弯弓消息，雕翎发出。只听吧的一声响，不料箭头略偏，那枝弩箭射到鹊架柱上。众官见他开弓架式，不敢明言，暗中发笑。施公早已明白，遂即走到堆钱之所，上前伸手就要拿钱。索爷连忙说道：“大人，你输了，怎

么反倒来拿钱？”说着用手拦住。正在乱忙之际，下边用脚将钱踏住。施公忙把索爷的双膝抱住，跪在地下，不知索御史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第九二回 施贤臣设计请客 索御史暗恼忠良

且说索御史见施公跪倒，抱住他的腿，大声喊道：“救驾！”索爷大吃一惊，一时心中醒悟，连忙将脚收回，双手将施公搀起。尊声：“施大人休要如此，你我不过取笑散心而已。”施大人站起身来，含怒说道：“钦差大人，官级出品，为何知法犯法？此钱乃万岁的国宝，上有康熙二字。用脚踏住，岂不欺君太甚？”说声扭项对众官道：“我施某上本，少不得添写众位作干证，由万岁发落！”众官听罢一齐吃惊。众官一齐走至施公前，拱背驮躬，带笑说道：“索大人实出无意，望求施大人贵手高抬恕罪。我等也是感恩非浅。”贤臣听罢，满脸带怒，冷笑道：“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众位不必多言，听奏就是了。”说罢，带怒往外便走。大家见施公出了庙堂，俱各哑口无言，心内害怕。索御史更加后悔，暗自说道：“到是我时运不至，自引火烧身。这事看来，必须如此这般，方能解合。”想罢，对庙内老道说：“这堆钱，你们拿去作为香资。”复又吩咐亲随，将鸽子、弓箭收拾起来。家人答应，登时收妥。索爷迈步出庙，上马回至馆驿。众官见天色已晚，俱各散去不表。

且说施公回到衙门，用茶饭毕。家人秉烛，连忙修奏折稿。大人尚未写完，忽听外边响声，施公停笔，叫施安：“你去到外边看看有何事？”施安应声而去，不多时上前禀道：“回大人，方

才小人问明，言说索老爷特遣家人前来给大人请安；有书一封前来投递。”施公听罢，点头说：“施安，你将来人唤进来。”施安应命而去，将来人带到贤臣面前。那人跪在下面，口尊：“大人！奴才是索宅家人，名叫来喜，小人奉家主之命，前来给大人请安。”施公看来人身穿青衣，头戴凉帽，年约三旬之外，甚是强干。大人看罢，叫道：“管家起来。”那人站起身来，从怀内把书信取出，双手交与施安，转呈与大人，贤臣拆封观看，但见上写：

索色谨呈。前者在大人台前，实因粗心草率，误踏国宝，以致昌犯台驾，有越国律。大人若奏明圣上，索色难逃欺君之罪。拜恳大人施天高地厚之恩，宽恕过愆，决不敢有负深恩。如蒙见谅，现有薄礼一盒，望祈笑留。如不嫌弃，黄昏后遣小价奉上，幸遮合郡众人眼目。特此致意，万望勿却。

贤臣看罢，不好明言。心中暗自说道：“好索色你倚仗钦差二字，眼空四海，原来也是胆小之辈，惧怕提参。我想此礼若不收他，但放心不下，反怨我过于刻薄。这并非国家大事，参与不参，无甚要紧。但只一件，收下此礼，难免合郡官员不知。那时风声传出，圣上知道，岂不败坏我为官清廉正直之名，说我贪赃受贿。”左思右想，忽心生一计，除非如此这般，方保无事。想毕连忙提笔，写了一封回字，装在封筒之内，吩咐施安交与来人，说道：“管家，此书持回。呈与你家老爷，说施某多多拜谢钦差大人。”来人答应，将回字揣在怀内，转身而去。

不表来人，且说施公自将银收下，寻思将众官口舌缝住。坐在书房暗想：“拿住他们款迹，还得叫他们知若许的人情。纵然日后传说，便也无妨于事。”想罢，叫施安：“你速去吩咐书吏写

几个请帖，差人送到合郡衙门文武官员：明日在城隍庙请吃午饭，不可有误。”施安领命而去，立刻叫书吏写完，派人投往各衙门送去。施安回来，贤臣又吩咐：“派人叫几名厨役进衙。”施安传出此话，有下役答应，不多时叫到。施安将厨役带进来见了大人，望上叩头。贤臣说道：“你等报名上来。”各自报名已毕，大人吩咐：“你们起来，我有话说。”众厨役侍立一旁，贤臣叫施安取了一百两银子，这才对厨役说道：“你们将这银子领去，明日午刻，在城隍庙预备一席素菜，须要如此治办，不可走漏消息。如不机密，重责不恕。事毕之后，你老爷有重赏。”众厨役望上叩头，说道：“请大人宽心，小人谨遵钧谕，不敢有违。”说罢。站起身来，领了银子，一齐到城隍庙，连夜备办。施公吩咐停妥，方才安寝。一夜未提。至次日清晨，净面更衣，用点心吃茶。施安上前回道：众吏役伺候齐备。”贤臣出衙上轿，顷刻间到了城隍庙。贤臣下轿，复又走到配殿。只见厨役人等，将座位设排的甚是整齐，桌椅收拾的停妥洁净。贤臣看罢，落座吃茶等候不表。

且说众官接了施公请帖，猜疑不定。暗想：“为射鹄与索大人闹的不睦，曾说要上本提参，还要带写我等为证，怒不可解出了庙门，今又反请吃饭。已听人说，他是惹弄不得，作事真叫人测摸不着头绪。既然相请，只得前去，到临期之时，再辨吉凶。”不表众官纳闷，且说康熙老佛爷祈雨之际，奉旨断屠，到处文武官员，俱皆奉旨吃素，故此施公派人命厨役全备办的是素蔬素面，俱往了城隍庙而来。这内中有位八老爷，官名厄尔清厄；有位五老爷，官名伊昌阿，二人俱守备之职，彼此同行，互相谈论。走至庙前，只见众官下马下轿，一个个鱼贯而入。到了庙内，俱各先至雨坛参拜佛像，然后来至大殿。施公站起相迎，俱各见礼，

各按次序而坐，从人献茶。施公含笑说道：“众位老爷，施某一时刚暴，已至如此；回衙自思，甚为后悔。今日特备一粗蔬，少伸致意，望众位大人海涵，休要介意。”众官听罢，大家连忙站起说道：“我等实系不敢。还是大人量宽容恕，我等深感大德。今日又蒙赏赐筵席，卑职有何德能，敢领此盛意。”贤臣说道：“不过几件粗菜，不知好与不好。众位不必太谦，望大家休得见笑。”彼此谦让，将要各按座位，不见索御史在座。施公道。“钦差不到，其中必有所为。待施某想个妙策，必须将钦差请来。”怎样设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三回 索御史惧参请罪 施贤臣假审庖人

话说贤臣见钦差大人来到，不能摆筵，叫施安：“速取我的名片，到金亭馆请钦差大人，就说众位老爷候索大人驾到呢！”施安答应，出大殿，行至雨坛，见索御史人来。先到雨坛参拜神像，往前紧行几步，与施公行礼，说了几句客套，又与众官相见已毕，齐进大殿。茶罢，施公让索御史入座首席，彼此谦让，只得各随品级坐定。施公下席相陪，吩咐：“施安，你去厨下传与厨役：天气炎热，苍蝇甚多，务要叫他们小心洁净。如若齐备，就摆上来。”施安答应，高声传给厨房。厨役不敢怠慢，派人撤茶盘，设下酒壶杯筷，摆上各式素菜。众家人俱在一旁侍立。施安轮流斟酒。贤臣坐在末位，含笑说道：“承众位不弃，薄酒一杯，诸公须要尽量，切不可拘泥。”众官道：“大人既赐盛饌，美意深情，我等何敢自外。酒足饭饱，各自随饮，何敢劳大人深让。”众官正在开怀畅饮不表。

又说座内有位多六老爷，乃正白旗人，素常为人心直口快，最喜奉承，爱戴高帽。若知他的性气，须着给他几句好话，你说要什么都行；你说他那件事不能办，他偏要去办定咧！他见施公陪着众人殷勤相让，又不住嘴的吩咐厨子小心，这达子老爷心里甚喜。大声言道：“我等蒙大人赏赐，大人不用费心照应。”只见他说着，并不等让，吸溜溜、呼噜噜就是几碗，还真爽快。可巧

挨着他座位有位九老爷，系镶黄旗满洲人，官名怀忠之，因见他这般粗卤，安心要给他个炭篓鬼戴，故意望着这位达子老爷点头夸好，说：“还是我们多老爷生成的福大量大。我看着吃的实是快爽，真叫我服佩。我出个主意，不知多六老爷敢许否？我料你大概不过四五碗面之量。你果再吃三碗宽卤面，我情愿输肥猪一口，美酒五坛。候开屠之后，奉请众位作陪，仍然在此筵宴。吃不了作为取笑，你看如何？”这位达子老爷本性高傲，听说此言，他不思忖能否，便满口应承。带笑道：“请众老爷作证，我如不能，加倍认罚。”众官齐说有理。施大人吩咐施安，叫厨役速速端面上来。这位六老爷本来食肠甚大，才见施公这等厚情，已经吃得十足了。今又被怀九老爷这一激，复逞能赌胜，还要再吃三碗。那知连一口尚未咽下，忽然“哇”的一声，连新带陈，张开口一喷，溅了怀九老爷满脸一身，急的九老爷大声嚷道：“你这是何苦？”话还未完，将衣服一抖，自己也觉撑持不住，一张口吐了个满桌子。众官正在嫌憎，他二人这宗气味难闻，又被恶味一冲，忽然都似翻胃恶心，难以忍耐，登时一个个吐了满地。俱是头晕眼花，有隐几而卧的，有靠椅而坐的，有蹲在地下，有伏在板凳的，等等不一。

施公看罢，连忙大声喝道：“这一定是众厨役粗心，卤菜不洁净，故此吃了恶心。众位请坐，施某判个笑话，大家听听。”只见施公满脸带怒，叫声：“施安，去将厨子传来！我要问问他们口供，因何如此？”施安答应，就将厨房人役叫到八名，一齐跪在殿台上。施公一见，故作含嗔，用手一指，大声喝道：“好！你们这些奴才真乃大胆！调卤煮面，你老爷曾不住的吩咐。为何众位老爷吃面之后，这样乱吐？叫你们小心，还敢如此。”厨子听

了这一片言词，禀道：“这炎热天气，小人惟恐苍蝇乱飞，看着仔细留神。众位老爷吃了呕吐，小人们实不知情。”施公仍不息怒。众人一齐相劝，说：“卑职等是无福消受大人的赏赐，求大人看我等面上，恕过厨子。大人为卑职责罚他们，倘后日传说难闻。”施公听罢，故意点头大声说：“若不看众位老爷情面，定将尔等重处。但只一件，施某暗想卤内即便落下苍蝇，不过一两位误食而呕吐。不知今日为何如此？其中大有情弊。我幼年看过药性赋，待我当面一试，便知分晓。”说着满脸带怒道：“尔等记打一次！速速下去将众位老爷吐的东西，拣来看。”

厨子答应，连忙叩头，谢老爷饶恕之恩，一齐站起出殿。不多时各持油盘，用筷子在殿地把所吐之物，惧挟在盘内。每人擎着一盘，走至施公面前，一齐放在桌上。口称：“老爷，小人遵命把各处秽物，尽都拣在盘内，请老爷过目。”说罢一旁侍立。施公闻听，故装闪目观看，但见未化的肉食甚多。验罢对着众官把脸一沉，哼了两声，复又开言说道：“众位老爷请听，施某有一言。并非施某多事，常言说作子要孝，为臣要忠。看着众位皆是明知故犯，少不得用本提参。”言罢，吩咐厨子：“尔等快将这些秽物撤去。将那肉物等类，俱用水洗净。我明日奏明圣上，好拿你作证。”厨子这才知用反胃药，为的是要拿各位老爷错处。众官彼此相看，后悔不及。正在慌张无计可施，索御史从殿外摆摇而来。到了施大人面前说些什么，下回分解。

第九四回 至尊下郊祈甘雨 番僧妄想讨御封

话说索御史吃了半碗，觉心腹发闷，连忙吃些槟榔、砂仁、豆蔻，压将下去。后来见众文武一齐呕吐，便即走到殿阶之下。候众官吐罢，忽听施公在里边闹谣言。他领教过施公利害，一听心中早就明白，走进殿内，至施公面前满面带笑。尊声：“施大人，索某今日望大人跟前讨个全脸，望求大人开恩恕过，切莫奏闻圣上。不知大人可赏脸否？”施贤臣见索御史如此求情，连忙站立，满脸含笑。口称：“钦差大人请坐，众位请坐。既都知过却好。适才施某一时刚暴，众位莫生嗔怒，还望涵容。你我既食君禄，必当报答君恩。皇上为国忧民，亲身祷雨，用素膳步行入坛；又颁旨各府州县遍贴告示，禁止屠宰。咱众文武同受雨露之恩，应遵皇上谕旨。咱们先违背圣谕，何能管理军民？知法故犯，罪加一等。众位既然知过，施某只得钦差面上念通家之好，不行深究。”众官听施公之言，一齐打恭，这才将心放下，回衙安息不表。

且说康熙老佛爷自颁旨祷雨后，仍不见甘霖沛降，圣心深以为忧。暗想：“民以食为生。五谷不能播种，小民何以为生？自古商汤祷雨桑林，引事自责。朕登九五，海晏河清，年丰岁稳，为何这等亢旱，缺雨苦民？莫非朕有失德之处，上帝震怒，警戒于朕。”老佛爷虑民饥苦，日日斋戒，并不骑马坐辇，步行入坛，

光头不戴帽，率领文武虔心拜祷上帝。众文武官员见主上如此，俱都是光着脑袋，跟随圣驾就在太阳殿里晒着行走。五鼓进殿，黄昏圣驾还宫，这等虔心，传扬天下，军民无不感念圣恩浩荡，替圣上念佛。

此时惊动了—个水内精灵，他要借此机会，讨一金口封号，好修正果。他算计—定，慌忙化作番僧模样，夤夜到了京都德胜门外，投在黑寺庙内住下，自称黑面僧人。这精灵修炼，颇有数百年道术，心灵性巧。暗想无由自荐，不能朝见圣主，暗中串通喇嘛僧，外面代他传扬，善能呼风唤雨。又打点庙主，代奏明圣上。喇嘛僧受其所托，使委婉奏明：“庙内有一个番僧，善能祈雨。”圣上爱民恩重，并不深究，降旨准奏。这黑面僧亲手画了—张法台图样，奏呈万岁御览。圣上龙目看毕，降旨将图发交工部，遣官监验，照式起造。钦天监选择吉日，命僧人登坛，如有违误，交部议处。工部官员依旨，率领匠人在地坛布置既妥，立刻兴工。只见图样开写明白：法台—座高七尺，面宽三丈，要见方，上要天花，下铺地平。台下每—面放大水缸七口，每口盛净水半缸，其中各插柳枝七根。台上下四围，俱是悬花结彩。众官吩咐，匠人不敢迟误。治造齐毕告竣，专候选择良辰，黑面僧入坛，此话不表。

且说江西广信府，天师洪教真人，—日正在丹房打坐。有值日神来至面前，身打—躬，口尊：“法师，今有—岔事：只因上帝不降甘雨，真命天子恐其黎民不安，颁旨设坛求雨。惊动了黑旗角下—个妖精，化作番僧形状，以法术自炫。圣上降谕，强求甘霖。不但毋济于事，徒耗精神，反致招引邪教暗入京都，惑乱君心。我若隐匿不奏，岂不辜负圣恩，有玷洪教也。”真人即刻

吩咐法官道：“尔等速备应用之物，明日起程入都面圣。”朝行夜宿，一路无话。这日来至通州，真人下船乘轿，法官骑马，到了齐化门，穿城而过，一直奔至九天宫住下。因恐惊走妖邪，不去朝见；只好临期陛见，与僧人赌面。又封牌一面，写诸神免见。又暗差法官，探听番僧何时入坛。法官讯问已毕，对天师稟道：“后日十三日良辰吉时，番僧上台求雨，万岁御驾亲临，众文武一齐随驾。”真人听罢，暗想必须如此奏明，方为停妥。想罢眼望法官说道：“尔速行安置，以备朝见。”法官答应。

这日正是朝贺之期，钟鼓齐鸣，笙吹细乐，檀香扑鼻，净鞭三响，老佛爷驾登龙位。文武朝参已毕，分班侍立。当值官上前跪倒，口呼“万岁”三声。“臣启奏我主，今有江西龙虎山洪教真人来京朝见，候旨定夺。”老佛爷降旨召见。龙颜大悦，问道：“朕未出旨宣召爱卿，卿家何事来京？可细细奏明。”真人见问，连忙叩头，口尊：“万岁，听臣启奏。微臣并非擅自来京，臣既食君禄，应当报答君恩。降怪除邪，臣之道也。有事隐弊，即便欺君。只因京师妖气甚盛，臣恐主公被邪感动，为臣不敢不奏明我主得知。”天师准奏罢。老佛爷闻奏，甚是惊疑，连忙说道：“朕降旨设坛，祈求甘露，为救黎民。正在望云思雨，朝臣奏闻：有一西方僧人善能祈雨。朕当准奏，命番僧求雨，以苏民困。并未闻妖异之说。卿家不知有何风闻？可细细奏闻。”天师听罢佛爷之言，复又奏道：“臣自汉至今，祖居龙虎山，世掌洪教，蒙恩封正乙真人。臣家世代相传，奉天敕命，每日有值日神轮流听事。臣在丹房净坐，值日神报，臣才得知。言：‘苍天未能下雨，圣上怜民，宸衷切虑。圣驾率领百官，日日进坛祷雨。龙恩远播，军民仰望念佛。故此惊动妖邪，潜来帝阙。’伏我主若命他求雨，

不但无益于民，而且有害稼穡。雨露飞霜，自有定期；年岁丰歉，系奉上帝旨所定；天意难测，人力岂能相强？臣故连夜来朝，奏明圣上，赦为臣胆大无旨进京之罪。”

且说康熙老佛爷乃是马上皇帝，不信邪言。天师奏罢，未免龙心暗想：“这清平世界，白昼之间，妖怪何敢变化人形？”转想：“天师敕封洪教真人，授五雷正印，历代所传。保国佑民，斩妖除邪，岂敢妄奏，自寻其罪？朕想那年朝贺，寡人方十二岁，朕见他童年称天师，不过是江西一个小蛮子，借祖上之名，靠他还有什么法力？朕要想难他，翻作满洲话，叫九梁公擎过三杯茶来。先赐他一碗，他用左手接过；又赐他一碗，用右手接过。朕安心试探，复又叫人送过一碗。朕思他必定放下一碗，接第三碗。谁知他将右手那一碗，往空中一送，便将第三碗接在手内。那一碗悬在空中，竟似有人托住一般。朕见他谢恩，将手擎两碗饮毕，递与内监接去，复又伸手将空中的茶碗擎在手内。朕只当他一饮，谁知他向空中一倾，却未见水点。彼时朕心甚是不悦，以为他卖弄法术，轻视于朕，只见他不慌不忙，递过茶盏，连忙跪倒叩头，口称：‘万岁！微臣有事启奏：适因扬州天心府城十字街，偶遭天降火灾，微臣倾化落了一阵茶雨，已将回禄泼灭。’朕想起乘船，刚坐在船头，但见海水波涛陡起，浪比船高，几乎将船打翻。文武一齐皆惊。朕见他将小手一摇，喊道：‘龙神免朝！’一声未了，水既归源，波平浪静。朕因心中甚喜，不枉天师名号。彼时赐些珍珠彩缎，又加公爵，以垂永久。天师回去，约至三年，忽有九个番僧来到朝门。该官奏朕说：‘北京乃兴隆之地，就只气脉不通。若能挑通河道，气脉流行，可以千年永固，国运日强。’朕思奏得有理，一时误信邪言，将要降旨动工。天师忽然来京，

午门候旨。朕将他宣至金殿，谒朕已毕。他口呼：‘万岁！微臣伏闻主上降旨，京都挑通河路。此事于我主国运大有不便，九个番僧乃九条泥鳅精所变。我主不可被其蛊惑。’朕彼时闻奏问道：‘依卿如何将邪物治住？’他奏：‘微臣自有方略。此时如用法力擒捉，不但摇动军民不安，反党费力。我主阵旨止住兴工，这怪皆修炼年久，其性灵通，知微臣来京，即行暗遁。’朕因降旨停工。三日后，果然九个番僧不见踪迹。……这几件事皆朕所亲见，足征先知之异。今日之事，仔细详来，大约不错。”老佛爷想罢，复又慢开金口说道：“朕承天运，惟恐百姓流离，今因荒旱，以至误信妖言。据卿所奏，番僧必是妖物化现，不但无益于民，反受其殃。此乃朕不明之故。若非爱卿护国来朝，未免堕其术中。不知卿家有何法术擒捉此怪？”未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张洪教擒拿妖怪 甘忠元控告渚龙^①

却说佛爷听天师所奏，即欲降旨，把番僧擒至金殿，使天师法力，叫他现出原形，看他是何妖物。天师连忙叩头，口尊：“万岁，且擒住妖怪，叫他真形现出，方免惊我主龙驾。事毕，臣自有佛法求雨，以救生灵。”天师奏毕，俯伏金阶，老佛爷龙心大悦，叫声：“爱卿，果能求下甘霖，普救黎民，朕有负卿，依卿所奏。”天师随众步下金阶，出了合勒阿思哈门^②。轿夫搭过金顶钢人轮，到了内东华门。路旁有人大叫：“冤枉！”嚷着跑到轿前，横拦去路，跪倒不住的叩头。天师在轿内沉吟不语，法官一见，连忙说道：“你这人好无分晓。”大师看罢，轿内开言说：“你这人，本爵看来，并非庸愚，难道你不知洪教天师专管擒怪，并不代理民词？有什么屈情，快到那有司衙门去告。”此时众军民见有人在天师轿前告状，一齐拥挤观看，但见天师轿内说话。那人复又连连叩头，口尊：“真人，晚生自幼读书，世务不明，冒犯法驾，应该万死。无奈其中实出不得已，只得冒罪前来，拦真人法轿，叫求天师老爷救命！”天师听那人口称晚生，知是儒门之士。连忙说道：“你既是文人，不必下跪。你且站起，慢慢说

① 储（Zhū，音猪）——同渚，水停留的地方；蓄积。

② 出了合勒阿思哈门——合勒，满语为城；阿思哈门，侧门。意思是，出了城门的侧门。

你的冤枉，本爵看是如何？”那人听天师之言，口尊：“真人，晚生告的是城西河内潞龙。现有呈状在此，请真人过目。”天师接过，逐字看了一遍。只见上面写道：

具呈人甘忠元，祖居顺天府昌平州，庚子科举人。为潞龙肆横，良田变成泽国事。窃生有祖遗良田数顷，坐落在芦沟桥浑河上梢，距西岸五里，满门藉此衣食。不意九年前，忽被蛟龙霸据，竟成水族之窟。一家嗷嗷待哺，几致九死一生。因为此幽明结怨，含忍数年，抢地呼天，沉冤莫诉。今闻真人法驾到京，冒死奉渎，叩恳开天地之恩，施无穷法力，俾恶畜敛迹，沧海仍复良田。则生合家均蒙再造之恩，万代衔结不忘。上诉。

天师看罢呈词，沉吟多会，叫声：“贤契不必伤心。本爵既接了你的呈词，自有道理。你今日暂且回去吧！明日不出红日，速来敝观，本爵自然将你这段事，判个水落石出。”甘忠元闻听天师之言，心中暗自欢喜，慌忙与天师跪倒，往上叩头，说道：“多谢真人大恩。”天师站起身，连忙用手相搀，说：“贤契请起，不必多礼。”甘忠元只得平身站起，告辞而去。

天师见甘忠元去，既至观中，仍在丹房静坐，吩咐法官收拾上雨坛的法物，随驾擒伏番僧。法官应声而去不表。只见守门军役前来跪倒，后稟：“真人，昨日告潞龙的人求见。”天师听罢，吩咐法官到观门首，将甘举人请进来，法官答应而去。不多时一同甘举人来至丹房，甘忠元见真人深打一恭，将要屈膝下跪，天师连忙拦住，吩咐叫人看坐。亲随不敢怠慢，就在旁首设坐。天师道：“贤契，此事实由贤契言语轻薄所致，所以借此为由，将你田地强占。这个仇怨，本爵只得与你们讲和。”说着吩咐看茶。

忽门外有人答应一声，其音洪亮，韵似沉雷，把甘忠元唬了一跳。连忙闪目一看：但见一人手擎茶杯，往丹房而来。长大身躯，约有七尺，扫帚眉，窝扣眼，驴脸长腮，两耳轮厚，噉着尖嘴，大牙显露唇外，胡须亚似钢针；满身穿着全是皂色，足登鞞靴，打着裹腿。气昂昂走到天师一旁站住，一语不发，躬身侍立。甘忠元看罢，心中纳闷。暗想南方人多是生的清秀，何为如此这样凶狠？正在猜疑之际，只听天师说道：“甘贤契请茶，到此是客，必须先敬头碗茶，方显本爵恭敬圣门弟子。”

这甘忠元心中正在不解其意，只听天师说道：“甘贤契请茶。”甘忠元将茶饮毕。大汉气冲冲的接了茶碗，手托茶盘，扬扬而去。天师说道：“方才送茶大汉，你果认识此人否？”甘忠元回说：“不识。”天师说道：“这就是你的对头浑河潜龙。本爵将他拘到，一者判断此案，不能据听一面之词；二者使他献茶与汝，作为陪礼。贤契自此言语须要谨慎，不可再为毁谤龙王了。本爵看你应该是灾消难满，目前虽然是遭困，将来自有升腾之日，与本爵同为一殿之臣，须加奋勉修德为善。你的田地，候明日开河之日，自有分晓，绝不能短少。但是地近河岸，更须敬重河伯龙神。果然虔心供奉，自此家门清泰，地亩丰收。非为强派汝事敬龙神，本爵与你既然判断呈词，总要公平正直为是。贤契须要牢记。”甘忠元听毕，站起告辞，真人送出观门。且说真人见甘忠元去后，将法官叫到丹房问道：“尔将雨坛应用的法物可曾齐备？”法官道：“俱已备下。”真人一回手，取出五道灵符。未知天师如何擒妖，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张洪教暗进雨坛 傻和尚明警世界

话说洪教真人将甘忠元告瀦龙一案办明。吩咐法官：“明日到妖僧祈雨之期，陪驾进坛，与黑面僧相会，须要留神。各按方位，守住汛地。候邪僧上台，即刻把符焚化。我在龙驾伴主，尔等千万仔细，莫要惊动圣上。那时擒住番僧，也显洪教道法高。”不多时，万岁驾到午门，众人跪接，山呼已毕，一齐相随御辇。真人隐在众人之内，前护后拥，出了正阳门，霎时进了雨坛。到了龙棚，佛爷下辇，升了宝座。众文武复又参拜，分为左右侍立。此时番僧尚未来到，天师同法官进坛，暗中布置齐毕，专候着番僧登坛，好焚符咒，此话不表。

且说圣义村三官庙傻和尚，自从观音菩萨与善财童子点化，授了金字真经，因他的根基本深，一至夜静，自有神人指教。不上几月工夫，不知不觉的悟醒的万法皆通。说的禅语，俗人全都不懂的。这夜至三更时，他在三宫殿中静坐参禅，圆觉之际，毫光四起，竟将庙院照的通红。村中人皆以为庙内失火，火光冲天。众人约齐说道：“咱们往庙里看看，倒底是何缘故。”一同走至庙前，门却未闭，一齐走入，打算要问问傻僧。走王殿前，只见傻和尚赤着身体，独坐三宝殿供桌之上，闭目沉睡，浑身淋汗。此时正在隆冬，天气甚为寒冷，他乃赤身，大汗淋漓。众人看罢，说道：“有些奇异！”从此合村人无不供奉。

到次日早起，合村人约齐老少男女，同奔到三官殿内，见了傻和尚一齐叩拜。傻僧一见，先傻笑了一阵，疯疯癫癫眼望众人说道：“我的佛！你们都是胡闹！要求雨该求龙神，求我会下雨？要求我本事，只会吃斋。雨已眼下就到。我要借着乌云，入山去找龙神，那时你们求他。我的佛！”满嘴胡念了几句，复又傻笑了一阵，众人俱不懂他的话，但见他放倒身子，仍是酣睡，打起呼来。众人看看一齐赞叹，互相报怨走着，彼此暗骂秃驴可恶。傻和尚见众人去后，到了天晚，上课已毕。至次日清晨，把老和尚留下的破衲头，斜披肩上。手拿木鱼，举步出庙，回手倒扣庙门。因感庄主之恩，绕庄走了三遍，高声朗喧佛号。又将木鱼敲的声响振耳，念了几句偈^①语道：

龙天不慈悲，晴天大日头。要祈甘露降，还得善人修。

声音不断，绕村念了三遍，招得犬声乱咬。此时天气尚早，村人俱未起来，梦中惊醒，听了俱各不解。及至起来寻觅，傻和尚踪影不见，众村人纳闷。

且说傻和尚围村念罢偈语，又到他父母坟墓之上磕了几个头，两腿如飞，竟扑奔通州北关。不多时到了关庙热闹之处，一边走着手敲木鱼，一面高声念道：

要相逢，不相逢，误进繁华一座城。天公不怒不垂泪，涂炭生灵心不公。傻不傻，灵不灵，前生造定难变更。

这方人，也识逐：阿弥陀佛！天下安宁雨便倾。

① 偈（jì，音技）——和尚唱的词句。

傻僧念这几句，原隐着“方人也”三个字。当初贤臣作江都知县，假扮道人私访，将“施”字拆开，号称“方人也”。今傻僧安心显应，惊觉贤臣，故把这三字编成口号，满街念佛。军民不知，以为妖言，俱不在意。

此时施公仍是每日同合郡文武齐集城隍庙，参神祈祷。众官正在拈香已毕，忽听庙门外敲的木鱼连声响亮，口里念的听不出是念经卷是诗词，众官全不理睬。惟有施公听他念的有因，不觉心内怀疑，将要派人去问，忽听诵的又改了话语。施公与众官复又侧耳细听。只听外面大声念道：

好哇！

先不该，我不傻来又不呆，昊天遣我下瑶阶。世人
不公心太狠，感不动龙天泪下来。“方人也”，不明白，
不拜灵山好怪哉！阿弥陀佛，可笑你，再迟时我转天台。

傻僧在城隍庙外喊念，贤臣在庙内听的甚为真切。又听木鱼打的振耳，只在庙前来回朗诵。众官听了，俱都不解，仍去闲谈。施公心内暗想，忽然醒悟，说：“哎呀！这内中分明隐着‘方人也’三字，应了我初任江都县，暗访五虎恶棍，路途甚远，此人如何得知？”施公想罢，暗自说道：“何不叫他进庙内盘问盘问”叫声：“施安，你去把那喊叫之人，叫他进来。”施安答应，走出庙门外面，大声叫道：“僧人！我们老爷唤你进庙有话说。你快随我去。”傻僧闻听也不答言，随着往里便走。到了大殿之外，即便立住。贤臣与众官在殿中闪目观瞧，怎生模样，有赞为证：

蓬头赤足真不堪，破烂衲衣身上穿。

憨相面上油泥厚，点头傻笑带疯癫

虱子浑身爬又滚，斗大木鱼挂胸前。

化现所为求甘露，安心惊觉施不全。

借此为由欲远遁，□□□□□□□。

可叹迷人参不透，真假不辨作笑谈。

施公与众人看罢，俱不知何意，当作挂单和尚看待。众官因知施公最难说话，俱不多嘴，暗瞧好笑。施公叫声：“傻僧人，你进庙来，我有话问。”但见傻僧在庙外答应说：“来了！特来问你，何必问我？”说着疯疯癫癫来至殿内，那种气令人难闻，众官各掩鼻躲到一旁。施公只得闭气问道：“你这僧太也胆大！‘方人也’三字，原是我的姓氏拆开；因在江都县任上，暗扮道人，私访恶霸。你何以隐在禅语之内，细细说来。”傻僧见问，说道：“不用究问，听我说来。”

你说你忠不算忠，你说你奸不算奸。好哇！忠奸二

字难分辨，摄款提钞入私囊。忠呀奸！”

施公闻听隐语戳心，不觉怒恼，高声大喝：“我听你这疯僧满口胡言，就该掌嘴！”众官见贤臣发怒，俱替傻僧担怕。那傻和尚却全无惧色，仍又傻笑。此时施公见他这等形状，隐语之中似有奇异，连忙问道：“你能求雨么？”傻僧大笑道：“那是我的拿手戏。”施公听罢说：“能够求雨，恕你无罪。若要是无雨，一定重责不恕。”施公与众官谈论，只听殿房内把木鱼敲得连声响，憨声憨语，跪着宣读佛号。众人听着，都不甚懂。到了天晚，贤臣与众人议论，都不回衙，就在城隍庙过宿，候着明日午后应验否，此话不表。

且说正乙天师，随着圣驾到了雨坛，吩咐法官诸事备毕，仍然退在文武班内。圣上在宝座上闪龙目观看：但见正面高台一座，搭

造得甚是齐整，悬花结彩。法台上一概应用之物，俱已备好，甚是鲜明。蒙古包搭在台后，还有许多喇嘛穿各样套头，在那里正候着番僧。万岁看罢，传旨问天师话。真人连忙越众上前跪倒。老佛爷问道：“今僧人上坛，不知卿家怎样行事？”真人口呼：“陛下降旨，令僧人登坛，臣自有法术擒他。”万岁闻听，说：“卿家暂且退下，朕自有道理。”真人仍然隐避在众文武官员身后。

此刻吉时已至，番僧来到。圣上传旨，命通事问：“僧人辰时登坛，何时落雨？可以落几个时刻？”通事官^①领旨，回身行至蒙古包内，见黑面僧问明：复到龙棚回奏万岁说道：“奴才讯明僧人，他说：‘辰时登坛，已刻布云，午时落雨。可以落到日落黄昏，包管足用。’”万岁准奏，传旨命僧人上台。番僧从台后上了雨坛。老佛爷在龙棚对面，看得甚是分明。但见番僧重眉大嘴，黑面红须，身体矮胖，大肚累堆，长得甚是凶恶。又见他上了法台，对龙棚谢了圣恩，退在一旁。着令众喇嘛绕台已毕，好去作法。众喇嘛锣鼓齐鸣，犹如嵩祝寺、雍和宫、黑黄寺打鬼的一般。众喇嘛扮着二十八宿、九曜星官。今日番僧求雨，众喇嘛穿用那些物件，为的是显着威风好看。圣上看罢，一扭龙项，暗自传旨，叫声：“张爱卿，你看番僧胡闹求雨，要这些何用？”真人见问，连忙跪倒，口尊：“万岁！番僧如此，无非枉劳气力，他如何能求得下雨来？臣启我主，容臣前去作法，以擒妖孽。恕臣慢君之罪。”佛爷说：“休令妖僧走脱！”张天师复又进了龙棚，回奏道：“臣启我主，微臣俱已备妥，大约妖邪插翅难飞，少时我主自明。”番僧是何怪物，且看下回分解。

① 通事官——又称通官。系传译之官。

第九七回 众水怪行雨助威 金甲神持鞭保驾

话说番僧原系水族之物，窠巢同类甚众。其居水深千尺，即世所传海眼。方近之人时见有水怪出现，都不敢近岸窥探。那里边精怪尚有道行浅的，因未能变化，只在沼内埋头，不敢出来滋事。这番僧未求雨之先，曾与众水怪计定，说是：“天下干旱，真命帝主怜民，望雨甚切。趁此机会，讨一金口封号，日后得成正果。愚兄前去，只要感动人王帝主，事必可成。如到求雨之时，众位助我一阵风雨，不必论禾苗损益，五谷生与不生，但能应点，搪塞过圣朝天子，龙心一悦，必然钦加封号。愚兄果能得了好处，必要携带众位一齐飞升，同入仙班。”众水怪听说落一场雨，受了御封，便可成仙，俱各欢欣无限，叫道：“兄长只管前去！”

却说那怪听罢同类之言，方化作番僧形状，来投黑寺，并未算着天师来京，故此任意为能。他要早知天师在此，慢说还来登坛，也就潜逃远遁了。只因他虽修炼多年，可以化人形，吐人言，但只一件，他虽闻知洪教真人之名，未曾会过洪教真人之面。他又无人对他言讲，所以他不能知道。这番僧又自觉一概安置，众朝臣又不识他的根底，谁能破他的虚诬？所以他登坛之际，竟大着胆卖弄猖狂。

且说番僧分派雨坛上摆设的甚是齐整。只见番僧上了坛，先朝龙棚行朝驾之礼，随后椅上坐着，众喇嘛各打钟鼓饶钵，顺着

雨坛绕了三匝，敲打的声音括耳，言语都听不出来。番僧趁着音乐嘈杂之际，连忙又从左边椅上站起，行到正面向北稽首礼毕。见他又将铃儿摇了三下，口中念了几句，如鸟语一般，也不知是经是咒，听着难解。念罢，放下那个铜铃，掐着诀，口里仍是嘟嘟喃喃；拿着一道符往香烛上一点，顷刻焚化。那符焚讫，果然一股浓烟，飘飘摇摇直扑了西北。番僧暗通了他的水族，仍又退到椅子上，坐候等雨。

且说水中那些蛟、螭、龟、鳖、鼃、鼉、鱼、虾、蟹，这日正在沼中探头缩脑，忽然来一阵阴风刮到水面。众妖知是信符已到，不觉欢腾跳跃，一齐呼兄唤弟，说道：“大哥的信符已到，必是哄信人王帝主。咱们快去辅助他，得了御封荣归，你我都证仙班。”说罢各显术法，各驾妖风，乱哄哄吐雾喷云，从水沼起到半空。转眼烟雾迷漫天际，真正是狂风滚滚大雨冲冲，霎时到了京师地面。看看离龙棚不远，众妖更加精神百倍。高兴之际，猛听对面如雷响之声，喝道：“呔！好孽畜，还不与我退去！前面有真命帝王，我等奉洪教真人敕令，在此护驾，孽畜速退！少迟片刻，立即叫尔等金鞭碎顶！”那众水怪之内，原是忘八精领头，虾精紧围，随身后蛟精督队。这些怪物如乡屯浪子一般，初入北京，迷恋住烟花柳巷，不顾父母，乐而忘返。正在适意鼓勇前进，忽听这么一声如雷，那乌龟精先就唬了个倒仰，把小青果脑袋一哆嗦；猛又一抬头，见有一位金甲神横阻去路，相貌十分凶恶可畏。那怪知道是一位天神，怕的倒吸了一口凉气，连忙将长脖扭转，对后面众怪嚷道：“快回去！不好！不好！幸耳灵眼快，颈子能屈能伸；要不是颈项速拳，那鞭早就落在顶梁上咧！我倒想着领你们在京师地面，秦楼楚馆，叫你们在前三门见见世

面，开开眼界。再者我这几年保养颇好，打算在人烟稠密之处，出现出现我的伟胖身躯。不料正在兴头之际，忽听似雷的一声，先就惊了我目瞪口呆；又一昂头，竟似汗蒸如雨。敢则是奉天师法旨，护驾的金甲天神喝说：‘不行疾退。立刻便叫轻生！’我听罢惊慌无措，几乎把尿溺吓出。我想识时务者为俊杰，咱们总有些道行，料也敌不过天师。我故把脖子一缩，知会你们一声，赶忙跑回。从来交朋友，虽然患难相扶，亦不过尽其心力而已！现今世上都是你狼我狈，又有几个信义君子？何况我辈从此再不想脱凡壳成仙作祖咧！我自幼在龙宫里看门总不敢擅作威福，滋生事端，今日为朋友连累，险些遭杀身之祸。自今以后，再也不去受惊怕咧。”忘八精说着，尚吓得噓噓牛喘。有一鲇鱼精听罢，哈哈大笑道：“乌大爷，平日见你雄抖抖，自夸体壮心高，不亚铜头铁背。常说要出外去叫叫字号，闯闯光棍，遨游五湖四海，却原来是个银样蜡枪头！前紧后松的软盖儿。见了真章儿，就有些虎头蛇尾咧！”又一虾儿精跳着说道：“姥姥！你别张着大嘴笑人咧！今日还算乌大爷的运气旺，一眼瞧见那金甲神，急流勇退，忙叫撒步。不然，惹恼那位金甲神追赶下来，还许连巢窠里，闹个翻江搅海，一齐抄讨入官呢！我只顾瞎抢似的，喊着前奔，猛听了那么一声，几乎把我的虾心惊落，虾魂惊散，真是可怕！”众水怪听罢，一齐说道：“算了罢！算了罢！咱们再要瞎闹，只怕大家都不安生。咱们不必讲交情厚薄咧！各保性命罢咧！”

不言众水怪被灵官赶散，不敢出头。且说番僧自焚罢信符，一心盼望同类相助。果然功夫不大，黑云直矗，疾风暴雨从西北直奔龙棚。番僧看罢，更是精神雄壮，暗喜道：“还是我们龙潭中朋友，真不失信。只要在京城多落几刻，得了封号，何愁不身

列仙班。”番僧正想得心满意足，猛然抬头，不觉吓得惊疑不定，暗说：“不好！这事有些奇怪，怎么下了这几点儿就住的咧？这如何遮得去龙目？我的朋友平日不是这样无信行的，为何今日言清行浊，将我撮上台来，拔了梯去？莫非其中有什么错误缘故？领队的乌大哥与谁口角，作了气恼，赶忙回去？介士跌折了腿，不能前行？长须公公姥姥，都被渔人网去？真乃叫我着急、纳闷，不明其故。莫非他们等着？去一道信符，再求下一次雨。待我将三道符一齐焚化，看是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八回 惧诏问妖僧谎奏 破邪术天师出班

话说黑面僧见他自己说的时刻已到，不见雨落，急得坐立不安，心中怨恨同类，暗说：“这事分明把我坑害。他们果真不来解决于我，人王帝主要是问将下来，有什么言语回答？龙心一怒，根究出破绽，那还了得！”心中暗自躊躇，偶然想出了一片欺诳之词，腹内说有咧！我何不这般如此，暂且掩饰过去。

且说佛爷坐在龙棚，候着落雨。起初看见僧人焚罢了符，果然陡起浓云，随着烈风骤雨，登时点点滴滴，地皮尽湿。只见坛外围着许多的军民大声念佛，复又欢声说道：“还是万岁爷洪福齐天，感来这位神僧，佛法广大。有了这场甘霖，四方自然安定了。”众军民议论纷纷，佛爷龙心大悦，对着众官说道：“朕看这僧人似乎有些来历。虽非正道，这雨却不能假。如果田禾足用，朕也不究他的根基。但这雨中气味的鼻仿佛硫磺炼的，朕心直觉发闷。”众文武听了佛爷之言，有亲王侍卫大臣齐行奏道：“臣等俱觉头晕心乱，颇有可异。我主可诏洪教真人近前一问，自见分明。”老佛爷叫一声：“爱卿平身。”天师遵旨立起，皇爷道：“适才僧人所行，料爱卿目睹其事。雨中带有腥膻之味，甚觉难受。且又所下无多，即便云消雨止。卿试言明其故，好展仙术擒住，免其祸民。斩首市曹，以清妖孽。”真人奉谕后奏道：“此雨实非四海龙神奉上帝敕命所降，乃是妖物暗用邪符，通其成精作耗的

一党前来弄的狂风暴雨，所以腥气难闻。这雨不但于田禾有损，兆民受了这一股邪气，还怕要起瘟疫之灾。”皇爷听说如此，不觉惊异道：“这事据卿所奏，甚为恐惧。朕特虔诚至祷者：原为虑民疾苦，冀上苍速施膏泽，以免百姓倒悬。若教妖僧这样妄行，朕却不为救民，反为陷民。爱卿须速行设法解散妖氛，朕于卿家必不有负。”却说真人见皇爷这般忧民孔亟^①，复又跪倒叩头奏道：“老佛爷传下谕旨，召那番僧前来问话。”

侍官出了龙棚，即刻至雨坛蒙古包搭，先对通事谕知，旨下速召僧人。通事闻听，不敢延缓，登梯上坛，对番僧说明圣上谕召龙棚见驾。番僧正在心中想计，暗说：“皇上总恼怒，不过累黑黄寺喇嘛吃个误举之罪，也就罢了。想要拿我，万不能够。”番僧想罢，随说道：“圣上既要召问，只得依旨。”说罢随定通事顺梯而下，直奔龙棚。侍官先回明，皇爷传旨，即令带进龙棚。

侍官连忙引领而入。到了龙棚，通事带番僧一齐跪倒，参驾礼毕，跪在尘埃。皇爷端相番僧，迥非人类，在宝座用龙腕一指，说：“你这僧人何敌罔朕？你奏明辰时登坛，午时下雨。为何时刻已到，只落了那么几点雨，便就天晴？你必须明白奏来。”番僧见问，也就连连叩头，哎哩哇啦照他暗中打叠的主意谎了一遍话语，说罢，俯伏在地。众文武听他说话啁啾莫辨，俱不做声。皇爷听着一字不懂，龙颜不悦，向通事问道：“番僧所言，你须细细奏上。”通事跪在下面，叩头奏道：“启万岁，番僧说是今日求雨，有人破了神术，以致不灵。目下吉时已过，叩乞龙恩，准其至明日午刻，再行上坛祈祷一阵足雨，普救天下禾苗，以赎不

① 孔亟——孔，副词，表示程度，相当于“甚”、“很”。亟，急切。

验之罪。乞佛爷开天地之恩，赦其母咎！”通事奏述已毕，皇爷尚未处分。只见天师从御座之后，转到圣驾一旁站立，眼望番僧用手一指，叫道：“怪物！你可认得我么？”番僧正在俯伏，忽听有人叫他怪物，急抬头一看，只见御驾旁首侍立一位道教，年约三旬，精神满足，生成仙风道骨。番僧看罢，把两个大眼一翻，头一晃，复是满嘴嘤哩哇啦说了几句。天师也是听不分明，忙问通事。通事答道：“僧人说是未曾会过，不识是谁，请问姓字？”天师听罢，微微冷笑道：“料你也不知。我乃祖居江西龙虎山，敕封正乙真人。自汉迄今，护国佑民，宕魔除怪。姓张，料你不识，亦许闻名。我今特来看你求雨，问你求的雨在何处？”番僧一听说是天师，犹如半空中打个霹雷，登时魂飞胆落，伏在地下如木雕泥塑，一言不发。天师见他默而不答，说道：“孽畜，你可知罪？老佛爷为国忧民，设台祈雨。你胆敢借事生端，来到帝廷欺蒙主上，竟敢痴心妄想。应该回思已往，罪犯天条，叠遭雷劫。既然躲过，就宜潜心苦炼，改过自新。仍乃肆行不悛，妄起邪心。你想太乙金仙，有几个贼子奸臣、旁门邪教能成此正果的？况你这畜类所行，不想出身根底，妄想金口御封，要成仙道。若叫你这等列入仙阙，恐天下惑世诬民之术，皆成蓬莱三岛仙人矣！你求不下雨来，就该请罪；你反妄奏有人冲破你的法术。我早知道你纵然求得下雨来，亦是无益禾苗，有害百姓。兴妖欺主，该当何罪？你既自寻死路，料难再复姑容。依我说你在圣驾之前，将你原形现出。本爵慈悲，代你叩乞圣主体上天好生之德，赦你一条活命，速回水沼苦励修行。若是痴迷不醒，圣主一怒，只怕性命难保！那时休怨本爵不施恻隐之心。”却说番僧听罢天师的一番言词，悚惶之极，要知如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张手雷法台驱邪 掷铁牌龙潭致雨

话说黑僧伏在龙棚御座之下，被天师切责，因疑信参半，要试真假，他便暗怀毒计。偷眼看着，觉离他切近，便运足腹中黑气，对准真人一直喷去。那知天师见他跪在地下，不哼不语，早预防他不怀好意。看他那边把嘴一张，真人不肯容情，把手一撒，呼噜噜雷声振响，万道霞光，直拍奔番僧而来，倒将那股黑气反行卷回。番僧大吃一惊，知是天师母疑，双足一跺，旋起一阵黑风，到了龙棚之外，飞奔云霄。众文武正然惊讶，见从御座后复起一阵香风，金光一闪，随着黑风直赶将下去。皇上同众文武尚不知何故，宝座上龙颜大怒，望天师说道：“哎呀不好！番僧逃脱去了。爱卿作速使方略，休教伤了朕之子民。”真人连忙跪倒，口称：“万岁！微臣有惊圣驾之罪，乞我主宽恩！”老佛爷龙腕一摆，说道：“此乃爱卿降妖，何罪之有？速平身施法术擒妖邪要紧。”天师复又奏道：“万岁且宽圣忧。怪物插翅难飞，微臣早已暗遣神将各守方隅。适才金光所起，乃是护法灵官追逐妖邪，绝不致遗害百姓。”皇上听罢，反忧为喜道：“卿如此，可登雨坛祈祷，快施无穷法力，刚去致祷！”真人奏道：“微臣不须登坛，自能致甘霖下降。”老佛爷问道：“爱卿不用上坛，如何求雨？”真人回身取来一物，尊声：“万岁，速遣大臣一位，手持此物，飞马到黑龙潭掷在水中。不过一二刻，有细雨清风纷纷而降。”

皇上听天师所言，不知是何法宝，这等奇验。老佛爷接过仔细一看，原来是一黑漆铁牌：长有七寸，宽约三寸，正面上写着“洪教敕令”四朱红字，背面画着一道符印。老佛爷看罢，龙心暗度：“这样一个小铁牌，如何说便能求得雨下，看来也是难测。若是不灵，天师岂能虚谎？想来天下孔、张二家，皆有祖传至道，使后人不能不尊崇奉敬。朕今看来这个小铁牌，定有灵应。”却说天师见皇爷看牌沉吟，连忙奏道：“启我主速降谕旨，派一大员持此物扔在黑龙潭，不可回视，策马速归，雨便随落。”老佛爷龙心大悦，连忙对马五格谕道：“张爱卿适才所言，卿可曾听得明白？”马大人见圣上问话，连忙到驾前跪倒叩头，口尊：“万岁，奴才皆已闻知。”老佛爷道：“你既知道，即刻擎这铁牌，速去黑龙潭。”马大人叩头说：“领旨。”复身站起，接过铁牌，退步出了龙棚，忙吩咐家人牵过能行的坐骑，带一名仆人，一齐扳鞍上马，如飞而去。转眼之间，已到了黑龙潭近处，弃镫离鞍，跟人将马拉过一旁。马大人自己走到潭边，但见水势潏徊，清鉴毫发。看罢，急将铁牌扔在潭里，连忙撤步回头，扳鞍上马，奔回雨坛。

且说黑龙之水，原系与海水相通，那时龙宫里水卒，正在潭中巡哨，忽见有一物沉下。水卒接过一看，乃是一面法牌。水卒不敢耽搁，连忙双手捧走，行至水府，禀知龙王，呈上铁牌。龙王一见，知是洪教真人的救命来到，即刻差巡海都尉，到处知会雷公、电母、风婆、雨师，众神会集一处。龙王同众神率着水族，一齐到了空中，登时布云掣电，发雷行雨。

不言龙王奉天师敕令，且说圣主自遣马大人黑龙潭去掷铁牌，坐在龙棚，复与天师言谈妖物。未二刻，只见马五格已走入

棚中，驾前跪倒，口尊：“万岁，奴才遵旨将铁牌扔到龙潭，回马行至半途，知铁牌果然灵验，漫天乌云油然四起，现在雨亦沛然降下。奴才特行奏明。”老佛爷闻奏，龙心大悦，将龙腕一摆，马大人站立，退归班内。老佛爷随即欠起龙体，离了宝座，忙步到龙棚之外，闪龙目四面观看，众王大臣亦俱相随，仰天而望。但见满天云气蒸腾，电光闪烁，清风拂拂，雷雨交加。佛爷不觉龙心大悦，众文武跪倒齐呼：“万岁！颂扬圣寿无疆！”老佛爷一见，连忙说道：“众卿俱各速起。此乃张爱卿道术之神。朕心甚加愉快，亦不枉众卿相随劳碌。但雨虽然落下，不知怪物如何？张卿家再速施法擒来，使他本形现出。朕看他到底是何妖物，胆敢前来惑朕。”言罢，仍入龙棚，复归宝座。众文武亦各随入，排在鹭序鹓班^①。天师进前奏道：“微臣已召请马、赵、关、岳四位神圣，各按东西南北把守汛地。复有六丁六甲、值日功曹诸神，各把方隅，犹如铺下天罗地网，一直在云端里守候。妖物料亦无处藏躲，不久便擒到驾前。”此话不表。

且说番僧足登黑云，从龙棚直起到空际，心里打算逃回沼去。猛一抬头往回里一看，只见有道金光，紧随在后，又听如雷是的大喊道：“精物那里逃走？速速回去，现你原形！不然吾神鞭下，立刻叫你废命。”那妖正在惊慌之际，忽听怎么一响，唬了个走投无路，只得停住，偷眼一看，但见那追来的神圣甚是威猛，赤发红须，朱红面色，两只巨目；头戴金冠，大红袍衬黄金甲，腰束黄绒宝带，胸挂紫金牌，靴登五彩，手执金鞭，声音洪

^① 鹭序鹓班——《隋书·音乐志》：“怀黄绶自，鹓簿成行。”比喻文武百官排列有序。

亮。妖邪看罢，知是灵官爷追将下来，几乎惊跌下来。道教之中，就是这位灵官王元帅，到了佛门就是韦驮^①，凡妖魔鬼怪皆怕这个神圣。

有人阅看及此，问说这话叙的前后不符。他道：先前说黑面僧不认得天师，怎么这会就认得灵官呢？即便见过说是认得，为何先在龙棚之际，天师将灵官请下，在御座后保驾，众官看不见？俱系凡目。番僧他是妖怪，那时看不见，这会子在云端里就看见咧！即有此问，只得叙明。众妖大抵俱知，孟子说道：“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②。”既为神圣，自然令人莫名其妙，有不可思议之处。不要说妖怪，假如凡人，神圣要叫你看见，把金光一闪，你便看见；要不叫你看见，把金光一隐，你想要看见万万不能。灵官爷先在龙棚，原是暗中保驾，隐闭金光。妖邪低头伏在御座之下，所以未能见法相。此时到了虚空，灵官爷现出金身，妖邪自是看得详细，从来天下奇奇怪怪之事，叫人想不来解不出的尽多，若以平常情理较论，往往骇人听闻。殊不知天之高，地之厚，万物之多，风土之异，人情之殊，年月之久，其间无奇不有，无怪不生。若以自己未闻未见，未曾作过的，便说世间并无此理，并无此情，并无此等事，究竟那是坐井观天，浅见薄识，知其一不知其二，少所见、多所怪之人耳！况且仙佛神圣，道高德重，自能变化毋穷。不是那异端邪术，惑世诱人的障眼法儿，说出来荒唐难信。

① 韦驮——佛教护法神。保护佛法，驱除邪魔，著甲胄，捧金刚杵，貌作量子相。俗传魔王夺佛舍利逃去，被驮追回。亦作违驮。

② 大而句——出于《孟子·尽心章》。全句意为：聪慧渊博，对事物道理能融会贯通的人，就是圣者。圣者中更为高深莫测，无可解其奥妙者，就是神人了。

闲言叙过不表，且说妖怪见了灵官爷圣像，意乱心迷，恨不能立刻钻天入地，得全性命。暗说：“不好！料是多凶少吉，难逃公道。我实指乘机借求雨得点好处，归入大罗仙，得预蟠桃会，多么逍遥自在！那知心高命蹇，晦气临头，不期遇了这个乌天师来，破了我的机谋，倒弄得引火焚身。这个时运真乃不利。那个灵官真紧紧跟定，倘被他金鞭一击，恐难保这个残生。早知此来这样结局，何必跑到北京，担这个惊怕？倘要出了丑，不但遗笑江湖，怎么再回水沼见同类朋友？”垂头丧气，心中报怨。只见灵官爷紧紧赶到，扬着金鞭往下要落，唬得妖怪浑身乱抖，不觉急中生智，暗想：“我纵然跑到何处，他一定也是要追到何处。自古未有不慈悲的神佛，我且上前恳求一番，倘灵官爷发了善心，暗放了我逃走，免得如飞奔命。若是不允，再作道理。”想罢，战兢兢的停住妖风，扭身对着灵官爷跪倒云雾之中，连连叩首，口尊：“上圣且息雷霆，小畜一定奉禀，望上圣原宥。小畜实因一时迷惑，误被同类怂恿。妄兴异念，想受皇恩，求借雨前来致这欺蒙之罪。小畜早知有干法律，绝不敢大胆欺心。如今自悔无及，叩求上圣施天地好生之德，怜小畜修炼之苦，暂求赦死。誓不敢再起邪心，出头滋事。倘得生还水沼，定当痛改前非，不负上圣仁慈，忘今日释放之恩。上圣要是打死小畜，不但小畜枉修苦功，归成人道一朝丧在沟壑沟渠之内，即上圣亦失上帝爱物、佛门为善之心。惟求上圣开一条生路，使留残喘。小畜要口是心非，将来必遭天雷轰顶。”那怪一面叩头一面哀求饶命。

却说灵官爷听罢，大叱一声道：“妖怪休得乱言，吾神乃奉洪教真人法旨，前来追捕于你，生死是否，悉凭真人作主，你虽饶舌亦是无益。速速跟我回去，到龙棚现了原相，凭人王帝主发

落。若是执迷，枉丧金鞭之下，悔之晚矣！”常言蝼蚁且贪生，况这怪物修炼的非一朝一夕，灵通与人无异，焉有不怕死之理？更且有羞恶之心，雌恐回至龙棚，老佛爷不能轻恕，总不至丧了性命，现了原形，将来不好回见同类。还是低头哀告，不回雨坛。灵官见他不从，登时冲冲大怒，骂道：“好孽畜！胆敢违我法令！看鞭罢。”说着那金鞭照黑面僧头上，一直落将下去。不知妖僧头颅被灵官爷击的如何，要知端绪，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〇〇回

王灵官拿妖缴令 番僧法坛现原形

话说妖僧哀告灵官爷，忽听怒声大叱，抡动金鞭照头便打。妖僧一时心内着忙，想已躲避不及，连忙将大嘴复又一张，吐出一股黑气，托住金鞭，撒身驾起妖风，往北逃走。妖邪低头前进，猛听临头大声喝叱：“好孽畜！还不快到龙棚现形领罪！吾神奉天师敕令，等你多时了。”那妖从灵官爷鞭下逃出，已唬得发昏，今又忽遇天神相阻，更觉魂迷意乱，猛一抬头，乃是一位黑脸神将，坐骑斑斓猛虎，手擎竹节钢鞭，身穿黑袍，肩披黑甲，腰束乌玉宝带，足踏乌底官靴，头戴幞头，面如锅底，熊眉豹目，满部胡须，在一片祥云瑞气之中，举着钢鞭，如疾雷似的大声威喝，横拦去路。妖邪看罢，认得是黑虎玄坛。妖怪乎无器械，不敢相斗。倒退了几步，连忙转身强打精神，复弄妖风，够奔南方逃走。此时玄坛爷见妖物前来，正要纵云擒捉，忽见一阵黑风向南疾下。玄坛往前追赶，到了龙棚，见妖物已经过去，只得停云守住汛地。

却说那怪跑过龙棚，想从南方暗遁，急得心似油煎，汗如雨下，暗说：“利害！”回头一瞧，但见玄坛爷不复紧追，微觉心定，恨不能一时得一藏匿之所。正在兴风一直南下，算计转弯脱身，忽听正南上也是一声大喊：“妖怪休要前来，今有正乙真人法令，防你窃躡，令吾神把守南方捉获于你。你若求不死，速至圣天子

御前化现真形，保尔活命；不然，刀下无情，立地叫你身首异处！”那怪又听这一声威叱，更觉魂不附体，暗说：“不好！南北俱有天神阻住。”连忙闪目从对面一看，但见那天神头戴五凤金盔，身披黄金宝甲，云里织绵绿征袍，腰束碧玉红绦带，脸挂护心宝镜，足登五彩云靴，坐下赤兔胭脂马，手持青龙偃月刀；面如重枣，丹凤眼，卧蚕眉，五缕美髯，飘飘颔下，英雄浩气，冲贯太虚，左右侍从围随前后。那怪看罢，知是伏魔协天大帝，不觉打个寒噤。暗想：这位神圣，更是伏魔上将，万事难以闯过，不如早奔他方。妖怪将要转身闪避，只见前面一声大喊：“呔！好畜生！看见我家老爷，还不速现本形，前去请死？真乃大胆！有吾圣取你的命。”说着一纵祥光，手提大刀，直扑那妖邪。那怪一见连忙拨转风头，望斜里又往正西扑去。周爷见妖物逃去，才要乘云追赶，但见圣帝把手一摆，周爷收住云光，仍在龙棚正南守住汛地。且说妖物暗想：“这四面八方，俱有天神把守着，无处得生，只怕今朝合该吾命休矣！”此话慢表。

且说灵官爷自纵金光，暗回龙棚，等候众神将怪物拿到驾前，好交法旨。迟了一刻，不见动静，灵官爷恐妖物哀求，众神慈悲将他释放，急忙复起香风，到了龙棚之外，用圣目遥看，但见众神虽围住妖邪，尚未动手捉获。妖怪站立中央，四顾发闷。灵官爷看罢，纵起祥云，直升碧落，到了妖怪切近，大声喝道：“畜生！真乃胆大！吾神良言示你明路，竟敢违背。料你是要吾神动怒。”说罢抡起金鞭，按着妖物顶上落下去。那物见灵官爷鞭到，无处可奔，连忙侧身躲过，趁势起阵黑风，来回与灵官爷旋转。灵官爷心中大怒，威声喊道：“众位神圣，既奉真人敕令，捉获妖邪，还不齐上，等待何时？”众神一齐喝道：“妖邪体推睡

梦，我俱奉天师法旨，特意在此捕捉于你。若非真人法令，要你的活口，此时早叫你骨化飞灰。要是自知罪孽，快到龙棚见了人王帝主，化现原形。真人开菩提之心，求免你一死，也不枉你千年道行，付于流水。要再痴迷不省，难免尸骨寸磔，性命不保！”

却说那怪听众神圣之言，身摇心荡，仰首四望：天兵天将围绕得密密层层，无隙可脱。不禁泪痕满面，暗叹：一着之差，灾祸临头！何苦当初生此痴想？连忙跪倒哀求不已。灵官爷一见大怒，骂声：“好妖孽，真乃胆大！众神圣怜你千年道术，用良言指你明路，你反装聋作哑，料你这东西不知好歹，不遵法令。”说罢大喊一声：“众位不必善劝。这孽畜自己寻死，何必容情？”那怪听灵官爷喊罢，只见四位天神挥动天兵，刀枪并举，齐往上攻，看罢心慌，暗忖，连连说是：“不好，我若再不说是速转龙棚，必遭他们的锋刃。少不得再去求见真人，不叫我现出本形，少丢颜面，逃回去免得同类轻薄。要是圣主不赦死罪，那也就无的可说。料是在此哀恳，亦是枉然。”想罢连连叩头，口称：“众神暂且息威，听小畜一言上诉：众圣既悯小畜，不即诛死，是要小畜得留活命。小畜何敢再违慈谕，不听善言？小畜惟求众圣开恩，使小畜见了天师，到了龙棚之外，然后再化原形。”灵官爷不等妖怪说完，大喝言道：“即速到龙棚现出本形，吾神好交法旨！”那怪为难多会，算到别无良策，将心一横，两眼一闭，收住风头。暗想：丑妇难免见公姑，任凭运数罢了。呼的一声，从半空落到平地。众圣犹恐那妖欺诈，复从下方逃走，暗中紧紧拥护。只见妖物已伏龙棚之外，遂一齐用金光隐住法相，在云中候那天师发落，好符送归位。

不表众神暗中卫护，且说皇爷自从天师铁牌求下蒙蒙膏雨，

龙心喜悦，坐在龙棚，正与文武群臣称赞天师祖代灵迹。群臣将宁献王送天师的七言律诗，述诵圣听，有“黄金甲锁雷霆印，红锦绦缠日月符。天上晓行骑只鹤，人间夜宿解双鳧”之句，老佛爷听罢，说：“自汉迄今，天师道术至高，仙踪之异，果然不枉上帝敕封之位。朕今看来，深自确信。”天师听罢老佛爷御言称赞，连忙跪倒叩头道：“为臣有何德能，敢劳我主过奖。”龙棚之内，君臣正在谈论着妖僧被获，忽听从云雾之中，下来一阵怪风黑气，见着一物跌落龙棚门首。皇爷同众臣齐吃一惊，离宝座闪目观瞧，原来就是那求雨番僧伏在地下。老佛爷一看，将要开金口下问。只见天师一转身躯，用手一指，喝声：“孽畜！真乃死有余辜！本爵用良言警戒，你胆敢违吾法谕。不但不悔罪现形，反倒喷毒逞恶，窃逃法网。不想你这点本领，焉能脱出吾指掌之中？今既被擒，可能再轻饶不得你过去。依本爵说还是快现原形，然后再请圣上下旨发落，判你的重罪。”

此时众文武随驾观看，但见番僧跪在龙棚门外，战战兢兢，低头受责。从来没有不贪生的人物，那怪从空坠下，不知老佛爷叫他是死是活，心内不定，喘作一团。今听天师教训一番，又见皇爷围着多少侍卫，那等威严，更觉恐惧。那怪眼含珠泪，连连叩头求饶。敢则是人是畜生，到了将死关头，心想得生，惟恐言语错乱惹祸，恼了生杀之权的立刻怒发，叫他废命。所以那怪到了此刻，恐防一时说的不明白，立即要命，此时说话，竟不似先前唧哩哇啦，也会说出清白的官话来了。但见那怪听罢天师之言，连连叩头求饶，口尊：“真人，小畜一时不明，迷了心前来，致生罪孽。小畜实非有心贻害百姓，望求真人救免，使小畜得不出丑，小畜再不敢生事害民。望真人开一线之恩，永不敢忘大

德。小畜要是心不应口，将来必遭雷击之报。”那怪说罢，仍是叩头不已。

却说皇爷见妖怪哀求，复归宝座。天师听罢那怪之言，俯首暗想，沉吟半刻，转身进了龙棚，连忙跪倒叩头。老佛爷一见，叫声：“爱卿，速起平身。有何言词，朕无不依，卿只管奏来。”真人听毕谢恩，侍立躬身奏道：“臣启我主，这个妖物虽有邪道蒙君之罪，不过畜类之心，不明国法。原其情是为急成仙道，不该妄起贪相，前来钻谋营干，诳蔽朝廷。并非安心生灾作耗，惑世诬民。臣启万岁，赦他死罪，使他改过自新。臣算将来这孽畜身上，还有一段因果。”龙心默定。真人亦不敢预言，使天机泄漏，日后自见应验。凡物不该遭劫，一定将他治死，诚恐逆天不利。存他活命，现出原形。下回分解。

第一〇一回

施贤臣遵旨求雨 傻和尚闭锁空房

话表黑面僧现出原形，伏在龙棚。老佛爷同文武闪目观看：是一条金色鲤鱼，爬在地上。老佛爷看罢，用手一指，将要开口责说，忽见一阵腥风直扑面目，黑气上起。老佛爷觉腥膻难闻，忙往后退，复归宝座。又听呼的一声，那怪风仍刮的旋转天地。老佛爷复注目一看，还是那怪伏在旧处。看罢未及开言，天师连忙前行几步，大声喝道：“你这畜生！真乃野心不退。为何这等性急，陡起妖风，几乎有惊圣驾。你不想本爵未曾送神，你焉能脱身？今日本爵一片慈心救你，你这孽畜便该捐除兽心，牢记誓愿。要是再蹈前非不改，必逢天怒，定受天诛！即犯在本爵之手，难再想轻饶放过。”畜类也具羞恶之心，听着真人切责，直是低头蹙缩，靛𩚑^①之状，甚觉可怜。老佛爷本是仁德之主，看着不忍将他处死，叫声：“妖物！今朝若非张爱卿代你说情，朕一定将你碎尸寸磔，以为兴妖祸世者戒。既洪教怜你修炼不易，概不根究，留你一命，再不可贻害生命。修的功圆行满，何愁不得归正？如今赦你无罪便了。”那怪听老佛爷圣谕，不住头点。真人见圣上已竟发落，急命法官符送众神归位；又转身喝声：“妖物，已后莫负圣恩！速去！”那怪听真人开了活命之恩，真是漏

① 靛𩚑（chú sù，音胡素）——恐惧得发抖。

网之鱼，连忙驾起风奔回水沼。见了同类，又气又怒，怨说众水怪无义。那些众怪述说有神阻路利害，才知是天师预遣天神空中堵挡，不能前进之故。那怪自讨了这场没趣，俱各相戒，再不轻赴北京。每日在沼内纯修，后话不表。

且说老佛爷见雨已落，妖物现形，龙颜大悦，对天师叫声：“爱卿，适才求雨的那面铁牌，朕想颇有灵效，可称是仙家宝物。今仍在龙潭，必是不能再得。卿为祈雨济民，却将灵牌遗弃，朕甚惜之。这等仙传之物，朕想用金牌更换，备存在龙神庙内，倘有时逢着旱灾流行，朕便派人用牌祈雨。”老佛爷言罢，真人连忙跪倒，口尊：“我主，臣那面铁牌，更不过是符印之灵，并非仙传宝物。虽已掷在深潭，到了夜静，龙宫自差水卒前来缴送。我主圣谕存留，微臣遵旨，明日遣法徒，奉上龙神庙内。如逢时旱，我主仍命一位大员，不论何地龙潭，掷到水中，都有神验。天意所在，最忌宣泄，微臣不可预言。”老佛爷听罢，叫声：“爱卿所奏，确为至理，朕为忧民事，亦当顺受天命。不知今日这雨落到几时？”天师道：“微臣敕令龙神行雨，就在一日为止。但微臣复有一事后奏我主万岁：适才微臣仰观雨景，只见正东甲乙方，起有祥云瑞霭，笼罩一方。据臣看来，定有神人降凡。”老佛爷闻听忙问道：“爱卿既然看出有神仙降世济民，这事不妨明奏，生在何处？日后访着实迹，必要钦加封号，不枉神仙盛世临凡。”

天师听老佛爷追问，连忙行礼，至龙棚清净之处，召遣值日神查明回报。值日神起到空中，霎时一看，便知就里，到天师面前报明。真人听罢，复对老佛爷奏道：“微臣已悉其事。这灵光瑞彩，乃是佛门慧根发现，在通州郡内。始因本地刘姓夫妻，吃

斋念佛，积善感动西方世尊，说他夫妻行善不懈，该生一佛子，将来使他夫妻终归极乐。因遣罗汉降生，化成痴傻。刘好善夫妻故去，村人怜他憨傻，送到本庄三官殿内为僧。后来有菩萨与善才童子幻化僧尼，授他无字真经；又默有神人点化传法，遂悟澈佛门微妙。如今这傻僧要遁入深山，欲极本处供养之义，暗用佛法度化愚迷。他知我主颁旨求雨，通州官员集在城隍庙内，他便前去惊觉官民；在众官面前，许定今日午时求雨济众。合郡官见他疯傻，锁在空房之内。那僧先知此处微臣敕令龙神行雨，他暗中诵经相助。现今雨已应候，众官说他有异，俱各信服。雨落禾苗，勃然生长，一方共乐岁丰，万民欢声遍野。一为积些善功，再为报答乡里。从此便匿迹藏名，脱身世外；幽岩古洞，以待脱了凡骨，复返西方，移带刘好善夫妻齐升仙界。今这傻僧还在空屋奉经劝世。值日神回报如此。我主暗访通州城内，自有实迹。”佛爷听罢天师所奏，龙心暗道：“今民间有这等善人，能感动神佛，亦是国家祥瑞。朕还宫后，必须前去访明，看看这个神僧是何形象。”想罢，对张天师说道：“今日妖伏雨落，皆是爱卿之功，候朕加封便了。”不须烦琐。

且说通州傻和尚，自从锁在静室之内，那一夜将木鱼敲的梆梆不住，吵的众官俱未得安。到了次日清晨，施公同众官净面用茶以毕，仍去照常行香，参神拜圣。众僧等仍然各依本教科仪，修薰念经，吹打法器。此时通州那些军民，听说有一游方傻僧，许定当日准能落雨，俱走来观看是怎样求法。来到庙里，闻说和尚锁在空房，一齐纷纷说道：“京都皇帝，派本处官员求了这许多日，并未求动龙神落几点儿雨。不知那块来的这个傻秃，就敢说是行得了。现在旱得人都编出口号儿来咧！满街上作曲儿，唱

什么：‘朝也拜，暮也拜，拜的日头倒干晒；早也求，晚也求，求的水滴都不流。’看这个傻和尚也是白捣乱就完了！”军民彼此乱谈，忽听傻僧木鱼儿梆梆加力击了三声，大嗓音念道：

叹世人，真可惜！作贪官，为污吏。不积福，不克己，不忠不孝还不悌。口头言，甜如蜜；坏良心，黑似漆。坑拐谋骗把人愚。逞强梁，生巧计，机谋费尽千钧力，真可惜！并不顾头南脚北，倒成了手指东西！

嘴里念着，木鱼敲的声音略小。念罢又大击三声，往下又念道：

十方佛，他是谁？谁是我？黄粱大梦谁能脱？邀龙神，不得闲，布云童子哄了我。午时三刻不见云，未时六刻难救我。灵山佛，苦杀我，早沛甘霖慈悲我！

憨声憨气流水的朗诵。那些军民听了，也有笑的，有说编排得好听的。此时众官拜毕众神，庙院散步，听了都不为意。只见有一下役上前禀道：“回众位老爷，西北起了黑云向东飞来。”众官闻听，各去纵目西望，果然云遮天日，似有风雨来到，俱各盼望。不料迟了片时，又一昂头，云已散尽，那红日炎炎如火一般，晒的大地更加炎热。看罢俱各烦闷，齐说：“可异！明明雨已落下，转眼又雾退云消呢？这傻僧说的甚妙，难道见着一片云，便算求了雨咧？分明是饿疯了，前来调谎骗食，还大着胆自定时刻，看他到底怎样？”施公听着众人所说，暗想这傻僧果然求不下雨来，他岂肯特来找打？要说他一定可行，却又午时已到，不见有雨。贤臣猜疑不定，忽听傻僧又打那木鱼更加乱响。众官道：“这傻僧也算有异处，精神不小。一夜闹的众人都不能闭目，咱们俱觉困倦。”只听他又在屋内傻喊道：

人人同说不上着迷，一说善事便是疑。晨昏恶气冲天地，怒了龙天雨露稀。天不雨，你们急，怨说阴晴天不齐。天虽远，却难欺，人间善恶老天知。要求感召风合雨，一念之善起云霓。

众人听他念罢，刚要转身回去，只听空房里木鱼儿又大敲了三声。不知往下还有什么话语。要知后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〇二回 念歌谣助雨济世 种银苗遁迹归山

话说傻和尚停了片刻，复将木鱼大敲三声，改了言词，念道：

见人人皆笑我痴傻，我笑乖的瞎作耍。来复去，这一朝，今朝无雨来你不饶。我的佛法无边，快来救我把雨洒。我自傻，你自乖，乖的求雨雨不来。我的佛，快显灵，慈悲我一念诚，送来风雨作交情。

众官在窗外听他念了又念，打着那木鱼似甚得意。有位守备说道：“这分明是唱的谣言歌儿，焉能会求得来雨。似他此等模式，到乡村讨碗饭吃，岂不胜在此叫人监守？我看看不如趁早赶出庙去，免的讨人不安。果真要有大本事，又不致那样的衣不衣，履不履，饿疯了前来乱道咧！”说着，众官到了施公面前，述说了他念的话语，请命撵逐。施公听罢说道：“众贤契不必气恼着急。他念的并非奸言，又非讥刺众人。常言匹夫一念至诚，便可感风雨，召鬼神。果然说大话，小结果，有头没尾的，空来溷扰，再责逐他。再等稍迟一刻，不见有雨，叫他心服口服的领责。”施公说罢，众官看了看天色午刻都过去，那日色热的真是可畏。此时众官民都知和尚说的时刻不曾有验，全在庙里围着，等看施公怎样摆布他。

众人正在交头接耳的乱说，猛听傻和尚大嚷之声，把众人倒吓了一跳。又一细听那傻僧嚷的，乃是：“黑龙黑龙，快把雨行！”

甘露三尺，慰彼三农。”他那里嚷罢，忽来一阵轻风，众人对天远瞧，那浓云已满九霄，登时大雨直倾，雷电交作。众军民见那雨从未初直落到酉正，微止了半刻。众僧道各回本庙，天到黄昏，用罢斋饭安歇不表。

却说那雨先前瓢泼的直倾，停约一刻，复又蒙蒙，一夜未止。到了天明，四外一望，真落了个池满沟盈，运粮河水平添三尺。众官晨起，吃茶已毕，见知州到来，众官俱对施公相庆。贤臣说道：“此是傻僧的功德。众位寅兄不知有何定论待他？”众官道：“还是大人作主。”此时施公已测透傻僧的出处不是凡庸和尚，只得说道：“你们先摆上斋饭，再叫他前来问他所欲，再作道理。”州官道：“求雨乃是有益地方之事。下官的责任，卑职奉命请他到来。”说罢，带着跟人，行到房门外。

只见门尚虚掩，吩咐跟人将门推开，到室中一看，那傻僧卧在地下沉睡，忙令跟役呼唤。只见那人挺身爬起，朦胧二目，憨声怒道：“你们为何惊了我的瑶池圣宴？使我不得吃饱。”州官听了，猛然不解，暗说：“这傻僧必是疯梦未醒，不然为何说出混话？”又知他憨傻无所畏惧，连施大人他还不怕，无可奈何，只得说道：“下官奉施大人命，特来相请说话。将才至此，何致唐突有惊赴宴？和尚快出去罢！莫令大人见怪。”那傻僧听罢，不说去否，先翻着眼问道：“你是谁呀？前来搅我。”跟役见他直说疯话，恐怕再说出不受听的言词，忙接口道：“这是本处的父母官大老爷。”那傻僧一听，先哈哈大笑了一阵，道：“我当是谁，这么拿糖作势，敢是州尊？那你们说他是父母，就该顾子妇。怎么不疼子妇，就爱那姓铜的、姓钱的方眼孔呢？”说罢，站起来又笑，拿起木鱼往外便走。将州官闹的面红耳赤，无法可施，只

得随着来到前面大殿。

只见傻僧与施大人也不行礼。众官倒起来让他坐，他并不推辞，使坐在施大人对面。州官想着施公必要怒他无状，那知施公一见便道：“这场雨幸和尚求下，救济万民，有此善功不小。今备素斋暂用一餐。再者，请问禅林往来何处？将来好派人赉送斋粮，使百姓尊礼。”施公说罢，吩咐备斋。下役答应，叫厨子制造些蔬菜素面送上。刚摆在桌上，那傻僧一看说道：“大人要请我吃饭，就是不吃那素物。”州官先前受他奚落，正在心里恼恨，忙接口道：“皇上自求雨以来，便颁旨断屠。”傻僧听了复大笑道：“你这州官也倒不错，分明当着施大人说谎遮掩。要不为吃肉，何能叫人捏住款柄。”内有位武职说道：“你这傻僧直是妄口诬人，有何凭据”只见傻僧大笑道：“你们不服，派人到鼓楼南街上，张、许二屠家内，他那地窖内蒲草盖着，现有豚肩猪腿。就说已经下雨，官不计较，按价给他买上几斤，他必肯卖。”州官听罢，忙忙说道：“要是不准如何？”傻僧道：“要是不验，将我这化缘讨饭吃的神木鱼儿输给你，叫你衣钵传世。”州官怒气说道：“真乃晦气！这僧人过于憨，不畏法，满嘴说的是些什么话语？今倒要依你买去，如不准时，再行算帐便了。”说着，吩咐下役而去。不多时把肉取来，回说：“小人去时，屠家初甚抵赖不承，后来说破他们藏肉之处，才心慌取出，并未讨价。”众官听罢，彼此相看，都不敢说嘴咧！

施公在一旁，也暗觉惊异，想道：“这和尚大是神妙。将他求雨济民所行神迹，具表奏闻圣主，加他个封号，大修寺院，使一方不湮没了佛门显应的善缘。”贤臣想罢，将内司叫到近前，说

是如此这般，急去快来。内司答应而去。此时天色尚在阴晴相半，施公吩咐摆上筵席。众官笑道：“时已过午，和尚既要酒肉，叫他先用罢咧！”施公明知是憎傻僧多话之故，难以相强。看那傻僧并不逊让，手把木鱼槌，将木鱼儿打了几声。众官又不知何故，腹内窃笑。忽听他叫道：“施大人，我有小唱词儿，能知人心事，你们将耳朵伸开，听着我唱。”唱的是：

众位官儿休暗恼，官场规矩我不晓。
直言说的人怒了，低骂秃驴我不好。
从来都不知颠倒，吃斋睡觉合傻笑。
两足田野匪我功，敕令龙王张洪教。
爱敬忠来爱敬孝，不求御口加封号。
有心为善如不赏，你的金银我不要。
一步自比一步高，他年相会作总遭。
龙潭虎穴防惊险，不倚英豪恐不牢。
我本佛门一傻僧，人生定数我难明。
要求未到先知事，钦命东巡问孔生。
去来不必问行踪，佛法因缘异日逢。
去处来时来处去，黄金布满祇园中。
天相吉人忠与考，真经一卷动天庭。
莫怪憨僧多管事，佛心无处不多情。

那傻僧念罢，走过去便坐在正面椅上。众官认他去吃筵席，暗说：“这和尚怪极，心里骂他，都能知道，莫非是真神人，怎么又饮酒食肉呢？实在使人疑惧不明。”

不言众官纳闷，且说施公听罢他念的言词，心内也觉猜疑，

暗说：“这僧莫非是济颠^①重来下界？我心想的事，他都念出。其中又有令人难解之处，我想给他奏明皇上，并想送他银子，只是适才的主意。说是恼他骂他，又说有人怨他，刚才说话、詈骂都是有的。那山东孔生，乃是在江都县之事，今日怎么说是要知过去未来，去向山东问他？又说是钦命东巡，又说有龙潭虎穴，还说是异日相逢，……这些话不知又说到何处？难道皇上命我去山东访孔圣后裔？此话断无此理。等着施安回来，赠他银子，看他如何；再将他带到馆驿，问他个确实。”贤臣正然思想，只见内司到来将银呈上，贤臣命放在桌旁。且说傻僧对着那酒肉并未下筷，他看见银子送到，仿佛长了精神一般，慌忙站起，到那银子近前，大声说道：“众位老爷看着，我能借这大块银子种在地下，展眼长出银苗。”嚷道“此项白银我无用，舍在山东济万民。”不知傻和尚之术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① 济颠——宋末僧人。俗姓李，名道济。佯狂不拘小节，饮酒食肉，游行市井间，人以为颠，故称济颠。

第一〇三回 众仓户巧蒙作弊 施大人复申牌示

话说众官听说傻僧去种银子，都坐着等看如何变法，那知他乃借此脱手呢？这傻僧早知施公心内之事，不欲明说，宣泄天数，所以借唱儿叫人听着，已经算是含糊对付了。他又知道施公还要往下详问，故此他见施安将银取到，便趁机会，说此种银生苗，哄的众人信了，要看他的异法，他才往庙后走出。他那里真去作那无益之事？到了院后，便将银倾在地下，又从庙的后院绕到门前，徜徉而去。

众官候了多会，不见动静，就有那心急的说道：“这和尚怎么不回？莫非拐银逃走？”施公道：“不要妄口诬人，他与其拐走，我既说送他，何妨明着拿去呢？那银子许未长出苗儿来，不好意思前来，却是有的。天色已晚，不论那位贵职前去看看，叫他不必作这法术了。看看如何，速来回话。”施公叫施安同着几人重到庙后，刚走到了那里，只见白花花一堆银子扔在地下。吩咐众役拣起，又到神殿禅堂找了一回，并不见傻僧，只得回来禀明施公。施公心中疑悟，想他唱的话语之内，已经宿着说是不要银子且说贤臣自与众官求雨已人听毕谢恩，侍立躬身奏道：“臣启我主，这个妖物虽有邪道蒙君之罪，不过畜类之心，不臣、郭起凤、关小西进衙叩见，侍立一旁。贤臣问道：“你们访查之事，何妨对我说来。”三人见问，连忙答道：“小的等这几日，在仓里仓外、

水旱道上，留心踩查，并未见有实在情弊。只是听人传说：先前仓广官吏，并车船人役，相沿种种弊陋，不一而足。说是虽有正直无私的，又皆怕招嫌怨，互相隐瞒，不肯出首。那等奸滑仓吏，往往与皇亲国戚、各府的豪杰勾连，于中蔽混。每逢到了二八月，放各旗的米石，便生出许多鬼弊。说是历来廩中之米，都该出陈入新。他们生心先暗通奸商，将上等的好米侵挪抵盗；又暗与各旗的承领串合一气。捏造虚报，欺蒙冒领，乘机走出仓外，卖与米铺，分价各饱私囊。到了亏欠米数，复生奸计掩盖，不是用红朽的支应，便是用搀合沙土的搪塞。八旗兵丁，老实朴讷的，无法可使，不但领些个低米，还被他们七折八扣的剋落。小的等听说这些个弊病，全由奸诈花户，并著名豪匪作出来的缘故。听说那些属院不是不能详察，皆因有贪卑鄙的希图分肥，以为平空坐着得利，所以明知不举，反与他们掩遮奸迹。瞒得一年是一年，隐得一季是一季。此是小的在仓廩左右访闻的一派话语，特来禀知老爷。如今眼看又到开仓日期，小的先前访明的那几个积豪恶匪，还许仗着他们主人势力，诱花户结成一党，照旧的前来行欺作私。可否，老爷再行裁夺。”

且说贤臣本来就管闲事，今听关小西等这么一说，未免心中气恼。点头说道：“非汝等再来详言，我几忘之。吾想到任之后，应该例有条陈。先前出的那几道牌示，皆是书吏仿仓厂从前的故套，如今既知还有这宗许多弊处，只得再自拟一道牌示。你们三人暂且下去，照常的缉访，吾自有主意惩办他们。”关小西等听了，一齐退下。贤臣见三人退下，吩咐摆饭。用毕，心中思忖：一等到开仓，须得认真留心，务使一切仓弊尽绝。这些个奸吏棍徒，非要叫他们望影而逃。贤臣想罢，立刻吩咐内司。将纸

笔放在桌上，将墨磨浓。贤臣提起笔，不多时自拟了一道牌示。将稿作完，叫施安交明仓书，另行缮正。施安即刻吩咐缮清送进，复呈与贤臣。施公阅看了，用朱笔标过掷下，叫仓吏传木匠造成木牌，粘贴上边，悬挂仓厂门首并要路之处。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〇四回 奏条陈仓上守法 施大人领命出巡

且说仓上官吏，皆知施公新添了牌示，传说的人人皆来观看，一齐走到近前，见上写着：

钦命仓厂总督施，为再申牌示，以防弊漏，而重国储事：照得国家设立仓廩，积存粮米，原为八旗官兵兵丁日食至要之需。一出一入，该员弁等在在均宜谨防，留心稽查升斗之米，不准营私，须要执法如山，秉心若水。倘有吏役舞弊，即宜稟明惩治，不得徇情面，隐忍不言，总期不负朝廷恩用人材之至意。近闻有等豪恶，影借主人权势。窥伺春秋二季，领放俸米、甲米，以为奇货可居，前来煽动胥吏，行欺行诈，弄鬼作奸。内外勾通，虚捏重领。恣意将黑档子米窃运出仓，瓜分肥己；种种弊习，闻之殊堪令人发指！更有等贪婪之员，不思洁行供职，反图分润私囊，知而不举，已先不正，故不能正人。致令此辈肆无忌惮，所以仓务日愈久而弊愈深也。本院自莅任以来，知从前牌示，尔等视为具文，故流弊至今不净。今本院皆闻已确，不惜舌敝唇焦，再申示谕。大概本院之声名，莫不知之有素，尔等须将从前心肠，早早收拾。倘再仍踵前弊，一经密察，定即按

例严绳以法，绝不稍宽。各宜凛遵自爱，毋致噬脐^①。

特示。

康熙

年 月 日 立 实贴仓厂

那些军民人等看罢牌文，个个赞美施公的贤能。那仓上官吏，平日不作弊的，便说有了这牌，往后即可止住弊病，免的日后查出错处，受其拖累。那等先前作弊的看了这牌，未免恶其害己，心内便生暗骂，说：“这个歪骨头真正可恶！莫非打算着要在仓厂一世，无故的又添了这道牌示。即便他走了，后任也必要较准，何苦挨这空心骂。”众人好恶不一。

且说贤臣自出牌示之后，每日将仓上之事，与那有才具的属员，议论讲究。凡仓上诸务，莫不悉心谘访。一日心中想起郭起凤等稟明有皇亲国戚家丁煽惑花户舞弊之事，遂唤内司取过文房四宝，拟了一道奏议，皆是深切仓厂利弊条陈诸务，俱个正本清源。那时康熙佛爷正在励精求治，看了这个条陈，龙心甚喜，暗说：“施仕伦之才能，真堪大用，不枉朕越级擢用，畀以重职。”遂朱批道：

施仕伦所陈仓厂条款，均系慎重仓务，有益国储。着该户部定为成案。自此次定立章程之后，分各秉公实心任事，以赎前罪。果然始终奋勉，着该督随时奏请，即予升途。其贪赃舞弊者，该督随时确访，按例严办。至花户舞弊，系监督自行察出，即专治花户以应得之罪。如系通同，即照犯赃例议处。至开仓放米，再有恶

① 噬（shì，音是）脐——噬，咬。脐，肚脐。噬脐，喻后悔无及。

仆豪奴，并肆横积匪，串诱吏胥，行飞诡之弊，该督查明据实参奏。不拘王公贝勒、国戚皇亲，文武第宅，即按约束家人不严之处分示罚。其奴仆即照恶棍、匪徒盗窃仓库之款定罪。施仕伦视国家犹如家务，竭尽勤劳，整顿仓储，纤悉备举，不避权势，杜弊除奸。其才智心力，颇有古大臣之风。着加赏一年双俸，并颁赐荷包一时、折扇一柄，用旌其能。钦此。

自朱批旨意下，施公看罢，立刻望阙叩头，又上了一道谢恩赏的折子。那些仓上官吏怕得再也不敢舞弊。果然那年到了开仓，一概事务被施公治理的条条有款。先前索御史来查仓廩，半途回京，今又复来。到开仓之日，同着监放米的各旗员，一齐来至通州，见了施公俱各赞美，并监验着放米。这一次放米，各人激劝，一毫陋处皆无。

不言施公的法令名声传遍京、通、湾、卫，且说那年各省，也有风雨调和之处，也有旱涝遭灾之处。先前表过，年成不能到处一样，各省督抚按例具折奏报。唯有山东一省，有数州县，由春及秋并未见雨，旱灾之甚，人民莫不惶惶。山野之处，半为盗藪。山东巡抚特疏奏知皇上，请蠲^①请赈。老佛爷见了表章，即在龙案上展开。观看罢，龙颜便带忧愁，对两旁王大臣说道：“不料山东遭灾如此，饥民不堪。据抚臣所奏，如今已是草食不周。朕览之殊觉忧思。想万民嗷嗷待哺，不急加抚恤，必致流离失所，为匪为盗，地方不安。但施赈必须得人公正廉明，方保地面官吏无尅漏之弊。倘不遴选才智素优之员，前去总理监察，百

① 蠲 (juān, 音捐) —— 免除 (租税、劳役等)。

姓必不能得沾实惠。众卿等可保举一员，深悉民情疾苦，不负朕倚任的，速行前往，朕乃放心。”此时众公卿听罢老佛爷圣谕，遂乘机奏道：“我主要赈济山东数百万饥黎，宣布国家德泽，非专差大臣监查不可。查有仓厂总督施仕伦，才具明敏，廉洁贤能；又系任过知县，深谙民间之事，此时又总理仓务。若用施仕伦前往放赈，凡赈用的帑款米款，该由何省拨发，他自能熟悉胸中，办理周到。臣等想来，非此人不能任此大事。果然臣等所举，有当圣意。祈我主降旨，召施仕伦来京朝见，命他前往。”老佛爷心里那能想到他们暗藏奸计，要叫施公远离京都？

且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已过中秋佳节。施公在仓上已将那俸米、甲米，并补领的零档米石，俱一同索御史、众仓监督，将米放完。那日正在纳闷，闻听内司来禀说：“有圣旨到来。”贤臣听罢，连忙吩咐摆下香案，整理衣冠，前来接旨。此时差官已至仓厂衙门。只见那里摆着香案，施公一瘸一点前来迎接。差官一见，勒住行脚，下马进衙，将旨意先供在香案。施公朝着圣旨行了三跪九叩之礼，然后跪听宣读。差官复又请起旨意，开读道：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贤能廉介，国之股肱；尽瘁鞠躬，臣之本分。兹尔仓厂总督施仕伦，前者卿任知县，朕即知尔吏治才长；既迁府尹，治国治民，尔更能多筹广略。今复务陈仓务，不避威权，力除恶习，洞达利弊。卿之屡著劳绩，诚不愧为治世能臣。兹因山东一带赤旱成灾，禾稼无望。山东抚臣奏请颁赈。朕思保恤灾黎，必须精察廉明，才能镇慑不肖官吏并刁绅恶监势恶盗徒。朕总期穷民得沾实惠，免贪吏侵剋弊端。尔

施仕伦才力有余，算无遗策，国计民生，谋尽周到。兹钦加尔太子少保之衔，前往山东救灾放赈。勿令一夫不得其所。倘有贪官污吏、恶霸土豪，尔只管认真惩办，莫使流毒害我良民。所有赈用银米若干款项，该由何省仓库拨用，科尔自能审时度势，随时制宜。察看民情，该如何措置，任卿便宜施行。尔拜受恩命之后，即便来京，请训驰往。其仓厂事务，朕另派员暂行护理。尔其勿滞！铁此。

施公跪听读罢，三呼谢恩毕，方站起与差官相见，让到官厅吃茶款待，叙谈闲话。不表差官回京，且说施公心中想道：“都中许多臣僚，老佛爷不肯差用，怎么转想到我施不全呢？莫非其中有人保奏，也未可知。”想到此，施公即刻吩咐施安，唤进关小西等。收拾行李起身进京。从此，这一进京，往山东放粮，施公的名声，人人传布。一路上又出了许多的奇冤异事，除了许多恶霸强贼。这正是天生贤臣，扶佐圣主。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〇五回 入京师贤臣陛见 扮客商私访民情

且说施公自从接旨，即刻吩咐关小西等，收拾行囊，诸事安置已毕。贤臣出了仓厂衙门，施安等扶持上马，王殿臣、郭起凤、关小西等。围随在后，星驰起程。仓上官吏，送有里许，贤臣便吩咐不令远送，嘱咐回衙，“须要好好当差，报效国家。”众人听罢，方才回去。贤臣带领着亲随，进了齐化门，吩咐关小西等，暂押着行囊，且先回宅，自己只带着施安，从东华门直入，进了禁地，叫施安在外等候，闲言不表。

且说施公那日到了朝房，众朝臣俱已朝散。彼时老佛爷正在南书房翻看史书，思想山东灾荒，求所以补救之策。当值的卫太监，只得到龙驾前跪倒，说道：“叩启我主万岁！现有仓厂督臣施仕伦来京陛见，在朝房候旨定夺。”老佛爷传旨，命宣至宏德殿问话。卫太监叩头下去，来到朝房，对施公高声说道：“皇爷有旨：宣总督宏德殿见驾。”施公听罢，不敢怠慢，即由卫太监随着，从金阶一旁往里走，不多时，到了殿前。只见老佛爷已经先到那里，在御座上坐着，两旁有几个随驾的太监伺候。此时卫太监只得退闪一旁。施公低头上前，朝着老佛爷行了三跪九叩之礼，又跪伏在地。老佛爷一见，那等歪歪扭扭的身躯，也觉着可笑。天颜可喜，叫声：“仕伦，尔不愧为国之能臣，看你这形体，实在的跪伏不便，朕今赐你一个锦墩。”说着命内监取过。施公

连忙谢恩，仍是半跪半坐。老佛爷又叫声：“仕伦，朕前者观尔条陈仓务，深切利弊，足证尔劳心国事。今因山东奏来荒旱，民间遭此颠连，殊堪悯恻。令将颁赈救恤，诚恐不得其人，百姓难得实惠。今特命卿前往放粮，并巡察贪官污吏。如有奸佞强恶之徒，任卿酌处。至该赈用粮米帑物，该由何省拨用，卿只管便宜行事。料卿此去，必能筹策得宜，万民不致呼号失所。兹特加卿太子少保职衔，出巡稽察。俟回京之日，另加升赏。卿宜速速起行，勿令小民流离载道。”施公听罢老佛爷圣谕，连忙奏道：“微臣实无才能，只不敢负我主厚恩，有误国家政事。微臣明日即便登程。”老佛爷听了，即命退朝。

贤臣受了恩命，至次日辞别了父母兄弟，并宅内一切众人，登程就道。且说贤臣出行的日子，乃是到了九月初一，金风凉爽，暑气全消，一路上逢州过县，轿马仪从，俱接驿站住宿；地方官送迎，并预备公馆，不必细述。过了芦沟桥，贤臣、小西二人先走，大轿在后，接站住宿良乡县。这日到了涿州地面，遇着一件可异之事。施公与关小西闪在路边，偷眼看着。只见乃是一家发殡的，车上送殡的是个少妇，旁边有一男子相随。那个少妇哭的声音并不哀切，坐在车里，直是与那男子眉来眼去的，一阵一阵的传情，不像丧家的气象。贤臣看罢，心中有些犯疑。抬头看了看，天色到了申末。叫声：“小西，天气不早咧！你去找个洁净旅店，住宿一宵，明日再走。”小西答应，往前边找去，不多时找着了。贤臣同着小西一齐住下。到了店内，便叫小西出去访问，是何等人家出殡。

好汉闻听，连忙前去。不多时走回店来，慢慢对贤臣说了一遍：“那少年男子，是个皇粮庄头。家业广大，倚财仗势，结交

衙门吏役。好色纵淫，欺压良善，无所不为，全作的是些没天理的事情。此人姓马，外号人呼为马鬃，本名叫马大年。送殡的那妇人，是他的家人媳妇，娘家姓柳，外人唤他叫柳细腰。因他丈夫冯二点，不知所因何故，前日自缢而死。这个庄头，今日拿出钱来，发送他媳妇送殡，所以马鬃跟在后面。”小西说着，贤臣心内早已明白，对小西说道：“这件事，我看来定有缘故，不用说是淫妇与那男子通奸，日久情热，谋害了亲夫。按这淫妇立刻就该究问明白，一齐治罪。只是钦限紧急，要一详审，未免误了行程。只好赈济回来再行办理，暂叫恶人多活几日。”说罢，主仆用罢晚饭，安息了一夜。到次日清晨，店小二送来脸水，净面已毕，就势儿要了茶饭。用罢，小西算清店账，付了钱，扛起行囊，告别店主，迈步出了店门。

贤臣歪呀斜的跟随在后，关太前行，复又上路，一直的穿过涿州城去。贤臣身带残疾，焉能行走得动，只得又雇了两个赶程驴，搭上褥套；小西扶持施公坐上，然后自己就势也就乘上，前后顺着大道行去。那贤臣坐在驴子背上，就不是步行的那等样儿咧！也有了精神咧！瞧了瞧左右无人，遂叫声：“小西，常言说：‘多能多干多劳碌，不得浮生半日闲。’这话说的一点不错。只是人生都有个定数在内。有通州求雨，那傻僧已经说明，当下我尚纳闷，今日果然钦命出巡，山东放赈，岂不是个前定？可巧今日到了此处，使遇着这宗怪事。我有心想在涿州立刻升堂，审问来历，又怕耽误钦限，有碍被灾之民，辜负了老佛爷轸念穷黎^①的恩惠。”关小西说：“此事小的与大人，乃是暗行私访，不好明去札

① 轸（zhěn，音诊）念穷黎——轸，伤痛。疼爱、惦念穷苦百姓。

委知州？且又过了城池，不容易再返回去了。”贤臣听罢，叫声：“小西，你这主意，却到不差：除恶安良！本地州官既然廉明有胆，大概足能审出这个冤情，除了这一方祸害。虽说咱们已经过了城池，我想着轿马人夫，尚未能过去，昨日一定也住在涿州公馆。由京起身之际，我已吩咐明白，令施安坐着大轿，逢州过县，俱按钦差的礼节，应待地面官员。料他习见熟惯，谅不至走漏风声，被人看出破绽。今日咱们起程甚早，料他们尚未动身。小西，你看前面，必是个村庄，索性赶到。”

贤臣与关小西进了村庄，四顾一望，只见路西里挂着茶牌，上写着：“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粉皮墙上还写着：“家常便饭。”小西看罢，说是：“咱们就在这里吧！不用往前再走咧！”说着，好汉从驴上下来，扶持贤臣也落了平地。茶馆门外，有两根木柱，将驴拴好。主仆二人走进来，只见那里边甚是清静。原是一个年老的妇人，并一个十三四岁的小童，应酬茶客。贤臣一见，心中甚喜。小西上前找了一张桌子，将行李放下，主仆二人，一齐归坐。那小童送过茶叶，小西放在壶内，小童将开水泡上，徜徉而去。小西说是：“老爷速写札谕，小西好赶着前去。”说罢，带有现成纸笔墨砚，从褥套之内，掏将出来，放在桌上。贤臣提笔一挥，登时写了一道“详审奸情，以重民命”的札谕，其中悉述所见所闻，并访明奸夫淫妇的缘由，以及该当如何勘验，如何申详，“只管细心问拟，如有错误，自有本院作主。”贤臣写罢，即交与小西。英雄接到手中，如飞而去。

小西到了涿州公馆，可巧施安那里果然尚未动身。小西到了公馆，对施安等如此这般，说了一遍。王殿臣、郭起凤一齐说道：“不须再奔州衙，大概知州必前来相送。‘钦差’回头交与他就结

咧！”说罢，小西将札谕递给王殿臣，仍就大踏步去保护贤臣。后来施安见知州来送，即命王殿臣将札谕暗交州官。那知州本来不避权贵，又兼有施公礼饬，果然将奸夫淫妇究出实情，按律治罪。施公以后知道，上折子将知州保举，升任知府，此是后话。不表施安坐着大轿而行，且说关小西急忙赶到茶馆，只见贤臣尚在那里吃茶坐等。一见英雄已到，便问办的如何？小西如何对答，要知后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〇六回 少妇送殡露破绽 恶霸行路逞威风

且说关小西听了施公之言，连忙问道：“老爷，这奸夫淫妇害了本夫，今日如何看出他们的破绽？”贤臣说：“我并无别的法术，不过私访民情，处处留心。见闻之际，暗察声音动静。凡人于其亲爱之人，必是始病而忧，临死而惧，及其已死，哭泣哀切。适才见那妇人，哭已死之夫，声音不哀而怀惧。又见与那男子眉来眼去。闻声察色，知其因奸致杀，一定无疑也。”小西听罢，心中叹服，说道：“老爷真是烛照如神。”说罢给了茶钱，主仆仍然骑驴就道。

此书乃是大清小传，并不表五里遇着桃花店，十里过了杏花村。小西催赶着两匹驴，甚是快速，顷刻走了三十里程途。那里有个地名三家庄，主仆喂罢脚驴，找了一座干净饭铺，吃了便饭，复又登程。只见路上来往行人，也有骑马坐车的，也有推车肩担的。贤臣一同关小西，骑在驴上，听这些人言讲。贤臣眼望好汉，把头一摇，将驴一勒。好汉更会其意，只得也将驴暂住，让众人的驴过去，慢慢跟在后边。窃听二人谈说：“我倒有个兄弟，见过他亲小儿对我说来：这位施老爷，原籍是南方人儿，只因祖上挣下功劳，皇上加封，入在镶黄旗汉军之内，世袭的镇海侯爵。初任江都知县，代署过州印二任，顺天府三任，便升到仓厂总督查官印。仕伦这个人，听他说的不差，可见皇上重的文才，不是取

的相貌。”那人听了，更加不服道：“我说这句话罢，尊驾再要夸奖他，不如先骂个猴儿崽子！不是在下夸嘴，愚下乃茂州人氏，我姓牛，外号儿人称牛腿炮，在茂州小小有个名望。不论几时，众位要是走着我的贱地，打听打听，没有个不知。列位往后撞着我，不必理我。常言‘人不辞路，虎不辞山。’将来众位总有到茂州去的。我们结拜的有四个弟兄，每日同在一处，义气相交，人人皆晓。我大哥姓武名貌，绰号人称铁金钢。我二哥姓金名玉山，家中广有产业，终日眠花宿柳。三哥姓赵名大璧，爱交江湖朋友、衙门官吏，人称独霸茂州。在下本名牛玉璜，皆因说话行事，没有板眼，所以人送外号牛腿炮。我们哥儿四个，不敢说有点小字号，就是皱皱眉头，那一个都称‘乖乖的！’众位有时到了贱地，倘有个大事小情，只管提说我牛腿炮一声，什么事情都可了结了。如今我这是从涿州探友回来，路过此处。你们说这些言词，实在叫我听着可恼！施不全果然山东放粮，必要从此路走，我看他将我怎样。他行的事，我都知根知底：贪财害众，奸诈欺人！怎么算得忠臣？在江都县有个黄天霸，却是一位英雄杰士，被施不全甜言巧语，哄的跟他捕贼办事。那黄天霸作官心甚，怕死望活，挣功立业，把他结拜的弟兄，为救施不全，都用镖镖死。你们猜后来怎么待遇黄天霸？竟如家奴一般驱使，并无一点儿提拔之处。黄天霸跟的日久咧！不知他是最奸不过的坏骨头。”众人只见他满面通红，带着酒气，众人瞧他是个醉汉，瞧是满嘴里胡须，全不理他，一齐催驴，各自走去。

此时贤臣与小西俱跟在后，听了个详细。施公恐人看破，并不愤怒，仍是坦坦然的骑着驴行走。那关小西本来不曾念过诗书的，又兼手有艺业，英雄气象，自是粗鲁。听见人谈论贤臣，登

时怒发冲冠，按捺不住，就想上前动手。刚一抬头一看贤臣，只见施公那里摇头。小西看罢，也就知道贤臣怕是泄漏机关，不肯叫他撞祸。复又把驴勒住，离那伙同行的，约有一箭之遥。贤臣又回头一看，并无人跟随在后，遂叫声：“小西，将才我见你面红耳赤，似乎有些气恼。那如何使得？你想咱们未行之先，我就吩咐过：一路须耐性，不可妄动火性，自蹈危险。凡事我自有裁处调度。适才天使其然，叫恶人自诉供招，不过令他们多说几日，以后自然叫他们知道。”

一路上二人闲言不表。却说主仆催驴前进，过了三家店，又走了三十里，至新城县过站。由新城雇驴上路，又走了三十里，至白沟河。这日共走了九十里，到了天晚下店，用毕茶饭，安歇不表。至天明给钱，出了店门，复又催驴前走。这真是朝登古道，幕宿荒村。主仆虽是催驴趲路，却不论到了何处地面，要遇着行人众多，便将驴慢走；一为探听本处的官员贤否，二者为的是访察各处的土豪。

这日上了驿路，但见扶老携幼，男男女女四路奔走，如蜂似蚁。听说那些人全是由山东出来逃难的，也有说是投亲，也有说是访友。又有那多嘴的说道：“你们这些逃走的，难道你们没有耳风？现在老佛爷知道山东灾旱甚重，特发努米，钦派大员前来赈济。你们是到那里，谁能给你们蒸下包子煮下饭？不过也是忍饿受乞讨。常言说：‘在家千日好，出外刻刻难。’在本处喝碗水，尚不至作难；若到了他乡外郡，只怕一口水想喝热的，都不现成。据我说，你们不如回去。带着少女幼妇，离乡背井，那里都是那等好人？倘遇着凶霸之徒，不讲情理，看见你们饥饿，假意怜悯，生出主意。看见妇女面貌生得稍有姿色，或用银钱饵诱，或用强

横欺凌。一入了牢笼，只得由他摆布。或是拐卖，或是强奸，许多的恶处，说不尽他们的阴谋。到那时虽然后悔，也就晚咧！现在听说康熙老佛爷，派的一位清官，钦赐国帑，救济饥人。这位清官，乃是三甲荫生^①出身，皇上都知道他刚直，不怕势力，专除赃官滑吏，恶霸土豪。并不是那等‘养汉老婆穿裙子——假装正经人’那样子行事。判断公案，真是神钦鬼伏，那才能更不用说。作顺天府尹，作仓厂总督，专与国家去弊，行那利益之事。王公、侯伯、驸马等，要叫他寻出过处，也是不肯饶恕。傲上怜下，朝野知名，真是一位有才学的清官！如今可就是差这位老爷前来放粮，他要一到，那个官吏还敢通私作弊，坑害良民？一定能沾实惠。你们快赶回故土，等着去罢！”

不言行旅在途议论，且说贤臣听罢行人私语，自己点头暗想：“据这人说来，却不枉我为民劳苦。可见善人说恶人不好，恶人也是说善人不好。张献忠论古今人物，他说西楚霸王是天下第一。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出都门未经几一站，说的我便是好歹不一。但只一件，那说不好的，本是恶霸强徒，我偏访恶治他，岂肯还说我的好的道理？这说我好的，一定他也是个好人，到底不致埋没了我的为国为民之心，这就算是罢了。”贤臣想着得意，心中一喜，精神陡长，三十里路，不多一时，便到雄县。但见人烟稠密，街道上铺户甚多。主仆无心观看，只因钦限要紧，贤臣也顾不得残疾劳碌，饥餐渴饮，夜宿晓行，按站雇驴，盘桓前进。贤臣一边走着对小西说道：“据我看沿路之上，听来往行

① 三甲荫（yìn，音印）生——三甲：明清科举分为三甲，一甲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通称进士。荫生：清制，因祖先的官职、功劳而得进国子监读书的叫荫生。荫生期满录用。

人话语之中，负屈含冤之民，到处不少。有心细访严查，立刻审问，又恐违了钦限，饿坏许多灾黎。”说着主仆每日不敢迟滞，真是往前一程一程的行走。一日由任邱县一早起程，走不四十里，到新中驿打尖。还是雇驴，又走三十里，来至河间府。换了驴又走，三十里至商家村，天色到黄昏之际。这回走了一百里，方才歇在店内。不知又甚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〇七回 走漫洼小西取水 逢赋寇贤臣遇灾

话表施公与关小西只因赶路，错了站头。主仆商量着步行，走出十五里之外，到了献县，再雇脚力。贤臣此际也是无可如何，只得从权缓步当车。贤臣腿有残疾，步履艰难，一拐一溜，一步挪不开两脚。小西一看，只见贤臣浑身淋汗，满面通红，不要说是那残疾腿，连那好腿都似发涨的样儿。他歪着嘴一言不发，直是哼个不止。小西偷眼观瞧，累的他鸡胸越显，锅罗子越大。虽然如此，却无一言报怨。好汉看罢，暗暗点头，赞叹贤臣忠心为国。不言小西暗赞，且说这漫洼之地，并无铺面，行人也都稀少。好汉心疼贤臣，抬头远望，但见前面有个古庙，相隔尚不甚近。贤臣无奈，叫声：“小西，咱就在这庙内歇息歇息。倘有住持，就势儿借杯茶吃。”说罢，主仆一齐进庙。其中并无僧道，前边禅房俱已倒坏，只有中间正殿尚存。贤臣抬头一看，中间挂着模模糊糊的一块横匾，上写着是“三义庙”。明柱上还有一联挂对，只见被风雨淋的也不清楚了。贤臣细看，方能辨认，其联云：

若傅粉，若涂朱，若泼墨，谁言心之不同如其面？

为君臣，为兄弟，为朋友，斯诚圣不可知之谓神。

施公看罢，知是祀的是“刘关张”，连忙上前叩拜。

小西放下行李，也叩了三个头。又将行李铺在就地，让贤臣坐在上面。施公喘息多会，方才神定，忽觉着一阵干渴，说道：“是

怎么得口凉水才好。”小西是个义士，惜施公是干国忠良，连忙答应说：“这却不难，只用老爷略等片刻，我近方寻取些前来，老爷好用。大约此处离献县就在六七里路，纵然少迟一刻，到那里也不很晚。”贤臣只得应允。小西如飞前去找水。这话暂且不表。

且说这漫洼地面，虽说离着献县不远，却是个荒僻之区。前不靠村，后不靠店，孤另另一座破庙，时常暗隐歹人，窝藏匪类。又兼那年山东大荒，盗寇如林，抢夺财物。皆因郑州是天下冲要之区，四方余寇，全来奔聚。那年郑州地面，著名之寇，乃是亚油墩李四、弯腰儿赵八、杉高尖周五、独眼龙王七、笑话儿崔三，他们的姓名不必表全，统共一十七个。因为踩盘子^①的踩着了，有往郑州贩红花紫草的客商，本钱重大。他们知道大客人全有保镖的护送，探听明白，保护客商的，有十来个达官。亚油墩恐怕达官扎手，敌挡不过，又再三哀求一位有名的豪杰，出来帮助。那日他们踩准了那伙客人经过，亚油墩李四约会齐了，便去动手。他们邀的帮手武艺高超，一阵将达官杀退，得了饱赃而归。这漫洼三义庙内，他们作为分赃之所，知道的都不敢从那里经过。

今日贤臣，自打发小西去找水去后，自觉遍身走的筋骨疼痛，随便在铺的褥套上，靠着神台，闭目养神。不料每日行程过于劳乏，不知不觉便将躯倒在行李之上，合眼睡着了。常言说人睡如死。外面众寇一见，心中大怒，一个个七手八脚，奔了贤臣。这个说：“一定是只孤雁飞乏咧！藏在这里息腿呢！”那一个说：“莫非是个奸细罢？”又一个说：“不管他是作什么的，先把 he 收

① 踩盘子——江湖黑话，指盗匪去侦察财源。

拾起来，出一出咱们的气。头里只顾与那达官厮杀时，不料那大汉保镖前来，真算有他的黑蛤蟆劲儿，冷不防他给了我一家伙，险些儿把我弄倒。如今有了这只孤雁儿，你们让我先出这口气罢咧！”常言说：“人利害叫作狠贼！”这个强盗一边说着，赶上去按着贤臣的大腿，用力往下一拉，咕咚的一声，扔在地下。摔的那贤臣叫：“哎哟！”连忙睁开眼观看，只见满殿中是人，只不见小西在内。先前睡的两眼迷蒙，此刻添了个二目昏花，忙忙哀告道：“啊呀！列位把我拉醒，所为何事？快快撒手。”再说众寇闻听，一声大喝道：“你别作梦咧！拉醒了你，只是便宜你。实告诉你罢！如今你遇了催命判官咧！”说罢，不容分说，就又动起手来。贤臣一见，料是“不好！”自觉吃惊。暗道：“我这命怎么这等多魔多难！果然要是前来特访恶人，遇着灾星，那是自招，无处可怨；今日走着道儿，无缘无故的来到这里歇腿，会碰见这伙强人，难道这也算我自投罗网？怎么就这等的凑巧！此站并无牲口，走的遍身酸痛。来到破庙安息，忽生焦渴，命小西去取水，以致离开。小西取水，去了好久为何还不回来？莫非这是前因后果，老天注定我该当此地逢绝？壮士呀！你早来一刻，还可相见，不然，我命休矣！”不知关小西立刻来否？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〇八回 众盗寇嘲笑对句 关小西闻信惊心

话说贤臣盼望关小西，不见来到，无法可施，只得还是哀求，此时也不顾官体咧！想着迟一会是一会好，候着小西回来。想罢叫声：“众位大王，暂且息怒，听我一言。”只得假意说道：“列位好汉请听！在下是京都人氏，今来献县，探望至亲。只因身带残疾，走到此处，步履难行，故此来到庙里，暂息片刻。可巧忽生困倦，不觉睡着，以致好汉贵驾到临，有失回避，罪实不轻。今既冒犯众位，就是碎剐零割，无处可怨。只是可怜在下是远方人氏，我一命不值蒿草，可惜我一双父母，必然饿死家中。好汉们若肯饶恕我一命，连我家中父母，也不致饿死。好汉们算是救了我的一家三命。常言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大王等不杀三命，更是功德无量了。日后在下还家，每日焚香拜祝，愿大王们日日添财进宝。”贤臣哀告了一会子。

只见那独眼龙对众寇说道：“你们别瞧这个孤雁，长的虽然不甚够本，却倒舌能嘴巧。你们看这一派的蜜拌糖，说的我直觉心软咧！”那杉高尖也对着笑话崔三道：“万留不得的，把他绑在柱上，取一把牛耳刀，开了膛，接点心血，大家先喝了解解渴。等着大哥来到，拿出你们带的酒来，大家再就着尝一点儿，开发了他。同着大哥，连他的东西一总分了，咱们好各散。我今晚还要到阜庄驿，会会我那得意的人儿去呢！”周五、崔三二寇闻听，

叫声：“四哥，你真也算越老越少心咧！那么一个养汉老婆，也值得这样挂在心上。这算什么事情，还说出口来。就是那样猪八戒的破货，也称‘得意人儿’？要真好，古来说的西施、昭君，生成一朵鲜花样儿的，还许买张八仙桌弄在家里当香花供养呢！你这才叫‘情人眼里出西施’。今日说的这好话，比作‘见了骆驼容长脸，抱着母猪唤貂蝉’，叫我们说，不如先将那心收了罢！等着大兄来到，诸事已毕，我们有个巧当儿，领了你去，管保叫你乐个有余便罢！”亚油墩李四便吩咐将施公上身衣服剥去，绑在柱子之上。

登时将贤臣唬的眼似銮铃，面貌失色，直望外瞧。心里暗暗叫声：“壮士呀，我的命只在眼前，你怎么还不见到？早知今日有祸，虽然渴死，也不叫你取水。纵然困死，也要挣扎着前行，赶过此处，何致今朝废命？”贤臣心中一急，气往上撞，大叫一声：“老天哪！真真的太不睁眼。”此是贤臣害怕，不知不觉的叫出这么一声来。那知众寇一听，更加气恼。其中有一个叫白脸狼马九的，他见贤臣失声怨叹，便大叫一声，说道：“好这个不知死的东西！你既大胆前来，甘心纳命，你还敢怨天怨地的！多出言语，先割了你的脑袋，叫你吃了的窝窝头。”说罢照脸就是一掌，只听吧的一声响亮，又听“哎哟！”打的贤臣眼冒金星，鼻流鲜血，登时忍气吞声，不敢言语，只是点头自叹，暗痛在心。

且说李四见白脸狼马九打了贤臣，闲工夫还一掌，连忙阻道：“马九弟台且稍停手，忍着些，少时，就要他的活命，那消与他生气。不必打他，你们老哥儿们不拘谁动手罢咧！”亚油墩话才住口，只见独眼龙与杉高尖二寇，一齐大声嚷道：“四哥，今日这点小事，让给我们开开利市。往后打仗迎敌，免的胆怯，叫

你们众位老兄笑话软弱。如今壮一壮胆子，再要杀人，也就容易咧！”二寇言罢，俱扯出明晃晃的利刃，手内擎着。杉高尖说：“七弟，今日你先让我罢！”独眼龙说：“五兄，你让兄弟今日试试好不好？”李四复又开言，叫声：“二位也不用再争咧！左右咱们还得等着大哥。即有这个工夫，再容他一会儿。七兄弟，你素常对我说，会什么酒令儿，什么诗句。我如今出个主意，你们两个都得依着我。说一个对句，上联还有个曲牌名儿。你们哥俩对下一句，谁要能对上来谁先动手，对不上来的，不但叫他不能动手，还要罚他个东道，吃喝时叫他给众人斟酒。免得二位争论。”二寇听罢，只得将刀一齐入鞘，都说：“四哥说的最好，你先说一句，试试我们的才学，谁高谁低。”

亚油墩见二人应允，叫众寇一同团团坐下，说是：“众位听着，如今我说的不好，众位也罚我个东道。”只听众寇一齐答应，都说：“四哥快说，我们好听着，有味没味。”李四道：“我就指着这只孤雁说罢！雁落沙滩，撞着打牲人必死。”众寇听罢，齐都咂嘴，连声夸好道：“真是比的不错，我们听着，这才学比那醉写的李白，不在以下。这该周五你们哥俩的咧！快对呀！”哪周五本来斗大的字认不了七升，那能会对对联？急的张口瞪眼，抓耳挠腮。那王七却念过四五年书，心内灵透。他住家又挨着学堂，常听同村的那些学生，讲究什么对字，所以他懂的个大概。且说王七见周五对答不来，便得意说道：“五哥你先慢慢的想想，我先对上一句，试试合四哥的意不合？”周五听了，并不言语。众寇一齐开言，说是：“很好！”王七带笑说：“众位听着，不要见笑。劈破玉龙彩凤飞，任意高腾！”众寇闻听，一齐大笑道：“好的，好的！四哥说了个雁落沙滩，王七弟的对了个劈破玉龙，活

的死的都有；又有两句曲牌名儿。”说着，又一齐掐着指头，算了一算，都是十一个字数儿，遂哄然共赞道：“大才！大才！吾等不敢不佩服你的。”此时周五急的面红通过耳，说是：“你们可再等等。我对了，也对上句，看好不好。”众寇说：“使得，你快想就是了。”

不表众寇咬文嚼字，且说贤臣被白脸狼击了一掌，不敢言，只得任其捆绑，低头思想，暗暗叹气，叫声：“我的恩重圣主，只知微臣山东放赈，那知我半路亡身？微臣一身死无妨碍，只可惜误了国家大事，有关亿万民命。不能实受皇恩，高堂父母，再不能侍奉养活。”不表。

却说壮士小西，自从往近方的去处取水，不敢迟慢，如飞的奔了村庄。走约三四里，但见前面有村子。好汉走上前来，瞧见偏东一家庄院，门前有座菜园，旁边一眼砖井。小西看罢，举步走至井边，并无汲水之物。刚要前去求告，忽见从里边走出一个老者，年纪五旬，肩担水桶，手内拿着细绳，来到井上。小西一见，连忙近前拱手，带笑开言，叫声：“长者请了。在下是行路之人，从此经过。团伙计今身有残疾，步履艰难；一时焦渴思水，在下故此前来，万望发善心，赐一器皿，取点水回去，好去救伙计之渴。”那老者听了，说是：“客人不必太谦，从来水火不算什么。这里有现成的水桶，你自己汲些儿上来。我去给你找一水罐，你好盛了，拿着回去。但不知你那伙计在那里等候？”小西说道：“现在漫注三义庙内。”那老者听罢，说是：“客人，你快着汲水，我去给你拿了水罐就来。”说罢，老者慌慌张张，须臾拿到。小西此时将水已经汲到桶内，那老者说：“客人，我有一句话告诉你，依我说，你快着取了水去罢。你那伙计，时运要好，还许无

事；要是走着低运，只怕此时早就没了性命。你们远方人，是不知道。那三义庙内，好似杀人场，陷人坑，时常强寇那里歇马，害的行人不计其数。青天白日，鬼神现形。不遇着他们，那是万幸；若时巧了，一时碰上，只怕你说破了唇舌，也不肯饶放。你快回去看看罢！不是玩的。”小西听罢，登时吓了个真魂失散，连忙拿着水罐，说是：“多承指教。”告辞老者，流星似的往回里便跑。一面跑着，一面游疑，及到离庙不远，连忙闪目观瞧：但见庙外闹嚷嚷的，约有一二十匹马，拴在树上；许多小卒，坐在树下，树旁挂着几十撒袋。先前小西走过黑道儿，一见这个光景，就知是江湖上的。众人都在那里席地而坐，一个个指手画脚，不知说些什么。看来看去，只不见贤臣的影形。好汉登时心下着忙，口内连连说道：“不好！一定应了那老者的话。”心中一急，怒气一攻，往庙里便闯将前去。不知关小西的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〇九回 商家林贤臣被困 三义庙义士发风

话说关小西惊忙带怒，便闯进庙去；舍死忘生，找寻贤臣的下落。好汉站起身躯，大踏步往前走去。走了不远，心中忽然想道：“俗语说：事要三思，免劳后悔。我这一进庙去，若论武艺，他们总有二三十人，要说擒住我，料亦费事。只是个‘能狼难敌众犬’。果然我的恩主已经遇害，我今闯进去，或是我伤了他们，或是他们伤了我，不过拼着二死，倒也壮志，不负主恩。倘若主人未曾遭害，我今一粗心进去，与他们拼命，他们必定先害我的主人。要是如此，日后令人笑我，不但不能救主，反是送了主人的命。不如我再往近处，偷着看上一看，再作道理。”好汉想罢，复又找了一个土坡走上去，找着庙墙缺处，仔细观瞧。

先前皆因众寇乱哄哄的，或起或坐，并庙外小卒们，与树上拴着的那几匹马遮掩住了；又搭着那时好汉，也正在走的头昏，急的两眼迷离，所以未能看的真切。这时将心神略定，更加着留心察看，故此瞧见贤臣，小鸡子似的绑在那殿柱之上。好汉看见贤臣尚未被害，稍觉放心，只是无法解救，进退两难，暗说这事幸而不曾冒失；那时要是一冒失，杀将进去，倒是害了恩公。如今我须想个万全之策，才能救得出此火坑。好汉一面思想，只见旁边有株柳树。回身将取来的凉水提着，走到树后，自己喝了几口，仍然放下，蹲在树旁，思想妙计，此话暂且不表。

却说众盗寇只因等杉高尖思想那副对联。他满庙里乱走，忽然起来坐下，坐下起来，要想着往下答对，又无那等才学，正在急的坐卧不安。可巧有一卒前来报事。众公你道报的何事？只因关小西先前蹲在树下，心中想计，短叹长吁，急躁多会，总盘算不出计策，一时浑身觉着热汗，亚似蒸笼，淋漓不止。刚要想着站起身来凉快凉快，偏偏的那小卒前来撒尿，见一大汉在树下乱晃。这小卒也不顾出恭，一路乱跑，便喊叫着回庙。小西一见，知道形迹已露，不得不出头前去。又暗想：大丈夫死则死耳，纵然在这里蹲到明年，也保不住恩主残生。不如进庙，如此这般，再见机行事。好汉想罢，将主意安定，随后跟着那小卒慌忙迈步前往。比及小西到了庙前，那小卒已经将撒尿遇着大汉的话，先对众寇说了。那时杉高尖想对子，想的又羞又气，正然无法可施，忽听小卒如此这般一说，他便趁这机会，拉开了回钩儿咧！众寇俱未开言，他先一声怪叫：“哎哟，那里来的狗男女，敢来此处窥探？”

且说好汉心中拿定主意，进庙去看风使船，忽见先前进庙的那个人跑出来，见好汉已在庙前站着，便叫道：“呔！你这厮作什么？来在我们这里张望。我们寨主已经知道，叫我传你进去，有话问你。我认你还在树下偷看呢！敢则自己投来。很好，看你倒是根棒子，还带着不怕死。”好汉听了，未及开言。那些庙前的众卒乱说道：“好好好！他自来在这里找他伙计的。这不是正央及着我们给他禀报呢？我们想着留他一条生路，劝他逃出，他还扭着性不肯。幸而莫叫他跑了。原来你对大王们说咧！你快带他进去，我们也不私作这主意了。他说‘生死情愿同伙计一处！’看来却倒是个耿耿朋友。进去罢！回来给你肚子上大大的拉一道

口子，把心摘出来，再叫你波罗里^①睡觉。”这些小卒狗仗人势，认好汉是那贪生怕死之徒，并不放在眼里，故说这几句谐话。好汉想着他们都是无能之辈，空长着眼睛，不过是个配搭，那里能认出石中璞玉，人中豪杰来。所以按纳风火之性，任凭他们乱道，总是假意带笑。说道：“借仗众位，领我进去一看，见见寨主的尊容。再者，会会我那伙计之面。生死存亡，无的可怨。”只听先前那小卒说道：“你不用忙，有屁股何愁挨打？待我领你进去。”说罢，那小卒在前引路，好汉紧随在后，进了庙门。那小卒说：“你先在此略站，待我禀明众家寨主，说你为找伙计来的。凭你的造化，听我们大王令下。”

小卒说罢，奔到殿阶之下，又如彼如此，大声回禀了一次。却说那众寇自派小卒儿出庙之后，你言我语，都在一处等看来人什么光景。如今听小卒儿话，是为找伙计前来，众寇便知与那柱上绑的是同伙儿，登时就恼了，几个吩咐道：“你们须要小心看守前后，休叫那厮跑了。快叫他前来！”小卒连忙答应。此时好汉就在庙门，俱听明白，并不言语。只听那小卒嚷道：“那只孤雁，我大王有令，唤你近前。”此时好汉真是将火性压了又压，心想既到此处，遭此事，遇此人，不得不低一低头，遂昂然往前厅走。众寇一齐闪目观瞧，但见一人穿着随身便衣，买卖人打扮，年纪约二十多岁，紫膛面色，齿白唇红，膀窄腰圆，身体雄壮；赤手空拳，并无一毫惊惧，大摇大摆，带笑往里直走。毕竟不知小西进去没有，且听下回分解。

① 波罗里——“波罗蜜”之误。梵语，意译为“到彼岸”或“去阴间”。

第一一〇回

施贤臣被绑明柱 关义士独闯贼巢

话说小西撂下取来的凉水，从庙外墙缺，瞧见老爷在明柱绑着，心下着急。走到庙门口，听了会子消息，遂大摇大摆，赤手空拳，定将进去，众寇看见小西一人，赤手空拳进庙，毫无惧色，齐都观看。

不言众寇观瞧好汉，单言施公自从被绑，虽说一心等死，心内却也想着求生，正在暗祝。那名盗寇对字答不上来，耳轮内忽听小卒禀报，说是庙外柳树下有人探视。贤臣听了，知是小西，腹内暗中念佛。以后又听那名盗寇，要拿兵刃出去寻找，心中不觉又是惊恐，唯恐小西也被他等擒来，那就可无点盼望了。及听到众寇拦住，不叫去找，只命小卒将他唤来，贤臣遂又将心略略放下。却仍是暗自沉吟，想着神圣保佑；救命星虽说来到，就只一件，怕是他不能计出万全，仍是吉凶两可，不能预定准脱此祸。常言寡不敌众，这许多盗寇，小西一人，焉能阻挡？但愿想出个奇妙之计，那还可免遭擒之患。倘要被他们促住，或是孤身空手撞来，纵有些艺业，一人难当那众手。贤臣正在思想，无奈心中左右旋转。只见报事的那小卒，从庙外回来，对众寇禀说：“树下那只孤雁，是为前来寻找同伙的伙计而来。现在庙前，情愿进来，要见寨主。我已将他带进庙门，望大王等示下。”贤臣见众寇皆嗔怒，听说叫那小卒带进来，又听小卒答应，传唤之声，贤

臣也就连忙偷眼细看。不看便罢，一看见是好汉，倒不由的心下着忙，吃这一惊更是不小。肚里暗说：“哎哟！小西你太粗率，为何器械不备，寸铁不持，便遽而闯进庙来。倘若与众寇变起脸来，如何遮挡？你分明不是前来找我，却是自来送死。”贤臣急的心中乱跳，二目如灯，又是怨恨，又是惊怕，瞧着好汉，暗暗叫苦不绝。

且说好汉关小西，随着小卒往前行走，心内虽是着急，外面不带声色，竟如无事一般。偷眼看了看绑的贤臣，那残疾身子，仍然乱动。知道不曾伤了性命，心里念佛，暗说：“这还罢了！幸而不曾粗卤，以致误事。看这光景，只得用柔，凭我的嘴巧舌辨。”想罢，又暗瞧众寇，高矮肥瘦，虽是不同的体貌，却都狰狞健壮。一个个肋下悬带利刃，面上含着嗔怒。好汉看罢暗道：“今日吉凶，定在两可。我关某但凭我们主仆之命便了！”好汉拿定主意，故装作老实之状。只见小卒往前，对着众寇打千儿，说道：“禀报众位寨主，孤雁捉到，请示吩咐。”众寇一摆手，小卒转身，退在一旁。好汉此时随着进前，假意礼貌，满面带笑，把手一拱，口称：“众位寨主爷在上，过客有礼。望众位包容一二！”从来作好汉的，不肯屈膝强寇，这正是用那不卑不亢的礼数，一者不致激怒众寇；二者使众寇也不敢轻视。却说好汉对众寇说罢，不慌不忙，安安稳稳，站在一旁。那些众寇见好汉正在面前，有那和平的，看了这一番英雄光景，单身前来，就知不是个酒囊饭袋，心中便生喜爱；有那粗俗混浊的，未免动气，一声怒喊：“呸！你这厮真乃胆大包天。见了大王爷，不肯下跪，你还说有礼咧！你有礼，大王爷没礼？你既胆大前来寻死，要不叫你瞧个利害，你也不知大王爷的手段：能摘人心，能喝人血！”说着掩袖磨拳，奔

好汉就要动手。

此时那亚油墩李四，也看出好汉胆量过人，明知伙计入了虎穴，胆敢硬来寻索，必定有勇有义，不同寻常之人。因此连忙上前相劝道：“众位弟兄，暂且住手，先问问他。他既来问咱们要人，就是老虎口里夺脱骨。看这光景，必定有些武艺，当为先叫他施展施展，老爷们瞧瞧。果然也好，算他是个棒子，也有个交头儿，也免的我们绿林闭塞住了，往后叫那些英雄好汉闻名，好来入伙。你们想他要无惊人艺业，必不敢擅自进庙，自投死路。这也用不着动那真气。看他不过是笼中鸟，网内鱼一般。”那几个盗寇听罢亚油墩所言，还是带着气忿答道：“如此便宜这厮，且叫他多活一刻，料他插翅也飞不去。咱们就看看他的本事。可也是呀！一人敢来寻找伙计，也算有他的黑蛤蟆！”^①众寇只顾你言我语，贤臣听着，暗暗念佛，说道：“这还许有点指望儿，小西的单刀，我是见过的，倒也很可以的。但不知他事到临头，未识怎样？”贤臣想到这里，却又担惊起来。只听那几个盗寇，复又一齐大叫：“呔！那厮体要推睡里梦里！大王爷说了会子，你是怎么样罢？也不用尽自发愣咧！你既敢来找着伙伴，你说说有什么本领，讲究讲究，叫大王爷听听。”

好汉站在旁边，将众寇所言所行，俱看的明白，记在心中。总想着以柔取胜，好慢慢的看事行事，所以不透半点气怒。今见众寇这等追问，连忙抱拳，复又陪笑，口尊：“寨主，不劳发动虎威，从容且再听小人奉禀：在下并非此处居住，乃是山西太原府人氏。只因在京贸易；搭的伙计，他是北京顺天人。只因我俩

① 黑蛤蟆——江湖黑话。指胆，胆通常呈紫黑色。

茂州置货，路过此处，在庙歇息。我去取水，回来才知他冲撞众位寨主。但求爷台，怜他家有双亲，年老无靠，赦其冒犯之罪。使我两人同来同去，免的小人不好回去见他二亲。倘若伙计命丧此地，北京亲友，必说小人暗行谋害。故此斗胆前来，叩恳众位寨主爷开恩饶放这个残疾之人。我二人果得生还，回去必要早晚焚香，暗祝众位大王爷，增财多寿。”言毕，复又弯腰，深深打了一躬。

众寇听罢好汉之言，登时发怒，高声喊道：“呔！你这厮快快住口，不必弄这巧言。谁问你这些家常话来？唠唠叨叨的，信口胡诌。谁有那些功夫听你的闲话。真欲立刻要你的话命！爷赏脸问你的是正经话。是要会武艺，你就立时出现出现，我们看看，要不懂什么，那也就不必说咧！叫我们人将你绑上，一并诛死。你也不必含怨。你想唠叨会子，难道就算咧！快说罢！”好汉见问，复又勉强回答道：“众家寨主请息威怒，要问小人的武艺，在众位寨主面前，不敢言会，不过略知一二。”亚油墩李四闻听说：“我知道你必是个挠儿赛^①！算计着你不会武艺，你也不敢独自进庙。你说罢，会使那宗兵器，咱们好比并比并。”好汉说：“寨主要问小人准会那宗，却是二九十八般兵刃，都晓得些。”不知好汉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① 挠儿赛——江湖黑话。翘着大拇指夸：“好样的！”

第一——回 关小西轻冒锋刃 施按院暗惊魂魄

且说那名盗寇扯出一把锋快的攘子，大喊道：“呔！那厮你既常走江湖，可知道孤雁前来撞虎，用攘子扎肉试胆。今日也无酒席，有把空攘子叫你试试，你可敢应么？”表过小西，本是门里^①出身，又在年轻力壮，有心防备，不允，又怕众寇看轻了，故意把手自行倒背带笑说：“既承寨主赐光，何敢不领？”说罢只管将口张开，却目不转睛，留心瞅着贼人那把攘子来的是好意歹意。暗想：若是有心要命，那攘子必奔致命之处，一觉来的力猛，也就不肯留情，暗使办法闪躲开了，再与他们破命相撞；若觉来的不是歹意，那就另作一番举动。此乃好汉心里算计的。今见盗寇的攘子，果然来得不恶，一直奔嘴。所以好汉背着手，张着口，等着锋刃来到，浑身一攒劲，牙对牙巧力咬住；两眼却仍不住的瞋瞧着他，怎样用力。众寇本是心爱好汉，为试他胆量，若要安心要命，枪刀并举，一齐拥上，任凭你有拨天本领，也是枉然。好汉把攘子咬住，众寇也有喝采的，也有赞念的，走上前去，叫声：“老弟回手罢！这人胆量大，有英雄气概，不枉久闯江湖。果真再有出奇艺业，邀他入伙，又济一只膀臂。”

单说贤臣绑在柱上，见小西空手进庙，心里已觉着忙，今又

① 门里——指绿林行家；门外，则是指绿林行外的人。

见盗寇拿着攘子，直奔好汉，好汉并不防，反倒背手站立等候，更觉惊神失色。腹内想：“罢咧！罢咧！不用说，一攘子扎个双关透，先收拾了他，然后再收拾我定咧。”及略一定神，但见那好汉已将攘子咬住，看罢倒吓了一身冷汗。暗道：“够了够了！不料小西有这等惊人的武艺。看起来先前倒是我的过错。就据这样，总算好汉之中，出类拔萃。少时就敌不住众寇，施某虽死无怨。”

不表贤臣暗中称赞，且说那拿攘子的强盗，瞧的明白，见好汉咬住刀尖，脸上全无惧色，不由的心中也觉佩服。又听同伙多有夸奖之声，说是要约他入伙，劝着回手，只得连忙抽利刃。好汉把嘴一松，那盗寇撤回攘子，插在鞘内。大叫一声：“众家弟兄，这位朋友真是罢了！就不知武艺怎样？”那名盗寇，话未说完，忽见又有一寇不服气，嚷道：“你们何必长他人威风，灭自己志气！只咬攘子，又何足为奇？他既说十八般兵器都会，问他熟习那宗？待我与他见个高低，分个左右。”一面说的，大声喊道：“呔！那厮还敢来与你大王爷比并几合？”

却说好汉张口松了利刃，正听众寇互相赞美。又猛听一寇怒声大叱，连忙抬头一看：只见那人年约二旬，白面无须，身形壮伟，那等高傲样儿，远出相外，此人姓刘名虎，外号儿人称小银枪刘老鼠。自幼学习罗家枪法，使一根短戟杆，果然武艺出众，所以他专要来与好汉较量。且说好汉见盗寇刘虎说着就走至墙根，一伸手抓起他惯用的那杆枪来，扯去布袋，掖在腰内，拉开架式，走了个过门。又望着好汉，把手中枪一抖，只见枪尖上有许大的一块光华，射人二目。只听他大叫：“那厮快来比并！不然，你大王爷先就刺你三枪。”好汉闻听，连忙抱拳，陪笑中尊

声：“寨主停手，我有几句浊言奉禀，万望众位海量见纳。小弟不过微浅艺业，焉敢与寨主较短论长？常言说‘班门弄斧’，太不知分量。今日怎敢在圣人面前来卖孝经？再者，古人说：‘刀枪无眼’。到那时倘要失了手，寨主伤了我们，可怜我们是他乡在外；要伤了寨主，我们更是担罪不起。还求寨主高抬贵手，饶放伙伴，免的他一门老幼，把眼望穿。若说比武，小弟愚蒙，实恐一时有伤尊驾。”说着仍是带笑打躬。

那盗寇刘虎听了，登时怒喊：“呔！你这厮不必在大王眼前闹这习就的利口。这里有的是兵器，任你拣择。大王到底试试你的本领。再要唠叨！大王这杆枪便是你的对命。”说着拧枪便要刺去。好汉一见着忙说：“寨主暂且停了。既承吩咐，情愿遵命。就是倘有不到之处，众位休得见笑。”嘴内虽然答应，腹内就知不妥。暗说：“罢了！罢了！这一比试，定是凶多吉少。”复又偷看贤臣；但见老爷面带惊惶，目不转睛的瞧他。好汉看罢，心如刀搅，暗暗叫苦说：“恩公啊！咱这性命只在旦夕。果然神天保佑，小的万一治伏众寇，咱主仆便可死里逃生；倘或众寇都动起手来，那就难保胜败。”好汉顷刻急的汗流满面，愁思无计，只得把心一横，暗说：“迟会子也是无用。”遂无笑带笑，口尊：“寨主不要动气，我既致意哀怜，寨主不容小的，只得斗胆献丑。但是寨主的兵刃，却不敢擅用。我有随身一口单刀，现在腰间，容我取出，与众位过目。”言罢回手，从腰中解下一条搭膊，取出那口刀来，先拿在手内；复又将腰紧好。然后去了裹刀那块青绢，使个怀中抱月的架式，抱定宝刀，好汉一晃在手。你看那等英雄气概，足使群寇钦佩，何见之，有西江月单赞小西捧刀之妙：

本是家传至宝，倭铁折就吹毛。

能工巧匠细锤敲，刀柄有把无鞘。

利刃挥动头落，上将一见魂消。

霞光闪烁助英豪，捧定专候比较。

常言访灵利不过光棍，先前关小西见施公被绑，命悬呼吸，一进庙门，何等的谦恭，那时惟怕众寇恼怒，所以用那一派的忍劲。及至央求会子，总是枉然，也便不肯竟用柔和，打算生死凭命一撞。今又见兵器到手，直似杀星附体一般，那等柔弱之话，一念全无。雄纠纠的昂然站立，抱着刀大声喊道：“那位前来与我见个胜负！”好汉说罢，小银枪刘虎说是：“那厮不必再问，大王已久候多时，快来比并！”说着便急急的把枪展开。不知胜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一二回 小银枪鏖战关太 众绿林箭射施公

话说众寇见小西轻冒刀锋，张口咬住利刃，个个喝采，都说倒是硬汉子，不愧久闯江湖。盗寇内中惟小银枪刘虎不服，要与小西比试比试。小西也就亮出刀来，一个箭步，蹿出殿来，抢了个正上首，二人即便交锋。小西招架着，眼内留神：只见那寇来回蹿跳腾挪。此时众寇观瞧，俱鼓掌欢笑，夸奖刘虎枪法精通。那知施公所着，却似冒了真魂。暗说：“你那里知道我施某命尽贼手，前途再不能与你见面。”施公只听众寇贼乱嚷，所以心中害怕。那些众寇都认着好汉武艺不济，未看出用的是诓军之计，所以欢喜。无能之辈，心中藐视，蹿蹦跳跃，尽力的奋勇争先。大抵人生全仗父精母血，凡先天足壮的自不同先天单弱的。别的传奇一说比武交战，不是杀三昼夜不吃饭，便是杀两昼夜不离鞍，这等荒唐之言，慢说人无那样精神，大约马也难说不饿。不表。

且说刘虎与关小西战约食顷，把刘虎累的筋麻力竭，声如牛喘，急得两眼都红咧！又怕伤脸，虽然气力不济，还不肯认输，喊叫如雷，勉强着拧枪上撞。好汉早已见出他那番意思，暗骂道：“好强盗！你也有力软身分，看我怎么收拾你个样儿。”想罢，将刀慢慢展开，更了门路，闪砍劈剝，上下翻飞，行东就西，引得刘虎满院里来回奔走。众寇见他不能取胜，俱急的搓手。好汉一边智战，心中暗度：“我只管与他这样比较，何时是了？有如生

个方法，败中取胜，也不伤他，只想他出丑。”想定主意，故漏一空。小银枪不知是计，心里大悦，把枪一弹，照着好汉一直刺去，眼看枪尖离身不远，众寇又齐声喊道：“好哇！到底刘寨主的枪法无敌呀！”施公一听，连忙抬头观看，心中乱跳，说：“不好，小西之命休矣！”展眼之间，忽见好汉使了个黄龙翻身的进步，那枪尖从脊背上擦将过去，刺空从左肋扎过。单说好汉让过枪尖，不肯容强盗称能，急忙跟进一步，大声嚷道：“寨主看刀！”那刘虎正在将枪刺空，一时难以抽回招架，忽听一喊，那刀已到头上。你看他把枪往地下一扔，脖一伸，大叫道：“我不要这命咧！你砍罢！”呼吸呼吸，发喘不止。好汉见刘虎撒赖，忙把利刃抽回，叫声：“寨主，只不过取笑而已。在下吃了熊心豹胆，不敢有伤尊驾。”小银枪闻听，羞的面红过耳，复又歇了片时，方才屈腰将枪抬起，立在原处，将那豪横之气，减去大半。眼望着好汉，对众寇说道：“这位朋友的刀法，真是罢了！称得起江湖好汉。众位老哥儿们，休要轻视这人的武艺，总算数一数二的分儿。我今在众哥们跟前，先使个礼儿；看我分上，放了那个绑的孤雁，叫他们伙计二人去罢！这样的汉子，日后作个宾朋相识，也不辱没咱们绿林的名气。”

刘虎说罢，众寇似乎有些不愿。亚油墩李四说道：“今日咱们遇着硬风，幸而邀出大寨主，得了这注资财，从此之后，他还是洗手不干。今日我瞧这人的武艺，却倒不错。常言说：‘捉虎容易放虎难。’要是轻易将他放了，传扬出去，说咱们败在他的手内，未免这话不大好听。依我说，还是劝他入伙为是。一来免他在外传说；二来免的害伤人命；三来添上他作个膀臂，日后再遇硬风，自然无惧。”众寇听说，齐声道：“好！但有一件，只怕

他不允。”李四说：“只须如此这般，管叫他坠入计中。”众寇商议停妥，一齐来至殿前，把殿门堵住，一个个带笑说：“朋友，不知你贵姓高名？问明了你，咱们公同商议件事，管保大喜。”好汉不知众寇什么主意，听罢连忙抱刀陪笑，口尊：“寨主饶放我们二人，就是天大的造化。要问贱名，姓关名小西，不知寨主说的喜从何来？”亚油墩先说道：“并非别事，只因我们现有十七位同伙，打算圆成十八罗汉之数。今见你是个朋友，我们心里想着邀你入伙。”小西故意满面堆欢，叫声：“众位！既然抬爱，小弟慢说入伙，纵然牵马执鞭，也愿相从。只有一件，须将我这伙伴送回北京，叫他父子、夫妻相见，然后我再回来，任凭东西南北，随着众位，我心才安。”亚油墩说道：“朋友，你不必胡思乱想，从不从在你。实告诉你罢，绿林的规矩，起义时须要三牲^①福礼，纸马飞空，人人都把中指刺破血滴碗内，斟上酒搅开，大家盟誓，挨次而饮。如今也不用费那些事，只要你自己刺破中指，盟心发誓，我们才信你是真心。”好汉听了这番言词，又对众寇说道：“我关小西从不欺心。寨主如果放出我等，绝不失信，如叫在下此刻滴血没誓，这件事纵舍残生，不能从命。常言说：‘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

众寇听说好汉不肯入伙，登时大怒。齐说道：“四哥，不用任他唠叨了，合该他两命已尽。”言罢，齐拉兵刃，堵住三义庙门。又有几个早走出庙外，从树上把四付撒袋取下，挂在腰间，复进来站在庙前。一个个擎弓在手。好汉听众寇说要用箭相射，心中大怒。暗骂：“这一群可恶强徒！我若非恩公累手，你们的

① 三牲——牛、羊、猪。

弓箭何足惧哉？杀条血路，便可闯出重围。”想罢大声喊道：“哎呀！罢了！罢了！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纵然射死，不落臭名。”众寇听见好汉这等大叫，一齐说道：“四哥他既愿死，说不得先射他几箭。”说罢那持兵刃的盗寇，往两旁一闪。只听嗖嗖雕翎乱响，箭如飞蝗，照着好汉一直射去。表过贼人十七名，各样兵器虽然皆有，却只四付撒袋。好汉见贼人射的甚是凶勇，恐其伤着施公，连忙站立施公之前，挡住老爷的身体。手舞单刀，打的那箭满殿乱飞。此时施公吓得面如金纸，叫声：“壮士！你不用顾我了，我死尽忠，理之当然，不可带累于你。依我看来，你有这口单刀，足可杀出，快快逃命要紧，莫误报信。”小西听了老爷一夕话，好似万刀攒心，忙乱之间，不觉失声大叫：“哎哟！老爷说那里话来？小的报恩主，虽死无恨。”好汉说着，挥动单刀，遮前挡后，全无半点忧容。

却说亚油墩李四，听见好汉喊的称呼不对，即刻吩咐众寇止住弓箭。说道“众位哥儿们，你等听见了他俩的言语前后不符，先前这只野熊与那孤雁伙计相称，方才又叫恩主。其中定有缘故，令人可疑，须要问明白，免得误事。”说罢，望着好汉说道：“朋友！听你的说话有些差异，头里你既说是伙计，怎么此时又称主仆？你须要说实话。”亚油墩话未说完，好汉怒不可遏，大叫一声：“呔！众强盗，从来大丈夫不能更名改姓。你们既追情弊，实告你们罢！那绑上柱的，乃是皇上钦命的仓厂总督，只因到山东放赈，我家老爷，是赤胆忠心，扮作客商，沿路私访民间冤枉。现今接了许多状词，专等赈济回来，与民判白。不幸走到此处，被尔等所绑。我家老爷姓施，作过江都知县，大料尔等不能不知。如今你们放了我们主仆，万事俱休；倘要痴迷不醒，害

了我们主仆，将来动了官兵，叫你们俱遭横死！”

众寇当日闻施公在江都县，志断十二家盗寇，人人知晓。如今众寇听了关小西之言，个个想起旧恨。亚油墩李四先就一声怪叫：“啊！众家兄弟，你听明白了！咱们也不必叫他入伙咧！也不用往下再问咧！快快开弓放箭，要了他俩的命罢！要是放了他，久闻施不全最好奸诈，倘若负恩怀仇，只怕咱们必有后患。”众寇闻听，齐说有理，一齐开弓放箭，复又唰唰唰一阵乱射。常言说“一任重瞳^①勇，难敌万刃锋”，好汉那口单刀，虽说抡开可挡乱箭，只是一口刀不能护卫两人；好汉顾了贤臣，顾不了自己。一见众寇箭如雨点，不禁圆睁二目，热汗直倾。心中着急，一散神，猛听吧的一声，左膀上中了一箭，好汉疼了个半边膀子发麻。施公看罢，心似油烹，大睁双睛，候着等死。

主仆正在急迫，忽见一名小卒，咕咚咕咚，如飞跑上殿来，口中大嚷：“报与众家寨主得知，现有大寨主的马，看看来到。”众寇听罢，亚油墩说道：“众位哥们暂且住手，迎接大哥进庙要紧。”说罢，十七名盗寇，留下一半，各持兵刃，阻住殿门，那几个一拥出庙。不知果系何人，众寇那等敬服。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① 重（chóng，音虫）瞳——目有二瞳子，相法上指超凡之人。